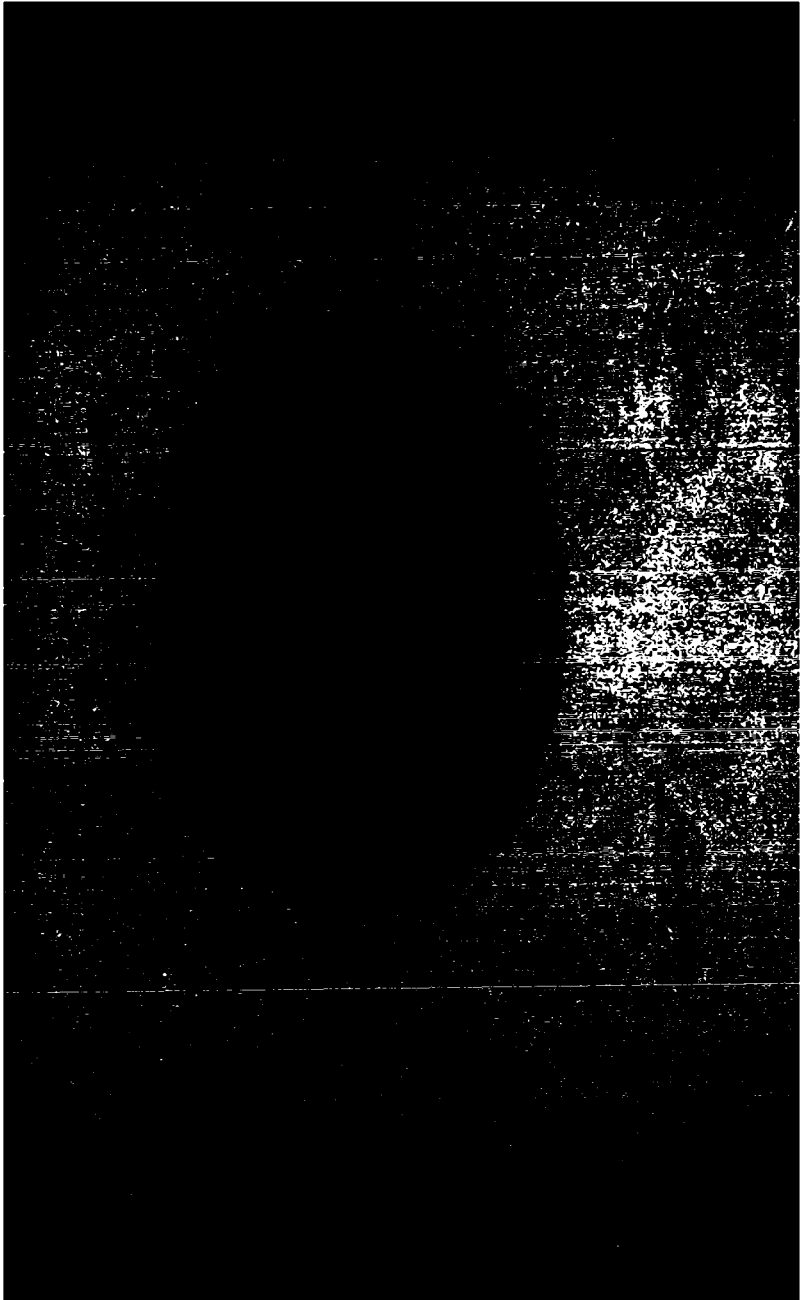


Daniel Defoe 著
徐霞村 譯

魯濱孫飄流記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MG
I561.44
56

70210

譯者序

正如世界文學史上許多非常著名的小說的作者一樣，魯濱孫飄流記的作者但尼爾·笛福（Daniel Defoe）也是一個身世不大清楚的作家。但這裏之所謂「不大清楚」並不是說我們對於笛福的一生毫無所知。反之，在笛福死後不久，甚至在笛福的晚年，英國社會中就流行着種種關於他的傳說，為當時和後來的一般魯莽的文學史家所深信不疑。其實這些傳說一部分是笛福的敵人當時故意製造出來的，一部分是道聽途說的附會之詞，不可靠的成分很多，絕不是什麼信史。一個人要想替笛福作一篇忠實的傳記，第一就須把這些支離而矛盾的材料加以選擇，加以整理，替牠們找出有力的證據，然後纔能談到別的。然而這種工作是十七八世紀的文學家所沒有想到的。一直到了近百年來，靠了許多學者的畢生的考據和研究，我們纔對笛福的生平有了一點正確的知識。自然這些知識是不完善的，是需要後世的學者的補充的，但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第一個目的是要求「信」，爲了「信」起見，我們不得不放棄那些貌似完善的不可靠的材料，而暫時以這點不完善的知識爲滿足。

笛福的生平大約是一六五九年和一六六〇年之間。他的父親是倫敦的一個肉店老闆，名叫詹姆士·福（James Foe），至於笛福後來爲什麼把他的姓改爲笛福，我們就不得而知了。當時英國的新教徒分兩大派：一派

魯濱孫飄流記 譯者序



是「國教徒」即安力干會的教徒（Anglicans），派是「違教徒」（Dissenters），即不遵奉「國教」的那些教徒，如清教徒（Puritans）、浸禮會徒（Baptists）、長老會徒（Presbyterians）等；同時國內的政黨也因宗教的關係分爲兩大黨：以安力干會徒爲中心的是保守黨（Tory），以「違教徒」爲中心的是自由黨（Whigs）。而笛福的父親就是「違教徒」中的長老會徒。這位老肉商懷着滿腔希望把他的兒子送到一個違教徒的學校裏去讀書，打算叫他將來做一個長老會的牧師。笛福在這個學校裏大約上了三四年學，學到了不少的實用的知識。在十八歲左右，他忽放棄了宗教事業的志向，離開了那個學校。至於離開學校以後他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至今還是一個不解之謎。據一般人推測，他在十八歲以後曾在一個駐西班牙的英國商業代理人處做了幾年學徒。這個推測有幾分可能性，因爲從笛福的作品裏，我們可以很顯明地看出笛福對於歐洲大陸有相當的認識。

我們對於笛福從西班牙回到英國的日子也不大清楚。但我們卻知道他在一六八四左右已經回到倫敦，做了襪子商人了。在同年一月一日，他和瑪麗·吐弗萊小姐（Mary Tuffey）結了婚。後者出身於小康之家，替笛福生了八個孩子，對他終身都很忠實，並且在他死後纔死。

笛福結婚的第二年（一六八五），那位靠了保守黨的擁護而做了二十五年的復辟英王的理查第二突然於此時逝世，王位落到了他的兄弟詹姆士第二身上。一般清教徒認爲詹姆士第二的繼位將更把安力干會徒對他們的壓迫延長到永無止境。於是便擁了查理第二的私生子蒙木斯公爵（Duke of Monmouth）起事爭奪

王位。但這個叛變不久便被政府所派的軍隊打平了，無數的「違教徒」都在那殘酷的法官澤夫立茲（Therax）的手下遭了最慘毒的報復。據一些人考據，笛福當時似乎參加了這次著名的叛變，但是他究竟用什麼方法逃開了澤夫立茲的屠殺，我們至今還不清楚。

詹姆士第二承繼着他的父親查理第一和祖父詹姆士第一的老毛病，也是一個做着專制夢的君主。在初即位的時候，他因為處處受着國會的限制，不能自由發展他的懷抱。蒙木斯之變給了他一個好機會。藉口削平叛逆，他招集了三萬人的常備軍，在首都近郊駐紮着。他自恃有軍隊保駕，竟開始向那一向與他合作的保守黨的國會和安力干教會挑起戰來。但是他不明白為自由流血還不到四十年的英國人是決不會在這種威脅的手段之下低頭的。一般保守黨忍無可忍，竟聯合了自由黨人，上了一個勸進書給詹姆士第二的女婿，荷蘭的大總督，信奉新教的威廉第三（William of Orange）。於是在一六八八年十一月，這位外國王子便統率了荷蘭的海陸軍來到英國。詹姆士第二並沒有用他那烏合之衆的軍隊來抵抗這個侵入，因為當他看出民心已經歸了威廉之後，他就自動地堅欲流亡在外，到法蘭西去做寓公，讓他的女兒和女婿不流一滴血而做了英國的並頭元首。這便是英國歷史上的有名的「光榮的革命」。

笛福因為宗教立場與新王相同，老早便做了威廉第三的擁護者。在一六九〇年左右，他已在倫敦的「違教徒」中有了相當的社會地位，並且偶然寫些政治性質的小冊子，或一兩首諷刺詩。但是到了一六九二年，他忽然

爲了一萬七千鎊的債務而破了產。破產的原因，似乎是由於他買了一批貨，而當時英法不合，他的貨船被法國劫去了。

在一六九二到一六九七之間，他的朋友連接不斷地替他找了些小事，而他自己也開了一個磚瓦廠。在這期間，他對於寫作漸漸注意起來。一六九七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計劃論（*Essay upon Projects*），討論銀行、保險、築路、婦女教育和一些別的現代問題。在同年中他又寫了幾篇關於政治和宗教的論文。但真正使他獲得作家的名聲的，則是在一七〇一年（這時他已經四十多歲了）發表的諷刺詩道地的英國人（*The True-born Englishman*）。

笛福之所以作這首詩，是因爲當時有一部分英國人覺得讓一個外國人來做他們的國王是一件不大體面的事，對於威廉第三不免懷着惡感。在這首詩裏，笛福竭力替威廉辯護，指出英國人根本就不配反對那些與他們有血統關係的人，因爲英國人本身就是一個雜種的民族。這本小書出版之後，其中的諷刺成分大受一般民衆的歡迎，馬上銷了好幾千本；威廉第三爲酬答笛福的忠心起見，立刻給了這位踴躍一時的作家一個很好的政界的位置。

在同年的後半年，英國政界上，發生了所謂「肯特城請願團」（*Kentish Petitioners*）事件。原因是當時國會中的保守黨對於威廉第三的外交政策處處抱着敵意，深爲一班擁護新王的人所不滿，到了這一年，便有幾位

肯特城的紳士上了一個請願書給衆議院，抗議保守黨的這種態度。笛福抓住了這個機會，立刻寫了一篇煽惑性的文章（Legion's Address），贊助「請願團」的立場。這個舉動不但增加了朝廷和自由黨對於笛福的好感，而且使一般人一時把笛福看作自由黨的發言人。

不幸笛福的好運實在來得太晚，而去得太快了。因為他剛剛得意了一年，威廉第三便在一七〇二年去世，而由詹姆士第二的次女安繼了位。安女王是一個信任保守黨的君王，因之國內的政治情形也立刻起了變化。一般安力干會徒一旦佔了上風，壓迫違教的事也捲土重來了。笛福忿於這種暴橫的行爲，便在這時寫了許多攻擊安力干會徒的小冊子，其中最著名的一種是一七〇二年十二月出版的對付違教徒的捷徑（The Shortest Way with the Dissenters）。在這個小冊子裏，笛福用了諷刺的筆法，藉一個安力干會教士的口氣提出許多鏟除違教徒的斷然的辦法。一般安力干會徒讀到這個小冊子，立刻動了公憤，於是便德惠着政府下令通緝笛福。從這個通緝令裏，我們可已略見笛福的外表：「他是一個中等身材的瘦子，年紀約四十歲，褐色的面孔，深褐色的頭髮，但戴着假髮；鉤鼻，尖額，灰暗，口邊有一個大黑痣。」

笛福聽到通緝的消息之後，便用各種方法四處逃匿，一直到一七〇三年五月纔被捕。當年七月初，法庭除了判決他繳一筆很大的罰金，一個無期徒刑外，還判決他枷示三天。他託了許多門路，想求法庭赦免枷刑，但都沒有效力，於是他便作了一諷刺的枷刑頌（Hymn to the Pillory），在外面發售。不料到了他示衆的日子，民衆不但

不給他侮辱，反把他看做一條好漢，爭着買他的諷刺詩。

笛福一直在獄裏住到當年十月纔被釋放。他的釋放是由於女王的命令，而女王的命令則是由於當時的衆院的代言人哈萊（Robert Harley）的疏通。

哈萊之所以肯救笛福，大約有兩種原因：第一，他覺得笛福是政潮漲落中的一個犧牲者，實際上並沒有什麼罪；第二，他那狡猾的眼光早已看出那正在萌芽中的新聞紙對於政治的用處，極想收買到這位具有記者才幹的文人。從我們現在看來，哈萊的這次善舉總算獲得了充分的報酬，因為在後來的許多年中，笛福確實對他效了不少的力。

但是笛福的入獄對於笛福個人身上的影響卻是不幸的。因為他覺得當初出版對付達教徒的捷徑時，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惡意，後來遭到這樣大的災禍，實在是一件使他叫屈的事。他因為所受的打擊太大，遂一變而為一個玩世的、不認真的、滑頭的、唯利是圖的文丐，對於一切都沒有可靠的、一定的意見了。

在出獄以後的七年中，笛福的生活是忙亂的，多故的。從一七〇三年到一七〇六年，他的主要的工作是替哈萊寫政治文章，並替他在國內東奔西跑，搜集政治消息。在這期內，他的政敵有時主使他的舊債控告他，並且運動一個縣長發出一個逮捕狀，使他不得不費盡心機來逃開他們的羅網。此外，笛福在這三年中還有一件重要的事蹟，就是創辦了一個一星期出版三次的報紙，評論報（*Review*）。這個報上的文章多半是笛福一手包辦的，但是

牠從一七〇四年創刊之日起，到一七一三年停刊之日止，中間很少有脫期的時候，這個小小的報紙的創辦不但對於當時的自由黨的領袖哈萊和哥多芬（Godolphin）有很大的幫助，同時對於後世的新聞紙也有很重要的影響；第一，牠的論調比較公正；第二，牠的文體比較輕快；第三，牠除了政治和宗教的消息外，儘量刊載社會新聞、商業新聞。

然而笛福的無窮的精力並沒有被這個全靠他唱獨角戲的報紙用盡，因為據我們所知，他在一七〇六年以前除了替評論報寫文章外，還出版了幾部詩集，許多政治論文，以及一些別種性質的文章，雖然在上述的這些作品中，傳到我們手裏的只有一篇鬼的故事（The Apparition of Mrs. Veal）。

這時英國正因了西班牙的承繼問題和法國開着戰，國內一般政治家爲了免除後顧之憂起見，極想以商業和經濟的利益爲餌，引誘蘇格蘭來合併。因此在一七〇六年，笛福便被哈萊（這時哈萊已經脫離了自由黨，轉入了保守黨了）遣到蘇格蘭去，在四處做提倡合併的祕密工作。他在商業方面向國會中的委員會貢獻了許多建議，並且在每次的政治旅行中總寫些很詳細的信給哈萊。他的工作完全是當時歐洲人所瞧不起的間諜工作，但是他卻是一個最能幹的間諜，雖然他所得的報酬遠低於他所辦的事。

當笛福在一七〇八年回到倫敦時，哈萊已經下了臺，但是這位大政治家卻慨然把這位機靈而易於駕御的政治偵探介紹給他的政敵自由黨領袖哥多芬。在哥多芬手下，笛福繼續來往於英格蘭和蘇格蘭之間，他的主要

的使命是暗中監視詹姆士黨 (Jacobites) 因為詹姆士黨這時正潛伏於英蘇兩邦，——尤其是蘇格蘭，——密謀擁護詹姆士第二的庶生子「老僞王」舉事。從一七〇八到一七一〇年，笛福的唯一比較重要的作品只有一部洋洋巨冊的英蘇合併史 (History of the Union) 但是在這期內他無形中在經驗、材料、文筆幾方面作了不少的預備，為他後來寫小說時之用。

一七一〇年，自由黨內閣倒臺，哈萊以保守黨魁的資格重新得勢。哥多芬內閣的倒臺，大部分是由於一位有精神病的安力干教士沙其維萊爾博士 (Schererell) 的一次具有煽惑性的說教。笛福起初站在自由黨的立場上，寫了無數頁的文章攻擊沙氏，但是當他發現民衆對於自由黨的惡感已經無法挽救時，他又巧妙地回到哈萊方面去了。這種騎牆式的行為使笛福在自由黨和保守黨的雙方的心目中都受着恨惡和輕視；但是以我們現在的眼光看來，他也不是沒有可原諒的地方。因為笛福當時是一個受過枷刑的囚徒，在社會上絕對不能公開做事，而同時他的家累又使他不能不找些事做，假使他專講究氣節，不肯奉命執筆，他和他的全家只有坐以待斃。明白了這一層，我們就可以知道為什麼笛福後來竟一方面替哈萊宣傳，一方面又背着哈萊，替自由黨效力了。

哈萊（他這時已經被封為牛津伯爵了）是一個贊成與法國議和的人，但因怕自由黨反對，不敢公然主張。笛福受哥多芬雇用時，會極力主張把戰爭繼續下去，現在既做了保守黨的小卒，只好順着哈萊的意思，在一些小冊子裏並在他所辦的評論報上藉口財政困難，鼓吹議和。這些文章對於後來的「烏特萊支和議」(Peace of

Dracht) 有很大的幫助。此外，對於哈萊的一些別的政治計劃，如南海貿易公司的設立，違教徒的公憤的平息，笛福也費了不少的筆墨。

笛福的宣傳力不久便受了當時保守黨中的一個另外的大政治家鮑林布羅克子爵 (Henry St. John, Viscount of Bolingbroke) 的注意，於是後者商得哈萊的同意，聘笛福替他鼓吹他的商業政策。笛福當時在地球雜誌 (Mercator) 所發表的那些文章以及他那部由小冊子湊成的通商史 (A General History of Trade) 在經濟史上都有很重要的地位。

在政治和宗教的重要關頭上，笛福並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樣缺乏自己的主張。譬如他雖是受雇於保守黨，然而當保守黨政府在一七一四年通過「分派法」 (Schism Act)，不許違教徒教育他們自己的兒女時，他卻竭力反對；又如他始終擁護漢諾威王室 (照一七〇一年保守黨和自由黨共同通過的「王位法」 (Act of Settlement))，安女王死後，承繼權應歸詹姆士第一的外孫漢諾威王室 (House of Hanover)，而不再輪到詹姆士第二的後人，(反對詹姆士黨)，這兩件事都是很好的例子。

一七一二年，笛福因事至英格蘭的北部和蘇格蘭去了一趟，發現那一帶的詹姆士黨的勢力已發展得非常驚人，於是回來之後，便寫了一些小冊子為漢諾威王室張目。不幸他過於愛用反語式的 (ironical) 筆法，一時大意，竟把一個小冊子題名為反對漢諾威王室繼位的理由 (Reasons against the Succession of the House

of Hancock) 那些痛恨他的自由黨抓住了這個似是而非的把柄，立刻咬定他犯了危害國家的罪，鼓動着當時的大法官派克 (Parker) 對他提起公訴。他們認為假使首相哈萊出頭救他，則哈萊和他的關係就要馬上暴露出來，假使哈萊不出頭救他，他們就可以除掉哈萊一個有力的口舌。不料在檢察完畢之後，笛福竟靠了哈萊的暗助，獲到保釋的許可，真使他們大失所望。不過美中不足的是，笛福在被釋之後，不但不稍斂一點鋒芒，反而在評論報上大談他的案子，結果又引起了大法官派克的震怒，藉了辱罵法庭的罪名，把他監禁起來，一直到許多天之後，纔靠了鮑林布羅克爵士的勢力，寫了悔過書，被釋出獄。

笛福出獄之後不到一年，安女王便死了。自由黨的得勢不但奪去了哈萊和鮑林布羅克的政治地位，且使他們隨時有被人控為賣國賊的危險。笛福既失去了情報方面的薪水和新聞方面的津貼，只好四處賣文爲生。但是他仍舊執迷不悟，覺得哈萊至少還有救他的勢力，於是便寫了一些有連續性的小冊子，題名保守黨內閣祕史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White Staff)，打算替哈萊辯護。不幸在這些文章中，他不但沒有幫了哈萊的忙，反而證實了哈萊和詹姆士黨間的祕密關係，惹起了全國的注意，使哈萊不得不出來否認。笛福曾在他手下做過事。

在那出版於一七一五年的小冊子訴諸義理 (An Appeal to Honour and Justice) 裏，笛福告訴我們他在喬治第一即位之後曾大病了幾個星期，但是據一般學者最近的考據，笛福這句話未免有些靠不住，因爲他

在一七一五年用假名發表的文章簡直不可勝數，有些是爲了替哈萊脫而寫的，有些則是站在自由黨的立場寫的，使一個對笛福沒有多少研究的人第一眼看來幾乎要疑心牠們不是出於一個人的手筆。此外，在同年中，他還脫稿了兩部近乎文學的書：一部是談道德問題的家庭教師（The Family Instructor），一部是半小說性的傳記，瑞典王查理十二戰史（The History of wars of his Present Majesty Charles XII King of Sweden）。

但是笛福用文字開罪於人的地方實在太多了，到了一七一五年的七八月間，大法官派克又準備以文字毀謗對他提起公訴。笛福自知這時國內的政治情形已與往日不同，他的災禍絕非哈萊或鮑林布羅克之流所能爲力，急中生智，便寫了一篇非常沈痛的信給派克，舉出他最近替自由黨寫的那些攻擊詹姆士派的文章，說明他的苦衷，請求法院方面赦免他。派克接到他這封信，很受感動，慨然撤銷了他的公訴，同時又因爲愛惜他的辦報的才能，還把他介紹給當時的國務大臣湯生德（Townshend）。

湯生德以最酷苛，最不近情理的條件雇用了笛福，那條件就是要笛福繼續冒充保守黨人，混入詹姆士派的報館裏去做事，在那裏設法把一切落到他手裏的具有叛逆性的文章都給刪去，並且還須把新聞界中的不妥的活動隨時報告給政府。據我們推測，笛福當時之所以答應下這個危險而不名譽的職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生活所迫，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說是因爲惱於湯生德的勢炎。

從一七一六年起，笛福在上述的古怪的條件下工作了差不多四年之久，一直到一七二〇年以後，新王朝的地位比較穩固了一點，他纔漸漸有了自由。要把笛福在這四年中所作的一切活動都敘述出來，那實在是篇幅所不能允許的事。簡括地說來，他在這期間的確遵守了他的合用，先後混入了一家詹姆士派的報館和一家保守黨的報館，並且還另外創辦了許多著名的刊物和報紙，如白宮晚報（*The Whitehall Evening Post*）每日郵報（*The Daily Post*）等。這些報的編制和風格對於後世的報紙有很重要的影響，因為笛福在編報的時候總是不斷地革新，不斷地改良，使他的報紙離開那種萌芽時期的簡陋。此外，笛福在這四年中還寫了許多書，如續家庭教師，土國偵探書信續集（*A Continuation of Letters Written by a Turkish Spy in Paris*）等，並且開始了他的最大的傑作魯濱孫飄流記。

魯濱孫飄流記出版於一七一九年四月，不到年底就再版了多次；同年八月，笛福又發表了牠的續集；又過了二年，三續也出來了，不過三續只是一些有連續性的小品文，與以前的故事無關。笛福這時已經差不多六十歲了，但是他的精力一點也沒有衰退。這部小說之暢銷無形中爲他開了一條生財的新路。於是他便在辦報和寫小冊子之餘，大量地製造小說起來。在以後的十二年內，他所寫出的小說無論在數量方面，在門類方面，都非常驚人，雖然其中除了漢姆自傳（*Moll Flanders*）和大疫日記（*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兩書比較成功外，沒有一部可以和魯濱孫相比。他的小說的毛病是結構太鬆懈，文筆太無修飾，人物缺乏心理描寫。但是他們也有

牠的長處，那就是敘述樸直，有寫實性，富於想像力，以及無論在情緒上、理智上都沒有造作之處。這些長處都給了後世的英國小說家不少的影響。

關於笛福在魯濱孫飄流記出版之後的生活狀況，我們缺乏充分的史料。大約一七一九年至一七二九年間，他除了一兩次短期的旅行外，大部分的時間都是住在紐文頓城（Newington）。他的家庭因為有幾個子女結了婚，已經沒有從前那樣大了。他的身體，被過分的工作所蠱蝕，漸漸呈露了多病的現象。在某年中，他由於投資的失敗，在經濟上受了不少的損失。但整個地說起來，笛福這十年裏的生活可算是他生平最寬裕、最舒服的時期。他的好客和慈善的性情使他減少了不少的仇敵。而他的幼女蘇菲亞（Sophia）與亨利·倍克（Henry Baker）間的戀愛，更在他的家庭中添了不少的朝氣。

但是到了一七二九年的秋天，當笛福正在寫他的模範的英格蘭紳士（The Complete English Gentleman）時，忽然有一個神祕的原因使他把全家搬出了紐文頓城，到肯特城和倫敦去四處藏躲。一般學者對於這番突如其來的變化都找不出適當的解釋。有些人認為他是懼怕什麼仇人；有些人認為他是被債主所迫；又有些人猜想他是因年老而神經有些錯亂；但以上的種種推測都不大可靠，特別是最後一個。因為笛福從離開紐文頓城之日一直到臨死以前，無時不在作文投稿，這決不是一個神經不健全的人所能做到的。

笛福於一七三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以昏睡病死於倫敦的寓所，享年約七十一歲。蓋棺論定，笛福一生的命運

可以說完全是操在他的筆上；他的筆使他見棄於當時的社會，同時也使他成了魯濱孫飄流記的不朽的作者。

關於魯濱孫飄流記的本身，這裏似乎也有談談的必要。我們第一件應該知道的事，就是魯濱孫飄流記並不是當時唯一記述一個人流落在荒島上的小說。因為十八世紀初正是英國以最高的速度向海外發展的時候，全國的人民對於航海一事的任何方面都感到極大的興趣，當時所出版的記述航海失事的書非常多，魯濱孫飄流記不過是其中比較著名的一部而已。魯濱孫飄流記的故事的來源大約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得自社會上各種關於航海失事的傳聞；一方面是取材於一個姓塞爾其克（Alexander Selkirk）的蘇格蘭水手的親身的經驗。這位水手因為與船長打架，於一七〇四年被棄於太平洋上的飛南德島（Island of Juan Fernandez），在島上度了五年的孤獨生活，纔被人救回，當時會有許多人記述他的故事，如羅傑斯（Woodes Rogers）的環球航巡記（A Cruising Voyage round the World）就是其中之一。除了以上兩個來源之外，故事的前後組織和細微枝節，當然是出諸笛福個人的想像。

笛福作這部書的唯一動機就是爲了賺錢，至於他在序裏說他是打算有益於世道人心等等，那不過是因爲他未能擺脫一般清教徒輕視小說戲劇的偏見，用冠冕堂皇的話掩飾自己罷了。

魯濱孫飄流記脫稿後，便由出版家泰洛（William Taylor）承受，於一七一九年四月出版。書出不到半年，英國和愛爾蘭境內就再版了五六次之多，而那些謀利之徒的翻版書還不在內。以英國當時的讀者的數目來說，

這種銷路實在可以說是空前的。笛福看到有利可圖，立刻又把續集趕出來。到了第二年，這部哄動一時的小說在德法荷三國都有了譯本，同時在本國又有第三集出版，雖然這一部分從沒有像第一二集那樣暢銷。在以後的二百年中，第一集和第二集不經而走地行遍全球，幾乎沒有一種語言中沒有譯本，從不會因地點和時代的關係而稍減牠的流行，其命運之佳，可以說古今任何文學著作都難與抗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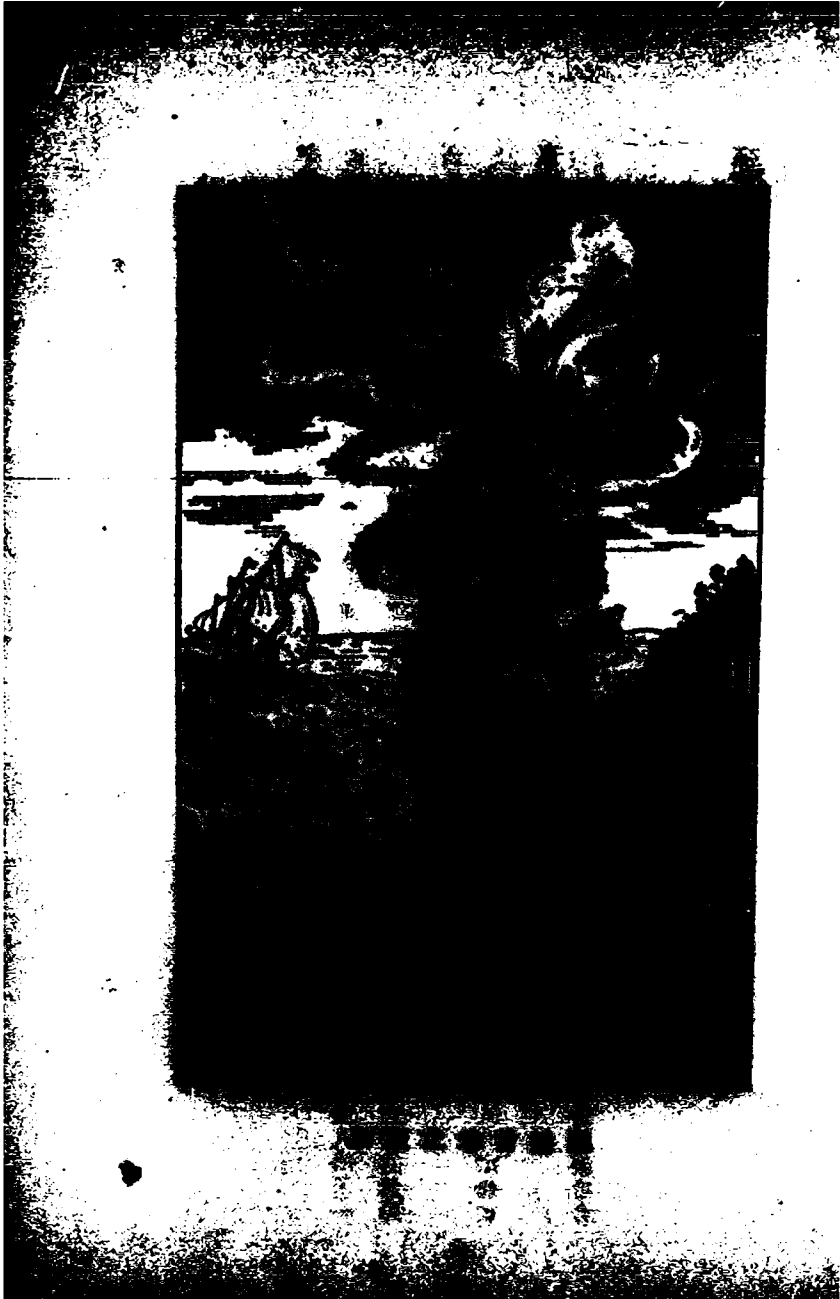
一部盛名之下的書正如一個盛名之下的人一樣，不免要惹起一些捕風捉影的話。有些人鑑於這部小說與笛福的其他著作不大相同，便說魯濱孫飄流記不是出於笛福的手筆。又有些人則過於自作聰明，認為牠就是笛福的一部變像的自傳，而把書中的每一部分都加以索隱。主張第一種意見的人，顯然是沒有讀過笛福的其他作品。先不用說笛福在魯濱孫飄流記出版之後所寫的那些小說，即在寫這部小說之前，他也不是沒有作過小說性的散文。在他的政治論文裏，他常喜用些逸話，對話，和人物的描寫來說明他的論點。稍後，在家庭教師和土國偵探中，他也展露過他的敘述故事和描寫人物的才能。可見笛福之寫小說，決不是什麼出人意外的事。至於作第二種主張的人，大概是根據笛福在此書的第三集中的那些自敘。其實第三集是笛福後來硬續上去的，與第一集毫無關聯。假使有關聯，為什麼第一集裏處處用暗射的筆法（allegory），而到第三集忽然毫無顧忌地打開窗子說亮話呢？此外，又有些人一定要在地圖上把魯濱孫獨居了二十八年的那個荒島找出來，甚至把塞爾其克所到過的飛南德島稱作魯濱孫島，這又未免過於認真了。書中的主人公魯濱孫既可以出自一個小說家的想像，魯濱孫

所住的島爲什麼又一定要實有其地呢？

關於魯濱孫飄流記的技巧，古來當然也有許多批評。在贊許這部書的批評家中，我們可以舉出約翰孫、蒲伯、盧騷諸人來，不過在另一方面，貶棄牠的人也不在少數。在牠的許多缺點中，一般人所最愛提到的大約有三點：情節上有許多矛盾的地方；文筆太草率；對於人物的心理欠揣摩。但是這部小說的毛病既然這樣多而且大，爲什麼牠至今還有這樣多的讀者呢？要回答這問題，讓我們先從文學史上說。自然，魯濱孫飄流記並不是英國最早的小說。從伊利沙白時代以來，英國便流行着許多法國式的戀愛小說、武俠小說。及至十七世紀末，阿狄生和斯提爾又用連續的小品文寫出了一位加佛萊爵士（Sir Roger To Coverley）。但前者如其說是小說，不如說是近乎史詩，後者祇是阿狄生和斯提爾兩人理想中的一位英國紳士，既缺乏個性，又沒有故事。真正合乎「小說」的近代意義的英國小說，還是以魯濱孫飄流記爲開山老祖。現在再說這部小說的本身價值。魯濱孫飄流記的最大的長處就是牠有生動而緊張的敘述，處處引人入勝，使無論成人或兒童讀了都可以感到很大的興趣。其次，牠裏面的人物雖然不是人人有個性，卻至少都是近乎人情的，不大帶理想的痕跡。此外，書中寫魯濱孫在島上從一無所有的景況發展到衣食住都有辦法的程度，處處在實際上着想，實在費了不少的苦心。假使一個讀者在讀魯濱孫飄流記的時候留心以上所講的各點，他一定可以明白一本書之享名決不是偶然的事。

在我國，林琴南遠在二十五年以前就把魯濱孫飄流記譯成了中文，而近年以來用白話文譯出的本子也有

一兩種，但是這些嘗試多半都是根據節本譯出，而且文字過於意譯，過於修鍊，有失原文的樸直。譯者覺得假使國人打算有系統的翻譯英國文學，首先有把這部小說再度鄭重介紹的必要，因此費了一年的精力把牠譯了出來。我所根據的是金氏公司（Ginn and Company）出版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特（W. P. Trent）——榕氏是當代研究笛福的威權，劍橋英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中譯笛福的一章就是出於他的手筆——的手訂本。在譯文方面，譯者在可能的範圍內總是竭力設法保留原文的意味，有時自知在字句方面不無累贅重複之處，也不敢妄加潤飾，但譯者學力有限，誤譯的地方在所不免，還望國內外的學者們予以指正。



原序

假如世界上真有什麼私人的冒險值得發表，值得出版，那麼編者認為便是這部自述。

編者認為這個人一生所遭的奇事，實在超過了世上現存的奇事的總合；並且沒有一個人的生活比他包含更大的變化。

述者在敘述這故事時，處處出以簡樸和嚴肅的態度，並且在敘述時別具慧心，把一切事蹟都應用在宗教方面去；以現身說法的辦法教導別人，叫我們無論處於什麼環境都敬重造物者的智慧。

編者相信本書完全是事實的記載，毫無半點捏造的痕跡。他更認為讀者從他裏面無論在消遣方面在教訓方面都可以同樣地得到益處，因為牠在這些方面都已經辦到了；所以他認為把牠印出來就是對於世人作了一番很大的貢獻，用不着再費什麼別的客氣話了。

THE
L I F E
AND
STRANGE SURPRIZ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Of YORK, MARINER:

Who lived Eight and Twenty Years,
all alone in an un-inhabited Island on the
Coast of AMERICA, near the Mouth of
the Great River of OROONOQUE;

Having been cast on Shore by Shipwreck, where-
in all the Men perished but himself.

WITH

An Account how he was at last as strangely deli-
ver'd by PYRATES.

Written by Himself.

L O N D O N:

Printed for W. TAYLOR at the Ship in Pater-Noster
Row. MDCCLXIX.

初版之内封面

魯濱孫飄流記

我以一六三二年生於約克城（註一）的一個良善的家庭裏。我並不是本地人，因為我父親原是德國布萊門（註二）地方的一個外國人。他來到英國後，起初住在赫爾城（註三）以商起家，後來收了生意，便搬到約克城住下，在那裏娶了我的母親。我母親娘家姓魯濱孫，是本地的一個良善的家庭。因了她的緣故，我遂被名為魯濱孫·克魯茲拿（Robinson Kreutznaer）；但是由於英國語言的轉訛的關係，漸漸的無論在我們自稱的時候，在人家叫我們的時候，在我們自己寫出來的時候，或是在我的伙伴喊我的時候，都把我們的姓變成『克羅索』（Crusoe）了。

（註一）約克（York），英國北部的大城。

（註二）布萊門（Bremen），德國城名，為德國北部三大城之一。

（註三）赫爾（Hull），英國城名，距約克東不遠。

我有兩個哥哥，一個哥哥是駐佛蘭德（註四）的一個英國步兵團中的營長，他的軍隊起初曾被著名的羅加特團長率領過。他後來因為和西班牙人打仗，在登可爾克（註五）附近陣亡。至於我第二個哥哥的下落如何，我至今仍舊毫無所知，正如我的父親或母親不知道我的下落一樣。

(註四) 佛蘭德 (Flanders) 古歐洲地名，包括現時比利時的北部和荷蘭的西南部。

(註五) 登可爾克 (Dunkirk) 法國極北部的城名，古時爲佛蘭德地方，一六五五年英國紅衣步兵大踏西班牙人於此。

我因爲是家裏最小的兒子，並且沒有選定什麼職業，我的腦袋裏從小便充滿了漫遊的思想。我那年邁的父親讓我受了一點相當的教育，以當時的私家教育和鄉村義學教育的程度來說，這種教育總算很不錯了。他的意思是要我學法律，但是我卻一心一意地想航海。我這種傾向使我很強烈地反抗我父親的意志和命令，反抗我母親和朋友們的懇求和規勸；彷彿在這種怪癖裏，早已伏下了我後來的不幸的生活似的。

我父親是一個聰明而嚴肅的人，他見到我的計劃的危險，時常對我作些嚴重而有益的忠告。有一天早晨，他把我叫到他的房裏，——因爲他在患着風濕症，不能行動，——很熱烈地規勸了我一番。他問我除了由於一種無根的妄想之外，倒底有什麼理由要離鄉背井地去遠遊；在家裏，我既容易立身社會，又有希望以勤勉致富，而安安適適地過日子。他告訴我，普通到海外去冒險的，去經營的，去以非常專業立名的，多半不是奇窮的人，就是奇富的人；這二者不是遠高於我，便是遠低於我；我的地位是在兩者之間，或者也可以稱爲中產之家。以他的多年的經驗，他覺得這是世界上最好的階級，最適於人生的幸福，因爲既可以不要那些勞動者的艱難困苦，又可以避免那些上等人的驕奢淫逸。他告訴我，有一件事可以證明這個階級是幸福的，那就是所有的人都羨慕這種生活。許多君主都常常慨嘆他們的高貴的生活的不幸，希望他們自己生在貴賤兩種人之間。許多智者都證明這種階級是快

樂的標準，因為他們既不祈窮，也不祈富。

他叫我注意，人生的災禍祇有富人和窮人受得最多；中產之家很少災難，並且盛衰也沒有富人和窮人那樣快。驕奢淫逸和艱難困苦都足以使人身心交病，而這些，中產之家都可以避免。中產之家有一切美德和享受。和平和美滿是中產之家的侍婢。中庸，克己，平靜，健康，交際，以及一切娛樂，一切樂趣都是中產之家的幸福。在這種環境裏，人人都可以悠然自適地過一輩子，用不着勞力勞心，為每日的麵包去過奴隸生活，或為經濟受窘，弄得身心沒有片刻的安寧，又用不着被貪心和野心所苦；整天只消舒舒服服的過日子，咀嚼着人生的甜味，感覺到人生的快樂，而且對於這種快活一天比一天了解。

說完這個之後，他又很認真地，很仁厚地勸我不要小孩脾氣，不要去自尋苦惱，因為無論從命運上看來，從我的家境上看來，這些苦惱都是可以免除的。他說以我的環境來論，我用不着自己去謀食。他說他將竭力替我說法，使我入到他適纔所勸我加入的生活。他說假如將來我遭遇艱苦不幸，那也只能怨我的命運或者我的過錯，不能怨他，因為他自從看出我的計劃的害處之後，已經盡了責任，警告過我了。總之，他說假使我聽他的話，守在家裏，他一定替我說法，否則在我不幸的時候，他一定不援助我，省得給我以鼓勵，助我不幸。末了，他又說我哥哥就是一個例子；他曾經同樣熱烈地規勸他，叫他不要到佛蘭德去打仗，但是他聽不聽，結果被他的青年的血氣所鼓動，加入了軍隊，在軍隊裏陣亡。雖然他一方面說他將繼續地為我祈禱，另一方他卻又說，假使我真去做這種蠢事，上帝一定

不會保祐我，並且當我將來呼援無人時，我一定會有後悔我不聽他的話的時候。

我對於這最後幾句話非常注意，因為牠們頗有些預言性，雖然我相信他當時並不知道牠們是這樣靈驗。我注意他的眼淚流滿了他的臉上，特別當他講到我那陣亡的哥哥的時候。當他講到將來我一定要後悔，要呼援無人時，他簡直感動得中斷了他的話，說他的心已經塞滿了，不能再說了。

我當時深深地被這段談話所感動，——真的，誰又能不被感動呢？——我決定不再想到海外去，聽我父親的話，守在家裏。但是，唉，不到幾天，這個決心早已忘得一點影子都沒有了。過了幾個星期，爲了避免我父親再對我纏擾起見，我決定遠遠地避開他。但是結果我又沒有乘着這個決定的熱勁去做。當我有一天覺得我母親比平常高興一點時，我便告訴她說，我的心裏已經立意要到海外去見識見識，除此之外我無論什麼事都無心去做，我父親最好答應我，不阻止我。我說我的年紀已經有十八歲了，無論去做一個學徒或是一個律師的助手都太晚了。我說，我敢保假如我去做，我一定不能學滿年限，而在中途背師私逃，自己到海外去。我說假如她肯向我父親關說，叫牠讓我出外二次，那麼假如我回來時覺得這事沒有趣味，我就不再出外，情願用加倍的勤勉補償我所損失的時間。

我這一番話把我母親說得非常傷心。她對我說，關於這件事，她知道對我父親說什麼都沒有用。她說，他對我的利害關係知道得太清楚，決不會答應這種對我有害的事情。她說，在我父親對我說出那樣一番教訓，那樣一番仁慈的話之後，她真奇怪我怎麼會再想到這種事。她說，假如我自尋絕路，他們決不來援助我；所以我就不用妄想

他們答應我這件事。至於她自己，她更不願意幫助我自取滅亡，省得我以後說，當時我父親不願意，我母親卻願意。雖然我母親在表面上不肯把我的話傳於我父親，可是我後來卻聽見說，她把我們的全部的談話都告訴了他，我父親帶出一種非常關切的神氣，對她嘆息道：『這孩子若是守在家裏，一定可以幸福；但是假如他到海外去，他就要成爲世界上最苦的人。我不能允許他。』

在這件事之後，差不多又過了一年的功夫我纔逃開了家庭。在這期間，我始終強硬地拒絕着一切做生意的提議，時常同我的父親和母親爭辯，抱怨他們這樣斷然地反對我的志願。有一天，我偶然到赫爾城去；去的時候，我心裏並沒有意思要逃走。可是到了那裏之後，我的一位同伴正打算坐他父親的船到倫敦去。他用普通水手們引誘人的方法，慫恿着我和他同去：說「一文錢不要我的。於是，既不和父母商議，也不給他們送一個信，也不求上帝或是我父親的祝福，也不考慮一下環境和結果，我便在一六五一年，九月一日的一個不祥的時辰裏，走上了一個到倫敦去的船隻。我相信自古沒有任何青年冒險家的不幸，比我開始得更早，比我繼續得更久。船剛航出漢泊特（註六）海口，風便開始刮起來，海便開始可怕地掀動起來。我因爲從來沒有坐過船，立刻身上萬分難過，心內萬分恐怖。我開始嚴肅地想到我所做下的事情，想到上天罰得我多麼公平，因爲我私離了我父親的家，放棄了我的責任。所有我雙親的規勸，我父親的眼淚，我母親的哀求，都重新來到我的腦筋裏，我的尚未喪盡的良心強烈地責備我不聽忠言，不盡對父對神的責任。

〔註六〕 漢泊特(Humbert) 英國東北部的海口，在蘇爾附近。

這時暴風刮得愈來愈大，海也捲得非常洶湧，雖然不像我後來幾次以及過了幾天所見的那樣利害，也足以使我非常驚心，因為我這時祇是一個青年水手，對於海上的事完全沒有知識。我覺得每一個浪花都彷彿要把我吞下去；我們的船每次落入浪心的時候，我總以為牠是不能再上來了。在這種心內的苦痛中，我發了許多誓，下了許多決心，說假如上帝在這次航行中留下我的性命，假使我有日再履陸地，我一定一直回到我父親身邊，一輩子不再坐一次船；我一定肯聽他的忠告，不再尋這種苦惱。我覺得他所說的關於中等階級的生活的話，句句真實；我覺得他的日子實在過得安閑自在，既沒有海上的風雨，又沒有陸地的是非。我決定要像一個真的回頭浪子，回到我父親跟前去。

這些明智而清醒的思想，在暴風雨發作的時候，和停止後不久的時候，一直盤據在我的腦筋裏。但到了第二天，風也停了，浪也靜了，我也開始有點習慣了。不過那天我全日都沒有談笑，因為我仍舊有點暈船。到了傍晚，天空完全暗了，風也完全止了，繼續而來的是一個可愛的黃昏。當晚的落日第二天早晨的日出都非常清亮。此時風平浪靜，日光映在上面，其景象之美簡直是我生平所僅見。

我因為頭天晚上睡得很好，這時一點也不覺得暈船，心裏非常高興，看見海面頭一天那樣粗暴，不多時竟變得這樣靜快，心裏充滿了驚奇的思想。那位把我誘走的伙伴，彷彿唯恐我的那些好的決心續繼存在似的，這時走

到我的身邊，拍拍我的肩頭說：「喂，伙計，現在覺得怎樣？我敢保昨天晚上那股小風有點使你害怕，是不是？」我說：「你叫牠小風嗎？那是暴風哩。」他回答說：「暴風，你叫牠暴風嗎？傻子！那算什麼！只要船好海寬，這點細風真不算什麼。不過你還是個新的水手，這也難怪。來，讓我們去做一碗果汁酒，把牠忘掉吧。你沒看見今天的天氣够多麼可愛嗎？」我不願意把這段傷心的故事說得過於詳細，總之，我們走了普通水手們的老路。我們把果汁酒做好，我被灌得酩酊大醉；在那晚上的罪惡裏，我把我所有的悔意，所有的反省，所有的計劃，全部沈沒了。總之，大風一息，海面又回到牠平日的平靜，我的心慌通通過去了，我那唯恐被海浪吞下去的心也沒有了，我的舊日的野心又回到我的身上來了，我完全忘了我在危難中發的那些誓願。有時我也時常要想到這方面的事，有時那些嚴重的思想也竭力回到我的腦筋裏來，但是我總是竭力擺脫牠們，竭力忘掉牠們，去喝酒，去胡鬧，於是不久便使這種舊病不再復發，而在五六天之內，便像任何青年人所希望的一樣，完全克服了我的良心。但是正爲了這個緣故，我就命定要再受一次災難；造物看見我再三不悟，只好毫不寬貸地來懲治了。因爲我這次既不肯乘機悔改，下一次大禍當然就要變本加厲，就是連世界上最壞的人，最硬的人遇見牠，也要害怕，也要求饒。

船行六日，我們走到雅毛斯（註七）海口；因爲逆風的關係，我們在大風之後簡直走了沒有多少路。我們不得不在這裏下了錨。接着一連七八天，風總是逆着方向，來自西南；在這期間，許多從紐加索（註八）來的船都航進了海口，因爲這地方是一個來往必經的港口，船隻都在這裏候風駛入泰晤士河。

(註七) 雅毛斯 (Yarmouth) 英國東部的海口，在漢伯格海口之南。

(註八) 紐加萊 (Newgate) 英國北部的大城，在約克及赫爾之間。

我們本不應該在這裏停得太久，應該一直駛入河口，無奈當時風吹得非常有力，而且在我們停下五六天之後，吹得更硬了，當時我們因為這地方素來被認為好港，而且我們的錨又好，我們的航具又堅固，所以大家都滿不在意，一點也不害怕，整天照着水手們的辦法休息玩樂。不料到了第八天早晨，風勢忽然大了起來；於是我們便全體動手，把頂桅落下來，把一切東西都捆緊，為的是使我們的船可以進退自如。到了傍午，海浪捲得更高了，我們的船頭有幾次鑽入水中，帶上來許多水；有一兩次我們甚至以為我們的錨要跑回來了。於是我們的船主便下令把大錨放下去，結果我們算拖了兩根錨，並且把錨索都拖得很緊。

這時風勢大得可怕，甚至水手們自己的臉上都帶出驚懼的樣子。船主雖然在表面上很周到的極力保護船的安全，可是當他出入他的艙室，走過我的身邊的時候，我卻聽見他輕輕地對自己說着：『主啊！慈悲吧！我們都要同歸於盡了，我們都要完了。』這一類的話。在忙亂初起時，我完全呆了，靜靜地睡在我那下等客艙裏的艙房裏，心裏說不出的難過。我不能再回到我前次的懺悔，因為我已經蹂躪了他，背棄了他。我覺得死的災難已經過去了，這次一定沒有上次那樣利害。但是當船主從我身邊走過，這樣自言自語的說我們要同歸於盡時，我簡直連魂魄都嚇飛了。我走出我的艙室向外一望；我所望到的簡直是我生平沒有見過的淒慘的景象。海水湧得像山一樣高，每隔

三四分鐘總要向我們打過一次來。當我向四處遠眺時，四處都是痛心的慘事。兩隻泊在我們附近的船，因為吃水太深，已經砍去了牠們的桅桿。突然我們船上的人都驚喊了一聲，因為有一隻泊在我們一哩以外的船已經沈了。還有兩隻船，因為鎗被拔掉了，正不顧一切地向大洋駛去，船面上一根桅桿都沒有。那些輕便的小船運氣最好，因為可以毫不費事地浮在水上；但有兩三隻卻被風吹得從我們旁邊飛過，祇帶着牠們的小帆向海中飄去。

到了傍晚，大副和水手頭目都請求我們的船主允許他們把前桅砍去。我們的船主起初不肯，後來水手頭目爭論說，假使他不肯，船就要沈了，他纔答應了。當他們把前桅砍去之後，主桅的重量也不能平衡，把船搖得非常利害，於是他們只好把牠也砍了去，祇剩下一個空空的甲板。

像我這樣一個沒有經驗的水手，以前遇見那樣一點風浪還嚇得了不得，現在處在這種情形之下，其心裏的狀態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實我當時所恐懼的是在我違背了我的懺悔，恢復了我的惡念，而不是在死的觀念。當時的思想既然如此，此外又加上風浪的恐怖，那種心情簡直不是現在筆墨所能描述。但是這還不算最糟的哩。最糟的是風浪愈來愈狂，簡直連水手們自己都承認他們從來沒有見過。我們的船很好，但是因為吃水太深，不住地在海水裏洗着，所以水手們時時喊着牠要沉了。在這方面我有一點便宜，因為我當時不明白「沉」字是什麼意思，一直到我問過別人以後纔知道。這時風浪更加凶猛了，我開始看到一件我從來沒有見過的事：船主大副，水手頭目，和一些比較有頭腦的人都作着祈禱，時時預料着船沉。到了半夜，在災禍叢生中，有幾個人跑到船底查看了一

番，突然有一個人跑上來喊道：船底已經開了一個裂口；又有一個跑上來說，船底已經有四尺深的水了。於是全船的人都被招去抽水。一聽到這兩句話，我就覺我的心臟在我的胸膛裏突然死去，我的身子馬上倒在我所坐的床上。但是這時別人卻把我喚了起來，對我說：雖然我以前不能做什麼事，現在很可以去抽水。於是我便打起精神來，走到抽水機旁邊，拚命的工作起來。正作着的時候，船主看見有幾隻煤船，因為不能支持風浪，不得不向大海跑去，正從我們的船邊駛過，便發令放一響槍，作為求救的暗號。我因為不知道牠的用意，大吃了一驚，以為是船破了，或是有什麼可怕的事發生了，馬上倒在地下，暈了過去。這時人們連自己的生命都不暇顧到，當然沒有人來管我；於是另外有一個人走上來，用腳把我踢在一邊，以為我是死了，替代我抽水。我費了很大的工夫纔蘇醒過來。

我們繼續地工作着，但是船底的水愈進愈多，船顯然不久就要沉下去。雖然這時風浪已經減了一點，可是我希望牠能浮到一個港口，那大概是萬難的事。因此船主便繼續鳴槍求救；這時有一隻載重很輕的船剛剛飄過我們的前面，聽見槍聲，便放了一隻小艇來救。那小艇冒着極大的危險來到我們附近，但是來到之後，我們既不能上去，牠也不能靠近我們的船。後來那些人拚命搖着槳，冒着性命來救我們，我們又從船尾上擲一根帶浮筒的繩子下去，把牠放得非常長。他們費了很大的勁纔把牠抓住，我們把他們曳到船旁，然後纔全體上了他們的小艇。我們上了小艇之後，知道要再回到他們的大船是不可能的事了，於是雙方同意，讓牠隨波逐流的飄去，同時竭力向岸上搖去。我們的船主對他們說，假使小艇在岸上碰碎了，他一定照價償還他們船主。於是，一半划着，一半冲着，我們

的小艇慢慢地向北方走去，沿着海岸一直走到溫特頓（註九）附近。

（註九）溫特頓（Winton）雅毛斯附近的一個小墟鎮。

我們離開了我們的船之後，不到一刻鐘，我們就看見牠沉下去了，這時我纔明白船沉是什麼意思。當水手們告訴我牠要沉了時，我幾乎無力去看牠。因為我當時與其說是自己走上小艇，不如說別人把我曳上了小艇；上艇之後，外面既受虛驚，內心又懷恐懼，我的心簡直像死了一樣。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大家繼續努力把船向海岸搖去。當我們的小船浮到浪頂上時，我們可以看到海岸，並且看到許多男女沿岸跑來，打算候我們上岸時援助我們。但是我們卻前進得很慢，一時不能靠岸。後來越過溫特頓的燈塔，海岸向西凹進去，略撫了一點風勢，我們纔費了很大的勁，搖到裏面去，全體上了岸。上岸之後，我們便徒步走到雅毛斯。雅毛斯的人們因為我們都是受難的人，待我們非常熱心；當地的長官、富商、船主，給我們地方住，又給我們旅費，使我們隨意到倫敦去，或是到赫爾去。

假使我當時有一點腦筋，肯回到赫爾，回到家裏，我一定會一生幸福，我的父親也一定會照耶穌的喻言中的父親一樣，為浪子的返鄉而宰肥牛（註一〇）；因為自從他聽說我所乘的那隻船在雅毛斯海口沉沒之後，過了很久他纔知道我並沒有溺死。但是這時我的惡運固執地逼着我往前走，使我不能自持。雖然我的理性和見識有幾次大聲疾呼地命令我回家，我卻沒有能力去做。我不知道這種牽制着我的力量是什麼東西，但是我卻知道這種神

感而有力的命運常可以逼我們自尋死路，使我們死到眼前還要一直闖上去。這種不可避免的惡運，使我盲然直前，不顧任何深謀遠慮。不顧前次嘗試中的兩番教訓。

(註一〇)

見新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爲耶穌講道時所設的比喻之一，大意是某人有二子，幼子不肯把分到的財產在遠方耗盡，淪爲牧豬奴，後來醒悟過來到父親面前請罪，他父親乃宰肥牛以慶其歸來。

我的伙伴，那位以前鼓勵過我的船主的兒子，現在反不如我急進了。到了雅毛斯之後，我隔了三四天纔得和他談到第一次話，因爲我們是分住在城內的兩個不同的地方。當我和他談第一次話的時候，我忽然覺得他的口氣變了；他的神氣非常憂鬱，頻頻地搖著頭。問我近來怎樣，接着又把我介紹給他的父親，告訴我這次完全是試驗性質，預備以後到更遠的地方去。他的父親對我用一種嚴肅而關切的聲調說：「青年人，你不應該再漂海了；你應該以這次的遭遇作一個顯明的紀念，證明你不能做一個航海家。」我說：「怎麼，先生，你也不再漂海了嗎？」他說：「那又是一回事。這是我的職業，也是我的責任。但是你這次完全是一次嘗試，所以你應該把牠當作造物給你的警告。也許我們這次遭難完全是由於你的緣故呢，正如約拿在他施的船上一樣。」(註一一)我說：「你到底是什麼的人，到底爲什麼要航海呢？」於是我便把我的故事對他說了一點。聽了之後，他突然大怒道：「我真倒霉，怎麼這樣一個不肖的人竟會跑到我的船上來了呢？以後即使你給我一千鎊的報酬，我也不和你同坐一隻船。」他這樣過火的說，顯然是因爲自己丟了船，要藉此洩忿。但不久他又很嚴肅地對我談話，勸我回到我父親跟前，不要惹怒造

物，致遭殞滅；並且告訴我，我應該看出上天是在反對我這種計劃。他說：『青年人，相信我這幾句話吧，假如你不回家，那就此後無論到什麼地方去，你所遇到的都只有災禍與失望，一直到你父親的預言完全現實爲止。』

(註一)

見舊約拿書，上帝命約拿赴尼尼微傳道，約拿違命逃在他施，中途海風大起，舟人驚懼求神，後來卜出約拿是大風的原因，便把他投到海裏，上帝命巨魚把約拿吞到腹裏，約拿在魚腹祈禱，巨魚乃吐約拿於岸。

我們不久便分了手，我也沒有十分回答他的話，也沒有再見到他；他的下落我完全不知道。至於我，我因爲袋裏還有一點錢，便陸行走到倫敦。在路上，以及在倫敦，我不斷地和自己交戰，不能決定走那一條路，到底是回家好，還是去航海好。

至於回家這一層，我的好的動機卻時時被羞恥之心所阻。一想到回家，我馬上便想到我要被鄰人們恥笑，想到我將不但羞見我的父母，也要羞見別人。這件事使我以後時常想到一般人的性情之荒誕無理，尤其是青年人，不以犯罪爲恥，而以悔罪爲恥；不以作傻瓜爲恥，而以回頭作智者爲恥。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昏昏沉沉地過了好幾天，想不定什麼辦法，定不出什麼方針。但是同時對於回家的觀念卻有一種不可抵抗的厭惡。這樣過了一些時，受苦的記憶漸漸從我腦筋裏消失下去了，我的一點回家的念頭也隨着他消失下去了，所以末了我便完全把牠置之腦後，預備再去航海。

我以前曾爲一種惡勢力所影響，使我離開了父家，使我忽生發財的妄想，使我想入非非，不聽一切的忠言，不

聽我父親的懇求和命令。現在這種惡勢力又回到了我的身上，使我迷上了一種最不幸的企業：我上了一隻船，向非洲海岸出發，或者用一句水手們的俗語，到吉尼亞（註一）去。

（註一）吉尼亞（Guinea）歐洲十七世紀對於非洲西部的通稱。

在我一生的各次冒險中，我的最大的不幸就是沒有以水手的資格去坐船。假如那樣，雖然比平常工作得苦一點，我至少同時可以學習到一個司帆人的職責，將來即使不能作一個船主，多半也可以作一個大副。但是我是一個背運的人，無論什麼東西總是挑到壞的；這件事當然不得例外。袋裏既有點錢，身上又有一套好衣服，我每次總是像一個紳士似地走到船上，所以船上的事情，我既不知道，也不會作。

命運使我在倫敦第一次碰到了好人；對於我這樣的放蕩無知的青年人，這實在是不常有的事。魔鬼對於這種人照例是一有機會便要下手的，但是對於我卻不然。我最先認識了一個到過吉尼亞的船主；他曾經在那邊很成功，這時決定再去。他對我的談話很感到興趣，因為那時我的談話大概還不十分討厭；他聽見我說我要到海外去見識見識，便對我說，假如我同他一塊去，他一定不要我的錢；我將作他的伙伴；假使我想帶一點貨，他可以給我最大的便利；也許還可以賺到錢。

我接收了這個好意，並且和這位船主作了密友。這位船主是一個正直而坦白的人。我和他坐船出發，自己帶了一點貨物。因了這位朋友的正直，我賺得很多；因為聽了船主的指導，我帶了四十鎊的零碎東西。這四十鎊是我

寫信給我的幾個親戚設法弄來的，我想他們大概也叫我的父親或母親拿出了一些。

在我一生的各次冒險中，祇有這次還可以說是成功的；這完全是靠了我的朋友的策劃和正直。同時，在他手下，我又得了些學術知識和航海的規則，學會了怎樣計算航海的行程，怎樣瞭望；總之，我明白了一個水手所應明白的一些事情。他既樂意教我，我也樂意學。簡而言之，這次航行使我既成了一個航海家，又成了一個商人。交易的結果，我帶回了五鎊零九兩金沙；回來之後，我把牠在倫敦換掉，差不多換了三百鎊。這使我的野心更大起來，也斷送了我畢生的幸福。

就是在這次航行中，我也有我的不幸；最不幸的是患了熱帶病，繼續地病了許多天；因為我們的主要的交易的地點都是非洲西岸一帶，緯度總在北緯十五度，有時甚至在赤道之下。

這時我開始做起吉尼亞商人來。我決定再作一次同樣的航行，不幸我的朋友回國不久便死了，他的大副做了他的船上的船主，於是我便搭了他的船出發。這次航行是一件最不幸的事。我當時身邊祇把我的新得財產帶了不到一百鎊，其餘的二百鎊我都把牠存在一個死去的朋友的妻子的手裏。但是錢雖不多，我所受的可怕的災難卻遠過於此。當我的船正向喀那利羣島（註一三）走去的時候，——或者也可以說當我們的船正在喀那利羣島和非洲海岸之間走着的時候，——在曙光熹微中，忽然有一隻沙利（註一四）地方的土耳其盜船，拚命向我們追來。我們也張滿了帆逃開；但是後來我們看見盜船比我們快，幾小時之後一定可以趕上我們，我們便預備開戰。我們

有十二尊礮。海盜有十八尊礮。到了下午三點，牠終於趕上了我們。牠本來想衝在我們的船尾上，不想衝錯了，卻衝到我們的後側，於是我們搬了八尊礮過去，同時並放，把牠打退了好幾丈。於是牠也用礮向我們回敬，同時牠上面的二百個水手也用小槍向我們齊射。可是我們的人都躲得很好，所以一個都沒有傷到。牠極力向我們進攻，我們也極力地抵禦。第二次牠又碰上了我們的另一後側，用六十個人衝上我們的甲板，把我們的纜索一切通通砍壞。我們用小鎗、長矛和火藥箱向他們雨點似地打去，把他們打退了兩次。我現在不忍再細說這般可悲的故事，總之，末了我們的船完全失去了牠的戰鬥力，我們死了三個人，傷了八個，於是只好讓步，被他們擄到了沙利，一個摩爾人的海口。

(註一三) 喀那利羣島(Canary Islands) 在非洲西北岸的大西洋中。

(註一四) 沙利(Salio) 摩洛哥西岸的一個城。

我在那裏所受的待遇，並沒有我起初所預料的那樣可怕，因為我並沒有像別的人們一樣，被帶到皇帝的宮裏去，而是被留在盜船的船長的家裏，做了他的戰利品，做了他的奴隸，因為我是既年輕又敏捷，頗合這種職務。前一天還是一個商人，一轉眼就做了一個可憐的奴隸，這種激變使我完全失去了方寸。我回想到我父親的預言，說我將要受苦，說我將要無人來救，我覺得牠們已經句句實現，真是不能再壞了；我覺得上天已經懲罰了我，我將永無被贖之日。誰知道，唉，這不過僅僅是個開頭而已，還有更可怕的在後面呢。

當我的主人把我帶到他的家裏之後，我便開始希望他到海上去的時候也把我帶去，那麼遲早有一天他會遇見一隻西班牙的或者葡萄牙的戰艦，那時我就可以恢復自由了。但是這個希望不久便成了泡影；因為當他到海上去的時候，他總是把我留在岸上看守他的花園，在他的家裏做些奴隸的苦工；當他周游回來時，他又命令我睡在船艙裏，替他守船。

這時我整天一心一意地想着怎樣逃走，想着用什麼方法去實現，但是總找不出一條路有可能性。在我的環境裏，沒有一件事情使我可以相信我有希望；因為我沒有人可以相商，可以共事；除了我之外，沒有別的奴隸，沒有英格蘭人，愛爾蘭人，蘇格蘭人。所以這樣過了兩年，我雖然常以幻想自慰，卻沒有一點希望去實行。

過了兩年，忽然有一種奇怪的情形，使我腦子裏又起了獲得自由的舊念。我的主人這時開始較久的住在家裏，不大用他的船了；據說這是因為沒有錢。每星期，他總有一次或兩次，——有時甚至兩次以上，假如天氣好——把大船上的小艇取下來，到海口裏去捕魚。每次去的時候，他總是叫我和一個馬列司科地方的小孩替他搖船；我們總使他很高興，並且我的捕魚的手段也很巧。所以有時他甚至竟叫我和一個與他有親族關係的摩耳人和馬列司科小孩一同去替他捕一盤魚。

有一次，在一個風平浪靜的早晨，我的主人帶了我們到海上去捕魚，忽然霧起得很濃，雖然我們離岸還不到一海哩，我們已看不見岸了。我們不辨方向地划了一天一夜，到了第二天早晨，我們卻發現我們不但沒划到岸上，

反而划到了海裏，離岸至少有二海哩之遠。我們費了很大的勁，冒了很大的危險，纔重新划回來，因為那天早晨風吹得很硬，而且我們都非常餓。

我們的主人鑑於這一次的遭難，決定以後小心一點，並且下次捕魚的時候一定要帶一個羅盤和一點糧食。他看見他所奪來的我們那隻英國船上有一條長艇，於是便叫他船上的木匠——也是一個英國奴隸——在那長艇的中間裝一個小艙。正如一個駁船上的小艙一樣，在後面有一個地方，可以使人立在那裏把舵，拉索；在前面也有一個地方，可以容一兩個人立在那裏司帆。他所掛的是一個三角帆，帆杠橫垂在艙頂上；艙身緊適合度，可以容他自己和一兩個奴隸在裏面睡覺，並且可以容一個吃飯的桌子，桌子下面有許多小抽屜，裏面放着幾瓶他所愛吃的酒，並且放着許多麵包、飯、咖啡。

我們時常用這隻小艇出去捕魚，我的主人因為我捕魚很靈巧，沒有一次不帶我同去。有一次，他約定了兩三個當地的有名的摩耳人，預備坐這隻船到海上閉遊或捕魚；他爲他們預備了許多酒食，頭天晚上送到船上；同時他又叫我把他的大船上的三隻短鎗和火藥預備好；因爲除了捕魚之外，他們還打算打鳥。

我照了他的吩咐，把一切都預備妥當，到了第二天早晨，小艇也洗淨了，旗子也掛上了，一切都弄得舒舒適適，專候他的客人來到。不料等了半天，我的主人卻一個人走來，他告訴我他的客人因爲突然有事，已臨時改期，命我和那摩耳人和那小孩照常出去替他捕點魚，因爲他的朋友當晚要在他的家裏晚餐，並且叫我捕得一些魚就趕

快回來，我一切都照辦了。

在這個當兒，我的自救的念頭突然躍到了我的腦子裏面，因為我覺我現在有一隻小船隨我調用了。我主人走後，我便也不預備捕魚了，一心一意打算作我的航行；雖則我既不知道要到什麼地方去，也不管要到什麼地方去；因為無論到什麼地方去，祇要能逃開這個地方就行。

我的第一步辦法就假裝叫那摩耳人弄些糧食到船上來；因為我告訴他，我們不應該擅自吃主人的麵包；他說這話不錯；於是便弄了一大筐本地餅乾，和三罐子淡水到船上來，我知道我主人的酒箱子是放在什麼地方；從牠的外表看來，我知道牠是從英國人手裏奪過來的；我乘那摩耳人到岸上去的時候，把牠搬到船上來，把牠放在一個適當的地方，看來就彷彿原來就在那裏一樣。同時我又帶上來六十多磅蜜蠟，一包線，一把斧子，一個鋸，一個錘子；這些東西後來對我非常有用，尤其蜜蠟可以做燭。接着我又想了一個巧計，他居然又上了圈套。他的名字叫伊斯瑪，但是人們都叫他摩雷。於是我對他說：「摩雷，我們的主人的鎗現在都在船上，你能弄一點火藥和細彈來嗎？我們也許可以打些水鳥呢，我知道他的兵火都是藏在大船上。」他說：「好，我弄點來。」果然不到一刻他便帶來了一個大皮囊，裏面裝着一磅半的火藥；另外還有一個大皮囊，裏面裝着五六磅細彈和一些子彈；通通放到船裏。同時我又在槍裏找到了我主人的火藥；我把一個半空的大酒瓶裏的酒倒在另外一個酒瓶裏，把牠裝在裏面。各種東西都預備好了之後，我們便航到海口外去捕魚。海口的堡壘因為早已認識了我們，也不注意我們。不料這

時風向是東北偏北，正與我的願望相反；因為假使牠從南吹，我就一定可以駛到西班牙海岸，至少也可以到加地茲海灣；（註一五）但我的決定卻是，不管風向那邊吹，我總要離開這個可怕的地方，別的都聽天由命。

（註一五）加地茲海灣（Cádiz）西班牙南部的一個海灣。

我們捕了半天魚，結果什麼都沒有捕到，因為每次有魚上到我的鈎子上時，我總不鈎起牠們來，以免使那摩耳人看見。於是我便對他說：「這不行，我們不能這樣伺候我們的主人，我們得走遠點。」他覺得我這個提議沒有什麼妨害，也就答應了。他走到艇頭，扯起船帆；我寧起舵來，一口氣使船走了差不多一海哩，纔把船停住，假裝捕魚。我把舵交給那個小孩，跨到那摩耳人身邊，作出要在他身後找什麼東西的樣子，乘其不防，用手把他的兩腿一擦，把他扔到水裏。他馬上在水裏漂了起來，因為他泅水的功夫很好；他求我讓他上來，說情願隨我走到天涯海角。他隨着船泅得非常快，差不多快趕上了我的船；因為這時沒有什麼風，我的船走得很慢。於是我便走到艙裏，取了一隻鳥槍出來，向他瞄着說，我同他素無冤仇，假如他不搗亂，我決不傷害他。我說：「你泅水的功夫很好，一定可以泅到岸上，況且今天的海水也很靜。假如你好好地向岸上泅去，我就不傷害你；但是假如你靠近我的船，我就把你的腦袋打穿；因為我決意要恢復我的自由了。」於是他便轉過身子，向岸上泅去，我絕對相信他已經到了岸，因為他是一個傑出的游泳家。

我本來可以把這個摩耳人留在身邊，而把小孩淹死，但是我不敢信任他。他走之後，我便對那小孩——他的

名字叫愛克沙利——說：「愛克沙利，假如你對我忠實，我就使你將來成一個大人物；假如你不打你的臉發誓對我忠誠。」（回教人的發誓法）「我就把你也推到水裏去。」那孩對我微笑着，發誓說他情願對我忠實，隨我走到天涯海角；他說話時神情簡直天真到了萬分，使我不對他不對他坦然相信。

當我的船還在那游泳着的摩耳人的視線之內時，我使牠逆着風向，一直向海內駛去，爲的使他們以爲我是到吉布羅它島去了。（一切有腦筋的人都會這樣作。）誰也想不到我們會向南走去，到那最野蠻的海岸去，因爲在那裏我們一定要被全部的黑人用小舟包圍起來毀掉，一定要被野獸或更無情的野人吃掉。

但是一到了傍晚，我便改了我的方向，一直向東南駛去，航線略向東偏，爲的好沿着海岸走。這時風勢極好，海也平靜，以我的船行的速度看來，我到第二天下午三點鐘靠岸的時候，至少離沙利要有一百五十英里，既越過了摩羅哥皇帝的版圖，也不在任何國王的範圍之內。

但是我因爲已經被摩耳人嚇破了膽，生怕再落到他們手裏，加之風勢又順，於是也不靠岸，也不下錨，一口氣便走了五天。接着風勢漸漸轉爲南風了；我估計着假使他們有人在追我，這時也要罷手了；因此我便靠了岸，在一個小河的口上下了錨。我既不知道我們是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我們是在那個緯度，那個國，那條河上。我既看不見一個人，也不願意看見一個人，因爲我所需要的東西祇是淡水。我們在傍晚駛入了河口，決定一等到天黑就泅到岸上去。但是剛到天黑之後，我們便聽見無數的野獸在我們四周呼吼咆哮，嚇得那可憐的小孩魂不附體，哀求

我等到天亮再到岸上去。我說，「好吧，愛克沙利，那麼我就不去了，但是我恐怕白天就要碰見人，他們和獅子一樣利害。」愛克沙利笑道：「那麼我們便用槍打他們，把他們打跑。」愛克沙利這樣高興，使我心裏非常痛快；我從我們主人的酒箱裏取了一杯酒給他喝，使他膽壯一點。我覺得愛克沙利的忠告很有道理，於是決意聽他的話。我們把我們的小貓投下去，靜靜地躺了一夜。我所以說「靜靜地」者，是因為我們整夜沒有安睡也。因為每隔兩三小時總有許多叫不出名字的巨獸走到海邊，在水裏翻轉洗浴，涼爽牠們自己的身體，那種狂呼怒吼的情形，簡直是我生平所未見。

這時愛克沙利既怕得不得了，我也怕得不得了。但是這還不算利害，因為不久我便見一個巨獸向我們洩來。我們看不出牠的形狀，但是從牠的呼氣，我們可以聽出牠是一個碩大而兇勇的野獸。愛克沙利說牠是一個獅子，我雖然不敢斷定，但想來也差不多。愛克沙利勸我拔起錨來，把船開走。我說：「不用，愛克沙利，我們可以把錨索連浮筒一齊放出，把船向海裏移移；牠們不能隨我們太遠。」我的話剛說完，我便看見那東西出乎意外地已經走到離船一丈遠近了。我立刻走到船裏，拿起槍來，向牠放去。於是牠立刻轉過身子，向岸上泗去。

槍聲一響，那些野獸因為從來沒有聽見過這種聲音，便遍山遍野地狂呼怒吼起來，那種可怕的情形簡直不是筆墨所能形容。這使我相信我們除了晚上不能上岸外，白天怎樣上去也是問題；因為假使我們落到野人手裏，那與落入獅子和老虎手裏一樣不利；至少我們對於牠的感覺是一樣。

但是話雖如此，我們總得上岸到一個什麼地方去弄一點水來，因為我們船裏只剩了不到一品脫了；現在的問題是在什麼時候，到什麼地方去弄。愛克沙利說，假使我讓他帶一個罐子上岸，如果有水，他一定可以弄來。我問他爲什麼他要自己去，爲什麼不讓我去，讓他自己留在船上。他的回答是如此多情，使我後來一輩子愛他。他說：「假如野人來了，他們把我吃掉，你可以跑。」我說：「讓我兩個人都去吧，愛克沙利；假使野人來了，我們就打死他們，他們誰都吃不了我們。」於是我便拿了一塊餅乾給愛克沙利吃，又從酒箱裏取了一杯酒給他喝，我們把我們的船向岸上拉近一點，涉水上岸，臂上祇攜着兩個盛水的罐子。

我不敢走得離船太遠，因爲恐怕有野人的小船從河上下來；但是我的小孩卻因爲看見一哩以外有一塊低地，竟漫步向那邊走去。過了一會，我忽然看見他很快地向我跑來。我以爲他是被什麼野人所追，或是被什麼野獸所嚇了，急忙跑上去救他。但是當我走近他時，我卻看見他肩上背着一個東西，樣子彷彿野兔，可是皮色不同，而且腿也比較長一點，原來是他獵的野味。我們都很高興，因爲牠的肉一定很好吃。但是尤其可喜的卻是愛克沙利告訴我們他已經找到了水，而且並沒有看見野人。

但是我們後來纔知道我們用不着費這麼大的事去找水，因爲離我們不遠，在那小河裏，當潮落之後，我們就可以找到淡水，而且潮水也不很高。於是我們把我們的罐子盛滿，把殺了的野兔吃下去，預備走我們的路；在這期間，我們始終沒有在附近找到人類的足跡。

我因為以前曾經到過一次這個海岸，所以深知喀那利羣島和維德海角羣島（註一〇）都距此不遠。但是卻因為既沒有器械可以測量出我們這時是在什麼緯度，而且自己又不知道，不記得牠們是在什麼緯度，所以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找牠們，或怎樣走可以走到那邊；否則我一定可以很容易地找到這些羣島中的一個。但是我的希望卻是，假使我沿着這個海岸走，一直走到有英國人通商的地方，我一定可以遇到一些來往的船隻，而被他們救上去。

（註一〇）維德海角羣島（Cape de Verde Islands）是對於非洲西岸的羣島，在喀那利羣島之南，維德海角之前。

依我的計算，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地方，一定是介於摩洛哥皇帝的領土和黑人的居地之間的那塊國土。這地方一向荒野無人，祇有野獸；黑人因為懼怕摩耳人，離開牠向南遷去；摩耳人因為牠禿不毛，不肯去住；此外還有一個原因使這兩個民族都捨棄了牠，那就是由於藏在那裏的無數的猛虎、獅子、豹和其他的猛獸。我們沿着這條海岸走了差不多有一百多哩，白天所看到的祇是一片荒蕪，夜間所聽到的祇是野獸的呼嘯。

在白天，我覺得我有一兩次彷彿已經看見了喀那利羣島上的泰納利夫山的山頂，心裏頗想冒險駛過去；但是試了兩次，結果都被逆風逼回，並且海浪也太高，不是我的小船所能抵抗，因此我便決定照着我的舊計劃，沿着海岸走。

自從我們離開了那個河口之後，我又有好幾次不得不上岸取水。特別有一次，在一天早晨，我們在一塊突出

的小崗前下了錨；這時潮開始漲起來，我們預備再向裏走一走。愛克沙利向來是眼比我尖的，這時他忽然小聲的告訴我，叫我離岸遠一點。他說：「你看，那小山下邊有一個可怕的怪物在那裏睡覺呢。」我順着他的手望去，果然看見了一個怪物：因為在小山的一巒下，正有一個極大的獅子在那裏躺着。我說：「愛克沙利，你上岸去把牠打死吧。」愛克沙利駭懼萬狀地說：「我把牠打死，牠一口便把我吃了。」於是我也不再對他說什麼，叫他不要動，我把我們的最大的槍取出來，裝了很多的火藥，又裝了兩個大鐵彈，放在一旁；接着又在一隻槍裏裝了兩個子彈，又在另外一隻槍裏裝了五個小彈。我用第一隻槍瞄準了向牠的頭部放去，但是牠這時正用一隻腿藏鼻而睡，鐵彈打在牠的膝部，把牠的腿骨打斷了。牠發出大吼一聲，猝然驚起，但是後來覺得自己腿斷了，又跌了下去，接着又用三條腿立了起來，發出一個最可怕的吼聲。我因為沒有打到牠的頭上，微微地吃了一驚；這時牠彷彿預備要走到別處去，我急忙拿起第二隻槍來，再放過去，正打在牠的頭上，祇見牠寂然無聲地跌下來，躺在地上亂滾。這時愛克沙利的膽子也壯了起來，堅決地要我允許他上岸，我說：「好，去吧。」於是他便跳在水裏，一隻手舉着一隻小槍，一隻手洒着水，走到那東西的跟前，用槍口對準了牠的耳朵，又向牠的頭放了一槍，完全結果了牠的性命。

這件事對於我們實在有趣，不過不能作食品；我因為對於一個無用的東西耗費了三份火藥和彈丸，心裏非常可惜。可是愛克沙利卻想從牠身上弄點肉下來，於是他走上船來，叫我把斧子給他。我說：「作什麼？用愛克沙利！」他說：「我要砍下牠的頭來。」可是他卻砍不下來；他卻砍下來一隻腳，把牠帶來，其形碩大無比。

我又想，牠的皮也許對我們有點用處，決定竭力把牠的皮弄下來。於是愛克沙利和我便一齊到牠身邊工作起來，但是結果愛克沙利比我工作得高明多多，因為我完全不知道怎樣做。這件事費了我們一整天的功夫，但是我們後來終於把牠的皮剝了下來，把牠鋪在艙頂上，不到兩天，太陽便把牠完全曬乾了，從此便作了我的睡具。

在這次停留之後，我們一連向南走了十多天，每天很省的吃着我們那少量的糧食，除了不得已要取淡水的時候之外，很少靠岸。我的計劃是要找到非洲海岸的甘比亞河或賽納高河，（註一七）換一句話說，就是要找到維德海角，在那裏我希望碰到一兩隻歐洲的商船。假如碰不到，我就不知道我要向什麼方向走，祇好竭力找找維德海角羣島，或是被黑人弄死了。我知道所有的歐洲商船，無論是到吉尼亞去，或是到巴西去，或是到東印度羣島去，總要從這個海角或這些羣島經過。總之，我把我的整個的命運都放在這個唯一的機會上，假如我不能碰到商船，我就死。

（註一七）甘比亞河（Gambia），又名賽納高河（Senegal），為非洲西部的大河，注於大西洋。

當我照着這個計劃走了十天之後，我便開始注意岸上已經有了居民；在我們經過的兩三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有些人站在岸上向我們望，我們也可以看出他們的身子是黑色，而且一絲不掛。我有一次頗想上岸和他們接近，但是愛克沙利卻對我忠告說：『不要去，不要去。』我把船駛得與岸近一點，為的好和他們說話；他們也沿着岸隨着我的船跑了一程。我注意他們手裏並沒有武器，除了有一個人手裏執着一根長竿；愛克沙利說，這是一根

長槍，他們可以把牠擲得很遠，並且很準；因此我祇好離遠一點，竭力用手勢和他們說話，而且特別表示要一點東西吃。他們叫我把船停住，表示要替我們取一點吃的東西來；於是我便把帆頂落了，把船灣住。他們中間這時有兩個人向裏面跑去，不到半點鐘的功夫，便帶來了兩塊乾肉，一些穀類；這大概是他們的土產，但是我們既不知道牠是什麼肉，也不知道牠是什麼穀類。我們很願接受牠們，但是怎樣去接受卻是一個問題，因為我們既不敢接近他們，他們也同樣地怕我們。結果他們總算替我們想了一個兩全的法子；他們先把牠們放在岸上，然後遠遠地避開，一直等我們把牠們拿到船上來之後，纔慢慢地走上來。

我們作手勢向他們致謝，因為我們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報答他們。可巧這時正有一個機會到來，使我們可以如願以償。因為當我們的船正泊在岸旁的時候，突然有兩個大東西從山裏向海邊衝來，彷彿一個在追着一個似地。究竟牠們是在雌雄相逐，還是在嬉戲，還是在怒鬪，我們完全無從知曉。同樣地，我們也不知道這種事情是尋常，還是特別。但是以情形而論，我想是以後者的成分居多。因為，第一，這些殘猛的獸類在白天不大出現；第二，我們看見那些黑人這時非常害怕，特別是女人們。除了那執槍的之外，其餘地通通倉皇逃走。不料那兩個東西並不向任何黑人撲去，卻一直跑到海邊，跳進水裏，撩水爲戲。末了有一個出人意外地向我的船邊洩來；我急忙裝上我的槍，同時又叫愛克沙利把另外的兩隻裝上。等牠走近，我一槍打去，正打在牠的頭上。牠立刻沉入了水底，接着又很快地浮了起來，拚命掙動。隨後牠又向岸上洩去，但是因受傷太重，並且爲水所塞，牠還沒有到岸便死了。

那些黑人聽見了我的槍聲，看見了我的火光，簡直驚懼萬狀，難以形容；有些甚至嚇得半死，倒在地下。後來他們看見那東西已經死了，而且已經沉到了水裏，並且我又向他們招手叫他們到海邊上來，他們纔壯起膽來，到海邊上來搜尋那死獸，我藉着被血染紅的海水，找到了牠的下落，用一根繩子從牠身上套過，把繩頭遞給他們，叫他們拉。他們把牠曳上岸來，只見是一隻很怪的豹，身上黑紋斑斑，非常好看。那些黑人一齊把手舉了起來，表示敬服我的武器的神奇。

其餘的一隻獸，被我的火光和槍聲所嚇，早已洒到岸上，一溜煙跑到山裏去；我遠遠地也看不出牠到底是什麼東西。我看見那些黑人有要食肉，便預備把牠送給他們；當我作手勢叫他們拿去的時候，他們表示感激異常的樣子。他們馬上在牠身上工作起來；雖然他們沒有刀子，他們卻能用一塊削薄的木片把牠的皮剝得比我們用刀子還快。他們送了一些肉給我們，我不肯要，卻作手勢叫他們把皮給我；他們很不在意的給了我。他們又弄了許多糧食給我；我不知道牠們是什麼東西，但是我仍舊受了牠們。接着我又作手勢，向他們要水；我把一個罐子拿在手裏，把牠口向下翻過來，表示牠裏面已經空了，希望把牠裝滿。他們把這意思告訴他們的朋友，不久便有兩個女人揀來了一個很大的泥缸。這泥缸依我想大概是用日光曬成的。他們把這泥缸放在地下，照舊躲開；我叫愛克沙利攜着我的三個水罐到岸上去，把牠們通通裝滿。那些女人也和男人一樣，全都一絲不掛。

我因為既有了糧食，又有了清水，便離了那些待我很好的黑人，一口氣又走了十一天，沒有靠過一次岸。末了

我看見離我四五海哩之外，有一塊陸地突出海內，我因為這時風平浪靜，便決定橫過海面，向這尖處走去。當我用着離岸二海哩的距離繞過這尖處時，我看見尖處的另一面也是海面。於是我便斷定這大概是維德海角，附近大概是維德海角羣島。但是這些島都太遠了，簡直使我一籌莫展，因為假使一遇了風，我就任何島都走不到。

在這種進退兩難的情形之下，我愁眉不展地走進船艙，坐在裏面。這時愛克沙利正管着舵；忽然他大喊：道：「主人，主人，一隻帶帆的船！」這可憐的孩子完全吓昏了，他以為牠是他主人遣來追我們的；但是我卻知道我們已經遠出他們的範圍之外了。我跳出船艙，立刻便看見那隻船，並且相信牠是一隻到吉尼亞海岸販黑人的葡萄牙船。但是當我注意牠的駛向的時候，我便看出他們是要走另一條路，並不打算挨近海岸；於是我便把船竭力向海駛去，決意設法同他們說話。

駛了一會，我便看出即使我張滿了帆，我也不能橫斷到他們的路上，而他們一定要在我能夠對他們發信號以前駛過去。但是當我拚命地駛了一程，正要絕望的時候，他們似乎已經用望遠鏡望見了我。並且看出我的船是一個歐洲式的小艇，相信牠是從一個失了事的大船上來的，於是便落了帆，等我前來。我的勇氣因此又恢復起來；我把我主人的旗子向他搖了一搖，表示有難，又鳴了一響槍；這兩個信號他們都看見了，因為他對我說，他們雖然沒有聽見槍聲，卻看見了煙子；看見了這兩個信號，他們便停了船等我，又過了三小時，我便駛近他們的船邊。

他們用葡萄牙語，用西班牙語，用法語問我是什麼人，但是我通通不懂。末了幸而有一個蘇格蘭水手過來，我

纔告訴他我是一個英格蘭人，剛剛從沙利的摩耳人手中逃出。於是他們便叫我上到他們的船上，把我和我的一切東西都弄上來。

我從這樣一種困苦絕望的情形下，一旦被救起來，心中的高興當然不可言狀。我立刻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獻給船主，報答他救命之恩；但是他卻慷慨地對我說，他什麼都不願要我的，並且當我到了巴西時，我所有的一切都要交還給我。『因為，』他說：『我願意救你的命，正如願意救我自己的命一樣；也許有一天我也會遇見同樣的情形呢。再說當我把你載到巴西之後，你離家那樣遠，假如我把你所有的一切都拿去，你一定會餓死在那裏，那豈不等於我救了你的命，又害了你的命嗎？不行，不行，英國先生，我將義務地把你載到那裏，這些東西可以幫助你在那裏立足，幫助你買舟回家。』

他因為說明了要義務地載我，便決意澈底的把話作到；他下令給所有的水手們，不許對我的所有的東西稍加染指；接着他又把每一件東西都存了起來，給了我一個清單，以便我以後提取，連我的三個泥罐都詳載無遺。

他看見我的小艇很好，便對我說。他想把牠買來，留在船上使用，問我要多少錢。我對他說，他對我處處如此慷慨，這隻小艇我實在不能要價，一切聽他好了。於是他便對我說，他先給我一張八十荷金的莊票，使我到巴西去取。假如到了那裏有人肯多出價，他再償補我。他又出了六十荷金，想買我的愛克沙利，但是我不肯收；我並不是不願意把他賣給船主，而是因為他曾忠心地幫助我得到自由，現在我實在不肯再把他的自由出售。我把我的理由告

訴了他，他說我很對；他說，他有一個通融的辦法，就是假如愛克沙利在十年之內信了基督教，他就還他自由；我聽見了這個話，又聽愛克沙利說情願跟着他，纔放了手。

我們一路平安，不到二十二天便到了巴西的衆聖灣。（註一八）我現在既重新從絕路中被救，以後行止如何，不得不打算打算了。

（註一八）衆聖灣（Bay de Todos Ias Santos）在南美洲巴西的東岸。

那船主待我的好處，真是令人記不勝記。他除了不要我的船費之外，又用二十塊錢買了我的豹皮，四十塊錢買了我的獅皮，又把我所有的一切都屆時交還給我，此外凡我所要出售的東西，如同酒箱、槍隻和我製燭所剩的一塊蠟之類，他都一一買去。簡而言之，我把我的貨品一共變了二百二十葡金上下，帶着牠登了巴西的岸。

我剛到那裏，船主便把我介紹到一個與他同樣正直的人家裏去住。這個人有一塊蔗田和一個糖廠。我和他在一塊住了些日子，漸漸也知道了一些種糖和製糖的法子。我看到那些種糖者的生活的安適和致富的神速，便決定假如我能得到一張執照，我也要作一個種糖者，同時再設法把我在倫敦的存款弄來。於是我便弄了一張入籍的證書，儘着我的錢買了一些沒有開墾的土地，照着我倫敦要來的資本，擬了一個蔗田和住宅的計劃。

他有一個鄰人，他的名字叫威爾斯；他是葡京人氏，但是父母卻是英國人；他的情形與我有點相仿。我之所以稱他爲鄰人，是因爲他的蔗田與我的地緊緊相接，並且我們也常常來往，我們兩個人的資本都很小，所以我們在

頭兩年裏祇種些糧食。可是不久我們便開始發達起來，我們的地也開始上了軌道；因此我們便在第三年種了些菸葉，同時每人又留一大塊空地，預備第二年種甘蔗。但是我們倆都缺乏助手，這時我總覺得我真不應該把愛克沙利捨開。

但是，唉，對於我這個人，把事情弄糟，糟到不可收拾，已經不能算什麼稀奇事了。沒有法子，祇好繼續下去。我現在已經有了職業，但是這種職業卻與我的天性大相逕庭。並且與我所喜歡的生活完全相反。爲了這種生活，我已經棄了我父親的家，違了我父親的忠告。現在我固已經開始了我父親所忠告我的那些中等生活，可是假如我願意幹，我爲什麼不留在家裏，而飽經這一場患難呢？所以我時常對自己說，與其這樣，我不如在英國親友之間去種田，何必跑到五千哩之外，在這人生地疏，荒野無人的地方來幹呢？

我每次想到我目前的情形，總是這樣憂恨交加。我除了偶然和鄰人談談之外，簡直沒有什麼人談話。一切地上工作都得自己親手去做。所以我時常對自己說，我簡直像一個被放在無人島上的人一樣。

當人們不滿於他們目前的現狀，而把一個更壞的情形與牠相比的時候，上天往往就要替他們換一換地位，使他們知道以前的幸福，這真是一件報應不爽，值得深思的事。假如我繼續着我當時的生活，我本來可以致富鉅萬，然而我卻拿牠和一個孤島上的生活相比，真是宜乎其要實現了。

當我經營蔗田的計劃差不多有些眉目之後，那救我性命的船主又來到我的家裏；因爲他的船這時正停在

這裏裝貨，準備起程，須勾留三個多月。當我把我在倫敦的小小的積蓄告訴他之後，他便給了我一個善意而至誠的忠告。『英國先生』他說，因為他總是這樣叫我，『假如你給我一封信，再給我一個正式委託書，叫那在倫敦替你存款的人，把你的錢交給我所指定的人，叫他買些這裏所須要的貨物，送到荷京去，我回來的時候就可替你帶來。但是人類的事是變幻無常的，所以你最好先支取一百鎊——即你的存款的半數——冒一冒險；假如收到無誤，你可以再用同樣的法子支取其餘的；假如失了事，你還可以有其餘的一半來接濟。』

我覺得這個忠告是既有益又善意，簡直是最好的辦法。於是我便照着他的說法給那替我存款的太太寫了一封信，又給船主寫了一個委託書。

在我給那寡婦的信裏，我把我的歷險，我的被擄，我的逃走，我與船主的相遇，他的義氣，以及我目下的情形，源源本本地述了一遍，末了又把匯款的辦法一一說明。當那正直的船主回到荷京之後，他找了一個英國商人，把我的信交給他，並且把我的故事告訴了他，叫他轉達給她。她接到信之後，除了把錢如數交出之外，又從自己的私蓄裏取出了一筆款，贈給船主，報答他對我的恩義。

那英國商人照着船主的囑咐，把我的一百鎊買了一些英國貨，送到荷京；果然船主把牠們通通替我帶到巴西來。在這些貨裏，也沒有經我的囑託，（因為我這時還是初營此業，一切事情都不大知道，）他又特意替我帶了一些工具、鐵件、盛具，通通是蔗田上的必須品。

這批貨物到後，我大喜過望，簡直以為我已經發財了。此外船主又把我的朋友送給他的五鎊錢置而不用，替我買了一個六年期滿的僕人。對於這些服務，除了一點自種的菸葉之外，他什麼報酬都不收我的。

此外又因為我的貨都是英國著名的出產，如同布、衣料、粗呢，以及在此地非常值錢的別的東西，所以銷得非常好，結果得利較原貨超過四倍。以我的蕉田的發展來說，我現在已遠勝於我的鄰人；因為除了船主替我從荷京帶來的那個歐洲僕人之外，我又買一個黑奴和一個歐洲僕人。

在社會裏，暴富常常是奇貧的媒介；我的情形就是這樣。我的蕉田第二年非常成功，我從自己的地裏收穫了五十大捲菸葉，除了賣給我的鄰人們之外，還剩下很多。這五十捲菸葉每捲都有一百六十多磅，我把牠們泡製好了，存在一處，預備那些商船從荷京回來。我這時因為自己的事業非常昌隆，我的腦子裏便開始充滿了奇妄的計劃和夢想；這種情形就是對於一個有頭腦的商人，都是非常危險的。

假使我仍舊繼續着我目下的地位，我以後本可以幸福無窮。爲了這件事，我父親也會熱烈地勸過我，叫我過一個安靜的生活，並且把中等生活的好處一一告訴給我。但是我這時卻受着別的事情的誘惑，以致使我一手造成自己的不幸，增大我自己的過錯，加重我將來的悔恨。這些失策都是由於我自己太放縱我的飄泊的志願，並且太盲目的聽從這志願，遂着大自然與造物者的意旨，放棄那追求正當幸福的方法。

正如我上次從父母身邊逃開一樣，這時又開始不滿於現狀，把我的以種糖致富的希望丟在腦後，一心去追

隨一種不合事理的暴富的慾望，於是我又使自己投入了一種最深的幽谷，受盡人類的幸福。假如不是這樣，我一定可以幸福無窮。

現在且讓我把我以後的事慢慢地說下去。我這時因為在巴西已經住了四年之久，並且我的種糖的事業也日漸興旺，所以不但學會了本地的方言，並且和鄰近的種糖家和本城的商家也都有了來往。當我在他們中間談話的時候，我時常對他們講到我兩次到吉尼亞海岸去的經過，以及與黑人交易的情形；我又告訴他們怎樣用些零碎貨品，如同假珠、玩具、刀子、剪子、玻璃器皿之類，換他們的金土、糧食、象牙，和巴西所需的黑人。

他們對我這種談話非常注意，尤其當我講到購買黑奴的時候，因為這種買賣當時還沒有十分流行，非要得到西班牙王或葡萄牙王的許可纔能營業，並且祇許專賣，所以進口得非常少，而且很貴。

有一次我和一些相識的商人和種糖家在一處，他這些事談得非常起勁。到了第二天早晨，便有三個人走到我處，告訴我，他們對於我前晚所談的事很感興趣，現在特來對我有一個密祕的建議。當他們要求我暫守秘密之後，他們便告訴我，他們想弄一隻船到吉尼亞去。他們說，他們都有蔗田，而最感缺乏的就是僕人。他們說，他們並不想永久繼續這種買賣，因為他們回來之後，不能公買黑奴，所以他們祇想去一次，把黑奴秘密地運上岸來，私下分掉。總之，他們的意思是問我肯不肯做他們的船上的管貨員，經理他們到了吉尼亞海岸之後的交易。他們說，他們願意和我均分黑奴，不要我出資本。

假如這些話是對一個沒有家，沒有蔗田，沒有希望，沒有下本錢的人來說，我不能不承認牠是一個好的提議。但是對於我卻不然，因為我這時已經打好了根底，唯一的路祇有再幹三四年；那時再從英國把其餘的一百鎊取來，加在一處我的財產就可以有三四千鎊之多，並且以後還要增加。假如我要有意於這次航行，那簡直是天下最荒謬的事了。

但是我天生是一個自己毀滅自己的人；正如我不聽父訓，不能禁住我的漫遊的計劃一樣，我也不能抵抗他們的提議。於是我便答應他們說，假如在我離開之後，他們肯替我照料我的蔗田，而假如我失了事，他們肯照着我的囑託處置牠，我就願意去。他們都滿口答應了，並且立了字據。於是我便立了一張正式的遺囑，來處置我的蔗田和財產；說明假是我死了，那救我性命的船主就成爲我的繼承人，不過他必須照着我的規定處分我的財產，一半歸他自己，一半須運到英國去。

總之，我用盡了我的小心來保存我的財產，照料我的蔗田。假使我肯用一半的小心來注意我自己的利害，來判斷判斷什麼是應該做的，什麼是不應該做的，我決不會離開這種興旺的事業，把一切致富的希望都丟在腦後，冒着海上一切常有的危險，（更不用說我還有理由預料着特別的不幸，）去作這次航行。

但是這時我卻完全失了自主，盲目地服從着我的幻想，不願我的理智。當我把船預備停當，把貨裝好，把一切事情都和我的同伴們照着合同辦好之後，我便在一六五九年九月一日這個不祥的時辰上了船；這正是八年以

前我違抗了我父母的威權，不顧我自己的利害，從赫爾逃走的那一天。

我們的船載重一百二十噸，裝着六個小礮，除了船主和他的僕人和我之外，船上一共有十四個人。船上沒有什麼大貨，祇有適合與黑人交易的小玩具，如同假珠子、玻璃片、貝殼、新奇的小東西、望遠鏡、刀子、剪子、斧子之類。

我上了船。當天我們便起了程，沿着海岸向北走，預備在北緯十度和十二度之間橫斷大洋，向非洲走去，因為這大概是當時的航線。沿着海岸，除了太熱之外，一路天氣都很好。繞過聖奧古斯丁海角（註一九）之後，我們便離開了陸地，向海中走去，對着東北偏北，越着東邊那些小島，彷彿要向飛南島（註二〇）去似地。沿着這條路線，我們在十二天之內過了赤道。當我們走到北緯七度二十二分的時候，突然有一陣颶風向我們捲來。牠起頭是從東南向西北刮，接着又向東北刮；牠的來勢是非常可怕，我們差不多有十二天不由自主的被牠吹着，捲着，聽憑着命運和風勢的支配。在這十二天裏，不用說，我每天都預料着要被海水吞下去，船上的別人也不希望保住他們的性命。

（註一九）聖奧古斯丁海角（Capo de Saint Augustin）是巴西東部突入海內的一塊土地。
（註二〇）飛南島（Ile Fernand de Noronha）在巴西之東。

在這種危急萬狀中，我們除了飽受風浪的恐怖之外，船上有一個人患熱帶病死去，還有一個人和那僕人被浪捲去。到了第十二天，天氣稍好一點；船主費盡了能力作了一個測量，得知我們是在北緯十一度左右，但是卻在聖奧古斯丁角西二十二經度；因此我們現在仍舊是在巴西的北部，在亞馬孫河（註二一）的口外，在那號稱「大江」

的歐龍諾庫河附近。於是他便和我商議以後的行程，因為我們的船這時已經漏損不堪了；他主張我們應該一直回到巴西海岸去。

(註二) 亞馬孫河 (Amazonas) 南美最大的河流，發源於秘魯附近，東流橫貫全洲，至巴西入海。

我竭力反對這個辦法。我和他看了看美洲的海岸地圖，知道除了駛到加勒比羣島 (註三) 去，附近沒有一個有人煙的地方可以靠岸，因此我們便決定向巴巴多羣島 (註三) 出發；我們想，假使我們離着岸走，避着墨西哥灣的逆流。我們大概可以在十五天之內到那邊；因為假如我們不對我們的船和我們的人加以相當的補助，我們一定不能走到非洲海岸。

(註二) 加勒比羣島 (Caribbe-Islands) 南北美洲大西洋諸島嶼之總稱。

(註三) 巴巴多羣島 (Barbadoes) 加勒比羣島中較南的一部分。

計劃既定，我們便改變方向，駛向西北偏西，希望達到一個英屬海島，在那裏休息休息。但是我們的路程卻不能由我們自主，因為到了北緯十二度十八分左右，我們忽然又遇見了第二陣暴風，與前番一樣兇猛，把我們向西方挾去，一直把我們刮出人類貿易的區界之外，所以即使我們僥倖可以不葬身於海底，我們也要被野人所吞食，不能返鄉。

正在這種狂風怒吼，危急萬狀的時候，有一天早晨忽然有一個人喊道：『陸地！』我們剛要跑出艙去，希望看

見我們到了什麼地方，我們的船便衝在一塊沙灘上面。船既不能再動，浪花又擊得牠非常兇狂，我們都覺得我們馬上就要完了。我們立刻跑到我們各人的艙房裏，以避海上的浪花水沫。

在一個沒有親身遇見這種事情的人，要他描述或領會人們在這種情形下的驚懼是很難的事。我們既不知道我們是在什麼地方，在什麼國土，也不知道牠是島嶼還是大陸，或有沒有人煙。這時風勢雖然比以前稍小，卻仍舊刮得非常利害；我們簡直不敢希望我們的船能支持幾分鐘而不被撞為碎粉，除非風勢出於奇蹟，突然停息。總之，我們大家都坐在一塊，面面相覷，隨時等着死的來臨；我們大家都預備着到另一個世界上去，因為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已經沒有什麼事作了。這時尙堪使我們安心的，就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船並沒有破，並且船主說風勢已經漸息了。

這時風勢雖然已經稍息，可是船已經觸在沙上，非常堅牢，很難脫開，所以我們仍舊恐怖異常，一心祇想着怎樣救我們自己的性命。在遇風以前，我們在船尾本來有一隻小艇，但是暴風來後，牠起初是衝在舵上，衝得非常破爛，接着又被捲到海裏去，不知是沉了，還是漂走了，所以我們對牠已不能有所希望。我們船上還有另一隻船，但是怎樣把牠弄到海面上去，卻是一件可疑的事。雖然如此，我們現在已沒有辯論的餘地了，因我們覺得我們的船每一分鐘都有碎的可能，有些人甚至告訴我們牠已經碎了。

在這種危急萬狀的時候，我們的大副取下那隻小艇，連同別的人幫助，把牠拋在我們的大船旁邊。我們大家

都踏上去，把牠划開，把我們十一個人的性命都交給了上帝和狂風。因為雖然這時風浪已經息了一點，海岸上的浪頭卻非常的高，真可以像荷蘭人形容風浪一樣，把牠稱爲 *Don Wild Zee*。

我們這時的情形非常淒慘；因為我們都明明地看出波濤太高，我們的小艇萬無生理，而我們都要無可避免地被溺死。我們沒有帆，即使有，我們也無法用牠；所以我們便帶着絕望的心緒，用櫓向岸上划去，彷彿一些赴死刑的人；因為我們都知道，當我們的船走近海岸的時候，牠一定要被海水擊成碎粉。雖然如此，我們仍舊很誠懇地把我們的靈魂交給上帝，順着風勢竭力向岸上搖我們的船，加快我們自己的滅亡。

至於海岸是礁的或是沙的，是陡峭的或是平淺的，我們完全不知道；我們的唯一地一線希望，就是我們也許會偶然走入一個海灣或是河口，可以僥倖駛入我們的小艇，或者走入兩面巖牆之間，暫避風浪。但是這些我們都看不見，我們愈走近海岸，那陸地愈顯得比海可怕。

在我們搖了一海哩半之後，忽然有一個其高如山的大浪從我們後面趕來，結束了我們的命運。牠很兇猛地翻掉了我們的船，把我們連人帶船一齊分了家；我們連喊一聲上帝的工夫都沒有，因為牠馬上把我們吞下去了。

當我沉到水裏的時候，我腦筋裏的那種混亂的情形簡直不易形容；因為我雖然會溺水，這時卻連伸出水面去喘一口氣都辦不到，一直到那浪頭把我向岸上很遠地沖去，牠自己力竭而退，我纔半死不活地被留在那半乾的岸上。但是這時我的腦子仍舊很清楚，我的呼吸仍舊沒有完全失掉，所以當我看見自己已經離陸地不遠時，我

便立起身來，拚命向前跑去，以免第二個浪頭再趕上我。但是不久我便發現出我完全不能避免牠；因為不久我又看見海水像高山一樣地向我追至，來勢兇猛，如同一個使人無法抵抗的敵人。所以我的唯一地主意就是閉住我的呼吸，設法向岸上洩去。換一句話說，我現在最關心的，就是希望海水在把我沖到岸上之後，不要再把我帶回去。

那個向我追來的浪頭，立刻把我埋到二三十尺之深；我可以覺出牠用一副很大的力量把我沖了一個很遠的距離；我壓住我的呼吸，拚命向前洩去。當我氣閉得胸部正要炸裂的時候，我忽然覺我自己向上升起，我的頭和手都伸出水面了；雖然我這樣祇保持了不到兩秒鐘，可是牠卻大大的減少了我的苦痛，使我重新得到呼吸和勇氣。接着我又被水淹了一會，但是不久便又伸出來了；當我覺得水勢開始要退的時候，我便在那些退浪中竭力向前奮鬥，使我的腳重新着了地。我靜立了片刻，喘了喘氣，容海水完全退去，接着便拔起腳來，拚命向岸上跑去。但是這次還是不能使我避免海水的攻擊，因為牠又重新從我背後湧來，把我兩次像以前那樣捲起來，向那平坦的海岸沖去。

在這兩次中，最末一次幾乎致了我的命；因為海水把我捲起之後，拚命把我向一塊岩石撞去，撞得我知覺頓失；因為這一下正撞在我的胸脅上，把我的氣息完全撞斷。假如這時再有一個浪頭回來，我一定要溺死在水裏。但是僥倖在浪頭回來之前，我已經恢復了一點氣力；我看見我勢必要再被水蓋上，便決意抓住那岩石的一角，希望閉住呼吸，支持到浪退。這時因為離岸已近，浪頭沒有以前那樣高了，我便抓緊了岩石，等水退去，然後又跑了一陣，

跑到離岸很近的地方。當第二個浪頭來時，雖然牠掩過了我，卻不能把我捲走。接着我又跑了一陣，終於跑到陸地上，攀過岸上的石岩，在草地上坐下；這時危險既脫，水也不能再趕上我，我的心裏真是快活極了。

我這時既已登了陸，脫了險，便開始仰起頭來，感謝上帝，因為我在前幾分鐘還沒有一線希望，現在竟已得救了。當一個魂靈這樣從墳墓裏被救起來的時候，牠那種心蕩神怡的情形，我相信是無法形容的。我現在已經完全不奇怪我們那種古怪的風俗了，就是當一個作惡的人被套上綵結，束緊了，正要被吊起來的時候。人們總要給他緩刑片刻，叫一個外科醫生來，給他放血，同時告訴他說，這樣作，就省得執刑時把他的魂給嚇走：

因為突然的喜，正如突然的悲一樣，顯頭使人昏迷。

我在岸上亂跑着，舉着兩手，用整個的身心來回味我的得救；我作着千百種古怪的姿式，默想着爲什麼我的所有的伙伴都溺死了，卻只有我一個人得了救。說到我的伙伴們，我以後就從來沒有見過他們的影子，除了幾頂帽子，一頂便帽，兩隻不成雙的鞋。

我舉目去望那擱淺的大船，但是海上煙波迷漫，使我幾乎看不見牠。一看見牠是多麼遙遠，我就奇怪我怎麼會上了岸。

當我默想着我的僥倖，對自己安慰了一番之後，我便開始向我的四周注意，看看我是在一個什麼地方，看看我應該作什麼；於是我的憂慰的心情立刻消滅了，我覺得我的活命也是一件可怕的事。因爲第一我身上很濕，沒

有衣服換，第二沒有什麼飲食來果腹；我覺得我的前途完全沒有希望，祇有餓死，或被野獸吃掉。特別使我傷心的是，我既沒有武器去獵取什麼獸類作我的食物，又沒有武器去抵禦那些要獵取我作食物的獸類。我身邊祇有一把刀，一個煙斗，和一小匣菸葉，這就是我所有的糧食；這使我心裏非常苦痛，像狂人似地在岸上跑了半天。不久夜色漸來，我因為野獸多半要在夜間出來尋食，便開始想，假如這地方有猛獸；我將怎麼辦呢？

這時我所能想出的唯一的法子，就是攀到我附近的那棵與樅樹相仿，而多刺的大樹上，在那裏坐一夜，等第二天再去考慮怎樣去死——因為我覺得前途已經完全沒有希望。我從海岸向內地走了幾丈，看看我能否找到一些淡水，不料卻找到了，真使我大喜過望。喝完水之後，我又取了點菸葉，放在口裏，為的解點餓，然後攀到樹上，把身子放牢，免得睡熟了之後跌下來；事先又從樹上砍了一個自衛的短棒，帶到樹上；因為疲勞太過，我一上去便睡着了，並且睡得比任何人都舒服，都有味。

當我醒時，天已大亮了；這時天氣暗和無風，海也不像以前那樣澎湃了。但是最使我驚異的卻是，那大船在夜間已經被潮水從沙灘上沖起，被沖到我先前被撞的那塊岩石附近，離我有一哩半遠近，船身彷彿仍舊在直立着；我很想到牠上面去一趟，因為這樣我至少可以弄些東西來用。

當我從我的樹上的窩所下來之後，我又向我的四周望了望，第一件被我看見的東西就是那小舟，牠因為被風浪所捲，已經漂到岸上，在我右邊有二哩遠近；我盡力按着海岸走去，希望可以達到牠那裏，但是卻看見牠和我

之間橫着一條半哩寬的水洼。於是我便決意暫時回來，因為我最關心的是要到那大船上去，以便弄些東西來供我臨時之需。

過午以後，海面平靜，潮水退得很遠，我和大船間的距離差不多祇有一哩半上下了。這時我心裏不由地又難過起來，因為我想，假使我們全船的人都不落水，都安然地上了岸，我一定不會像現在一樣，如此孤苦零丁，毫無樂趣了。想到這裏，我的眼淚不禁奪目而出；接着我又覺得這樣於事無補，於是便決定設法到船上去。這時天氣炎熱異常，於是我便脫了我的衣服跳到水裏。但是當我泅到船邊的時候，我卻沒有法子上去，因為牠已經攔了淺，雖水很高，在我兩臂所能及的範圍內，又沒有東西可以抓住。我繞着牠泅了兩周；到了第二周，我忽然發見了一根短繩子，我心裏很奇怪我為什麼先前沒有看見。那繩子懸得很高，我費了很大的困難纔抓住了牠。借了這根繩子的幫助，我上到了船頭。上去之後，我便看見牠已經裂漏很重，艙底進滿了水；但是因為牠是斜擱在一塊硬的泥沙上，船尾直翹在岸上，船頭幾乎伸在水裏，所以上部都沒有壞，都是乾的。我的第一步工作當然是要查看什麼東西已經壞了，什麼東西還保存着。我首先看見船上的糧食都還乾燥無恙；我因為牠們都還可以吃，便走到麵包室，把我的衣袋都裝滿了餅乾，一邊吃着一邊作着別的事，因為我的時間很迫。我又在大艙裏找到了一些露姆酒；我把牠吃了一大杯，因為我很需要牠來鼓勵我去處置我目前的一切。現在我最急需的，就是要一隻小舟把我所認為需要的東西，載到岸上去。

一個人只是空手坐着，而想得到自己所得不到的東西，是沒有用的；想到這裏，我便奮然而起。我們在船上有幾個多餘的帆杠，和兩三根木棍，和一兩個多餘的第二接桅。我決定拿牠們來作點事；我盡着我的氣力把牠們一地的扔到水裏，每一根上面都繫上繩子，防備牠們被水沖走。作完了這步工作之後，我又走到水邊，把牠們拉到我的面前，把四根在兩端竭力縛緊，如同筏子一樣，又用兩三塊短板橫放在上面；我在上面走了走，覺得非常穩當，但是因為木塊太輕恐怕不能載重。於是我又用一個木匠用的鋸把一根第二接桅斷成三段，把牠們連在我的筏上；這個工作非常困苦，但是我因為急於要把應用的東西載到岸上去，所以不知不覺竟能忍受到我平常所不能受的勞苦。

我的筏子這時已經有些牢固，能够載得住相當的重量了。我的第二步的工作就是考慮把什麼東西裝上去，並且怎樣使我裝上去的東西不至於被海浪沖毀。但是我不久便想到了辦法。我先把船上所有的木板都安放在牠的上面，把三隻水手用的箱子打開，倒空，用繩子吊到我的筏上去，同時心裏盤算着我最需要的是什麼東西。在第一隻箱子裏，我裝上了許多糧食：麵皮，米，三塊荷蘭酪乾，五塊乾羊肉，和我們常吃的一點剩餘的歐洲穀類；——這點穀類，本是備來餵養我們帶到船上的一些鳥的，但是那些鳥現在已經死了。船裏本來還有一點玉米和小麥，但是都被老鼠吃壞了，使我非常失望。至於酒類，我也找到了幾箱，都是屬於船主的，裏面有幾瓶健神酒，並且有幾加侖椰子酒；我因為覺得把牠們放到箱子裏去既沒有用，又沒有地方，便把牠們放在一旁了。當我正在做這些事

的時候，我看見潮水開始漲了起來，來勢雖然很靜，卻把我留在岸上的上衣、襯衫，和背心通通沖去。這使我非常懊喪，因為我洩到船上來的時候身上祇穿着一件小褂，一件短褲，一雙襪子，現在身上沒有別的衣服。這種情形引起了我的搜尋衣服的念頭。我在船裏找到了許多衣服，但是我只取了幾件目前所需的——因為這時我心目中還有許多更重要的東西要找，尤其是土木工具。我找了半天之後，終於找到了船上的木匠箱子。這東西對於我非常有用，即使這時有一滿船金子，也沒有牠值錢。我把牠繫到我的筏子上，也沒有費工夫把牠打開看看，因為我早已知道牠裏面所藏的大概是什麼了。

我的第三步工作就是要找些軍火和火器。大船裏本來有兩隻很好的鳥槍和兩隻手槍；我先把牠們取到手裏，又取了幾隻藥角，一小包子彈，和兩把老鏽的劍。我知道船上有三桶火藥，但是我不知道我們的砲手把牠們放到什麼地方去了。我找了半天，終於找到了牠們；有兩桶還很乾燥，很好，另外一桶卻已經沾了水了。於是我就把兩桶乾燥的和那些火器都吊到我的筏子上。這時我覺得我所裝的東西已經够多了，便開始盤算我將怎樣把牠們運到岸上，因為我既沒有帆檣又沒有舵，只要有一點風，就可以使我傾覆。

這時我有三件事鼓勵我。一，海面平靜。二，潮水正在上升，向岸上沖着。三，雖然有一點風，卻是向岸上吹着的。這時我又找到了兩三隻斷檣，並且除了箱子裏的工具之外，又找到了兩個鋸，一把斧子，一個錘子；於是我便載了這些貨，向岸上出發。在第一哩裏我的筏子走得非常穩，不過牠所靠的地方卻與我前次登岸時不同。在這地方，我看

見水流得很急，因此我便希望附近有一條小溪或小河，可以做我的貨物登岸的港口。不料果然不錯，不久便看見了一個海口，並且看見潮流很強烈地向裏而沖。於是我便使我的筏子竭力向中流走去。在這裏，我幾乎又遭了一次覆舟之禍，——假使這件事果真發生，我真要心碎了！——因為，由於我對地勢不熟，我的筏子忽然一端擱在淺沙上了。這時因為一端高高的着了地，一端還插在水裏，我的貨物差一點沒有從插在水裏的一端滑下去，落到水裏。我使出平生的氣力，用我的背擋住那些箱子，使牠們不致滑下去。我這樣竭力支住那些箱子，一動也不敢動，差不多有半點鐘之久。漸漸潮水愈漲愈高，使我比較平衡一點。又過了一時，水更高了一點，我的筏子便又漂了起來。我用槽把牠一直向海口搖去，一直搖到一個小河的口中。這河口兩邊都是陸地，中間是一道急流。我向兩岸望了望，打算找一個適當的地方登岸，因為我不願意太走入河的上游，希望竭力靠近海邊，以便看到海上的船隻。

末了，我忽然在小溪的右岸瞥見了一個小灣。我費了很大的勁，把我的筏子浮到牠附近，然後又用我的槽撐着地，把牠一直推進去。但是在這裏我幾乎又把我的貨都傾到海裏。因為那岸非常陡，沒有地方可以登岸，假使我的筏子一端觸了地，另一端沉得像以前那樣低，我的貨就又要危險了。我這時的惟一的辦法，就是用自己的槽做爲錨，使筏子不離河岸，靠近一塊平地，等潮水漲到最高點，漫過那塊平地時再說。這件事果然實現了。當我一看見水已經漲得够高時，——因為我的筏子差不多要吃一尺多深的水，——我便把牠撐到那塊平地上，再用我的兩隻斷槽把牠插入泥內，一個在這一端，一個在那一端，把牠繫在那裏。等到水退之後，我的筏子和貨物都平安的留在

岸上了。

我的次一步工作就是要看一看地勢，找一個適當的地方供我居住，供我貯藏我的東西，以防意外；因為我完全不知道我所踐的是什麼地方，是在一個大陸上，還是在一個島上，有居民，或無居民，有野獸，或沒有野獸。離我不到一哩地的地方，有一座又高又峭的山，巍然直立，彷彿背後還有一行山脈似的。我取了一隻鳥槍，一隻手槍，和一角火藥，向山頂出發，當我費了很大的困難，爬到上面之後，我不禁為我的命運淒涼起來，因為我看見我所立足的是一個孤島，四面環海，看不見一點陸地，此外只有遠處有幾塊礁岩，以及西方三海哩之外，有兩個比本島還小的島嶼而已。

我又發見我所立足的這個島非常荒瘠，以情形而論，大概只有野獸，沒有人煙。我雖然沒有看見野獸，我卻看見許多禽類，但是我既不知道牠們的種類，又不知道我打死牠們之後，是否能吃。在我回來的時候，我看見一片森林的外面的樹上落着一隻大鳥，便向牠放了一槍。我相信自從開天闢地以來，在這島上，這是第一次放槍。槍聲響後，從森林的各部立刻飛出無數的飛鳥，各以其自己的叫聲，噪成一片，但是我卻一個也不認識。至於我所打死的那隻鳥，我想牠大概是鷹的一種；牠的毛色和啄都和鷹相像，但是牠的爪卻和平常的鳥一樣，牠的肉酸腐不堪，毫無用處。

我心裏對於這個發現頗覺滿意，於是回到我的筏子，動手把我的貨運到岸上。這個工作把我當天的其餘的

時間完全耗去；至於夜間作什麼事，在什麼地方安息，我仍舊不得而知。我不敢睡在平地上，恐怕野獸來吃我，雖然我後來纔發現這些恐懼都是多餘的。

雖然如此，我仍舊把我運到岸上來的這些箱子板子，設法疊在我的四周，做成一個小屋，作為當夜的宿處。至於食物，我仍舊不知道將來在這島上怎樣自給，除了當我打鳥時，我看見有兩三隻野兔從林子裏跑出。

這時我開始想到船裏還有許多有用的東西，可以取出來，尤其是那些繩索、帆布，以及別的可以運到岸上來的東西。於是我便決定，假使可能，再到船上去一次。我又因為覺得假使再刮一次大風，那船一定要被海水擊碎，便決定先把別的事丟開，等我把船上的東西盡力運出來再說。我心裏開了一個會議，考慮我是否應該再用那隻筏子；但是結果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於是我便決定等潮水落後，像上次一樣地洩過去。結果我照着這個決定做了，不過當我走出我的住所之前，我把衣服完全脫下，祇剩下一件襯衫，一件短褲，一雙襪鞋。

我像以前一樣地上了船，做了一個另外的筏子，因為有上次的經驗，既沒有把她弄得那樣笨，又沒有把她載得那樣重；但是我仍舊弄了不少的對我有用的東西走。第一，我在木匠的房裏找到了三袋釘子和螺絲釘，一把大鉗子，一兩打小斧，特別是一個磨石。我把這些東西取到手裏，又取了一些屬於破手的東西，特別是兩個鐵鉤子，兩桶槍彈，七隻短槍，一隻鳥槍，和一大堆火藥；此外還有一大袋小彈，一大捲鉛皮。但是鉛皮太重，使我不能從船上把牠搬下來。

除了這些東西之外，我又把所有我能找到的男人衣服通通取到手裏，又取了一個剩餘的襦帆，一個吊床，一些臥具。我把這些裝到我的第二個筏子上，把牠們平安的運到岸上。

當我來往於海上時，我深怕我的糧食在岸上被獸類吃掉。但是當我回來時，我卻看不到一點來客的蹤跡，除了有一個野貓似的動物坐在一隻箱子上。當我走近牠時，牠便跑開幾步，靜靜地坐在那裏，牠的神氣非常安閑，如若，直直的瞪着我，彷彿要同我搭訕似的。我用我的槍向牠比了比，但是牠因為不明白牠的作用，仍舊滿不在意，屹然不動。於是我便取了一塊餅乾，丟給牠，雖然因為我所藏的很少，我手邊也不大寬裕。雖然如此，我仍舊讓了一塊給牠。牠嗅了嗅牠，把牠吃下去，樣子彷彿還要要一點似的。但是我因不能再分讓了，祇好謝絕了牠；於是牠纔慢慢走開了。

當我把第二批貨物運到岸上之後，雖然我心裏頗想把那兩桶火藥打開，把牠們分包取出（因為牠們都是很大的桶子，分量太重），可是我卻先取了船上的帆布，又砍了一個細竿，替自己做了一個營帳，把那些容易被雨打日曬所毀的東西都搬到裏面來，又把那些空的箱子和桶在營帳外疊成一個圈，防備野人或野獸來襲擊。

當我作完這個之後，我又用一些木板堵在帳門的內面，再用一個空箱子立直起來，堵在帳門的外面，取了一份臥具鋪在地下，把我的兩隻手槍放在頭前，把我的長槍放在我的身邊，開始作我覆舟以後的第一次的正式睡眠。我整夜睡得非常安靜，因為我前一夜睡得很少，並且本日從船上取東西，運東西，工作了一整天，身體非常疲倦。

以個人來說，我相信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比我掌管更豐的貯藏了；但是我仍舊不能滿意；因為我想乘着那隻船還在那裏豎立着的時候，把我能弄的東西，通通從牠上面弄下來。因此我每天總在退潮的時候到船上去，取些東西回來。第三次我特別把所有的繩索都弄了下來，同時又取了一塊補帆用的帆布和那桶水浸了的火藥。總之，我把船上所有的帆都取了下來，不過我總是把牠們割成碎塊，儘量的運到岸上，因為我現在所要用的不是帆，而是帆布了。

但是最足使我自慰的，就是當我這樣來往過五六次，而相信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值得我費事了的時候，我忽然又找到了一大桶麵包，三桶糖酒，一盒沙糖，和一桶細白的麵粉。這對於我實在是一件意外的事，因為我這時已經斷了念頭，除了水漬的之外，不希望再找到什麼糧食了。我立刻把那一桶麵包倒出來，把牠們用割好了的帆布包成許多包，運到岸上。

第二天，我又到船上上去了一次。這時我因為船上一切可以攜帶的東西都已被我掠取一空，便開始砍取船上的鐵繩。我把鐵繩都切成許多段，以便搬運，把船上的兩根鐵繩一根鐵索，和所有我可以弄得動的鐵器，通通運到岸上。我把船上的前帆杠後帆杠，以及一切能够找到的木料都砍下來，做成了一個筏子，把這些東西裝在上面，運回來。但是這次我卻沒有以前那樣運氣了；因為這次筏子做得太笨，並且載貨太多，因此當我走進那每次上岸的小灣時，一時駕駛不靈，牠竟突然一翻，連人帶貨，通通翻在水裏。這對於我自己自然毫無損壞，因為這時我離岸不

遠。但是我的貨卻大半失落了，尤其是那些鐵器，——這些鐵器，依我的預算，是要對於我有很大的用處的。幸而當潮水退了之後，我費了很大的困苦，居然弄了一些鐵繩和鐵器上來；因為我是鑽到水裏去取牠們，所以非常費勁。在這以後，我每天仍舊到岸上去，把我所能取的東西取下來。

這時我已經上岸十三天，到船上去過十一次了。在這期間我把我兩手所能搬的一切都搬了下來，雖則我很相信，假使天氣繼續這樣良好，我一定可以把整個的船都一塊一塊搬到岸上來。但是當我正要預備作第十二次的出發時，我卻發見開始起風了。雖然如此，我仍舊在退潮的時候上了船。雖然我相信我已經走遍了全船，再沒有東西可找了，可是我仍舊發見了一個有抽屜的櫃子；在一個抽屜裏，我找到了兩三把薙刀，一把大剪子，十幾把刀子和叉子；在另外一個抽屜裏，我找到了許多錢幣，有些是歐洲幣，有些是巴西幣，有些是葡萄牙幣，有些是金幣，有些是銀幣，一共差不多值三十六鎊。

我看見這些錢，不禁微微一笑，高聲道：『你這廢物！你現在還有什麼用處呢！你現在對於我比糞土還不值錢；連那一把刀子都比你這一大堆值錢；我現在用不着你；請你留在這裏，沉在海底，像一個無用的動物吧。』可是考慮了一會，我又把牠取了出來。我一面把牠們包在一塊帆布裏，一面開始盤算着再做一個筏子。但是當我正在做着的時候，我看見天上已經蔽滿了黑雲，風也開始吹了起來，不到一刻鐘，便成了一股狂風從岸上刮來。於是我想道，風從岸上刮來，做筏子是沒有用的。還不如乘着潮水未起時，回到岸上去，否則我也許完全回去不成了。於是

便下到水裏，洄過那介於船和沙灘之間的水狹。就是這樣洄過去也費盡了勁，這一半是由於我身上負的東西很重，一半是由於這時風起得很快，還不等潮水很高，便已成了暴風，把浪吹得很高了。

但是我終於回到了我的小屋帳，把我身上所帶的財物藏得非常安全。當夜刮了一夜的大風，第二天早晨我向外一望，連船的影子都沒有了。這使我微微的有點驚訝，但是不久我便安了心，因為我既沒有失去機會，也沒有貪懶，已經把船上一切於我有用的東西都取了出來，即使再給我些時候，也沒有什麼可取的了。

「我這時已經不再去想那隻船和牠上面的東西了，除了希望海水把牠的碎片沖到岸上來。這件事後來果然實現了，但是對於我也沒有什麼大用處。」

我的思想這時完全集中在怎樣防禦來侵的野人或野獸，假使島上有的話。我想了許多辦法，關於怎樣防禦，造什麼樣的居處，應該在土裏掘一個洞，還是應該在地上支一個營帳。總之，我在方法和式樣方面都有許多決定，不妨在這裏說一說。

我不久便發現我現在所住的地方不適於做我的寓所，一來因為牠是靠着海邊，地勢低濕，不合衛生，二來因為附近沒有淡水。於是我便決定找一個比較衛生，比較方便的地點。

在未找之前，我先為我自己定了幾個條件：第一，像上面所說，要衛生，要有淡水；第二，要能避太陽的熱度；第三，要能避兇猛的動物，無論是野人或是野獸；第四，要能看得見海上，那樣，假如上帝使什麼船隻經過我處時，我不至

於失去得救的機會，因為我這時還不願意斷絕這種希望。

因為要尋一個這樣的地點，我在一個小山的下面找到了一塊平地。那對着這塊平地的山壁差不多像一個牆一樣陡峭，所以萬沒有東西可以從上面來襲擊我；山壁上又有一塊凹進去的地方，彷彿一個山洞的門，但是實際上裏面並沒有山洞。

我決定在這個凹處前面的那塊草地上張起我的帳幕。這塊平地寬不過一百碼，長不過二百碼，在我門口像一塊草坪一樣。牠的盡頭崎嶇地斜下去，一直斜到海邊的低地。這地方是在小山的西北偏北，所以我每天總可以不被日光所曬，一直到太陽轉到西南方的時候，而那時也將近日落了。

在我支起帳幕之前，我先在石壁的前面畫了一個半圓周，牠的半徑距壁約有十碼，直徑與石壁的長度相等，約有二十碼。

沿着這個半圓周，我插了兩行木樁，釘入土內，彷彿一些木樑，大頭向上，離地約五尺半，頂上削尖。兩行相距不過六寸。

然後我又取出我從船上砍下來的這些鐵索，把牠們橫放在兩行木樁的中間，一直疊到頂上，又用一些兩尺半高的木樁插在圈內，支着牠們，彷彿柱子下的支柱；因此這籬笆牢固異常，無論人或獸都不能衝進來，越進來。這費了我很大的時間和苦工，尤其當我從樹林裏把木樑砍下來，把牠們運到石壁前面，把牠們釘到土裏的時候。

至於這地方的出入，我決定不用門，而用短梯越牆而過；當我進去之後，我便把梯子移進來；因此我便和外界完全隔絕，夜間可以高枕無憂了！雖然我後來纔知道這種小心是不必須的。

接着我又費了無限的勁，把我上面說過的全部的財蓄、糧食、軍火和貯藏，都搬到這個籬笆裏來。我又替自己做了一個大的帳幕，把小的支在裏面，把大的支在上面，再把一個從船上取下來的油布覆在頂上，爲的好避免多雨季的雨水。

這時我已經不再睡在我運上岸的床上，而睡在一個吊床上了；這個吊床原來是屬於船上的大副的，質地非常好。

接着我又把我的糧食和一切可以被雨所毀的東西都搬到帳幕裏來；把這些東西藏好之後，我便把出入口封上，用一個短梯越來越去。

作完這個之後，我便開始挖鑿那石壁，把我所掘下來的石土通通搬出來堆在籬笆裏面，作成一個臺子，大約有一尺半高。這樣，我便在我背後掘了一個山洞，做爲我的地窟。

我費了很大的苦工和許多天的時間，纔把這些事作完，因此我現在不得不回過頭去，把幾件使我終費苦心的事追述一下。當我正決定好了我的支建帳幕和鑿洞的計劃的時候，突然陰雲四合，大雨如注，電光一閃，雷聲像山崩一樣的響了起來。這時我所驚震的不是閃電，而是一個像雷電一樣快地閃到我的心裏來的思想：『我的火

藥！當我想到一個霹靂就可以把我的火藥完全炸毀，把我的自衛和求食的工具完全消滅，我的心完全沉下去。其實假如火藥被毀，我自己一定要死無葬身之地，但是我卻祇顧爲火藥焦急，把自己都忘了。

我因爲這場暴雨給我印象很深，所以一等雨停，我便把一切工作、建築、築壘等事都放在一旁，從事作一些裝火藥的袋子、盒子，把牠分做許多包，希望有什麼事發生時，不致於全部焚毀；然後又把這些包分藏各處，防備牠們互相引燃。我費了兩個星期的工夫纔把這個工作做完。我的火藥大約有二百四十磅，一共分了一百多包。至於那桶濕了的火藥，我因爲沒有危險，便把牠放在我的山洞裏，——這山洞我有時戲呼之爲腐房。其餘的我都把牠們藏在那些石孔裏，免得濕氣侵入；並且把所藏的地方小心的作些暗記。

當我作這層工作的時候，我每天至少要攜着槍出門一次，一來爲的散心，二來爲的打點充飢的東西，三來爲的使自已熟習熟習島內的產物。第一次出門，我便發現島上有許多山羊，心裏非常快慰。但是不久我便與致全消，因爲我發現牠們都狡猾而易驚，奔竄頗速，非常難捕。但是我仍舊不因此灰心，相信我一定可以打到一兩個。過了幾天，這個預料果然實現了，因爲當我稍稍熟習牠們的蹤跡之後，我便知道捉牠們的法子了。我注意假如我立和平地，牠們立在山上，牠們一定要駭然而逃，但是假如他們是在平地上吃草，而我是立在山上，他們便不會注意我。於是我便斷定他們由於視官的部位的關係，只能看見下面的東西，看不見上面的東西。因此後來我便利用這個方法，先爬到山上去，從上面打牠們；結果常常打到。我第一次向牠們放槍，便打殺一個正在哺仔的母羊，使我心裏

非常難受。但是當那老羊倒後，那小羊仍舊木立在他的身邊，一直等我把母羊提起來，還是不去。當我把老羊背在肩上，帶到家裏的時候，那小羊也隨我走到家裏。於是我便把母羊放在地下，把小羊抱起來，搗到籬圍裏面，希望把牠馴養起來。但是他無論如何不肯吃東西，因此，我祇好把牠殺死吃掉。這兩隻羊做了我許多天的食料，因為我吃得省，竭力要節省我的糧食，尤其是麵包。

現在住處既已築好，我覺得我急需弄一個地方生火，弄些燃料燃燒。關於我怎樣做這件事，怎樣擴充我的籬圍，並怎樣建設別的東西，我將詳詳細細的在下面敘述出來。但是在這以前，我必須先把我這時的心境略說一說，因為我相信可述的一定不在少數。

我這時覺得我的前途非常黑暗，因為我想暴風把我從中途驅到這個島上，使我遠離人類貿易之地，也許是一種天命，為的使我在這個孤寂的地方，孤寂的情形下終此一身。一想到這一層，我的眼淚就不由得奪眶而出；有時我便質問自己，為什麼造物要這樣摧殘他所手造的動物，使他這樣不幸，這樣孤立無援，這樣沮喪，以至使人找不出理由對他感謝。

但是我每次想到這裏，總立刻有些別的思想很快的跑到我的腦筋裏來，阻止這些思想，責備我。特別有一天，當我正攜着槍，在海邊散步，尋思着我目前的情形時，我的理智立刻向我解勸道：『對了，你這時情形非常孤寂。一點不假，但是請你想想，你們其餘人都到什麼地方去了呢？你們上小艇的不是十一個嗎？那十個到什麼地方去了？』

呢？爲什麼他們不被救，你不被淹死呢？爲什麼祇有你一個人活命呢？活着好呢，還是死了好呢？」於是我向海面指去。當我們遇到禍事的時候，我們應當注意牠裏面的禍事，並且注意牠後面的更不幸的事。

於是我又想到我這時一切維持生活的東西是如何充足。萬一那隻大船不從觸礁的地方被沖到海邊，使我有工夫把這些東西取出來，我又將怎樣呢？假使我現在還像我初次登岸的時候，沒有一點維持生活的東西，也沒有製造或採取這些東西的器具，我又將怎樣呢？「特別是，我對自己高聲說，『假使我沒有一隻槍，沒有一點軍火，沒有造東西的工具，沒有衣服、臥具、帳幕、或遮蓋的東西，我又將怎樣呢？』現在我卻一切都量數很多，即使當我的軍火用完時，也可以不用槍而自存；我相信在我死以前，不致有凍餓之虞；因爲我這時已經開始考慮到將來的事情，不但考慮到我的軍火用完之後，甚至還考慮到我的健康和精力衰老之後。

但是在我想這些事的時候，我卻從來沒有想到，我的軍火會被雷電炸毀，所以當雷電齊來時，這種思想使我非常吃驚。上面已經說過了。

我這時因爲要開始一個世人聞所未聞的憂鬱而平靜的生活，所以決定把事情從頭至尾，按着次序記下去；依我的計算我來這個可怕的島上的日子大約是九月三十日；這時那初入秋分線的太陽差不多正懸在我的頂上；所以依我算來，我現在是在北緯九度二十二分。

在我上岸十一二天之後，我忽然想到，我的書和筆墨既不多，一定會把時間忘記，把安息日和工作日弄混。

爲了防止這事起見，我使用我的刀子，在一個大柱子上刻上這幾字：『吾於一六五九年九月三十日來此，』把牠作成一個大十字架，安放在我初次上岸的地方。在這個方柱的兩邊，我每天用我的刀子刻一個斷痕，每七天刻一個大一倍的斷痕，每一個月刻一個再大一倍的斷痕，做成一個日曆計算着年月日。

其次要補敘的，就是在我從船上帶回來的許多東西中，還有幾件比較不值錢的，但是卻同樣有用的東西忘記寫下來，如同鋼筆、墨水、紙、船主、大副、噠手的包裹，木匠的私物，三四個羅盤，一些數學儀器、日規、望遠鏡、地圖、航海書籍。我不管有用無用，都把牠們拾在一處。此外我又找到了三本很好的聖經，牠們是隨着我的英國貨物來的；在我上船的時候，我就把牠們包在我的東西裏面。此外還有幾本葡萄牙書，其中有兩三本祈禱書和幾本別的書，我都把牠們小心的保存起來。此外我還不要忘記，我們在船上還有一條狗，兩隻貓，也值得一記。我把兩隻貓都攜到岸上；至於那條狗，則是在我第一次搬東西的第二天自動的跳下船來，酒到岸上，來找我的；他做了我許多年的忠僕；其實我也不想牠替我啣什麼東西，也不想牠替我做什麼伴侶；我祇想牠和我說話，但是牠卻辦不到。找到鋼筆、墨水、和紙之後，我用得非常節省。我知道假如我有墨水，我就可以把事情記得非常清楚；假使沒有，我就不能記；因爲我不會做一點墨水。

這使我想到，雖然我積的東西很多，我仍缺少許多東西，就中墨水就是一種；其餘如同挖土、或移土的鏟子、鶴嘴斧、鐵錐、針線等等，都還沒有。至於內衣，雖然不多，我卻不久便習慣了。

這種工具的缺乏使一切工作都進行的很慢，所以差不多費了一整年纔把我的小圍牆做完。那些木樁都很重，在樹林裏砍裂既費時間，搬回來尤其費時間，因此有時我差不多要費兩天的功夫把一個木樁砍好，搬回來，再費一天的工夫把牠釘到土裏面去。釘的時候我起初用了一塊很重的木頭，後來纔想到了使用鐵棒，但是用雖用了，釘木樁的工作仍舊一樣辛苦而厭人。

其實我既然有的是時間，工作厭人一點又有什麼關係呢？況且一旦工作做完，我倒沒有什麼專可作了，除了漫遊各處，尋找食物之外——這是我每天都要做的。

我這時開始嚴肅地考慮到我目前的情形和環境，決定把我每天的經過一一用筆寫下來；我這樣做其實也不是爲的留給後來的人看，因爲我相信以後不會有人來；我的動機不過爲的每天看看牠們，舒舒心胸而已。這時因爲我的理智已經能够遏制我的失望，我便設法安慰我自己，把我的福與禍，把我的幸與不幸都公平的列出來加以比較，使我可以知足：

禍

我已經被棄在一個可怕的孤島上，沒有重見天日的希望。

我現在零丁孤苦，困苦萬狀。

福

但是我卻活了，沒有像我那全船的同伴一樣被水淹死。

但是我卻從全船的水手中獨免一死；上帝既救我

我遠離人世，彷彿一個隱士，一個戍囚，
我沒有衣服穿。

不死，一定也可以救我脫離這境地。

但是我並沒有無衣無食，凍餓而死。

但是我卻是在一個熱帶氣候裏，即有衣服，也沒有用。

我沒有東西和方法可以抵禦野人和野獸的襲擊。

但是我卻是被棄在一個沒有非洲那樣的野獸的

我沒有一個人可以攀談，也沒有人安慰我。

島上。假使我在那裏覆了舟，我又怎麼辦呢？

但是上帝卻神奇地把船送到海岸附近，使我可以從裏面取出許多有用的東西，使我終生用之不盡。

總之，從上面看來，雖然世界上很少有我這樣不幸的情形，可是在這個情形之中，仍舊有些消極方面的事或積極方面的事，是應該感謝的。我希望世上的人都要以這個不幸的情形的經驗作為標準，無論在什麼境地中都要自慰，都要以福禍兩相比較。

我這時既已使我的心對於我的境地稍稍有了愛好，便把整天盼望着船來這類的事丟在一旁，開始籌畫度日的方法，籌畫改善生活的方法了。

我上面已經描寫過我的住所，牠是一個帳幕，靠近一個小山，四周被一個用木樁和鐵索做的堅固的籬笆繞

着。對於這個籬笆，我現在很可以稱牠爲牆，因爲我不久使用草泥在外面堆成了一個兩尺厚的牆，並且過了一年半之後，我又在牠和石壁之間搭了一些椽子，上面蓋上樹枝和遮雨的東西，因爲每年有些時候雨水很大。

我上面已經說過我怎樣把我的一切東西都搬到這個圍牆裏面，和後面的山洞裏面，但是我現在還應該補敘一句，就是起初這些東西都是亂堆在一處，雜亂無章，把我的地方通通佔了，使我毫無轉身的餘地。於是我便開始掘挖我的山洞，向深處掘去，因爲那山壁上都是很鬆的沙石，很容易挖掘。當我覺得我的圍牆已經可以充分地防禦猛獸的時候，我便向山壁的右邊挖去，然後又向右轉，一直穿到圍牆外面作成一個小門。

這不但使我有出路和退路（因爲牠是我的帳幕和貯藏室的一個退路），並且使我有貯藏東西的地方。這時我便開始製造我所須要的東西，如同椅子桌子之類，因爲假使沒有這些，我就不能夠享受世界上的幸福，沒有一個桌子，我寫字吃東西，或作別的事的時候，就沒有多大樂趣。於是我便開始工作起來。但是在這裏我不得不先聲明一句，就是我覺得推理既是數學的本質和原理，那麼假使我們對於一切事情都加以分析，加以比較，加以清楚的判斷，每人都可以有任何工藝學會。我生平沒有握過一次木匠的工具，但是經了長久的苦工、勤勞和用心之後，我竟漸漸覺得沒有一樣東西不會做了，尤其當我手裏有工具的時候。可是雖然我沒有工具，我也仍舊作了不少的東西，有些甚至是用一個飽子和一把斧子作成的；這費了我很大的勁，我想自古沒有人會這樣做過。譬如，假使我要一塊木板，我只好把一棵樹斫下來，把牠橫放在我的跟前，用我的斧子把牠的兩面削光，然後再用

我的鉋子把牠鉋平，用這種法子，我從一棵樹裏當然祇能做出一塊木板來，但是這也是除了忍耐之外沒有法子的事，正如我做一塊木板要和很大的時間和勞力一樣，反正我的時間和勞力都不值錢，無論用在那一方面都是一樣。

正如上面所說，我首先替自己作了一個桌子和一把椅子，原料是我從筏子上帶來的小木板，當我用上述的方法作了一些木板之後，我便做了一些一尺半寬的木架，一層一層的列在我的山洞裏，把我的工具、釘子、鐵器等等都分門別類地放在上面，爲的是便於取用。我又在牆上釘了許多小木塊，爲的好懸掛我的槍和其他應掛的東西。

所以假使有人看見我的山洞，他一定以爲牠是一個雜貨鋪。我這時因爲一切東西都安置得很有秩序，並且貯藏也很多，心裏覺得非常高興。

現在我覺得我應該開始把一天的事情作成日記，因爲我以前太忙，不但忙於工作，而且心情也不好，假使作日記，一定要記許多乏味的的事情。例如，我一定要記出九月三十日那天我怎樣上了岸，怎樣沒有被淹死，怎樣先把胃裏的海水吐出來，蘇醒了一會，又怎樣不知道感謝上帝，儘自扭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臉，大呼我的不幸，說我完了，我完了，一直到筋疲力竭，倒在地下休息，可是同時又不敢睡熟了，深恐被野獸吃掉。

過了幾天，雖然我已經上了船，搬所有的東西都搬了回來，可是每天總要作些傻事，整天爬到那小山的頂上，

呆望着海面，希望有一隻船出現，有時儼然覺得遠處有一個小帆出現，心裏高興異常，結果把眼都望花了，還看不見一隻船，於是我便坐在地下大哭起來。

但是當這些事都過去之後，當我把我的住處作好，爲我自己作了一個桌子，一把椅子，把一切都弄整齊之後，我便開始寫起日記來。關於這日記，我將在下面把他儘量地抄出來，（雖然牠要把上面說過的那些事情重複一遍，）因爲後來墨水完了，我也不得不中止了。

日記

一六五九年九月三十日。我，可憐而不幸的魯濱孫·克魯索，航行遇風，翻了船，全船皆已溺斃，自己亦幾乎喪命，本日來到這淒涼而不幸的島上，——我不知這島的名字是什麼，姑名之爲絕望島吧。

我整日悲痛着我這淒涼的環境，沒有食物，沒有居室，沒有衣服，沒有武器，沒有出路，沒有被救的希望，眼前祇有死，不是被野獸所吞，野人所嚼，就是凍餓而死。到了晚上，我因爲怕被野獸所食，便爬到一個樹上去睡，但是雖然整夜下雨，我卻睡得很熟。

十月一日，早晨睜眼一看，吃了一驚，因爲那大船已經被潮水所浮，漂得離岸更近了。這件事雖然使我在一方面很快慰（因爲我看見牠仍舊挺然直立，沒有被海浪打碎，很希望風息之後，可以上去弄些食物和日用品來救急，）一方面卻使我重新悲悼我的那些伙伴來，因爲，我想，假使我們那時都守在船上，我們一定可以救住我們的

船，至少他們也不至於被淹死；假使那些人不被淹死，我們一定可以用大船的殘餘部分造一個小舟，把我們載到別處去，我全日差不多都在沉思這些事；但是末了看見那船還很乾，我便走到那離牠最近的沙灘上去，泗到船上。本日全日落雨，雖然沒有一點風。

十月一日到二十四日。這幾天我每天到船上去，我把我能搬的東西都搬下來，用筏子載到岸上。這幾天雨水仍舊很多，雖然間或也有天晴的時候。以情形看來，這似乎是多雨的季節。

十月二十日。我把我的筏子和牠上面的東西都翻在水裏了，但是因爲是在淺水裏，並且那些東西多半很重，沒有飄去，我在潮落之後又完全把牠們拾起來了。

十月二十五日。雨落了一整夜，一整天，風也一陣一陣地刮，到了後來，風刮得愈大了，竟把那大船打得粉碎，祇有在退潮的時候，還可看到牠的碎片。我整日都忙着窺蓋我所弄下來的那些東西，防備牠們被雨所毀。

十月二十六日。我全日在海邊上跑來跑去，希望找到一個地方作我的住處，最注重的就是要防備野獸野人在夜間來襲。傍晚，我終於在一個小山的下面找到了我的地方，在那裏劃了一個半圓周作爲搭幕的地方，決定沿着那半圓周安上兩層木樁，盤上繩索，外面加上草泥，作成一個牆壘。

從二十六日到三十日，我工作的很勤，努力把我的東西搬入我的新居，雖然有時雨下得很大。

三十一日早晨，我攜槍向島內走去，一方面爲的覓食，一方面爲的查看地理。我打死一個母山羊，不料她的仔

羊竟也跟我回來，我因他不肯吃東西，祇好也把牠殺掉。

十一月一日。我把帳幕支在那小山下面，把牠支得非常大，又釘上幾個木樁，掛我的木床，在那裏作第一夜的睡眠。

十一月二日。我把我所有的箱子，板子，和做筏子的木塊，通通沿着我所劃的那個半圓周堆起來，作成一個籬牆。

十一月三日。我攜槍出遊，打死了兩個野鷄似的飛鳥，牠們的肉很好吃。下午開始做一個桌子。

十一月四日。本日早晨我開始規定出我的工作時間，我的出遊時間，我的睡眠時間，和我的消遣時間。我決定每天早晨，假如不落雨，攜槍出遊二三小時，然後從事工作，至十一點吃東西；從十二點到兩點午睡，因為島上天氣非常熱；晚上再工作。這兩天的工作時間全費在製造桌子上面，因為我是一個很笨的工人。不過後來日子久了，加以又有實際上的需要，我也成了一個完全的工人，正如任何人一樣。

十一月五日。本日我攜槍犬出遊，打死了一個野貓，牠的皮很輕，但是牠的肉卻毫無用處。我把我所殺的每一個動物的皮都剝下來，藏起來。回到海邊的時候，我看見許多種不知名的海鳥。後來又看見了兩個海豹，我因不敢斷定牠們是什麼東西，正想看個清楚，不料牠們卻猛的竄入海內，嚇了我一跳。

十一月六日。早晨出遊回來，我便繼續做我的桌子，把牠做完。桌子的成績不大使我滿意，但是我不久便把牠

改正好了。

十一月七日。天氣開始晴和起來。我把七日，八日，九日，十日，和十二日半天的工夫（因為十一日是禮拜日）都費來做一把椅子，費了很大的苦工纔略具形式，但是仍舊不能使我滿意，並且在做牠的時間我還把牠拆開過許多次。

附記：我不久便不守我的禮拜日了，因為我有時忘記去刻那木柱，竟把日子弄混了。

十一月十三日，本日落雨，不但使我胸懷大暢，並且也把地上的燥熱減退不少，不過落雨的時候電雷大作，使我非常為我的火藥驚惶，雨後我決定把我的火藥竭力分成許多小包，以免危險。

十一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在這三天中，我造了許多小的方匣，每匣大約容一磅左右的火藥。我把火藥裝入這些小匣，把牠們遠遠地分開貯藏。有一天我打到一個很大的鳥，肉很好吃，但我不知牠叫什麼名字。

十一月十七日。本日我開始挖掘我帳後的石壁，為的開闢新地，以求便利。

附記：在這個工作裏，我缺少三樣東西——一個鶴嘴斧、一把鋏、一個獨輪車或籃子。於是我便停了工，開始考慮怎樣彌補這個缺乏，做些工具使用。至於鶴嘴斧，我可以用那些鐵鈎子暫代。但是此外我還得要一個鐵鋏或鐵錘；這件東西很要緊，沒有牠我就不能工作；但是我又不知道怎樣做一個。

十一月十八日。本日我在樹林裏找到了一種木料，這種木料在巴西人們稱作「鐵樹」，因為牠非常堅硬。我

費了很大的勁，幾乎把我的斧子砍壞，纔把他砍下一塊來，接着我又費了很大的困難把他搬回家中，因為牠非常重。

一來因為木質太硬，二來又因為沒有別的法子，我費了很久的時間纔漸漸把他削成了一個鐵錐的形式，柄部和我們英國鐵錐完全一樣，不過闊端沒有鐵掌，恐怕不大耐用。雖然如此，牠卻正合我所需的用處。我相信全世界沒有一個錐子是這樣做成的，並且是費了這麼久的工夫做成的。

我現在仍舊沒有滿足，因為我還缺一個籃子或一個手車。我沒有法子做一個籃子，因為我沒有做編器的鞭枝，或者至少還沒有找出來。至於手車，我想我除了輪子之外，什麼都會做；但是關於輪子，我卻既沒有一點觀念，又不知道怎樣作，並且我也沒有法子製那輪子上的鐵軸。因此我便決定放棄這個工作，而製一個泥瓦匠運灰的灰斗似的東西來運我掘下來的石土。

這件東西製來並沒有製那籃子那樣困難；然而這件東西和那錐子，連同我試驗做手車時所費的時間，一共差不多費了我四天的工夫。這自然除開每天早晨攜槍出遊的時間，因為我很少早晨不出門，並且很少不打些東西回來吃。

十一月二十三日，因為要製這些工具，我把別的工作差不多完全停頓了。在這些工具製好之後，我便又繼續工作起來。我費了十八天的工夫，每天盡着我的精力和時候工作，把我的山洞向寬處掘，向深處掘，好使他便利存

我的東西，

附記：這些日子，我把我的山洞大加擴充，使牠成爲我的貯藏室、廚房、餐室、和地窖。至於我的臥室，我仍舊把牠設在帳幕裏，除了到每年雨水太大，帳幕漏水的時候。這使我後來把圍牆以內在頂上通通用長木棒搭成一些椽子，上面蓋上旗布和大樹葉，像一個茅屋一樣。

十二月十日。我還以爲我的洞窟已經修好了哩，不料本日卻忽然（我想也許是因爲挖得太大了）從上面落下來許多土，把我嚇了一跳；假使我當時立在下面，我一定用不着一個掘墓人了。這次災禍一發生，我馬上又有事了，因爲我不但須把那些鬆土弄出去，並且還須把洞頂支起來，省得再有這種事發生。

十二月十一日。本日我照着昨天的計劃開始工作，用兩根細柱支住天花板，又用兩塊木橫放在細柱上。第二天我把這一步作完，又用更多的細柱支住那些木板，不到一星期，便把我的屋頂弄穩了；那些細柱一行一行地立在那裏，同時也作了室內的隔扇。

十二月十七日。從本日到二十日，我在洞內裝了許多木架，並且在柱上釘了許多釘子，懸掛那些應掛的東西。現在我房裏已經開始就緒了。

十二月二十日。現在我把一切東西都搬到洞裏，並且開始修飾我的房子了。我把一些木板支起來，彷彿一個碗架，爲的擺列我的食物。木板開始缺乏起來，我又做了一個桌子。

十二月二十四日。全夜全日大雨，沒有出門。

十二月二十五日。整日落雨。

十二月二十六日。無雨，空氣清爽。

十二月二十七日。打死了一個小山羊，同時又打破了一個，而把牠捉住，用繩子牽回來。牽回之後，我便把牠的斷腿縛起來，夾起來。

附記：我對牠看護得非常小心，所以牠竟活了，並且腿也長好了，非常健壯。由於我的長期的蓄養，牠漸漸馴服起來，整天在我門口吃草，不肯走開。我現在開始覺得應該把這易馴的動物蓄養一些起來，使我在彈藥用完之後還有東西吃。

十二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炎熱無風；所以整天沒有出門，除了傍晚出去覓食。這些日子我都在整理室內。

一月一日。仍舊很熱；我除了早晚攜槍出去一次之外，中午祇睡在家裏。傍晚走到本島內部的山谷裏，看到許多山羊，雖然都非常易驚，不容易捕。我決定試試能否用犬來捕。

一月二日。照了昨天的計劃，我今天攜着狗出去，叫牠去追那些山羊；但是我錯了，因為那些山羊不但不退，反而向牠迎上前來，我的狗也知道危險，不敢走近牠們。

一月二日。我本日開始築我的圍牆，我因為恐怕被人襲擊，決定把牠做得非常堅厚。

附記：關於這個牆，我在前面已經描述過，所以現在我故意把日記中的這段刪去。我現在要說的，就是我一月三日到四月十四日，差不多沒有一天不在築這個牆，修這個牆，雖然牠祇是一個小小的半圓周，洞口正居中心，周圍不過二十四碼，半徑不過八碼。

我在這些日子工作得非常勤快，雖然被大雨阻礙了許多天，有時甚至一兩個星期。因為我覺得如果這個牆一天不築完，我就一天不得平安。我在每一件事上所費的苦工，簡直使人難信，這種情形尤以我把那些木樁從樹林裏搬出來釘到土裏的時候為甚，因為我總把牠們做得比所需的大些。

當我把這個牆築完了，並且把外面的泥牆疊起來之後，我便對我自己說，假使有人來到這島上，他們一定看不出這是住人的地方。證諸以後的事情，我這件事確實辦得非常好。

這些日子，在不落雨的時候，我總要到林子裏去遊獵，作些與我有益處的發現。最要緊的就是我發現見了一種野鴿。牠們是不像林鴿似的，在樹上作巢，卻像家鴿一樣，在石穴裏作巢。我捉了幾個小的，打算把牠們養起來。但是當牠們長大之後，牠們卻都飛了。我想這也許是由於沒有餵的緣故，因為我沒有東西給牠們吃。然而我卻時常找到牠們的巢，把小的取回來，因為牠們的肉很好吃。

由於我多日的理家的經驗，我發現我缺乏許多東西，有些都是我始終不能做的。例如，我永遠不能箍一個桶。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我有一兩個木桶；但是雖然我費上許多星期的工夫，我也不能用牠們來做一個新的。我既不能把牠的兩頭裝上，也不能把那些長板安在一處，使牠們不漏水；所以末了我便放棄了這個工作。

其次是，我非常缺乏蠟燭。所以每天一到天黑，——大概在七點左右，——我就得睡覺。我記得我在非洲冒險時作燭的那一大塊蜜蠟，但是我現在已經沒有了。我的唯一的辦法就是當我殺死一隻山羊的時候，把羊脂積下來，然後再用我在太陽光下晒成的一個小泥盞，加上一個蔴根的燈心，做成一個燈，這總算給了我一點光明，雖然牠的光沒有蠟燭那樣亮。

當我正在作這些事的當兒，我偶然翻翻我的東西，找到了一個小布袋。我在上文已經提過了，這個布袋原來是用來裝那些餵家禽的穀類的，並且還不是為這次旅行用的，還是為上次從里司本出發時用的。袋裏的一點穀類早已被老鼠吃光了，所剩的祇有一點塵土和穀皮。我因為想把牠作別的用，——我記得是用來盛火藥，因為我那時曾把火藥分開，怕被雷炸，——我便把那點穀皮抖在我的牆壁外面。

我拋棄這點東西的時候，正是在上面提到的那場大雨之前；那時我什麼都沒有注意，並且連拋棄東西的事都不記得。不料過了一個多月，我忽然看見一些青綠的莖子從地下冒了出來。我起初還以為牠是我以前沒有看到的草類，不料過了些時，卻使我大為驚愕，因為我看見那些莖子上又生出十幾個穗子，完全和我們歐洲的大麥，英國的大麥相同。

這時我心裏的驚愕和紛亂簡直無法形容。我這個人向來是離宗教很遠的；我心裏很少宗教觀念，對於我所遭遇的事，我也祇覺得我完全出於偶然，並不去追問造物對於這些事的用意，以及他處理世事的方針。但是當我看見地下生出大麥之後，——因為我知道這地方的天氣是不適於五穀的，並且我又一時想不起來牠是怎樣生出來的，——我便開始吃驚起來，心裏想也許是上帝故意使這種糧食自己生出來，使我在這塊荒土不至餓死吧。這使我心裏頗為感動，使我不由的流下淚來，於是我開始對自己慶幸起來，因為這種奇事竟會為我而生。更奇怪的是沿着那山根下面，我不久又看見了幾根稀疏的青莖，看來彷彿大米，因為當我在非洲上岸時，我曾在那裏看見過。

我這時不但認為這些穀類都是造物賜我的援助，並且還相信島上一定還有許多。但是雖然我把島上所到過的地方都走遍了，把每一個角隅都看過了，把每一個石塊都翻過了，我仍舊找不到一點。末了我忽然想到，我會把一袋雞食抖在那裏。這時我的詫異漸漸中止了；同時因為發現出一切都是平常的事，我對造物的感激心也減少了。但是實際上我仍舊應該像感謝奇蹟一樣的感謝那神奇的造物，因為那些被老鼠吃剩了的十幾粒穀種，居然還完整不毀，彷彿從天上掉下來的一樣，這不能說不是造物的功勞。況且牠之能夠生長出來，也是因為我湊巧把牠撒在山陰下的緣故；假使我把牠撒在別處，牠一定早已被太陽晒死了；這也不能說不是造物的力量。

到了六月底收穫的時期，我小心地把這些麥子的種子都收了起來。我把每一粒種子都存起來，決意把牠再

種一次，希望將來可以供我做麵包。但是我卻差不多過了四年纔吃到我的第一次糧食，並且還是吃得省。（關於這件事，我以後再慢慢說。）第一季由於種的不是時候，差不多把所有的種子都失掉了。因為是我在旱季之前種的，所以所種的都沒有出來，即使有的出來，也生得不好。

除了這些大麥之外，上面已經說過，地下還生了二三十根大米。我把牠們同樣地小心地保存起來，希望牠們以後作我的麵包糧食，因我經過一些時的試驗之後，我已經找出了一個不用火焙的烹法了。

現在且回到我的日記。

這三四個月來，我工作得非常努力，為的把我的牆築好。到了四月十四日，我終於把牠作成，預備不用門出入，而用梯子在牆上越過，為的使外面沒有住人的痕跡。

四月十六日。我把梯子做完了。我登着牠上牆，然後把牠從背後提起來，放在裏面。現在我的圍牆可以說十分嚴密了；因為牠的裏面地方既寬，外面除了從牆上越過來之外，沒有東西可以進來。

在這個牆築完的第二天，我幾乎把我的全功盡廢，並且險些喪掉我的性命。因為當我正在我圍牆裏面，在我的帳幕後面，在我的山洞口上忙着的時候，我忽然聽見一大堆石土從我的山洞裏和山崖上從我的頂上崩了下來，把我豎在洞裏的兩根柱子完全壓壞了。我嚇得不得了，但是還沒有想到到底是什麼緣故，祇以為是我的山洞的頂陷了，像以前一樣。我因為怕被埋在下面，便跑到我的梯子上面，但是心裏還覺得不大妥當，於是我便越過牆

來，因為恐怕山上的石塊流到我身上來。當我立在平地之後，我立刻便覺出是地震，因為我覺得我所立足的平地，在八分鐘之內搖動了三次，其震力足以把最堅固的建築震倒。這時一塊離我有半哩遠的海邊上的小山，突然震天動地的響了一下，倒了下來。同時我又看見海水也兇猛地震盪起來，使我相信海底的震動一定比島上大些。

我因為從來沒有經驗過地震，並且也沒有和一個經驗過地震的人交談過，這時簡直完全嚇昏了。同時地的震動又使我的胃難過得像暈船一樣，但是那小山的崩毀聲立刻便把我驚醒，把我從我的癡態中喚回，使我滿心恐怖；我心裏祇想着我頂上的小山要傾下來，要壓在我的帳幕上和所有的家具上，把一切都埋起來；我的靈魂重新充滿了失望。

當第三次震動過去，而不再震動之後，我的勇氣纔漸漸恢復起來。但是我仍舊不敢到牆根上去，因恐怕被那小山活埋起來。我祇是坐在地下，垂頭喪氣，心亂如麻，不知怎樣辦好。所有在這個當兒，我始終沒有一點宗教思想，除了偶爾說一句「上帝，可憐我！」即是這個，當地震過去之後也飛得沒有影子了。

當我正在這樣坐着的時候，我忽然看見天空漸漸起來黑雲，彷彿要下雨一樣。過了不久，風漸漸起來了，接着不到半小時便刮起可怕的暴風來了。這時海水也突然澎湃起來，海岸上盪滿了海水，樹木都被拔起來，風勢簡直大得可怕。這樣繼續了差不多三個小時，風勢纔開始減殺一些；又過了兩小時，風勢全止，開始下起大雨來。

在這期間，我祇是又懼又悲地在地下坐着，到了這時我纔想道，這場風雨既是地震的結果，那麼地震既已經

過去了，我也可以回到我的洞裏去了。一想到這裏，我的精神立刻又振刷起來了，同時又加上落雨的關係，我便回到我的帳幕裏坐下。但是雨太大了，我的帳幕幾乎要被牠沖倒，於是我又不得不走到我的洞裏，雖一方面心裏仍舊忐忑不安，唯恐牠從上面傾下來。

這場大雨逼得我做了一個新的工作：我在圍牆下面開一個小洞，彷彿一個小溝，把水放出去，免得牠把我的山洞灌滿。當我在山洞裏坐了一會，而不再感到地震時，我便稍稍安了一點心。我因為這時頗需要一點勇氣，便走到我的貯藏室裏，取了一點露姆酒吃下去，爲的好鼓勵鼓勵我的精神。我對於我的露姆酒非常節省，因為我知道我吃完之後就不會有了。

這場大雨當晚下了一整夜，第二天又下了大半天，因此我整天不能出門，心裏既已泰然了一點，我便開始計劃以後的辦法。我覺得假使這個島地震太多，我當然不能再在山洞裏生活，而應該在一塊平地上設法建一個小屋，四面圍上一個同樣的牆，以免野獸或野人的襲擊；假使我仍舊住在這裏，我一定遲早要被活埋。

這樣想着，我便決定把我的帳幕從本處移開，因為牠現在正立在小山的懸崖下面，假使一地震，那懸崖一定要落在我的帳幕上。於是我便把以後兩天——四月十九日和二十日——的工夫完全用在遷居的事情上面。

我因為生怕被活埋起來，幾乎每夜都不能安睡，同時想到將來要無屏無擋地到外面去睡的事，心裏又同樣的發愁。同時，當我四顧室內，看到一切是如何整齊，看到我自己是藏得如何嚴密，如何安全時，我簡直不願意搬了。

同時我又想到要建一個新的住宅需要很久的工夫，現在我必須冒着險住在這裏，一直等我建好我的別墅，能夠搬過去的時候再說。這樣決定之後，我的心也暫時安了一點，決定趕快像以前一樣，找一個地方用木樁鐵索等等築一道牆，築完之後，再把我的帳幕支在那裏，現在暫時冒着險住在這裏，等一切都弄好之後再說。這是二十一日的事。

四月二十二日。本日我開始設法實行我的計劃，但是我的工具卻大為缺乏。我有三把大斧子和許多小斧子（因為我們帶了許多小斧子和印第安人交易，）但是因砍那些多節的硬樹砍得太多了，已經通通有了缺口並且鈍了。雖然我有一盤磨石，我卻無法使牠轉動着磨我的工具。這件事使我很費了一些心思，正如一個政治家考慮一件大的政治關頭，或者一個法官判斷一個人的生死一樣。末了我便決定用一個輪子套上一根繩子，用腳去轉動牠，使我的兩手可以有空磨東西。

附記：我在英國從來沒見過這個東西，或者即使見過，也沒有注意牠是怎樣做的。此外，我的磨石又很大很重，沒有機器更難轉動。我費了整整一星期的工夫，纔把這個機器做好。

四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這兩天我忙着磨我的工具，我的機器非常應手。

四月三十日。我很久就覺得我所有的麵已經不多了，本日我把牠查看了一遍，決定減為每天祇吃一塊餅乾。這使我非常沮喪。

五月一日清晨向海面望去，看見海邊上有一個很大的東西，形狀彷彿一個木桶。走到近處，我看見一個小木桶和兩三片被大風吹來的破船的殘片。及至向那破船的沉沒處望去的時候，我看見牠彷彿已經升起了許多。我細查那被水沖來的木桶，只見是一桶火藥，但是火藥已經着了水，凝得同石頭一樣堅硬。雖然如此，我仍舊把牠暫時滾到岸，然後踏着沙土，向那破船所立的地方走去。

當我走近那破船時，我看見牠的地位已經大大地變更了。那船頭，以前本來是埋在沙子裏的，現在已經翹到六尺以上了。那船尾呢，因為在我離開牠以後被海水沖斷了，現在已經斜臥在一邊了。在船尾附近，沙子堆得非常高，所以那地方雖然以前積水很多，使我在四分之一哩內就要游泳，現在在潮落之後我竟可以一直走近船根了，我起初對於這個改變非常驚訝，但是不久便想到這是由於地震所致。那船因為被這個震動力所破，所以每天總有些東西從裏面漂出來，被風力和海水慢慢地沖到岸上來。

這件事完全把我的遷居的計劃打斷了。從當日起，我便想着到船裏去的方法，但是不久我便知道這是沒有希望的事，因為船的內部這時已經塞滿了沙子。但是我因為已經養成了一種對於任何事情都不失望的人，便決定把船上的一切都竭力拆下來，因為我相信這些東西將來在我一定多少有些用處。

五月三日，我用我的鋸把一根船骨鋸斷，這根船骨彷彿是支着那上甲板或後甲板的。鋸斷之後，我便努力從上面把那些沙子弄出來，但是不久潮就來了，所以我祇好暫時放棄我的工作。

五月四日我本日出去釣魚，但是沒有釣到一條我敢吃的，一直到我倦於繼續，正在走開的時候，纔釣到一個閃色魚。我用麻線做了一根很長的釣繩，但是我沒有鉤子。然而我時常釣得很多，很夠吃。我把牠們在太陽裏晒乾，吃乾的。

五月五日。本日本在破舟上工作，又鋸斷了一根船骨，從甲板上取了三塊樅木長板，把牠們捆在一處，在潮來的時候讓牠們漂到岸上。

五月六日。本日本又在破舟上工作，從上面取回來幾根鐵條和一些別的鐵器，工作得很辛苦，回來時非常疲倦，頗有放棄的意思。

五月七日。本日本又到破舟上去，但是心裏並沒有工作的意向。到了那裏，祇見破舟因為船骨被拆，已經坍了下來，壓在一處，內部露了出來，可以看到裏面。但是裏面已經充滿了水和沙了。

五月八日。本日本到破船上去，帶了一個鐵棒把甲板扭開，因為牠上面已經完全沒有泥沙了。我扭了兩塊板子下來，把牠們隨着潮水送到岸上。我把鐵棒留在那裏預備明天使用。

五月九日。本日本到破舟上去用鐵棒伸入牠的內部。彷彿探到了幾個木桶，我用鐵棒把桶上的泥沙弄開，但是卻打不開那些桶。同時我又探到了那捲英國鉛皮，並且已經撥動了牠，但是因為太重，搬不動。

五月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這幾天每天都到破船上去。弄回了一大堆木塊、木板、和一二百磅鐵

器。

五月十五日。我帶了兩把小斧子去，預備用一把小斧子的刃放在那捲鉛皮上，再用另一把去捶牠，試試能不能砍一塊鉛皮下來，但是因為牠上面大約有一尺半的水，竟無法下捶。

五月十六日。整夜風刮得很大，破舟被大浪所擊，彷彿更零爛了。我因為在樹林子裏打鴿子打得太久了，等到我要到破舟上去的時候，潮水已經漲上來了。

五月十七日。我看見有些破舟的殘片漂到岸上來了，那地方離我差不多有兩哩多遠，但是我決定要去看看牠們是什麼東西。到了那裏，祇見是一塊船頭上的木頭，但是分量非常重，拿不動。

五月二十四日。幾日以來，每天都到破舟上去工作，我用鐵棒把船裏面的東西扭開了許多，所以潮水一來，竟沖出來幾個木桶和兩個水手的箱。但是因為風向是從岸上來的，本日竟除了幾塊木頭和一桶巴西豬肉之外，沒有一點東西漂上岸來，並且那豬肉都給鹹水和沙子泡壞了。

到六月十五日止，除了覓食的時候外，每天總繼續着這個工作。在這幾天工作的日子中，我總把潮漲的時候規定作打獵的時間，為的是等潮退的時候可以工作。在這些日子中，我弄了許多木料和鐵器。假使我知道怎樣造船，這些木料和鐵器已經足夠造一個好的小艇了。同時我又前後弄到了幾塊鉛皮，一共幾乎有一百磅。

六月十六日。走到海邊上，我找到了一個甕。這是我到島上以後所看見的第一個，我覺得我之很少遇見這種

東西，也是由於我的倒運，並不是因為島上沒有；因為假使我是住在島的那一邊，我一定每天可以弄到幾百個，不過同時也要受害不淺。

六月十七日。我把那大甕拿來煮，在牠肚子裏，發現了六十個小蛋，我覺得牠的肉是我生平沒有嘗過的美味。因為自從我來到這可怕的地方之後，我除了山羊和飛禽之外，沒有吃過別的肉。

六月十八日整日落雨，沒有出門。這回的雨彷彿有些寒氣，身上時時覺得有點發冷；在這個緯度上，這是不大有事。

六月十九日。非常不爽，身上發抖，彷彿天氣很冷似的。

六月二十日。整夜沒有安眠，頭痛頗劇，全身發熱。

六月二十一日，非常不爽，想到自己的病中無援的淒涼的情形，驚恐欲死。自從在赫爾遇風後，本日第一次祈禱上帝，但是連自己都不知道說了些什麼，因為我的思想非常混亂。

六月二十二日。稍愈，但是中心時時驚懼。

六月二十三日。又重了，身上發冷發抖，接着是強烈的頭痛。

六月二十四日。大愈。

六月二十五日。生了很重的瘧疾。繼續了七小時，時冷時熱，過後又出了一些冷汗。

六月二十六日稍愈。因為沒有東西吃，攪槍出門。覺得身體很弱。但是終於是打了一隻母山羊，冒着困難把牠拖回來。烹燒了一部分，吃掉。心裏很想拿牠煮些湯，但是沒有鍋。

六月二十七日。瘧疾又發得非常利害，在床上躺了一整天，也沒吃，也沒喝。口裏乾得要命，但是因為身子非常虛，竟沒有力量起來弄點水喝。心裏想祈禱上帝，但是頭又很昏。及至頭昏過去了，心裏又想不起要說什麼；於是祇好躺在床上連連的喊着：『主保佑我，主可憐我，主饒恕我。』這樣喊了兩三小時，寒熱漸退，我纔昏昏睡去，一直睡到半夜纔醒。醒來時，覺得身上輕快了許多，不過身子仍舊很弱，並且口裏渴得要命。但是室內沒有水，祇好等到明天早晨再說，於是我又睡了。在這第二次入睡時，我作了一個可怕的夢。

我夢見還是地震之後那風雨大作的時候。我正坐在我腦外的地上，忽然看見一個人在一片火光中駕着一朵烏雲從天上降下來，踏到地上。他全身都像火光一樣，使我簡直不敢正視。他的面貌非常可怕，簡直無法形容。當他用腳踏到地上時，我彷彿覺得全地大震，空中閃滿了火焰。

他跨到平地之後，立刻便向我走來，手裏拿着一桿長矛，彷彿要殺我的樣子。當他走到前面的高崗上時，他便向我說起話來；但是他的聲音大得可怕，我幾乎被他嚇昏了，我所聽懂的祇是：『既然這一切事情都沒有使你痛改前非，你現在應該死了。』說完這話，他便舉起他的矛來把我殺死了。

我在這個可怕的夢中所感到的恐怖，簡直無法描述，因為雖然是一個夢，我卻夢想不到有這種恐怖。同樣地，

我也不能描述我醒來後知道牠是一個夢的時候腦筋裏所留的印象。

我是一個沒有一點神道思想的人。我小時從父親學的那一點，因為在這八年之內不斷地過着水手的罪惡生活，常川地同一些與我一樣罪愆深重的人來往，早已消磨完了。在這幾年之中，我不記得我一次想到仰望上帝，或者自省一下自己的行爲。我完全被一種心靈的愚蠢所蒙蔽，不知道好善，不知道惡惡。我完全變作了一個麻木不仁的罪惡的水手，既不知道敬畏上帝，又不知道感謝上帝的救命之恩。

在這幾年的災難中，我沒有一次想到牠們是上帝因為我反對父親或罪愆深重而給我的懲罰，是因為我過着罪惡生活而給我的懲罰。當我在非洲海岸亡命時，我簡直對於將來一點都不加思索；更不想求上帝指我一條明路，保佑我脫離四周的野人野獸的危險。我完全沒有想到有個上帝，有個造物；我的行爲完全像一個受着自然律支配的的獸類。祇聽着常識的指使，有時甚至連常識都不聽。

當我被那葡萄牙的船主從海裏救了起來，受了他的優禮而慈善的款待時，我心裏並沒有一定感激之心。在我後來翻了船，險些在這個島上溺死時，我也毫不悲痛，更不把這事當作一個報應；我祇是時常對自己說，我是個「倒蛋蛋」，是生來爲受苦的。

當我最初來到岸上，而發現別的人都淹死了，祇有我一個幸存時，我確實驚喜若狂。這種驚喜，假有上帝加以援助，本來可以變成一種感激之心。無奈牠不到一刻便回去了，祇剩了一種普通的驚喜；我祇以我的不死爲幸事，

既想不到那使衆人皆死，使我獨存的神靈的特恩，也不仰問造物爲什麼對我這樣憐憫；那種驚喜就彷彿普通水手們從覆舟中上了岸的快活一樣，喝一杯果汁酒，事情一過就忘完了。我的一生都是這樣過去的。

就是後來，我有時想到我的環境，想到我如何漂泊到這樣一個可怕的地方，遠離人跡，毫無出頭的希望等等，再一想到我目前的生活非常寬裕，沒有凍餓之虞，便立刻失去了悲愁之感，覺得心裏非常安適，專心致志地去做使自己生存的工作，一點也不覺得我的環境是上天給我的懲罰，或是上帝給我的報果。老實說，這種思想就從來沒有進過我的腦筋。

我在日記上已經提過了，當那禾苗初生時，我因爲覺得有點離奇，心裏不無影響，頗受了一點感動。但是當這點離奇的感覺失去後，我所受的印象也消失了。這個我也在前面記過了。

即以地震來說，雖然沒有事比牠更可怕，更與造物有關，可是在我頭一陣恐怖過了之後，牠給我的印象也立刻完了。我既不覺得上帝和他的果報的力量，也不覺得我目前的悲慘的地位是出乎他的手掌，就彷彿我自己是在一個極寬裕的環境中一樣。

但是現在因爲有了病，同時死的苦痛也漸漸呈到我的眼前來，並且我的精神也由身體的不爽而萎靡起來，我的體力也劇烈的因發熱而消盡了。我那久睡的良好心便開始醒轉來，開始責備我的過去的生活來，因爲在過去的生活中，我已經用非常的罪惡惹得上帝給我以非常的報果，對我這樣嚴酷。

這些思想在我生病的第二天和第三天中使我非常苦悶，並且在發熱和自責的交加中，我發出幾句類似禱告的話，這幾句話不能說是一個具有某種願望的祈禱，祇能說是一種恐怖和悲痛的呼聲。這時我的思想非常混亂，我的心裏深深地感到有罪；一想到自己要在這種不幸的情形下死去，我的腦袋便充滿了恐怖的影子。在這種方寸混亂中，我簡直不知我的舌頭要說什麼話，我祇是一味的喊着：『主啊，我是怎樣一個不幸的人，假使我真病了，我一定要因無人照料而死，我將怎麼辦呢？』我的眼淚從我的眼眶中流了下來，我半天說不出話來。

在這個關節，我忽然想起了我父親對我的忠告，同時又想起了我在本書開頭提到的那幾句預言：假如我作出這種愚蠢的事來，上帝一定不會保佑我；當我呼救無人時，我一定會有日子後悔自不聽他的勸告。於是我對自已大聲說：『你看，現在我父親的話果然實現了。上帝已經報應了我，我現在沒有一個人來救我，來聽我的話，造物的心思本是把我放在一個快活安樂的環境，但是我負了牠，我既不肯去認識牠，又不肯從我父母的口中知道牠的好處。我讓我的父母爲我愚蠢的行爲悲傷，現在我也因之悲傷不已。他們的扶助，本來可以使我成家立業，事事如意，但是我卻拒絕了他們，祇落得現在有天大的困難要去克服，沒有一點援助，沒有一點安慰，沒有一點忠告。』於是我大叫道：『主救救我吧，因爲我現在是在大難之中啊。』

這是我多少年以來的第一次祈禱，假如我能稱牠爲祈禱的話。

現在回到我的日記吧。

六月二十八日。我因爲一夜的睡眠已經使我精神好了一點，並且寒熱也完全退了，本日便起了床。雖然惡夢給我的恐怖非常大，可是不久便想到瘧病明天一定還要再犯，現在正應弄點東西以備我病時之用。我第一先把一個大方瓶子裝滿了水，放在桌子上，使牠離我的床不遠。爲了消滅水裏的寒性起見，我又傾了四分之一品脫的露姆酒進去，把牠們混在一塊。然後我又取了一塊羊肉，在火上把牠烤熟，但是我卻吃不下去。接着我又到外面散了一會步，但是覺得身子非常弱，同時一來因爲想到自己的不幸的情形，二來因爲擔憂着明天發病，心裏覺得非常愁苦，非常憂悶。到了晚上，我用三個鼈蛋在木炭中烤熟，剝皮吃了，作爲晚飯，以我所記得的來說，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塊求上帝賜過福的肉類。

吃完之後，我想散散步，但是覺得身子非常虛，幾乎擡不動槍，（因爲我是沒槍從來不出門的。）因此我祇走了幾步，便在平地上坐了下來，望着那展在我面前的平滑的海面。正這樣坐着，我忽然想起了一些這一類的思想。我整天所常見的這個大地和大海到底是什麼東西呢？到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我又是什麼東西呢？這一切野馴兇善的動物都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無疑地，我們通通是被一個隱密的神方造出來的。這個神方同時也造了陸地、大海和天空。但牠又是誰呢？

這時我們當然要想道：『這些東西都是上帝造出來的。』但是，假如這些東西都是上帝造出來的，那麼，他一定也要支配着這些東西和與這些東西有關的一切事情了。因爲上帝既能造出萬物來，當然也有能力來支配他

們了。

假如真是這樣，那麼，在他手造的東西中，當然沒有一件事的發生不是他所知道的，或他所指定的了。

假如沒有一件事的發生不是他所知道的，那麼他自然也知道我現在是在這個島上，是在這可怕的情形之下了。假如沒有一件事的發生不是他所指定的，那麼我這些災難自然也是他所指定的了。

我覺得在我腦子裏再也找不出別的理由來推翻這個結論；因此我更加相信我之遭遇這些災難，都是由於上帝的指定；我之陷入這種苦境，都是由於他的指導；因為他不但對我有這種特權，並且對世上一切事情都有這個特權。

於是我又想：「上帝爲什麼對我這樣呢？我到底做了什麼惡事，以致受這種罪呢？」

這時我的良心突然把我的話打斷了，好像我說了什麼褻瀆的話似的；我彷彿聽見他對我說：「你這惡人！你問你做了什麼惡事嗎？回頭看看你半生的罪惡吧，問問你自己你什麼惡事沒有做過？你問問：爲什麼沒有早早死掉？你爲什麼沒有在雅莫斯淹死；當你們的船被沙利戰船俘擄時，你爲什麼沒有戰死？你爲什麼沒有被非洲的野獸吃掉？當你的全船都死了，祇剩下你一個人時，你爲什麼沒有在這島上被淹死？你可曾問過：「我作了什麼好事呢？」

這樣一想，我就彷彿一個受了驚的人一樣，不覺呆住了；一句話也不說，更不回答我自己，祇是愁眉不展地立

起身來，走回我的住所，從牆上越過去，彷彿要去睡覺一樣；但是腦子裏又很亂，無心去睡；於是我便坐在椅子上，把燈燃上；因為這時天已經黑下來了。我因為心裏時時擔驚着舊病復發，偶然想到巴西無論什麼病都吃菸葉，不吃藥，我爲什麼不試試呢？我在一個箱子裏有一捲熟菸，還有些生菸。

於是我便跑去取菸，就彷彿受了上帝的指導一樣；因爲在那箱子裏，我不但找到了肉體的藥，也找到了靈魂的藥。當我把箱子打開，找到了我所找的菸葉後，我看見我所藏的幾本書也在那裏，便取了一本聖經出來，這些聖經，一直到現在，我一向沒有工夫去看，沒有心去看。於是我便把牠和菸葉都取出來放在桌子上。

我不知道菸葉對於我的病有什麼用處，我也不知道牠對於我的病有好處沒有。但是我卻試驗了各種方法來吃牠，就彷彿牠對我一定有效力似的。我首先扯下一片來，放到嘴裏去嚼；這使我的頭立刻昏了起來；因爲這批菸葉是既清又烈，並且我又沒有吃煙的習慣。接着我又取了一點，把牠在露姆酒裏浸了一兩小時，預備在臨睡的時候服下去。最後我又在一盆煤裏燃了一些，把我的鼻子放在牠的煙子上，竭力地忍受着牠的熱度和窒塞。

在行着這些療法的時候，我把聖經取到手裏，開始閱讀，但是我的頭這時被菸葉弄得非常昏，簡直——至少在當時——無法看書。偶然把書翻開，首先呈到我的眼前的這句話：「並且在患難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榮耀我。」（註二四）

（註二四）見舊約詩篇第五十篇第十五節。

這句話對於我非常切合，在讀的時候給了我一個很深的印象，雖然這印象還不如後來那樣大。因為對於獲救一節，我可以說毫不動心。在我的觀念中，這件事實在太遠了，太不可能了，所以正如以色列人當上帝答應他們有肉吃的時候說，「上帝在曠野能擺設宴席嗎？」（註二五）一樣，我也說，「上帝能從這個地方把我救出去嗎？」並且又因為這件事一直到許多年以後纔有希望，這句話差不多時常在我的腦子裏出現。但是，雖然如此，前面的那句話仍舊給了我一個很深的印象，並且使我時常拿牠默想。

（註二五）

見詩篇第七十八篇第十九節。

這時天已經晚了，我因為頭被菸葉燻得非常昏，很想睡覺。於是我便把燈留在洞裏，防備晚上起來要什麼東西，然後上床睡了。但是在臨睡之先，我做了一件我生平沒有做過的事情：我跪在地下，禱告上帝，求他答應我，假如我在患難中去找他，求他務必救我。這斷續不全的禱告做完之後，我便把那浸了菸葉的露姆酒喝了下去；酒性非常兇烈，並且菸味刺人，使我幾乎喝不下去。喝完之後，我立刻便上了床。不到一會，我便覺得牠在我的腦子裏劇烈的活動起來，使我沉沉睡去，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三點鐘纔醒。不，我甚至疑心我第二天又睡了一天一夜，一直到第三天三點鐘纔醒；否則我簡直不知道幾年之後我為什麼發現我的日曆少記了一天。因為假使我忘記劃記號而少記了牠，我一定不止少記一天。但是我總是少記了一天，並且不知道怎樣少記的。

總之不管是怎樣的吧，在我醒來時，我覺得身體非常輕爽，精神非常煥發。起床後，我覺得我的體力已經比前

一天強了許多，並且胃口也好了一些；因為我已經覺得餓了。簡而言之，我第二天簡直沒有犯病，一切都見好；這是二十九日。

三十日病況繼續良好。我攜着槍出去走了一會，但是我卻不想走遠。我打了一兩隻頗像鴨鵝的海鳥，把牠們帶回家來，但是心裏卻不想吃牠們。因此我又吃了幾個鼈蛋；味道很好。晚上我把那藥——就是把菸葉浸在露姆酒裏——吃了一次，因為我覺得牠前一天對我很有好處；不過我並沒有吃得像以前那樣多，並且也沒有嚼什麼菸葉，或者用煙子燻我的頭。

可是第二天，即七月一日，我的病況卻並不像我所預料的那樣好；因為又發了一小陣冷；但是並不利害。

七月二日。我又把我的藥用三種方法服用下去，把自己醉得像前次一樣昏；此外更把喝的分量加了一倍。

七月三日。從本日起，我的病完全不見了，雖然以後過了幾個星期，我的體力纔告復元。當我正在這樣修養着的時候，我的腦子時時地想到這句聖經上的話：『我將救你。』我因為腦子深深地感到獲救之不可能，簡直不敢去妄想牠。但是當我正在因這些思想而自餒的時候，我忽然悟到，我只顧到注意我從這島上獲救，竟沒注意我已經獲到的拯救了。於是我便用這些問題來問自己：我沒有從疾病中獲了救，神奇的獲了救嗎？我沒有從最不幸的、最可怕的境地中獲了救嗎？我對牠注了什麼意呢？我可曾盡了我的本分了嗎？上帝已經救了我，但是我卻沒有讚美他。換一句話說，我對於這件事都不知道感激，怎麼能够去希望更大的拯救呢？

這使我心裏非常感動；我立刻跪在地下，高聲的對上帝致謝，感謝他使我的疾病痊愈。

七月四日早晨我把聖經拿在手裏，從新約讀起，開始嚴肅地讀下去，並且自己規定，每天早晚一定要讀一會，不限章數之多少，祇以自己的精神的貫注為標準。這個工作我不久便正經的開始作了；但是我卻覺得我的心靈對於我過去的罪惡更為關心。我那夢中的印象時時重現出來，『這些事都沒有使你悔改，』這句話時時在我的腦子裏穿過。有一天，就彷彿天定的一樣，當我正在熱烈地求上帝給我懺悔的當兒，我在讀聖經的時候，忽然看見了這句話，『他（即耶穌——譯者）就是被上帝所高舉的，叫他作君王，作救主，給人懺悔，給人救罪。』（註二六）於是我把書拋在一邊，把我的心和手舉向天上，大喜若狂地高聲喊道，『耶穌，大衛的兒子耶穌，你被選的王和救主啊，給我懺悔吧！』

（註二六）見新約使徒行傳第五章第三十一節。

嚴格地說起來，這可以說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祈禱；因為我現在在祈禱時真正的感到了我的地位，並且由於上帝的言語的鼓勵，真正地抱着一種聖經精神的希望。從這次起，我纔可以說開始希望上帝對我垂聽。

現在我對於上面提到的那句話，即『到我這裏來，我將救你，』開始用一種與前不同的意義來解釋了。因為在以前我簡直不懂什麼是獲救，除了被上帝從這個島上救出去一事外。因為雖然我在這地方可以無拘無束，這個島卻無形中是我的一個牢獄，並且是世上最壞的牢獄。但是現在我卻用另一種看法來看牠了。我現在覺得我

的過去的生活太可怕了，我的罪孽太深重了，所以一心祇想上帝來滅除這些使我晝夜不安的罪行，別無所求。至於我的孤獨的生活，我認為簡直不算什麼。我甚至連祈禱上帝把我從這裏救出來都不祈禱，連想都不想。我覺得把牠比起我的罪行來，牠簡直不算什麼。我之所以寫出這麼一大套來，就是要提醒那些讀到本書的人，使他們知道，假如他們真能洞悉世事，他們就要覺得被上帝從罪惡中救出來比被上帝從患難中救出來還有福。

17 現在讓我們把這些話暫且擱起來，回到我的日記吧。

我的境況，現在雖然在生活上仍舊不減以前的困苦，在精神上已經舒適得多了。我的思想由於時常讀經，時常祈禱的緣故，已經漸漸和一些較高的事物接近了，我覺得內心裏有一種很大的安慰，一種我以前所不知道的安慰。同時，因了我的健康和體力的恢復，我已經奮力去製造那些我所缺乏的東西，竭力使我生活井然有序。

從七月四日到十四日，我差不多每天都拿了槍到外面去散步，每次祇走很短的路，如同一個病後修養體力的人一樣。因為我這時的萎靡和虛弱簡直難以想像。我所用的這種療法可以說是完全別開生面的，也許以前簡直沒有人用牠治過瘧疾，所以我也不能因為這次試驗成功，就把牠介紹給別人。牠雖然把我的病除了根，卻也使我的身體虛弱不少；因為在病好之後許多時，我的筋肉和四肢還時常拘攣。

我從這場大病裏還學到一點知識，就是在下雨的日子中——尤其在那些夾着暴風的大雨中——出門對於我的健康是最有害的。因為乾季的雨多半是夾着這種暴風雨的。所以我覺得這時的雨比九十月間的雨更為

危險。

我自從來到這個不幸的島上之後，到現在已經有十個多月了；一切被救的可能性都似乎從我身上奪走了；並且我也堅決地相信，人類的足跡以前從來沒有到過這個地方。現在我的住處既已差不多照着我的計劃安好了，我心裏頗想再把這個島的地勢作一個更完滿的調查，看看還能不能發現出什麼別的出產，因為這事我到現在還毫無所知。

我開始對這個海島作一個更詳細的調查，是在七月十五日。我首先走到我以前泊筏子的那個河口上。在我沿着牠向上走了二哩之後，我發現潮水的升漲就在那一帶中止了，所剩的祇是一條很細的小溪，溪水清鮮可愛。但是因為這時正是無雨的節季，溪裏有些地方簡直一點水都沒有，或者即使有，也流得看不出來。

在這小溪的岸上我發現了許多可愛的草原，又平又滑，覆着綠草。在那接連着高地的，沒有被水泛濫過的部份，我發現了許多菸葉，油綠綠的，生在又大又壯的莖上。此外還有許多我沒知道，我不認識的各種植物，也許各有其用，不過我不知道罷了。

我想找找 *Cassava* 的根，因為熱帶的印第安人總拿牠來做麵包，但是卻找不到。我看到許多很高的蘆薈，但是當時還不認識牠們。我又看見了幾棵甘蔗，然而都是野生的，並且因為沒有人工培植，都不大好。我對於這些發現認為非常滿意，在歸家的路上，我心裏默想着用什麼方法纔可以知道我所發現的果子和植物的性質和用

處；但是卻得不到結論。總之，我在巴西的時候觀察得太少了，所以對於野外的植物都不大知道，不能在這危難之中對我有什麼用處。

第二天，即十六日，我又尋着舊路走去。當我比前一日多走了一程之後，我發現那小溪和草原都開始稀少起來，而地上的樹木卻漸漸多了起來。在這一帶，我找到了許多不同的果子，尤其在地下發現許多瓜類，在樹上發現了許多葡萄。葡萄蔓在那些樹上攀得非常密，纍纍的葡萄生得非常茂盛，又熟又大。這是一個出人意外的發現，我心裏非常高興。但是這時我的經驗警告我，叫我不多吃，因為我記得當我在巴爾巴利海岸的時候，有幾個在那裏做奴隸的英國人，因為吃葡萄吃多了，都患痢疾和熱病死了。但是我對於這些葡萄卻想了一個很好的吃法，那就是把牠們在太陽下面晒乾，把牠們製成葡萄乾，這樣藏到沒有葡萄的時候，一定又滋養又可口。

我當晚就留在那裏，沒有回家。這大概是我第一個住在外邊的晚上。到了夜間，我用我的舊法子，爬到一棵樹上去。我通夜睡得非常好。第二天早晨，我又繼續着我的探險，向前走去。以那山谷的長短來計算，我大概走了四哩左右。我的方向是正北；在我的北邊和南邊，都列着蜿蜒的小山。

當我走完了這一段路時，我看見一片空地。這裏的地勢彷彿向西面坡下去；一股清泉從我身旁的山坡下流出來，向東方流去。一望望去，這片田野是這樣清新，這樣青綠，這樣繁茂，並且一切都碧油油的，充滿生氣，簡直像一個人工的花園。

我向這可愛的山谷走下幾步去，帶着一種私心的愉快（雖然其中還雜着別的苦惱的心情）來望着牠，心裏想，這一切現在都是屬於我的，我是這地方的絕對的君主，對這地方有所有權，並且假如我能把牠搬走，我還可以把它傳給子孫，像一個英國的封建地主一樣。在這一帶，我看到了許多椰子樹，檸檬樹，和橙子樹；不過都是野生的，很少生果子的——或者至少在我看見的時候是這樣。可是我所採到的白檸檬，卻不但好吃，而且很滋養；我後來把牠們的汁和水攪在一起，吃起來又滋養，又清涼，又爽人。

我覺得我現在必須費些工夫把這些果子採集下來，運回家去；我決定把葡萄，白檸檬，和檸檬存起一些來，供我在不久就要到來的多雨的節季中食用。

爲了這個目的，我擇了一個地方，把葡萄積了一大堆，又擇了一個地方積了一小堆，又擇了一個地方堆了許多白檸檬和檸檬，然後又每樣取了一點，帶在身旁，向家中走來，決定下次帶些口袋之類的東西去，把其餘的運回來。

於是，經過了三天的旅行，我又回到家裏——我的帳幕和我的山洞。但是，還沒有到家，我所帶的葡萄就已經壞了；牠們已經因爲過分圓熟和水分太多的關係而破裂，而磨傷，沒有什麼用處了。至於那些白檸檬，牠們仍舊很好，雖然我帶的沒有多少。

第二天，即十九日，我做了兩個小口袋，回到那裏，預備去運我的收穫。但是當我走到我那堆葡萄那邊時，我不

覺吃了一驚，因為當我採集牠們的時候，牠們都很圓很好，而現在牠們卻成了四分五裂，一片狼藉，這裏一點，那裏一點，並且有許多都被吃了。看到這種情形，我馬上便斷定這是附近的獸類弄的；至於是什麼獸，我卻不得而知。

我因為發現把牠堆在一處，或用口袋裝回家，不是有被吃的危險，就有被壓壞的危險，於是便想了一個新的法子出來：我採了許多葡萄下來，把牠們掛在樹木的細枝上，把牠們晒乾。至於那些白檸檬和檸檬，我則把牠們盡量的帶回來。

當我從這次出門回來的時候，我想到那山谷的出產的富裕，地勢的明媚，避雨的方便，和樹木的繁多，心裏非常高興，覺得我所擇居的地方真是全島最壞的部分。於是我便開始計劃搬家，預備在那沃富的部分找一個與我現在的住所同樣安全的地方。

這個念頭在我的腦子裏時時地盤旋；並且有很久的工夫，我因為被那地方的可愛處所誘，對於這個念頭很喜歡。但是當我仔細一想之後，我便開始覺得牠有點不妥了。我覺得我現在住在海邊，至少對我有點好處；也許有別不幸的人遇到與我相同的惡運，被漂到這裏來。雖然這種事是非常不容易有的，可是總比把我自己放在那山崗森林之間，島的內部好些，因為那樣我就不會替我自己加了一層牢籠，不但使這種事成為不容易的，簡直使牠成為不可能的了。所以我無論如何不能搬家。

雖然如此，我爲了太迷戀那片地方的緣故，在七月一個月中差不多常常到那裏去。並且雖然我經過仔細的

考慮之後，決定不去搬家，我仍舊在那裏爲自己建了一個茅屋，並且用一堵堅固的圍牆遠遠地圍在牠的四面。這圍牆是一堵雙重的籬笆，高得剛剛使我攀得上，樁子都釘得很堅固，樁子中間塞着樹枝。我睡在裏面十分安全，有時差不多在裏面睡兩三夜。出入總是用梯子，像從前一樣。因此我覺得我已經有了別墅，有了海邊別墅了。這個工作一直使我作到八月初間。

當我剛剛把我的壁壘築完，正要享受幸福的時候，天便下了雨，使我困在舊居裏，不得出門。因爲雖然我在新房子裏也用一塊帆布做了一個帳幕，並且把牠支得很好，我卻沒有小山來擋大風，並且當雨下大了時，也沒有山洞可避。

我上面已經說過了，在八月初間，我建好了我的茅舍，開始要享福了。在八月三日，我看見我所懸的葡萄都完全曬乾，成了很好的葡萄乾；於是我便動手把牠們取下來。我覺得我這件事作得非常可喜。因爲假如我不把牠們取下來，那緊接而來的大雨就要把牠們都毀了，我的冬季的食物就要損失大半了；因爲我差不多有兩百多束。我剛把牠們取下來，剛把大部分運到我的洞裏，天就開始落起雨來；從這時——八月十四日——一直到十月中旬，差不多每天都要落些；有時落得非常猛，使我好幾天困在洞裏不能出去。

在這一季裏，我的家畜增加得使我吃驚。先是我家裏有一隻貓忽然跑得不見了；我有許多日子沒有聽到牠的消息，心裏以爲牠已經死了；不料到了八月底，牠忽然出我意料之外地帶着三個小貓回來了。我覺得這件事非

常奇怪，因為我家的兩隻貓都是母貓，這次這隻貓生了當然是和野貓配的；雖然我前也用槍打死過一隻野貓，可是我總覺得牠和歐洲的貓是異種的，然而現在這些小貓的樣子都與大貓完全相同，一點都不差。由這三隻貓，我後來弄得滿屋都是貓，以致使我不得不把牠們當作害蟲，當作野獸來殺死，並且竭力把牠們從我的家裏趕出去。

從八月十四日到二十六日，大雨不住的落着，使我不能出門，因為我現在非常小心，怕把身體弄濕。在這幽居的期間，我的糧食漸漸缺乏起來了。我冒險出去兩次，第一天打死了一隻山羊，第二天（即二十六日）找到了一隻大鼈，——這對於我實在是美饌。我的糧食是這樣分配的：我早餐吃一把葡萄乾，中餐吃一塊烤羊肉或烤鼈肉，（因為不幸我沒有器皿來蒸煮，）晚餐吃兩三個鼈蛋。

在我被雨所困的期間內，我每天動手擴大我的山洞，漸漸把牠向一邊開闢，一直開到山外面，在圍牆的外面開了一個門，使我可以從那裏出入。但是這樣敞豁豁地睡覺使我非常不安；因為我以前總是睡在一個四面不通的圈子裏，而現在我卻睡在一個敞豁豁的地方，任何東西都可以來襲擊我。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又看不到什麼可怕的動物，因為在島上所看見的最大的動物不過是山羊。

九月三十日。我現在已經到了我上岸的一週紀念了。我把我那木柱上的刻痕算了一算，整整有三百六十五日，我把這天定為齋戒日，在這天裏舉行宗教儀式，用着謙卑的心情，跪伏在地上，對上帝懺悔我的罪惡，承認他對

我的懲罰，求他看在那耶穌基督的面上，憐憫我。從早晨到晚上，我差不多一點東西都沒有吃，一直到太陽落山，我纔吃了幾塊餅乾，一把葡萄乾，上床睡覺。

我很久以來都沒有守安息日，因為我起初腦子裏沒有宗教觀念，不久便忘記把安息日的刻痕刻長一點，去記每個星期，末了簡直不知道那天是那天了。但是現在算了算日子，已經有了一年，於是我便把牠分成星期，每七天留出一個安息日來。不過算到末了，我發現我少記了一兩天。

在這事以後不久，我的墨水開始缺乏起來了，因此我便決定更儉省地去用，祇把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寫下來，不去記每天的瑣事了。

我現在已經開始漸漸尋出多雨的節季和無雨的節季，並且設法把牠們劃分出來，以為事先的預防了。但是這個經驗卻是用了很大的代價纔買來的。我在下面所要敘述的事情，是我到島上以來的最使人灰心的一次嘗試。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我曾收藏過幾個大麥和大米的種子；這些種子是我以前認為突然從地裏面自己長出來的，大概有三十棵大麥，二十棵大麥。現在大雨已過，太陽正在向南移動，我覺得正是播種的時候。於是我便找了一塊土地，用我的木鏟把牠努力掘鬆，又把牠分為兩部，然後把我的糧種播上。當我正播着的時候，我的心裏偶然想道，我還是不要把牠完全種上好，因為我現在還不知道我什麼時候種纔好；於是我便把種子播了三分之二，每樣留一點。

我後來對於這個辦法非常滿意，因為我這次所種的，一粒都沒有出來。因為在種後的幾個月裏，土壤沒有雨水，不能幫助牠們生長，都沒有長來。

我見我的第一次的種子沒有長出來，一想一定是由於太旱的緣故，於是便想找一塊陰濕的土地，再試一回。在二月裏，在春分前幾天，我在我的茅舍附近找了一塊地，把牠掘鬆，把其餘的種子種下去。這次因為有三四月的雨水灌溉牠，不久便欣欣地長了起來，結了很好的穀子。但是因為所種的很少，我的收穫每樣差不多祇有半升光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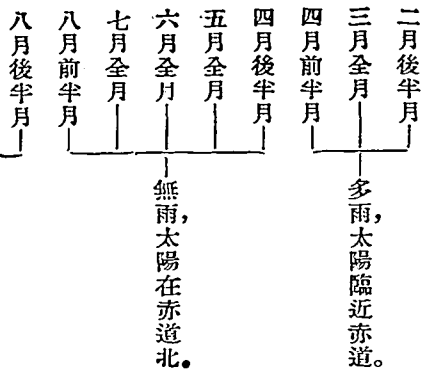
但是由於這次的經驗，我竟對於這件事情完全熟練起來；我知道什麼時候該播種，並且知道我每年可以播兩次種，收穫兩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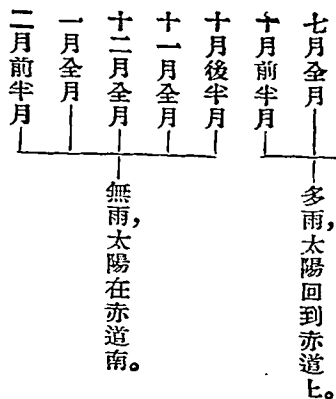
在這些莊稼正在長着的期間，我作了一個後來對我很有用處的小發現。當連綿的大雨漸漸過去，天氣開始穩定了之後，正是十一月左右，我到我那內地的茅舍裏去了一次。在那裏，雖然我已經好幾個月不去了，一切都仍舊像我離開時一樣。我所建的那個圍牆，不但堅固完整，並且連那些從附近的樹上砍下來的木樁，也都發了芽，生出很長的枝子來，彷彿在前一年被修過的柳樹似的。我說不清這些木樁是從什麼樹上砍下來的。看見這些小樹都活了起來，我心裏又驚又喜。於是我開始剪修牠們，竭力使牠們隨着我的意思生長。這樣不到三年，牠們長得簡直美麗得難信。雖然我的籬笆是一個直徑二十五碼的圓圈，這些樹卻把牠完全遮住，使牠成爲一個整個的蔭地，

可以使人在無雨的節季居住。

這使我決定再砍些木樁，繞着我的圍牆——即我舊居的圍牆——照樣做一個半圓的籬笆。這個計劃我不久便實行了。我把那些木樁植成兩行，離開我的舊牆大約八碼左右。牠們不久便長了起來，先是作了我的住宅的頂蓋，後來又作了我的防線。關於這些，我以後將慢慢地敘來。

我現在覺得這島上的節季不能像在歐洲一樣，分爲冬夏，而應該分爲多雨季和無雨季；分法如下：





有時多雨季的長短因風勢的關係而不同；但這不過是我的大略的觀察而已。我自從由經驗上知道了在雨中出門的害處之後，便設法在事先把糧食都預備好，以免臨時出去。在落雨的月份中，我總是竭力坐在家裏。

我在這個時間內找了許多工作（並且是很適於這個時間的工作）來做，因為我有許多東西是必須用很大的勞力和苦心纔能做出來的，現在很可以做。例如，我試過許多法子來做筐子，但是我所弄到的細枝都非常脆，簡直沒有用。我覺得有一件事對於我現在非常有益，就是當我是小孩的時候，我常喜歡到我們鎮裏的製筐匠那裏，看着他編織東西；我因為對於他們的做法看得非常熟習，有時甚至去幫他們做一兩手，所以對他們的方法盡得其妙，祇要有原料就可以做。這時我偶然想起，我砍木椿的那種樹的細枝也許會像英國的柳樹那樣柔韌，於是

我便決定去試一試。

於是第二天我便到我那所謂別墅的房子那裏，砍了一些很小的細枝下來；砍下來之後，我發現牠們果然正合我的用處。因此我便拿了斧子第二次回到那裏，砍了許多下來。（我不久便發現那裏有許多這些細枝。）我把這些細枝放在我的籬笆內晒乾，等牠們晒到合用之後，我便把牠們攜到我的洞裏；於是在第二季裏，我便盡着我的微技，把牠們編成許多筐子，用來裝土或裝別的東西。雖然我不能把牠做得很好看，卻還能把牠們做得合用。從此以後，我便時時注意牠們，不讓牠們缺乏。每當我的筐子爛了時，我便再做一些，尤其當我的收穫多起來時，我做了許多堅而深的筐子來替代口袋裝牠們。

我既費了很久的時間，把這個困難克服住，精神不覺振刷起來，頗想滿足兩個另外的慾望。第一，我沒有盛液體的東西，除了兩個裝滿了露姆酒的罈子，一些裝水裝酒的玻璃瓶子，——有些是普通形狀的，有些是方形的。我甚至連煮東西的器皿都沒有，除了我從船上取下來的大壺；並且這大壺又太大，不能合我的用，來做湯，來煮肉。我所需的第二種東西，是煙斗，但是我卻無法去做一個。不過我後來也想出了一個妙法。

在整個的夏天或無雨季中，我的工夫都費在植木椿和編筐子上面，同時又被另外的一件事情佔了許多。

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我心裏很想看一看全島的地勢，並且我已經沿着那小溪走到了我建茅舍的地方，在那裏可以看到島的另一頭的海。現在我決定穿過島面，到那海邊上去。於是我攜了槍，斧子，狗，和許多火藥和子彈，

並且帶了兩片餅乾和一大包葡萄乾，開始了我的旅行。當我走到我那茅舍所立的那個山谷裏時，我在西方已經遙遙地看到海了；因為天氣很好，我可以很清楚地望見對面的陸地；這陸地是一個島還是一片大陸，我自己也說不清；不過我祇看出牠的地面很高，從西方向西南偏西展得很遠，並且用我的望遠鏡來看，至少在十五海哩或二十海哩之外。

我說不清這到底是什麼地方，不過以我的觀察的結果來說，我想一定是美洲的一部，與西班牙領地相近，並且上面都住着野人；假如我在那裏上岸，我的情形一定比現在更壞。於是我便深服造物者的處置，覺得牠對萬物都是懷着善意的。於是我的心靜了下去，不再存着到那逸去的妄念了。

並且，當我把這件事尋思了一會之後，我心裏想，假如這片陸地是西班牙海岸，我一定遲早可以看到些船隻來往；假如看不見，那就一定是西班牙領地和巴西之間的那塊野蠻海岸；那上面所住的是最壞的野人；因為他們都是吃人的人種，祇要有人落到他們的手裏，他們一定要把他吃掉。

這樣想着，我從容的向前走去。我發現島的這邊比我的那邊更為可愛，大而廣的原野上裝飾着野花和青草，佈滿了美麗的樹林。我看到了許多鸚鵡，心裏很想捉到一個，把牠馴養起來，教給牠對我說話。經過了相當的辛苦之後，我終於用棍子打了一個；當牠復元之後，我把牠帶到家裏；但是一直過了好幾年，我纔使牠說出話來。不過我後來終於使牠親熱地叫我名字。下面那件事，雖然是一件小事，一定很有趣。

我在這個旅行中覺非常開心。我在低地裏發現了許多野兔和狐狸，但是牠們都和我所見過的有些不同；雖然我打死了幾個，卻不敢吃牠們。因為我用不着冒險；我不缺食物，並且我的食物都很好，尤其是這三種：山羊，鴿子，和鼈；此外再加上我的葡萄乾，即是利登郝萊市（註二七）也弄不出比我更好的菜來，假如以人數作比例。雖然我的情形是很可悲的，我卻仍舊應該有着感謝之心，因為我並沒有缺乏食物，而且食物很多，甚至有些珍品。

（註二七）利登郝萊市（Leadenhall Market），為十七八世紀時倫敦最大的菜場，現在已經改述，作為專售野味和家禽的地方。

在這個旅行裏，我每天至多不過走二哩路。我總是在一片地方繞來繞去，打算作些新的發現；走得非常疲倦了，便找一個地方坐下，預備過夜。晚上不是坐在樹上睡，就是在我的四周插上許多木樁，或從一棵樹插到另一棵樹，或用別的法子來插，使野獸來時可以先把我驚醒。

當我走到海邊時，我微微吃了一驚，因為我發現我所住的地方是全島最壞的部分。這裏的海岸上爬着無數的鼈魚，而我那面卻在一年半之內祇找到三個。此外這邊還有無數的各種飛鳥，有些是我以前見過的，有些是我以前沒有見過的，並且有許多生着很好吃的肉；但是我都不知道名字，除了那些叫作企鵝的。

這些鳥，我本來可以愛打多少就打多少，但是我不願意太浪費火藥和子彈。我心裏倒想打一個山羊，因為那比較合於我的胃口。雖然鳥的這面的山羊比我那邊多，我卻非常不容易走近牠們，因為這裏的地是一坦平原，立在這裏比立在山上更容易被牠們看見。

我承認這一帶地方比我那一帶更爲可愛，但是我卻沒有搬家的意思。我因爲在那邊住得太久了，已經住成習慣了；因此當我在這面的時候，我總覺得我是在旅行，不是在家裏。

我沿着海邊向東走了大約十二哩左右，然後在海岸立了一個竿子，作爲記號，決定向家裏走來，預備下次出發時沿着對面的海岸，從我的住所向東走，一直繞到我的竿子爲止。關於這個，我將在以後敘述。

我擇了一個與去路不同的路回來，心裏想，假如我不斷地從高處俯瞰着全島的形勢，那大概不致迷失我的舊居的所在。但是我發現我自己是錯了。因爲在我走了二三哩路之後，我發現我自己走入一個很大的山谷裏面，四面都是小山，山上生着很多的樹木，除了藉太陽的方向之外，簡直看不出我的路向來；並且即使藉太陽都不行，假使我不知道太陽在當時的位置。

更增加我的不幸的，是當我正在這個山谷裏的時候，天氣有三四天落着大霧。我因爲看不見太陽，祇好東碰西碰；末了，我終於不得不摸到海邊，找到我的竿子，從原路回來。回來時，我處處擇着易走的路；這時天氣苦熱，我的槍、彈藥、斧子和別的東西壓在我的身上，顯得非常重。

在路上，我的狗看見了一個小羊，上前把牠捉住，於是我急忙跑過去，抓住牠，從狗的口裏把牠救了出來。我心裏很想把牠帶到家，因爲我常常默想我是否能够得到一兩個小羊，生出一羣家羊來，在我彈藥完竭之後供我享用。

我給這小動物做了一個頸圈，並且用我身上常帶着的繩筋，給牠做了一根細繩，牽着牠走；我費了一些困難，把牠牽到我的茅舍裏，把牠關在那裏，自己便離開了牠；因為我離家已經一個多月了，這時心裏急於要回去看看。我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滿意，因為我現在又回到家裏，躺在我的吊床上了。在這個小小的旅行中，我每天都沒有一定的睡處，覺得非常不痛快，拿我的家和那種生活比起來，我的家實在是一個完美的住所了。我因為覺得我家裏的一切都非常舒服，便決定祇要在島上住一天，便一天不遠離我的家。

我在家裏住了一個禮拜，為的是休息和恢復我旅行後的疲倦。在這期間，我的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用在給我鸚鵡波兒做籠子的事上；牠這時已開始變成了一個家禽，已經和我很熟了。於是，我開始想到那被我禁在院子裏的可憐的小羊，決定去把牠取來，給牠一點東西吃。我到了那邊，只見牠仍舊在原處立着，沒有跑出來，不過已經餓得要死了。我到外面替牠砍了一些樹枝之類，擲給牠；餵完之後，我便照舊替牠繫上繩子，把牠牽了出來。但是牠這時已經餓得非常馴服，用不着用繩子繫了；牠像一條狗一樣地跟在我的後面。接着又因為我不斷地餵牠的緣故，牠從此便變得又可愛又溫和，成了我的家畜之一，不再離開我了。

秋分的多雨季不久便來了；我來到這個島上已經兩年了，但是現在仍舊和兩年以前那樣沒有得救的希望；我把我的上岸的紀念日，即九月三十日，仍舊用以前那種嚴肅的態度來紀念。在這一天裏，我謙卑而感激地追念着上帝給我的種種恩惠；假如沒有這些恩惠，我的生活就要更苦了。我謙卑而熱誠地對上帝致謝。因為他使我明

白，我在這個孤寂的景況中也許比我在人世的自由和快樂中更幸福。因為他時時和我的靈魂交通，扶助我，安慰我，鼓勵我，使我信託他的神力，希望他永遠在我身邊，這樣補滿了我的寂寞的生活，我的伴侶的缺乏。

我現在開始敏銳地感到，我現所過的生活，雖然困苦不堪，仍舊比我過去所過的那種罪惡的，可咒咀的，厭人的生活幸福得多了。我現在完全改變了我的愁和我的樂。比起以前來，比起兩年以前來，我的慾望已經換了，我的七情已經不同了，我的愛好已經完全變新了。

以前，當我出去打獵或遊覽的時候，一想到我是處在這些樹林，山嶺，和沙漠之間，一想到我自己是怎樣像一個囚犯一樣，四面被海洋封鎖着，被囚在一片無人的荒野裏，沒有被贖的希望，我的靈魂就要突然痛苦起來，我的心也要立刻停止了牠的跳動。即使是在我最心平氣和的時候，這種狀態也要像暴風雨一樣地爆發出來，使我把我的兩手，像一個小孩似地大哭起來。有時當我正在工作的時候，牠來了，於是，我立刻坐下來嘆息，一兩小時不動地看着牠。這更不好；因為假如我哭了出來，或用話發洩出來，牠倒可以完了，而我的悲忿也可以因為發盡了的緣故而消滅了。

但是我現在卻開始用新的思想來訓練自己了；我每天閱讀上帝的語言，把牠上面的安慰都用在我的現狀上。有一天早晨，我心裏很愁悶，翻開聖經，看到下面的話：『我將永遠不離開你，棄絕你。』我立刻覺得這句話是對而我發的，因為假如不是這樣，牠為什麼正當我悲痛自己，覺得自己是一個神人共棄的人的時候被我看見呢？

「那麼，」我說，「祇要上帝不棄絕我，即使被全世界都棄絕，我又有什麼關係呢？因為，即使全世界都歸了我，我若失了上帝的寵幸和保祐，那就得不償失了。」

從這時起，我心裏便開始斷定，我在這個孤寂的景況中也許比我在世上的任何地位中快樂。這樣想着，我便預備感謝上帝，爲了他把我帶到這個地方來。

但是當我正在這樣想着的時候，不知怎的，我的心裏忽然打了一個冷戰，使我不敢開口感謝。「你對於你現在的地位雖然竭力想認爲滿意，其實卻恨不得祈求上帝救你出來，你現在怎能假冒善人，爲祂感謝上帝呢？」我大聲地對自己說。於是我便不再開口了。但是雖然我不敢說我感謝上帝把我帶到這裏來，然而我卻要虔誠地感謝上帝，爲了他用苦惱的命運使我的眼睛睜開，使我看到我以前的生活狀況，悲痛我的罪惡，懺悔我的罪過。我每次把聖經開合一次，心裏總要祝謝上帝，爲了他使我的朋友沒有得到我的囑託便把祂放在我的貨物中間，並且幫助我從破船中把祂取了出來。

於是，在這種心情中，我開始了我的第三年。我雖然並沒有把這一年的工作像第一年那樣詳細地報告給讀者，可是我卻可以概括地說一句，我沒有閒着。我按着我每天的工作把我的時間均勻地分開。譬如，第一，祈禱，讀聖經，這每天大約有三次。第二，攜着椅出門覓食；這每天早晨大概要費三小時。第三，切割，保藏，並烹煮我所捕殺的食物；這些事每天差不多要佔去我大部分的時間。此外還有一件應注意的事，就是每到正午，當太陽正在天頂的時

候，天氣總是非常熱，使人無法出門。因此我每天真正能工作的時間，祇有晚上四小時。不過有時我把我出獵和工作的時間互換一下，在早晨工作，下午帶着槍出獵。

除了時間的短促外，還得加工作的繁雜，加上我在做一件事時因缺乏工具，缺乏助手，缺乏經驗所費的時候。譬如，我整整費了四十二天纔做了一塊長板，作爲洞中的架子；其實如果叫兩個鋸工用兩把鋸和一個鋸坑來做，半天就可以從一棵樹上弄六塊下來。

但是我的情形卻不同。第一，我必須伐一棵很大的樹，因我所要的板子很寬。我要費三天的工夫把這棵樹伐下來，然後費兩天的工夫把牠的枝子砍下來，把牠砍成一塊木料。接着還得費無數的砍斫，把牠的兩面砍成碎片，使他重量減輕，可以移動。然後把牠平放在地面，把牠的一面修得又平又滑，像一塊板子一樣。然後把這一面翻下去，砍那一面，一直把他砍成三寸多厚，兩面平滑爲止。任何人都可以想像出我這種工作費了多少苦工；但我卻憑了勞力和耐心做完了這件工作，並且還做完了一些別的工作。我把這件事提出來，就是要使人明白我爲什麼在這樣少的工作中浪費了這麼多的時間；並且換一句話說，就是要使人明白，藉了助手和工具做的很小的工作，在一個人空手做來，是一件很大的工作，並且需要很久的時間。

但是，雖然如此，我仍舊憑了耐心和苦工做完了許多東西，做完了我的每種環境逼着我要做的東西；這個以後將要說到。

我這時已經到了十一月和十二月，正在期待着我的大麥和大米的收穫。我所耕耘的地面不很大，因為正如我在上面所說，我所有的種子每樣不過祇有半升。但是當我正對這些莊稼抱着很大的希望時候，我忽然發現有幾種不可避免的敵人，將使我把牠完全失去。第一是山羊，其次是野兔，牠們嘗到禾葉的甜味，便把牠吃掉，並且吃得很苦，使牠沒有工夫生出莖子來。

這個我覺得除了繞着牠做一個籬笆之外，沒有別的法子；我費了很大的苦工纔把這籬笆做完；尤其苦的，是還得快做。然而因為我那塊地很適於我的莊稼，地面不大，所以不到三星期我就把牠完全圍起來了。此外我又在白天下死了幾個，並且在晚上用狗去看守牠；我把狗拴在大門上的一根木樁上，於是他便立在那裏整晚地吠着。因此不久這些敵人便都離開了這個地方，我的莊稼漸漸長得又粗又好，開始黃熟起來。

但是，正如野獸們在我的莊稼出苗時毀我一樣，到了牠們生穗時，鳥類又來毀我了。有一天，我到我的田裏去看牠們長得怎樣了，只見我的一點莊稼圍滿了無數種的飛禽，彷彿在那裏立候着我走開似的。我立刻用槍向牠們打去（因為我的身邊是永遠攜着槍的。）我的槍一響，從莊稼中又飛出了一羣我所沒有看到的鳥類，

這使我非常痛心，因為我料到這樣下去，幾天之內牠們一定會把我的希望完全吞完，使我將來餓死，一點莊稼都不能種，完全沒有辦法。雖然如此，我決定即使要我晝夜地看守牠，我也不肯失去我的收穫。我首先走到莊稼中間，看看損失的情形。我發現牠們已經把牠毀了許多，但是因為還沒有十分熟，他們不大愛吃，所以損失還不算

大，假如把其餘的保留住，還能成很好的莊稼。

我在那裏裝上了我的槍，然後慢慢走開。我很清楚地可以看見那些小賊都在四周的樹上落着，彷彿等着我走遠似的。不久我這個猜度便被事實證明了。因為我這時假裝走開，他們一看見我走得不見了，便立刻一個一個地又回到莊稼中間。這時我氣忿已極，簡直顧不得多等幾個下來，（因為我知道牠們所吃的每一粒莊稼將來都是一個大麵包，）走到籬笆前面，一槍打去，打死了三個。這正是我所期望的；於是我把牠們拾起來，像英國懲治著名的竊賊一樣，把牠們吊起來，以警來者。不料這個辦法居然生了效，這真是想像不到的事情。因為從這以後，那些飛禽不但不再到莊稼中間來，並且連鳥的這一邊都不來了；在我的死鳥掛在那裏的期間，我簡直連一個鳥都不見。

這個，不用說，當然是我所喜歡的。到了十二月底，即本年的第二個收穫季，我便割了我的莊稼。

這時使我為難的，就是缺少割莊稼的鎌刀；我所能做到的，祇是把從船裏取下來的那些腰刀擇一把來代替。不過因為我這第一次的收穫並不很多，所以割起來還不大困難。並且我的割法也與衆不同，因為我祇割穗子，不割別的；割完之後，我便用我自己做的筐子把牠帶回來，把牠用手搓出來。收穫完畢之後，我發現從那半升糧種中，差不多產了兩斗大米，兩斗大麥；這個數目當然是隨便估量的，因為我這時手邊沒有量器。

這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因為我預料上帝不久便可以使我吃到麵包了。不過在這裏我又為難了，因為我既不

知道怎樣把我的穀子磨成粉子，又不知道怎樣把牠弄淨，怎樣簸去秕糠；並且即使會把牠磨成粉子，也不知道怎樣把牠做成麵包；即使會把牠做成麵包，也不知道怎樣去烤牠；除了這些困難之外，我又想把糧食多積一點，使將來有常川的供給，於是我便決定不去動這些收穫，而把全部留下季播種之用，同時用我的全副心力和時間去研究種田和製麵包的工作。

我現在真可以說是爲麵包而工作了。提起種植，篩製，烹烤這件東西的那些小器具來，簡直令人可驚，簡直很少人想得到。

返於絕對的自然的階段的我，每天總要爲牠發愁，並且一小時比一小時愁得利害；自從我無意中得到那一把粉種之後，這個愁便開始了。

第一，我沒有犁來耕地，沒有鋤鏟來掘地。這一步，前面已經說過，我總算用一個木製的鏟子來克服了。但是這東西卻不大好使；雖然我做牠時費了許多天的工夫，牠卻不但不耐用，還使我的工作更加困難，成績更加壞了。

然而我仍舊忍受着牠，情願耐心去做，忍受着成績的惡劣。種子播完之後，我又沒有耙；我祇好親自用一個很重的樹枝從上面曳過，這與其說在耙，不如說在拖。

至於長高和長成之後所要做的事情，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做圍牆圍牠，保護牠，割刈牠，運牠，打牠，簸秕糠，保存牠。然後我還要一個磨來磨牠，要篩子來篩牠，要酵粉和鹽來把牠製成麵包，要一個爐子來烤。然而，下面我將

講到，我做時並沒有用這些東西；我的唯一的安慰和方便就是我的穀子。這些困難使每件事情在我都費力，都很煩雜，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並且我的時間也沒有怎樣耗費，因為我已經把牠分開了，祇指定一部分來做些事。我因為決定把我的穀子積多時再做麵包，所以在以後六個月中，我盡了我的勞力和心血為我自己製造那些做麵包時所用的那些器具。

第一，我必須多預備一點地方，因為我現在所有的種子差不多可以播一英畝以上的地方。在我做這一步以前，我費了差不多一個星期的工夫，做了一個鏟；這當然是一個很糟的鏟子，並且很重，須要雙倍的苦工去使牠。雖然如此，我仍舊將就下去，把我的種子播在兩塊在我的房子附近找到的平坦的地上，用一個很好的籬笆圍上牠；籬笆的木樁是我從前所用的那種樹上砍下來的，一定可以生長，因此我知道在一年之內我一定可以有一個用不着十分修補的活籬笆。這個工作幾乎費了我三個多月，因為其中有一部分是多雨季，我不能出門。

在室內（這就是說，在落着雨而不能出門的時候，）我做着下面的工作。當我工作的時候，我總是和我的鸚鵡談話，教牠發言，以為消遣；我很快地使牠學會了牠自己的名字，使牠不久便能大聲叫「波兒」了；這是我在島上第一次聽見別人說話。這當然不是我的工作；不過這卻是我的工作的幫助。我這時正在着手做一件大的工作，因為我老早就想設法製造一些陶器出來；我缺少這些東西，但是不知道怎樣得到牠們。然而想到此地氣候的炎熱，我又十分相信，假如我能找到陶土，我一定能做出一一些罐子來，把牠們在太陽裏晒得又乾又堅固，可以挪動，可

以盛乾東西，不過必須保存得乾燥一點就是了。我因這對於我現在所着手的製造米麵的事情非常有用，所以便決定把牠們竭力做得大一點，只要能够立在地上，像綱一樣地盛東西就行了。

說起來讀者一定要覺得我可憐，或可笑，因為在我做這些陶器時，我不知道用了多少笨法子纔把泥土調好，不知道做出了多少古怪的形狀，不知道有多少因為陶土太重而陷了進去，凸了出來；不知道多少因為晒得太早了，被過大的太陽的熱力焙裂；不知道有多少在晒乾以前和以後因移動而破碎；總之，我費了很大的苦工纔找到了陶土，把牠掘出來，把牠調好，把牠帶到家裏，把牠捏成各種形狀，但是費了兩個月的工夫，所成的不過是兩個簡直不能稱為綱的巨大而難看的東西。

我看見太陽已經把這兩件東西焙得非常乾燥，非常堅硬，便輕輕地把牠們搬起來，把牠們放在兩個預先做好的大柳條筐裏，防備牠們破裂。接着我又看見罐子和筐子之間還有一點空間，便取了些大米和大麥的稻草塞在裏面，使牠不致受潮，以便盛納我的穀子，或穀子所磨出的麵。

雖然我做大罐子失敗了，卻做了幾件很好的小東西，如同圓罐，盤子，瓶子，小盆，以及隨手做的各種形狀，都被太陽晒得奇怪地堅固。

但是這些並沒有達到我的目的，因為我的目的是要做一個可以盛液體，可以燒烤的陶器，而這些東西都辦不到。不料過了些日子，我偶然燒了一大堆火煮飯，當我煮完了飯，把火弄熄之後，我忽然在火裏發現了一片我所

做的破陶器已經被火燒得同石頭一樣硬，同磚一樣紅了。我看到這個，心裏非常驚喜，便對自己說，碎片既能燒，整的當然也能燒了。

這使我開始去研究怎樣運用我的火力，使牠替我燒幾個罐子。我不知道怎樣去築一個窯，像那些陶工一樣；我也不知道用鉛去上釉子，雖然我還有一點鉛存着。我只把三個大盆和兩個罐子一個一個地堆起來，把我的木柴放在牠們四周，更在底下放上許多灰燼，然後在四周和頂上都點上火，一直燒得裏面的罐子都紅了起來；但同時卻注意着不讓牠炸裂。當我看見牠們已經通紅之後，我便讓牠們連燒五六小時，一直燒得其中有一個罐子，雖然沒有裂，已經開始溶化起來，因為那塊在陶土裏的沙土已經被過大的熱力燒溶了，假如我再燒下去，就要成爲玻璃了。於是我慢慢減去火力，使那些罐子紅色漸退，並且整夜地守着牠，使火力不致減得太快，因此到了第二天早晨，我便得到了三個很好的，雖不大好看的盆子和兩個陶罐，卻燒得非常堅硬，並且其中的一個已經因爲沙土燒溶了的關係，上了很好的釉子。

在這次試驗之後，不用說，我不缺乏陶器了。但是我必須說，牠們的形狀卻是非常不像樣，因爲我除了像小孩子做泥餅，像拙女人做糕點一樣外，實在沒有別的法子做。

我相信沒有人對於這樣一件不值錢的東西曾經像我發現我已經做了一個受得住火力的陶器那樣高興。我不等牠們十分涼下去，便又把其中的一個放火上，倒進一點水去，煮了一點肉；結果成績非常好。我用一塊小羊

的肉，煮了一點很好的湯，雖然我缺少燕麥粉和一些別的作料把牠做得合於我的理想。

我的第二個希望，是要弄一個石臼來搗我的穀子；至於磨石，想用一雙空手做到那種完美的程度簡直是沒有希望的事。關於滿足這種缺乏的辦法，我簡直茫無頭緒；因為世界上的各種手藝之中，我對於石工正像對於任何手藝一樣不該資格；並且我也沒有工具去做，我費了許多天的工夫，想找一塊大石頭，把牠中間鑿空，作為石臼。但是除了那些不可鑿破的大塊岩石之外，我竟找不到。並且島上的岩石也不夠堅硬，都是破沙石，不是經不住杵子的重量，就是在搗穀子時要搗沙子進去。因此我耗費了許多時間之後，便捨棄了這個計劃，決定去找一個硬的本塊。這果然比較容易些；我找到了一個我的體力所能運開的大木塊，把牠切圓，用斧子修光，然後藉了火力和無限的苦工，把牠燒成一個空洞，正如巴西的印第安人做他們的小船一樣。做完這一步之後，我又用鐵木做一個杵，把牠放在一旁，預備下次收穫時搗麵粉時使用。

我的第三步困難，就是要做一個篩子來篩麵，把牠和糠皮分開，因為沒有牠我就覺得無法做麵包。這是最困難的事，祇要想一想就可以知道；因為我實在沒有做篩子的材料；換一句話說，就是沒有可以篩麵粉的細紗之類。這使我徬徨了好幾個月，不知怎樣去做。因為我所藏的沒有好布，都是爛布。雖然有羊毛，卻不知道怎樣去紡織牠；並且即使會紡織，這裏也沒有紡織的機子。末了我忽然想起，在我運下來的那些水手的衣服中，有幾條棉布或洋紗做成的頭巾。我用牠們做了三個很小的篩子，還都適用。於是我便用牠們篩了好幾年。至於我後來怎樣，我下面

再講。

其次要注意的，是烤的方面；就是當我有穀之後，怎樣去做麵包，因為，第一，我沒有酵母；這一方面是絕對沒辦法的，因此我也不大去關心牠。但是關於爐子，我卻非常痛苦；但是末了我居然也想出了一個法子來。我做了一些寬而不深的陶器，直徑約有二尺，但寬不過九寸。我把牠們像別的一樣燒過，放在一邊。當我要烤麵包的時候，我便把我的爐子燒上；這爐子是我用自己做的而且自己燒的一些似方不方的磚砌上的。

當我把木柴燒成熾炭時，我便把牠取來放在這個爐子上，把牠四周蓋緊，一直把爐子燒得非常熱；然後把熾炭掃去，把我的麵包放在裏面，把陶盆覆在牠們上面，在陶盆外面放滿紅炭，使牠加熱。這樣，我把我的麵包烤得非常好，不亞於在世界最好的爐子裏所烤的一樣，而且不久我自己也成了一個很好的麵包師，因為我又試驗着做了一些大米糕點。不過我沒有做餡餅，因為除了飛禽和山羊的肉外，我沒有別的東西放進去。

這些事情佔了我的第三年的大部分的時間，當然是不足奇的事；因為我們必須注意，在我作這些事之間，我還要料理我的收穫和農務。我割了我的穀子，把牠們好好地運到家裏，把牠們連穗子存在我的大筐子裏，預備有工夫的時候去搓牠們，因為我沒有打牠們的場子和器具。

我鑒於存穀一天一天地增加起來，頗想把我的倉房加以擴充。我想有一個地方存放牠，因為我現在已經有二十斗大麥和二十來斗大米了。這使我決定盡量地去吃牠們，因為我的麵包現在已經吃完許久了。並且我也決

定要看我一年到底要吃多少，並且決定一年祇種一次。

總之，我發現四十斗大麥和大米在我一年吃來還有剩餘，因此我決定每年播同樣多的種子，希望牠可以充分地供給我做麵包之用。

當我作着這些事的時候，我的心裏時時地掛念着我在島的彼端所看見的陸地，頗有到那邊去的私意；並且幻想着在那片無人的大陸上，我一定可以設法前進，而終能找出逃生的辦法。

在這些時候，我一點也不想不到這種辦法的危險，想到我有落入野人手中的可能；其實這是比那非洲的獅虎更應該注意的事。我也不想到，假如我落到他們手裏，我就要千無一失地被他們殺死，或被吃掉；因為我聽說加利比海岸的野人都是吃人的，而以緯度來算，我又知道我這地離加利比一定不遠。我也不想到，即使他們不是吃人的，他們也會把我殺死，正如他們殺死其他落到他們手裏的歐洲人一樣；他們甚至在一二十個人一齊走的時候還要被殺，況且這獨自一人，無甚抵抗力的我呢？這些事都是我應該考慮到的，並且也是後來所想到的，但這時卻絲毫引不起我的恐懼。我的腦子一味地想着到那個海岸上去。

這時我很想再得到我那小孩愛克沙利，和那載着我在非洲海岸航了一千多哩的三角帆的長艇；但這是沒有用的。於是我便想去看看我們那大船上的小艇，這小艇，上面已經說過，是在我們遇難後在風雨中被打到岸上來的。當我去看時，牠差不多還在斜在牠的老地方，移動得不很多，已經被風浪之力翻轉過來，船底朝上，擱在一大

堆沙石上面，不過仍舊像以前一樣，四周沒有什麼水。

假如有人幫助我把牠修理好，把牠下到水裏，這隻船一定很好用，並且我也很容易地回到巴西去；我卻沒有想到，要把牠移動一下，翻得船底朝下，那就比移動這全島還難。我走到樹林子裏去，砍了一些槓桿轉木之類，把牠們帶到那小艇旁邊，決定盡力去試一試，心裏想，假如我能把牠弄下來，我一定可以把牠的破損修好，那時一定可以成爲一隻很好的船，我也很容易地用牠去航海。

我不惜餘力地去做這件無結果的事情，差不多在牠上面費了三四個星期的工夫；到了末了，我發現我的微小的力量不能把牠移動，於是又動手去掘去牠下面的沙石，把土地掘空，預備使牠落下來，同時又在下面插了許多木塊支着牠，使牠落得適宜。

但是當我使牠落了下來之後，我卻沒有法子再搬起牠來，或把手插到牠下面去，更不能把牠向前移動，推入水裏；因此我又不得不放棄了這個工作。不過，雖然我對於這小艇放棄了我的希望，我到大陸去的欲望卻因爲沒有辦法滿足，不但沒有減退，反而較前更高了。

這使我終於想到，假使我用一棵大樹，不要工具，不要助手，做一個熱帶土人所做的那種小艇，不知可能不能。我覺得這不但是可能，而且很容易。我想到我能做牠，想到我比任何黑人和印第安人都方便，心裏不覺高興起來，一點都不去顧到我比印第安人所多的那些特別的不便；就是當我把牠做成以後，我沒有助手幫我，把牠運到

水裏。我對於這層困難，比起印第安人之對於缺乏工具，更難克服；因為即使我找到了一棵樹，費了很大的勁把牠砍下來，用我的工具把牠的外邊鑿成舟形，把牠的裏面鑿成或燒成一個大坑，把牠做成一個小艇，而這些手續通通作完之後，我仍舊不得不把牠留在原處，不能把牠下水，那對於我又有什麼用呢？

假如我在做這隻船的時候稍稍想到我的環境，我一定立刻會想到怎樣把牠運到海裏去這一層；但是我這時一心祇念着用牠航海，竟顧不得去考慮怎樣使牠離開陸地了；殊不知船的本質是：在陸地上移動四十五哩，比在海裏走四十五哩還難。

任何有知覺的人都不會像我這樣愚蠢地去做這隻小船。我祇是一味地認為我的計劃可喜，卻不研究牠是否可以實行。其實我並不是沒想到過進水的困難。祇是我每當稍有疑問時，便對自己說，「讓我們先把牠做成了再說吧，做成之後，我敢保一定可以想出一個法子來解決牠。」

這是一個最荒謬的辦法；但是我因為心裏非常着急，便不顧一切地作了下去。我伐了一棵杉樹。我相信羅門建那路薩冷的聖殿時，也沒有用過這樣大的木料。牠在樹腳上有五呎一吋的直徑，在二十二呎以上的樹幹上有四呎一吋的直徑，再往上便漸漸細下去，分爲許多枝子。我伐這棵樹時費了無限的勁，我用了二十天的工夫纔把牠的根處砍斷。然後又用了十四天的工夫纔用斧子把牠的巨大的枝子和濃密的枝葉砍了下來。這一步做完之後，我又用了一個月的工夫去鑿牠的外形，做成一個船底的樣子，使牠可以平穩地浮在水裏。然後又用了

三個月的工夫把牠的內部挖空，把牠做成一個完全的船。做時我不用火燒，祇用槌子和鑿子把牠一點一點地鑿空，一直把牠鑿成一個很好看的小舟，舟身很大，足能載二十六個人，或者也可以說，我和我的貨物。

當我做完了這件工作之後，我心裏覺得非常滿意。這隻小船比我生平所見的任何整樹做的小舟都大。不用說，牠費了我不少的勁，現在一切都已完畢，祇剩進水了。假如我真把牠進了水，我一定早已開始去作世上最發狂，最不可能的航行了。

但是一切使牠下水的計劃都使我失望了，雖然牠費了我無限的苦工。牠所躺的地方離水並不遠，祇有一百碼左右。但是不方便的是：從這裏到河邊是一個向上斜着的土坡。爲了除去這個阻礙，我決定把地面掘平，掘成一個向下斜的土坡。我不久便開始了這個工作，並且受了很大的痛苦。但是當一個人有希望在前面時，誰又在意痛苦呢？不料在這個工作完之後，在這個困難克服之後，我的情形依然如故，因爲我對於這個小舟和與對於那個破艇同樣地不能移動。

我因爲不能使我的小船下水，便決定把地的距離量好，掘一個小溝，或小運河，把水引到船的下面來。但是當我着手去作這工作，開始去計算要掘多麼深，多麼寬，以及怎樣去把土運開的時候，我發見，以我一個人來做，我至少要作十年或十二年纔能把牠做完；因爲這河岸是向上斜着的，在最高處至少有二十呎深。因此我祇好把這個計劃放棄，雖然心裏非常不甘。

這使我非常傷心，我現在纔明白——雖然已經晚了，——做一件事不預先計算牠的代價，不先量自己的力量，是如何地愚蠢。

在這個工作的中間，我在島上完結了我的第四年；我用同樣的虔誠和更大的安慰來舉行我的紀念日；因為由於不斷地研究上帝的語言，由於上帝的恩惠的援助，我的知識已經與從前完全不同了。我對於事情的觀念也完全改變了。我把世界看作了一個很遠的東西，覺得對於牠我已經沒有什麼關係，沒有什麼期望，沒有什麼要來了。總之，我和牠現在已經不發生關係，將來也不會再發生關係了。因此我祇覺得牠是我曾經住過，但是已經離開了的一個地方；並且我很可以像亞布拉罕對富那那樣對牠說：『你我之間有一道深谷。』（註二八）

（註二八）

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第一，我在這裏遠離了人世的罪惡。我沒有肉慾，沒有眼慾，沒有虛榮。我毫無所求；因為一切應有的我都有了。我是這塊封地的地主；假使我願意，我也可以稱自己為本地的王，或者皇帝。我沒有競爭的對手，我沒有競爭者來爭我的王位和領袖的地位。我可以積出成船的穀子；但是我沒有法子用牠；因為我每次祇消種得够吃就行了。我有很多的龜殼；但是我祇能偶爾吃一兩個。我有不少的木料，足以造許多船。我有許多葡萄，足以製成葡萄酒，葡萄乾，在那些船造好之後把牠們裝滿。

但是我所能用的祇是那些對我有用處的東西。我既够吃够用，還貪什麼別的呢？假使我所打的獵比我所吃

的多，牠就不免被狗或蟲子吃掉。假使我種的穀子比我所吃的多，牠就不免腐爛。我所伐的樹木很多都爛在地上，除了拿牠們作燃料外，我沒有別的用處；並且即使是作燃料用，我也除了煮飯之外，沒有機會用牠。

總之，世故和經驗已經啓示給我，世上一切東西對於我們除了適用之外，沒有別的好處；我們祇能儘我所能享受的去享受，多餘的都沒有用；我們所積的，最好都贈給別人。即使是世上最貪婪的，最一毛不拔的守錢奴到了我這種地步，也要變成好人；因為我現在正有無數的財產，使我不知道怎樣去分配。我沒有什麼可希求的東西，除了少數我所缺乏的東西；這些東西雖然對我有用，然而都是小東西。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我有一包錢幣，金銀俱備，大約值三十六金磅。但是這些無用的東西至今還放在那裏，對我一點用處都沒有。我有時想，我情願用牠的一部分去換一些煙斗，或者換一個磨穀子的手磨；不，我簡直寧願拿牠的全部從英國去換六個便士的紅白蘿蔔，或者換一把豆類的種子，和一瓶墨水。而現在牠們卻對我一點用處，一點好處都沒有，祇是堆在一個抽屜裏面，慢慢地，在多雨季中被洞中的潮氣霉爛着。並且即使我的抽屜裏都堆滿了鑽石，那也是一樣對我一點價值都沒有，因為沒有用。

我現在已經把我的生活的狀況改善得比從前安適得多了，無論在精神方面，在身體方面。我每次坐下吃飯的時候，心裏總存着一種感激的心，欣慕着上帝的萬能，因為他竟在荒野中使我可以吃到飯。我練習着使自己多去注意生活的光明的方面，少去注意黑暗的方面；多去想到我所享受的，少去想到我所缺乏的。這種辦法有使我

心裏感到一種私心的安慰，簡直不能用言語表白。我把這些話寫在這裏，就是希望那些不知足的人們注意：他們之所以不能安然地享受上帝賜給他們的幸福，是因為他們時常看到，時常想到他所不能得到的一些東西。我覺得，我們對於一切要求之不能知足，都是由對於我們對於已經得到的一切缺乏感激之心。

這時我對於我的地位還有一個想法；這想法對於我很有用，並且對任何遇到我這種災難的人也一定有用。那想法就是拿我目前的情形和我起初所預料的情形相比。不，我簡直假想，假使上帝沒有神奇地把大船弄到海邊上來，使我不但可以到船上，並且還可以把所有的東西取下來，濟我燃眉之急，我將怎麼辦呢？假使不是這樣，我就要沒有工具工作，沒有武器自衛，沒有火藥和子彈獵食了。

我有時費好幾小時，甚至好幾天的工夫來生動地在我的腦子裏描畫：假使我沒有從船上取下東西來，我將怎麼辦呢？假如我除了魚髓之類找不到別的東西吃，我將怎麼辦呢？我設想，假如專憑魚髓，而我又過了很久纔找到牠們，我一定老早就餓死了。即使我不餓死，我也一定要像野人一樣的活着。即使我偶然弄死一隻山羊或一隻飛鳥，我也一定無法把牠剖開，或把牠的皮剝下來，把牠的腹臟弄出來，或把牠加以切割，而祇能像一個野獸似地，用牙去咬，用爪去撕。

這種想法使我深深地感到造物對我的仁慈，對於我這充滿困苦和不幸的現狀抱着感激之心。我願意那些在困苦中常愛說「有誰比我還苦」的人們看看我這一段文字，讓他們想想還有一些別的人的情形比他們苦

多少，或者想想假使造物故意捉弄他們，他們的情形要苦多少。

此外還有一種想法，也使我的心裏充滿了希望。那就是把我的現狀和我從造物手裏所應得的相比。我以前所過的是一個可怕的生活，對於上帝完全缺乏認識和敬畏。我的父母都給了我很好的教育；他們初起並不是沒有盡力使我的腦子裏明白畏敬上帝，明白盡我的責任。但是不幸我很早便過了水手的生活，和水手交遊，我的那點宗教觀念，不久，便因為仇伴的嘲笑，因為習於危險，視死如歸，因為不和別種人來往，不能聽到好話，完全從我的腦子裏消失了。

我那時既不知道什麼，也不知道自己的情形，因此即使在我的幾次最大的獲救中，如同從沙利逃走，被葡萄牙船主救起來，在巴西受安置，從英國得到貨物等等，我都從來沒有在心裏或口裏說過一句「感謝上帝。」同時，即使在最大的危難中，我也沒有一次想到向他祈禱，或者說一聲，「可憐我，上帝。」不，我簡直連上帝的名字都沒提過，除了用他來起誓，褻瀆他。

我已經說過，我有許多月對於我那過去的罪惡而無情的生活作着可怕的回想。當我睜開眼，想到上帝自從我來到這裏後給了我多少好處，對我怎樣寬大——不但沒有按我所應得的來懲治我，並且還處處給我方便——的時候，我心裏不覺又充滿了希望，覺得上帝已經接收了我的悔罪，並且還可以憐憫我。

這樣想着，我心裏不但把我的一切都交給上帝處置，並且還對我的現狀有着一種感激之心。我覺得我既沒

有爲我的罪衍得到我所應得的罪，並且現在仍舊沒有死，似乎不應該抱怨。我覺得我已經得到了許多我所不應該期望的慈悲了。我覺得不應該再來不滿我的現狀，而應該爲牠高興，並且爲每日的麵包致謝，因爲我能夠吃到牠，完全由於神力。我覺得我應該認爲我之能够吃到東西，簡直是由於奇蹟，就如聖經上的以利亞被烏鴉所哺一樣。^{註二九}並且不但是由於奇蹟，而且是由於許多奇蹟。我覺得在地球上的無人的部分中，我再也不出一個更好的地方去飄泊了；因爲在這地方，我雖然有缺乏伴侶之苦，卻找不到吃人的野獸，兇猛的虎狼害我的性命，找不到有毒的動物，吃下去把我毒死，同時也沒有野人來吃我殺我。

（註二九）見舊約帝王紀上第十七章。

總之，我的生活在一方面雖然是一種可愁的生活，在另一方面卻是一種蒙恩的生活；我不想要什麼東西來使牠成爲一種安逸的生活，祇想使自己感到上帝對我的恩惠，對我的保祐，以作自己的安慰。這樣想完之後，我立刻振起精神來，不再發愁了。

我因爲到這邊太久了，以致我帶到岸上來的那些東西，不是完全用完了，就是差不多要用完了。

我的墨水，上面已經提過，現在已經用完了許久了，所剩的祇有很少的一點，我時時用少許的水加上去，一直把牠加得非常淡，簡直在紙上留不出墨的痕跡。我決定，祇要牠存在一天，我總要用牠把每月中有重要事情的日子記下來。譬如現在我回顧過去的日子，覺得我遭遇的各種事件時，日子都碰得非常巧；假使我迷信日子的休咎，

我一定要覺得非常有趣。

第一，我已經說過，我被沙利的戰船俘虜爲奴的那個日子，正是我從父母手下逃出來，到赫爾去航海的那個日子。

其次，我從沙利逃跑的那個日子，正是我從雅毛斯的覆舟中逃出的日子。

我生到世上來的日子，九月三十日，正是二十六年以後從海裏得生，飄流到這個島上來的日子；因此我的罪過的生活和我的孤寂的生活可以說是在同日開始的。

除了墨水被我吃完了之外，我的麵包——就是我船上取下來的餅乾——現在也被我吃盡了。我對於我的餅乾吃得極其省，差不多有一年的工夫，每天祇吃一片，然而在我弄到自己的穀子之前，我仍舊斷了一年的麵包。不過我仍舊應該存着感激之心，因爲我現在之能得到麵吃，簡直像出於奇蹟一樣。

其次，我的衣服也破得非常快。至於內衣，我是老早就沒得穿了，除了幾件被我在水手們的箱子裏找出而小心地保存下來的花格的襯衫；因爲我有時除了襯衫之外，穿不住別的衣服。總算僥倖，我在船上的衣服中竟找到了三打襯衫。此外還找到幾件很厚的水手們的守夜衣，但是穿起來太熱了。雖然這裏天氣酷熱，用不着衣服，我卻不能完全赤身露體。因爲不要說我不願意這樣，並且連想都怕想，即使我願意，我也不能。

我不能完全赤身露體的理由是，當我完全裸體時，我不能像有衣服時那樣能受太陽的熱力。牠的熱力有時

簡直把我的皮膚曬得起泡。假如我穿上點衣服，空氣就可以在牠下面流通，使我比不穿衣服時雙倍地涼快。此外，我也不能不戴帽子在太陽下面走；因為這裏的太陽射得非常強，射在我的沒有帽子的頭上，我的頭立刻就要痛得受不住；反之，假使戴着帽子，牠就不要緊了。

這樣想着，我便開始考慮怎樣把我的那些所謂衣服的破布整理一下。我已經把我所有的背心都穿破了，我現在的職務就是設法用我手邊的守夜衣之類的東西做兩件背心。於是我便開始縫紉起來；其實與其說是在縫紉，不如說在胡縫，因為我做出來的東西都是一塌糊塗。不過雖然如此，我仍舊設法做成了兩三個新背心，料來大概可以穿些日子。至於短褲，我卻很久都做不好。

我會在上面提過，凡被我打死的四足動物，我都把牠們的皮保存起來，用棍子支在太陽下曬乾，結果是，有些皮子被我曬得又乾又硬，簡直沒有什麼用，有些則似乎非常有用。我首先用這些皮子為自己做了一頂帽子，使毛露在外面，以避雨水。我因為帽子的成績很好，便又用這些皮子做了一身衣服：一個背心，一條短褲，都做得很鬆，因為我祇要牠們使我涼爽，不要牠們使我溫暖。我不能不承認，這兩件衣服都做得很壞；因為我不但是一個糟糕的木匠，更是一個糟糕的裁縫。不過雖然如此，牠們總還勉強能用；當我出門遇雨時，牠們因為有毛在外面，使我的身上還不致淋濕。

做完這個之後，我又費了很多的時間和辛苦去為自己做了一把傘，因為我對傘非常感到缺乏，頗想做一把。

我在巴西曾看見人們做過對於巴西的炎熱的天氣傘是非常有用的。我覺得此地的天氣差不多同那邊一樣熱，並且因為更近赤道的緣故，甚至比那邊更熱。況且我又時常出門，所以無論對於熱氣或對於雨，傘都是非常有用的。我費盡了千辛萬苦，費盡了無限的時間，纔做出一個差強人意的東西；並且當我自以為得到訣法之後，還糟塌了兩三把；一直到末了纔成一把比較合用的。我覺得我的最大的困難是把牠放下來。我可以使牠張起來，但是假如牠不落下來，縮得很小，我就除了把牠張在頭頂上外，沒有法子攜帶牠了。不過雖然如此，我上面已經講過，我末了終於做成了一把差強人意的傘，把牠覆上皮子，皮毛向外，使牠可以像一個茅蘆似地避住雨，完全遮住日光，使我在最熱的天氣中出門比在最冷的天氣中出門還舒服；並且當我用不着牠的時候，我還可以把它摺上，挾在胳膊下面。

我現在過得非常舒服，因為我已經把我自己完全交給上帝，聽憑造物者的處置，心平氣和了。這使我的生活比社交的生活還好，因為每當我發愁沒有人談話的時候，我便問自己：這樣和我自己的思想談話，並且有時和上帝神交，不比與世人來往好嗎？

在以後的五年裏，我始終依着常軌，在原處生活着，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我每年照例種我的大麥和大米，把牠們積存起來，以供我一年之用。除了這件事和每天的出獵之外，我的主要的成績就是造了一隻小船，把牠全部完成。完成之後，我便掘了一道六呎寬，四呎深，半哩來長的小運河，把牠運到河裏。至於先前做的那隻大艇，我

因爲事先沒有考慮怎樣把牠進到水裏，既沒有法子使牠下水，又沒有法子使水流到牠下面來，祇好讓牠躺在那裏，做爲紀念，教訓我下次放聰敏一點。因此在這一次，雖然我找不到一棵適當的樹，並且那有樹的地方離水至少要半哩遠，可是因爲覺得一定能够成功，仍舊不肯放棄；並且雖然我費了兩年的工夫纔把牠做成，我卻從來沒叫過苦，因爲我覺得我終於有船可以下海了。

不過，雖然我的小船已做完了，牠的尺碼卻與我起初的計劃完全不合，不能渡過四十哩以外的海面，到大陸上去。我因爲舟身太小，也就中止了我的計劃，不再去想牠了。但是因爲已經有了船，我心裏又打算沿着島繞一個圈子；因爲我上次由陸地走到島的那邊，作了許多良好的發現後，心裏很想看看沿海的其他部分；現在已有了船，我心裏更不再想別的，祇想沿着島繞一個圈子了。

爲了事事慎重起見，我先在我的小船上立了一個桅桿，用我所藏的那些帆布給牠做了一個帆。

我把桅桿和帆栓好之後，又使小船在海裏試航了一番，覺得牠走得非常好。於是又在船的兩頭做了一些抽屜，安置糧食，日用品，和彈藥之類，使牠們不致被雨或海浪浸濕；又在船的內部挖了一個長洞，置放我的槍，同時在上面又做了一個蓋子，使牠不致受濕。

我又把我的傘安在船尾的板子上，像一根桅桿似地立在我的頭上，像一個棚子似地遮着太陽。起初我祇是時時乘着牠到海上去走走，但是永遠不敢走遠，不敢離開那條小河。但是到了後來，我因爲急於要看看我的小國

土的疆域，便決定繞着島走一個圈子。於是我便開始預備起行裝來，在我的船上裝了兩打大麥麵包（其實不如把牠稱爲大麥餅），一罐我常吃的烤米，一小瓶露姆酒，半隻山羊，打獵的丸藥和子彈，此外又把我從水手們的箱子裏拿出來的守夜衣取了兩件，一件爲我晚上鋪，一件爲我晚上蓋。在我御極——或者也可說，在我被囚——的第六年的十一月六日，我開始了我的旅行；但是我不久便發現這個旅行比我所預料的長些；因爲雖然島的本身並不十分大，可是當我走到牠的東面時，我卻看見一大堆岩石，伸入海內約二海哩，有些露出水面，有些藏在水裏；石頭之外還有一片沙灘，大約半哩多長；因此我祇好繞許多路，繞過這個尖角。

當我最先看到這個情形時，我因爲不知要走多麼遠，不知道怎樣回來，心裏頗想放棄我的計劃，從原路回來。當時我便下了錨，——因爲我已經用一片從船上取下來的一個破鉤子做了一個錨。

我把船泊好之後，便攜槍上岸，爬到一個可以瞰到那個尖角的小山上。我在山上看到了牠的形勢，決定繼續前進。

從我所立的山上向海中望去，我看見了一道很強烈的，很兇猛的急流向東邊流去，差不多一直流到了那個尖角附近。我對於這情形非常注意，因爲我覺得牠也許對我有危險；假如我的船走入牠的範圍中，我一定要被牠沖走，使我不能再回到島上。真的，假如我不先到這個山上來，我信相我一定要遇到這種危險。同時島的那面也有一條同樣的急流，不過離海岸比較遠點罷了。並且在海岸附近我還看到了一個強烈的水流。因此我不是要

走到急流裏去，就是要跑到水漩裏去。

我在這裏泊了兩天，因為這時風從東南偏東的方面吹來，吹得非常強，而且正和那急流衝突，在海邊掀起很大的浪花；因此我既不能離岸太近去避大浪，又不能離岸太遠去避水流。

到了第三天早晨，風已經在夜裏息了，海面也很平靜，我又繼續前進，但是這次我又給那些魯莽而無知的船員們作了一個榜樣。因為當我一駛到那尖角時，我立刻發現我自己已經被捲到一道急流裏面，急得像磨坊水閘中放出來的水一樣。牠兇猛地沖着我的船，使我連划到牠的邊上都辦不到，把我沖得離我左面的水漩愈來愈遠。這時海面上沒有一點風來幫助我；同時我的木槳也一點效力都沒有。我開始覺得我一定要完了。因為我知道島的兩面都有急流，在幾海哩之外牠們一定要合在一起，那時我一定被牠們無可挽救地沖下去，沒有法避免，因此我除了滅亡之外，沒有別的希望——並不是淹死，因為海水很靜；而是餓死。說起糧食來，我在岸上本來已經捉到了一個幾乎舉不起來的大鼈，把牠扔到船上；此外我還有一大罐子清水；但是假如一個人被沖到一個沒有陸地，沒有島嶼，汪洋萬里的大海中時，這些又有什麼用呢？

現在我纔明白，上帝的天意是多麼容易使人類最不幸的環境變為更不幸。現在我覺得我那荒寂的小島是世上最快樂的地方，而我心裏的最大的快樂就是再回到那裏去。我渴望地向牠伸出我的手說：『快樂的沙漠啊，我將永遠看不到你了。』然後又對自己說：『你這不幸的東西，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呀？』於是我開始責備自己的

不知足的脾氣，責備自己不該抱怨我的孤獨的生活；現在我什麼都可以不要，祇要能夠回到那裏！我覺得一個人非以相反的情形來比較，不能知道他的舊生活的真象；非到缺乏的時候，不能知道他所獲有的東西的價值。我因為從我那可愛的（因為現在我覺得牠是這樣）荒島被沖到大海裏，沖出二海哩以外，沒有一點重返的希望，心裏簡直慌得不可想像。然而我仍舊努力去掙扎，掙扎得筋疲力竭，設法使我的船向北方駛去，向那急流與水漩相交的地方駛去。到了正午，當太陽走到子午線時，我臉上似乎覺得有點小風從東南偏南吹來。這使我的心有點鼓舞起來；尤其使我高興的是，過了半點多鐘，居然有一股清快的小風吹起來了。這時我離我的島已經遠得可怕了；假使這時有一點淡雲和薄陰的天氣，我又早完了；因為我在船上沒有羅盤，假使一刻看不見我的島，我就無法回來了。不料天氣始終晴朗，因此我便立起桅桿，張了帆，一直向北駛去，竭力躲出急流。

當我把桅和帆立好之後，我的船便開始駛了起來；從水的清濁，我可看那急流已經到了改變的地方了。因為在水急的地方，水總是濁的；現在水既清了，我知道那急流已經到了強弩之末了。果然不久我便發現，在半哩之外，海水一直向一些礁石衝去。這些礁石把那股急流分為兩股，主要的一股繼續向南方流去，其餘的一股被礁石撞回，激成一個強烈的水漩，接着變成一道急流，向西北流回來。

假如有人知道，在臨上絞架時忽然得到赦令，或正要被強盜殺死時忽然得了救，這些事是什麼滋味，他一定容易猜到我是如何歡躍，猜到我是怎樣高興地把我的船駛入這個水漩之中，猜到我是怎樣高興地把我的

帆迎風展開，與高彩烈地在微風之前，急流之上，向前駛着。

這個水漩把我帶回了差不多一海哩左右，但是卻使我離那把我捲走的急流向北走了二海哩以上，因此當我走近我的島時，我所看見的卻是島的北部，卻是我出發的那面的反面。

當我被這個水漩的冲着，駛了差不多一海哩時，我發現牠已經完全失去了牠的力量，不能沖我了。不過我因為自己現在正在兩大急流——一個是在南方把我捲走的那個，一個是在北方一海哩之外的那個——之間，而且又沿着島，水還不大急，並且還有點風，於是繼續向島上駛去，——雖然不能像以前走得那樣快了。

到了下午四時，我已經走得距島祇有一海哩了；我看見那惹起這次禍端的尖角向南伸着，使那急流向南方流去，同時又分了一個小水漩向北方流去；這水漩的力量也很大，但是卻與我的路線不合，因為我的路線是直向西北的。然而因為風勢很好，我便穿過這個水漩，向西北斜着駛去；這樣不到半小時，我便走到離岸一陸哩之內；海面既很平，我不久便上了岸。

我上岸之後，立刻跪在地下，致謝上帝救我活命，決定以後再也不想用小船逃走了。我把所帶的東西吃了一點，把船拉近海岸，拉到一個被樹木遮着的小灣裏，自己便倒在地上睡了，因為我已經在這次航行中被勞力和疲倦弄得筋疲力竭了。

我這時完全不知道我將怎樣回家。我因為危險遇得太多，事情知道得太多，簡直不敢再想從海路回去了。況

且島的那面（即西部）情形如何，我還不得而知；不能去冒險。因此我祇決定第二天沿着海岸向西走去，看看有沒有海港可以藏我的「巡洋艦」，使我在需要時可以取牠。在沿海三哩左右的地方，我找到了一個小灣，約一哩寬，愈往裏愈窄，一直窄成一條小溪的樣子。我覺得這對於我的船是一個很方便的地方，牠停在裏面，就彷彿停在一個特別爲牠造成的小船塢裏面似地。於是我便把牠放在那裏；安放妥當之後，我便走上岸來，看看我自己倒底是在什麼地方。

我不久便發現我現在離我以前步行到這個海岸時所到的地方不遠；這時因爲天氣很熱，我除了槍和傘外，什麼東西都不帶，便登了程。經了那樣一次航行之後，我覺得這一程走得非常舒適，不到傍晚便到了我的茅舍；在那裏，我發現一切都像以前一樣，因爲牠既是我的別墅，我一向把牠收拾得非常整齊。

我越過了我的圍牆之後，找了一片樹蔭躺下，休息着我的四肢，不久便沉沉睡去了，因爲我這時非常疲倦。不料忽然有一個聲音把我叫了幾聲，把我從夢中喚醒：「魯濱孫，魯濱孫，可憐的魯濱孫！你在什麼地方呀，魯濱孫！你在什麼地方呀？你這幾天到什麼地方去了？」我這時是怎樣吃驚，請你斷斷吧，讀者。

我因爲在上半天划船，下半年走路，身體非常疲倦，起初簡直睡得像死人一樣。在半睡半醒中，我似乎夢見有人和我說話。接着那聲音又繼續地對我叫：「魯濱孫，魯濱孫，」於是我終於開始清醒過來，驚懼地跳了起來。但是我一睜眼，便看見我的波兒正立在籬笆上面。我心裏立刻知道是牠對我說話；因爲我時常用這種悲哀的話語和

牠說話，教牠發言；牠把這些話學得非常完善，時常落在我的手指上，把牠的嘴對着我的臉，照着我教給牠的話叫道：「可憐的魯濱孫！你在什麼地方呀？你到什麼地方去了？你怎麼來的？」

可是，雖然我知道剛纔和我說話的是我的鸚鵡，不是別人，我的心卻過了半天的工夫纔靜了下來。第一，我很驚奇這隻鳥是怎樣到這裏來的；其次，我驚奇為什麼牠祇到這裏來，不到別處去。但是因為發現說話的是我的鷓鴣的波兒，不是別人，我的驚慌不久便過去了。我伸着我的手，對牠叫了一聲「波兒」，於是那可愛的鳥便像平常一樣飛到我的拇指上，繼續對我叫，「可憐的魯濱孫！」並且問我怎樣來的？到什麼地方去了？彷彿他很高興見我似地。於是我便帶着牠回了家。

我現在已經漂了許多日子的海，作了許多事，應該好好休息幾天，來回憶我的過去的危險了。我很想再把我的小船運到島的這邊來。但是卻想不出運的辦法。至於島的東部，我是深知不能再冒險的；一想到那裏，我的心就得收縮，我的血就要冷。至於西部呢，我不知道那邊是什麼樣子；假使那急流像東邊一樣地沖擊牠的海岸，我就要像以前一樣，被牠沖走了。這樣想着，我便決定不要船了，——雖然我費了好幾個月的苦工纔把牠做成，又費了好幾個月的工夫纔把牠運到海裏。

我這樣約束着我的脾氣，差不多約束了一年，過着一種清靜的生活。我因為滿意於我的環境並且因為已經把自己完全交給天命的處置，心裏覺得非常泰然，十分安適。

在這期間，我對於一切我所需要的木工的手藝都進步了許多，希望將來可以變成一個好木匠，——尤其以工具的缺少來說。

除此之外，我在陶器方面也造就得意外地完善，設法用一個輪子去做牠們，使我的工作容易了不少，改善了不少；因為我以前所做的都非常醜惡，而現在卻能把牠們做得又圓又像樣子了。但是，在我的成就中最使我認為光榮的，在我的發現中最使我高興的，就是我已經能够做烟斗了。雖然做出來的東西都是又醜又笨，而且是像別的陶器一樣燒成的，但在另一方面卻又堅又牢，可以吸煙。這對於我是一個很大的安慰，因為我一向是個吃煙的人；船上雖然有些煙，我卻不知道島上產菸，把牠們忘了；及至後來再到船上去搜尋，已經找不到了。

在筐子方面，我也有了許多進步，並且盡着我的能力做了許多有用的筐子；雖然不大好看，卻都玲巧便利，可以存東西，可以把東西帶回家。譬如，假如我打死一隻羊，我可把牠吊在一棵樹上，剝了牠的皮，把牠泡製好，把牠切成塊，把牠用筐子裝回來。捉到蟹時，我可以同樣地把牠剖開，把牠的卵取出來，再取一兩塊肉——因為這已經夠了——裝在筐子裏帶回來，而把其餘的拋在那裏。此外我又做了一些筐子來盛穀子；當牠們曬乾之後，我便把牠們搓出來，泡製好，存在筐子裏。

我現在開始愁出我的火藥已經減少了許多；這是我無法彌補的一個缺欠；於是我開始考慮到我火藥用完之後又將怎樣；換一句話說，就是考慮到我將怎樣去打山羊。上面已經說過了，我在來此的第三年裏，曾經捕到一

隻小山羊，把牠馴養起來，希望再弄一隻公羊來。但是我卻無論如何都弄不到一隻，以致我的小羊竟漸漸變成了一隻老羊，而我又始終不忍殺牠，所以牠末了竟老死了。

但是我因為現在已經到了上岸的第十一年，我的彈藥都漸漸減少起來，於是我便從事研究捕羊的法子，想試着活捉幾隻，尤其捉一隻母山羊。

因此我便做了幾個網去捉牠們。我確信牠們會有好幾次陷入網內；但是因為我沒有鐵絲，捕器不良，所以結果我發現我的網子被牠們弄破，我的餌物被牠們吃去。

末了我決定用陷阱的法子來試試。於是我擇了幾處山羊時常吃草的地方，在地下掘了幾個大陷阱，在這些陷阱上放了幾個我自己做的木排，上面放上很重的東西。起初我祇在裏面放了一些大麥種子和乾米，而不設機關；我可以明顯地看出那些山羊曾經進去把穀子吃掉，因為可以看出牠們的腳印來。末了我設了三個機關；及至第二天早晨去看，祇見其中的一個裏面陷着一隻老公羊，另一個裏面陷着三隻小羊，一隻公的兩隻母的。

我對於這隻老羊完全沒有辦法，因為牠的樣子非常兇猛，使我不敢到陷阱裏去走近牠；換一句話說，簡直使我不敢把牠活捉起來。我本來可以把牠殺死，但這不是我要做的事，更不能達到我的目的，因此我祇好把牠放走；牠一跑出陷阱，便像嚇掉了魂一樣，一溜煙跑得不見了。我當時卻忘記，飢餓連一隻獅子都可馴服。假如我讓牠在陷阱裏餓三四天，不給牠東西吃，然後再給牠一點水喝，給牠一點穀子吃，牠一定可以像那些小羊那樣馴服，因為

假使把這些山羊養得合法，牠們就都是伶俐易馴的動物。

然而當時卻因為不知道這種情形，祇好把牠放走。接着我便到那些小羊中間，一隻一隻地把牠們弄出來，用細繩把牠們拴在一處，辛辛苦苦地把牠們運回來。

牠們過了很久纔肯吃東西；但我終於用了些甜的穀子，誘着牠們吃了，使牠們馴服起來。現在我覺得，假使我打算在我的彈藥用盡之後能夠吃到羊肉，我的唯一的辦法就是現在先馴養一些，使我將來可以有整屋子的羊。但是想到這裏，我忽然又想到，我必須把馴羊和野羊隔開，否則牠們長大時就要變野了。達到這個目的唯一的辦法，就是找一塊地方，四週用籬笆或木柵牢牢地圍起來，使裏邊的不致於衝出去，使外邊的不致衝進來。

這對於一個赤手空拳的人是一件很大的事業；然而我因為覺得非做牠不可，我便首先着手物色一塊適當的地方，使牠們在那裏有草可以吃，有水可以喝，有東西可以避日光。

那些明白這些圍牆的工程的人，一定要覺得我毫無計劃，因為我所找到的地方，是塊平曠的草原，有兩三條小溪，並且在一頭還有許多樹。我的意思說，他們一定要笑我的計劃，因為以我現在所開始的情形看起來，我的籬笆一定要有二哩多長。其實我的狂謬處並不是在範圍方面，因為即使牠是十哩長，我也有工夫把牠完成。可笑的卻是，我並沒有考慮我的羊在這樣大的範圍內將要像在全島上一般野，並且當我趕起來的時候，我一定會因為地方太大的緣故，永遠捉不住牠們。

當我開始了我的籬笆，把牠做完了五十碼之後，我纔想到這一層。因此我立刻中止了，決定暫時先圈一百五碼長，一百碼寬的地方。這在短期之內一定足能收容我的羊羣；並且當我的羊羣增多時，我還可以再把牠擴大。

這個辦法非常穩妥；於是我鼓起勇氣幹了下去。我圈這塊地方差不多圈了三個月。在未做好之前，我時常把那三隻小羊拴在最好的地方，讓牠們在我身邊吃草，使牠們和我親近；並且時常給牠們送一個大麥種子，或一把大米，親手餵牠們。因此當我的籬笆做成了，把牠們放裏面之後，牠們總是來回地跟着我，咩咩地叫着，要我餵牠們穀子。

我的目的算達到了；不到一年半，我已經連大帶小有十二隻山羊了；又過了兩年，除了幾個被我殺死的外，我已經有了四十三隻了。在這以後，我又圈了五六塊地方飼養牠們，並且做了一些木柵捉牠們，做了一些小門使各處相通。

尤其可喜的是，我不但有羊肉可以隨意吃，並且還有羊奶可以吃；這件事我起初沒有想到，及至我想到時，覺得非常驚喜。這時我已經建起我的奶廠來，有時每天可以出一兩加侖羊奶。我從來沒有擠過一隻牛，更沒擠過一隻羊，更沒有見過人家做奶油和奶酪，但現在卻——雖然經過許多次的試驗和失敗，——把奶油和奶酪做得非常適宜；可見大自然不但使每個動物都得到食物，並且還使每個動物都自然地會利用牠。

造物對待牠所造的動物是多麼慈悲啊，即使他們是在瀕於滅亡的境地！他是如何能把最苦的命运變為甜

蜜，使我們在牢獄中讚頌他啊！在這片荒野裏，我初來時候本來認為一定要餓死的，現在我竟有多麼好的珍饈啊，看到我和我的小小的家在一處吃飯的情形，一定要使人淡泊地微笑。在那裏，我是全島的君王。我對於我的所有的臣民的生命都有絕對的權柄。我可以給人自由，可以奪人自由，而我的臣民都不敢反叛。

我吃飯時照例是獨自一個人，四周被我的臣僕伺候着，簡直像一個國王一樣。就彷彿是我的寵臣似的，波兒是唯一有權可以和我交談的人。我的狗這時已經又老又昏了，至今還沒有找到配偶來傳種，每次吃飯總坐在我的右邊；還有那兩隻貓，也是一個坐在這邊一個坐在那邊，時時希望我給牠們一點特別的寵幸，從手裏給牠們一點東西吃。

但是這兩隻貓並不是我從船上帶下來的那兩隻，因為牠們都已經死了，並且已經由我親手在我的住所附近把牠們下葬了。不過其中的一隻不知同什麼動物配合，生了許多小貓。在這些小貓中，祇有這兩隻被我養馴了，其餘都變成了樹林裏的野貓，後來成了我的大患。他們時常跑到我家裏來，掠劫我，以致使我後來不得不用槍打牠們，把牠們打死了許多。末了牠們終於離開了我。

在這些臣僕之中，在這種豐裕的生活之中，我過着我的日子；除了人類的交際之外，我不能說我缺乏什麼；並且即使在人類的交際方面，我後來也反有不勝其煩的情形。

上面已經提過，我心裏常想乘用那隻小船，而又不肯再去冒險；因此我有時頗想設法把牠弄過來，有時又想

不要也罷。但是我心裏卻時時地要到我上次出航時登山看地勢，看急流的那個尖角那裏去看看情形。這個欲望在我心裏一天比一天增加；終於使我決定從陸地沿着海走到那裏。於是我去。

假使那時英國有任何人遇見我這樣一個人，他一定要大吃一驚，或大笑起來。有時我俯視到自己，又假想自己穿着這套服裝到約克縣去旅行，連我自己都要微笑起來。讓我在下面把我的形狀作一個素描吧。

我頭上戴着一頂形式古怪的羊皮做的大帽子，腦後垂着一片披巾，一方面爲防備陽光，一方面爲防備雨水。侵到我的頸子裏，因爲在這種氣候中，沒有比雨水侵入帖肉的衣服裏面再苦的事了。

我身上穿着一件短羊皮襖，衣邊差不多垂到我的大腿的中部。下面穿着一條短褲，是用一隻老公羊的皮做成的，羊毛在兩邊垂得很長，一直垂到我的小腿中間，像一條長褲子一樣。鞋襪我都沒有，腳上祇有一雙短靴似的東西蓋着，在兩邊有繩子繫着，像雨鞋一樣。但是在形式方面這雙鞋和我的全身的衣服都完全不像樣子。

我腰間束着一條乾羊皮做的寬皮帶，上面沒有鈕扣，祇用兩根細皮帶繫着；在牠的兩邊有兩個環子，一邊掛着一把小鋸，一邊掛着一把斧子，以代刀劍。在我的肩膀上，也掛着一條略窄的皮帶，用同樣的法子繫着；在牠的末端，在我的左臂下面，懸着兩個口袋，也是羊皮做的，一個盛着我的火藥，一個盛着我的彈子。我的背後負着我的筐子；我的肩膀上負着我的槍；我的頭上是一把又醜又笨的大羊皮傘；除了我的槍之外，這把傘是我的最需要的東西了。至於我的臉，牠的顏色倒不像一個不修邊幅，而又住在赤道之下十九度之內的人那樣黑。我有些時候曾讓我

的鬚鬚長到一碼的四分之一長，但是因為我的剪子和剃刀都很多，我便把牠修得很短。祇把上唇的留着不動，把牠們修成一副回教式的大鬚子，像我在沙利見的那些土耳其人的鬚子一樣；因為摩爾人不留這種鬚子，祇有土耳其人留。這副鬚子，我雖然不敢說其長可以掛我的帽子，卻至少大得可以使英國人覺得可怕。

但這些都是與本題無關的事；因為我很少注意我的臉，臉是在我無關重要的；所以現在暫且不去提牠。帶着這副臉像走我的路，差不多走了五六天。我起初沿着海向我以前泊船登山的那個地方走去。到了那邊，我因用不着看守船隻，便從陸地抄了一個近路，登到以前的那個高岩上去。不料當我向我以前用船纜駛的那個島角一帶望去時，我不覺吃了一驚，因為海面又平又靜，沒有一點動靜，沒有一點急流，正如別處一樣。

我對於這個現象直如墮入五里霧中，莫明其妙；於是決定在這裏停留些時候，看看牠是否與退潮有關。但是不久我便明白，這種急流是由於那西面退下來的潮水與沿岸的某處大河的傾瀉互相匯合所致；這個急流之靠近海岸和遠離海岸，完全視風是從西方吹來或北方吹來而定。因為，當我候到傍晚退潮的時候再到山上去看時，我又分明地看見了那條急流，不過這次已離岸有半海哩遠，不像那樣近了。我上次來時，牠恰巧流得離岸很近，所以把我的船給沖走了；這在別的時候是不會有的。

這次觀察使我確信，祇要我能看準了潮水的漲退，我一定可以毫不費力地把我的小船運過來。但是一想到實行這個計劃，我便記起以前所遇的險事來，使我恐怖異常，不敢再想。於是我便作了一個另外的決定，雖然比較

費勁，卻比較安全，那就是再做一隻小舟，使島這邊有一隻，島那邊有一隻。

你應該知道，我現在在島上已經有了兩個田莊了。一個是我的家，四周有牆，上面有小山，後面有山洞。山洞裏這時我已經掘了好幾個房間，好幾個洞，一個套着一個。其中有一個最乾最大，有一個門通到牆外，——即通到我的牆和那山石相接點以外，——裏面放滿了大陶甕和十四隻大筐子，每隻裏面都可以容五六斗；在這裏面我存着我的糧食，特別是穀；其中有些是從莖子上割下來的種子，有些是我用手搓出來的。

至於我那用木椿做成的牆，那些木椿這時已經生得同樹木一樣，又大又密，任何人看來都看不出牠們後面有人住着。

靠近這個住所，距海濱稍遠，在低濕的地帶，有兩塊我的田；我按期耕種牠們；牠們按季替我產糧食。當我多需穀子的時候，我便在鄰近再增加點土地。

此外，在我的別墅那邊，我也有個田莊。我時時地修理我的茅屋，使那圍着牠的籬笆永遠那樣高，使牠的梯子永遠立在牆的裏面。那些樹起初不過是一些木椿，現在卻生得又粗又高了。我不斷地修砍牠們，使牠生得又寬，又密，又有勁，成爲一個很可愛的樹蔭。在這個籬笆中間，立着我的帳幕；牠是一塊被一根木竿支着的帆布，永遠用不着修理。我在這個帳幕下面做了一個小榻，上面鋪着我所殺死的獸類的皮，和一些別的軟東西，以及一條我從船上取下來的毯子，此外還有一件守夜衣，作爲蓋具。我每次離開我家時，便到這裏來住。

在這別墅附近，有我那些養牲口的——養羊的——圍牆。我因為圍這塊地時受盡了艱苦，所以時時地注意牠，不讓牠損壞，怕被羊衝了出去。末了，我又費了無限的苦心，在籬笆外插了一些小木樁，並且插得非常密，簡直像一道木柵一樣，連一隻手都插不進去。當這些木樁在第二個多雨季中長起來之後，我的圍牆簡直像磚牆一樣牢固了。

這可以證明我在這期間沒有閒着，並且沒有避免一切勞瘁去做一切我生活上所需要的事情。因為我覺得馴養着這羣羊，即不會替自己建了一個羊肉、羊奶、奶油、和奶酪的活動的倉庫，任憑我在島上留多少日子——即使是四十年——都用不完；而羊羣又專賴保持圍牆的完整，使牠們不至逃散。這一步我辦得非常圓滿，甚至到後來那些木樁長大時，我反因為植得太密了，不得不拔去一些。

在這裏，我又培植着我的葡萄，因為我每年冬天都要靠牠做葡萄乾，而且每年都要把牠鄭重地保藏起來，作為我的食品中的最美味的珍品；因為牠們不但美味，而且滋補健神。

我因為這地方居於我的家和我的停船處之間，所以每次到那裏去的時候，總要停在這裏休息；因為我時常到我的小船上去，把上面的東西整理整理。我有時也駕着牠到海裏去消遣，但是卻不敢再作冒險的航行，不敢駛到海岸兩丈以外去，因為我深怕被急流，或風，或別的意外捲走。但現在我的生活又有新的變化了。

有一天晌午，我正向小船走去，忽然在海岸上發現了一個人類的赤足的足印，在沙子上印得非常清楚。我嚇

得癡住了，就彷彿見了鬼怪似的。我靜聽，我向四周看，我既聽不到什麼，又看不到什麼。我登到一個高坡向遠處眺望，我在岸上來回地走着，但是祇有這一個，除了這一個印子之外，找不到別的。我重新走到牠跟前，看看是否還有別的，看看牠是否是我的幻覺；但是這個說法絕對靠不住，因為牠清清楚楚地是一隻人足，腳趾，腳跟，各部俱全。至於牠是怎樣來的，我卻一點都不知道，一點影子都沒有。像一個方寸已亂的人似地，我胡思亂想地想了一會，便恍惚惚地向家中走來，心裏充滿了恐怖，兩步一回頭，三步一回頭，把每一棵草木都認為人形。總之，我簡直無法描述這時我的想像中有多少不同的形狀，我的幻想裏有多少古怪的觀念，我的思想中有多少稀奇的怪念。

當我回到我的堡壘（因為我此後是這樣稱牠了）後，我立刻跳了進去，就彷彿被人追着一樣。至於我是用梯子進去的，還是從那所謂門的山洞裏進去的，我完全不記得了；不，即在第二天早晨我都不記得了。因為即使一個受驚的兔子逃到林子裏去，一隻狐狸逃到牠的窟裏去，牠們心中的恐懼也沒有我在這次進門時那麼大。

我當夜一點都沒有睡；愈離我受驚的時候久，我心裏愈害怕，——這似乎不合情理，尤其不合一般受驚的動物的常情。我因為自己覺得這些事可怕，所以雖然我現在離牠很遠，腦子裏也仍舊一味地造出許多可怕的想像。有時我幻想那腳印一定是魔鬼的；於是我立刻作出種種的推論來。別的人類怎麼能到那裏來呢？他們所乘的船又在什麼地方呢？那裏還有別腳印呢？一個人類怎麼會來到那裏來呢？接着我又想：魔鬼為什麼在毫無需要的時候變作人形呢？難道僅僅為留一個腳印嗎？即使留腳印，那也是無意義的，因為他不能斷定我一定可以看到牠。

這樣一想，我覺得非常有趣。我認爲魔鬼除了做這隻腳印之外，很有些別的辦法來嚇我。並且我是住在島的這邊，他決不會這樣腦筋簡單，把牠留在一個我非常難看到的地方，並且把牠留在沙上，祇一刮風，海水就可以把牠完全抹去。這一切，都似乎與事實，與我們腦子裏的魔鬼的狡猾的觀念不合。

許多這一類的事情都使我那對於魔鬼的推測不能成立。於是我不久便斷定，留腳印的一定是一些更危險的動物，一定是對面的大陸上的野人，乘着小舟在海上出遊，或被急流所沖，或被逆風所吹，偶然來到這個島上，上岸之後，因爲不願意留在這個孤島上，——因爲假使我是他們，我一定會這樣，——又回去了。

當這些思想在我心裏這樣旋轉的時候，我起初心裏覺得非常感激，慶幸自己當時沒有在那邊，並且他們也沒有看到我的小船；因爲假使他們看見了牠，他們要斷定小島上有居民，也許要向前搜尋。接着我的想像中又起了一陣可怕的思想，覺得他們已經看見了我的小船，並且已經發現這島上有人了。假如是這樣，他們一定要再聚更多的人前來，把我吞掉；即使找不到我，他們也一定會找到我的圍牆，把我的穀子通通毀掉，把我的羊隻通通劫走，使我將來餓死。

現在我的恐怖已經把我的一切宗教思想都驅走了。我從前因體驗上帝的奇蹟而生的那些對上帝的信仰，現在已經完全消逝了，就彷彿他以前雖然曾用神蹟來賜我飲食，現在卻無力來保護他所賜給我的那些糧食似的。於是我痛責我自己的懶惰，因爲我除了足供下季之用外，竟不多種一點糧食，就彷彿沒有什麼意外的事可以

使我得不到地上的收穫似的。我覺得這個自責非常適當，於是我決定將來一定要把兩三年的糧食預先備好，以便無論什麼事情發生，都不致於使我餓死。

在這物的手中，人生是怎樣一個光怪陸離的東西啊！在不同的環境中，情慾的變動是怎樣變化無窮啊！今天我們所愛的，明天我們恨牠；今天我們所尋的，明天我們避牠；今天我們所求的，明天我們怕牠。現在我就是一個最妙的例子。以前，我的最大的悲哀就是覺得自己遠離社會，孤苦伶仃，被無邊的大海包着，隔絕人世，被貶入一種寂寞的生活之中，彷彿被上天認為不足與生人爲伍，不足與同類並列似的。假如讓我見到一個人類，那就不亞於使我死而復生，除了把我救出此島一事外，沒有比這更大的福氣了。而現在呢，我卻對於見到人類怕得全身戰慄，連看到人的影子，看到有人到這島上來的痕迹，都恨不得要鑽到地下去。

人生的變幻無定就是這樣。關於這方面，我在驚震稍過之後，作了許多奇怪的自省。我覺得這就是大智大善的上帝所命定我的生活；我覺得我既不知道這些事情裏面有什麼天機，就應該對上帝的天命絕對服從，因為我既是他所造的動物，他當然有權來絕對地管理我，處置我；我既是一個冒犯了他的人，他自然也有權用任何罪刑來懲治我；並且我應該順從地容忍着他的震怒，因為我已經犯了他的罪了。

於是我又想，既是公正而萬能的上帝認為應該這樣懲治我，他當然也有能力拯救我；假如他認為不應該救我，我的責任就是絕對地，完全地服從他的意旨；同時，在另一方面，我的責任也是向他抱着希望，向他祈禱，靜靜地

聽着他的每日的天命。

這些思想在我的腦子裏盤旋了許多小時，許多天，甚至許多星期，許多月。這些思想這時在我的身上有一個我不能不說的效果，那就是：有一天清早，當我正躺在在床上，想到野人的出現對我的危險，心裏覺得非常不安時，我腦子裏忽然想到了聖經上的那句話：「在患難之日求告我，我必救你，你也要榮耀我。」

看到這句話，我便高高興興地從床上起來，不但覺得心裏得到安慰，而且不由地開始熱烈地向上帝祈禱起來。祈禱完了，我便拿起我的聖經來，把他翻開閱讀，最先看到的是下面的話，「等候着主吧，壯着膽吧，他將使你的心裏充滿力量；等候着主吧。」（註三〇）這句話所給我的安慰，簡直無法形容。於是我滿心感激地放下書，心裏不再發愁了——至少在當時。

（註三〇）見詩經二十七篇十四節。

當我正在這樣思慮着，恐懼着，反省着的時候，我有一天忽然想到，這些事也許都是我自己的妄想，那腳也許是我上岸時自己留的腳印。這使我稍稍高興了一點，於是我便開始使我自己相信，這些事都是我自己的幻想，那腳印不過是我自己的腳印。因為，我既能在那地方上船，我又為什麼不能在那地方下船呢？再說，我又說不定什麼地方我曾踏過，什麼地方沒有踏過。假如那腳印真是我自己的，那我就真要像那些自己造出一個鬼怪的故事來說，結果自己又嚇得比別人還利害的蠢人一樣了。

於是我開始壯起膽子來，預備出門；因為我已經三天沒有出我的堡壘，東西已經快吃完了；家裏除了一些大麥餅和水之外，沒有別的。於是我想到我那些羊也該擠奶了，（這件事在以前照例是我每晚的消遣，）那些可憐的畜牲因為沒有擠奶，一定覺得又痛又苦。及至後來去看，果然毀了幾隻，並且乾了幾隻。

我壯着自己的膽子，使自己相信那祇是我自己的腳印，相信我簡直是對自己的影子驚懼，開始重新出門，到我的別墅裏去擠我的羊奶。假如有人看到我這時是懷着怎樣的恐怖前進，怎樣頻頻地回頭，怎樣隨時預備着把筐子丟在地下，趕緊逃生的話，他一定會以為我是做了什麼虧心事，被良心所祟，或受了什麼大的驚嚇，（這倒是實情。）

我因為出了兩三天門，什麼也沒看見，膽子也就壯了起來，覺得一切不過是我的想像而已，沒有別的。但是我仍舊不能使我自己完全相信，除非我再到海邊上去，看見那個腳印，用我的腳去量量牠，看看其間有沒有共同之處，使我確信是我的腳印，那纔算完事。但是當我走到那裏時：第一，從形式上看來，我覺得我泊住我的小船時，決不會在那一帶上岸；第二，及至我用我的腳去量那腳印時，又發現我的腳遠不及牠那樣大。這兩件事都使我的腦子裏充滿了新的想像，使我身上又出起汗來，並且冷得戰慄，如同一個生瘡疾的人一樣。於是我又回到家裏，心裏相信着有人已經來到這個島上；或者換一句話說，就是這島上現在已經有了人，不定那一天就會被我看見。我心裏茫然不知所措。

當一個人被恐懼所佔領時，他所決定的那些辦法是如何可笑啊！恐懼可以使他們把智理建議給他們的辦法棄而不用。我心裏所打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那些圍牆拆毀，把所有的羊都放到樹林子裏去，以免使敵人找到牠們，而抱着同樣的希望重來。接着我又打算把我那兩塊莊稼掘毀，使他們在那裏找不到一粒穀子，以免鼓勵他們再來。其次便是把我的茅舍和帳幕拆毀，使他們看不到一點居民的痕迹，以免他們繼續前進，要找住在那裏的人。

重新回到家裏之後，我心裏的恐懼的心情方與未艾，我的腦子裏也充滿了愁悶的空氣，以上便是我第一夜所想的事。危險的恐懼在人的眼目中，往往比危險自身還可怕萬倍；焦急的苦惱，往往比我們所焦急的對象還大。更糟的是，在這種苦惱中，我並沒有從我一向用的安命的思想中得到解脫。像聖經上的掃羅一樣，我不但覺得非利士人已經來捉我了，並且覺得上帝已經棄絕了我。^(註三)因為我現在並不採取我應走的路，在我的危難中呼求上帝，並且像以前一樣，把我防禦方面的事和拯救方面的事都交給天命。其實假使我這樣做了，我倒至少可以用更高興的心情來容受這件意外的事，可以用更大的決心來打破這個難關。

(註三) 舊約撒母耳記上二十八章：「撒母耳對掃羅說，你為什麼攪擾我，招我上來呢？掃羅回答說，我甚窘急，因為非利士人攻擊我，上帝

也離開我……撒母耳說，耶和華已經離開你，且與你為敵，你何必問我呢？」

這種思想的紛亂使我一夜不會合眼，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纔慢慢睡去；這時我因為用腦過久，精神疲倦已極。

所以睡得非常熟；及至醒來時，心裏已經覺得比以前泰然得多了。我這時開始冷靜地去思維一切了；經過一場激烈的內心的辯論之後，我終於斷定：這個島既是這樣明媚，這樣富沃，並又離大陸不遠，當然不會像我所想的那樣無人。這地方雖然沒有固定的居民，有時卻不免有些船隻，或是故意，或是被逆風所吹，來到此地。不過這種事非常少，所以我在這裏住了十五年了，仍舊看不到一個人影。並且即使他們有時被風吹到這裏，他們看見這裏不是久居之地，也一定很快的回去了。我唯一應該擔心的，就是怕大陸上的那些遊民偶然到這裏上岸；不過他們之來此既是與他們的初願相背，他們一定不會久留，並且一定急急地回去，在岸上一夜都不肯住，深怕誤了潮水的幫助，或天色黑了下來。所以我現在所應做的事祇是設法弄一個安全的地方，防備有野人上岸。

我這時萬分懊悔，不該把我的山洞掘得那樣寬，並且在圍牆外面開了一個門。熱慮了一會，我便決定在我的牆外面，在我十二年前種了兩行樹的地方，再同樣地築起一道第二層壁壘來。那些樹因為以前種得非常密，現在祇消釘上一些木椿，就可以使牠又厚又堅，完成我的牆壁。

因此，我現在已經有了兩道牆。在我的外牆上加上了許多木塊舊鐵絲之類的東西，使牠更加堅固；又在上面開了七個小孔，大小剛剛伸得出我的手臂。在牆裏面，我時時地從我的山洞裏運出土來，傾在牆腳，用腳把牠踏實，把我的牆厚加了十尺多寬。在這七個小孔裏，我設法把我的短槍安裝上，（上面已經提過，我曾從船上運下來七隻短槍，）把牠們裝成大炮的樣子，並且用一些炮車似的架子把牠們支起來，使我在兩分鐘之內可以七槍齊

放。我費了好幾個月的苦工纔把這道牆做完，因為一日不做完我心裏一日不覺安全。

在做着這個工作的期間，我在我的牆外的空地上，各方面都用那些易活的柳木似的木樁密密地插着，差不多插了兩萬多根，並且在牠們和我的圍牆之間留了一道很寬的空間，使我有地方可以望見敵人，使他們走進我的外牆時，也不至於被我的小樹所掩護。

這樣不到兩年，我便有了一片很密的矮林，不到五六年，我的住所前便成了一片森林，生得又濃又牢，使人無法穿過；任何人都不會想到牠後面有什麼東西，更不用說人類的住所了。至於我爲自己所計劃的出入的辦法（因為我沒有留出林路，）是用兩個梯子；一隻靠在一塊很低的山石上，那山石中間低進去，可以放第二隻。因此把這隻梯子取下來之後，就沒有人有法子越過森林，而且即使越過了森林，他們也仍舊是在我的外牆的外邊。

我現在可以說用盡了人力所能顧慮到的一切方法來維持我的生存。後來諸位便可以看到，這些都不毫無理由的；雖然現在我除了怕神怕鬼外，看不到什麼。

在做着這個工作的期間，我對於別的事情也不是毫不注意。因為我對於我的羊羣非常關心。牠們不但可以使我不至耗費彈藥而成爲我隨時所需要的食物，並且也可以免得我費力去獵逐那些野羊。我不願意把他們通通失去，以後再重新馴養起來。

因爲在我考慮了許久之後，我覺祇有兩個辦法可以保全牠們。一個辦法是另外找一個方便的地方，掘一個

地窟，夜間把牠們趕進去。另一個辦法是找兩三塊相距很遠，嚴祕非常的地方，用籬笆圍起來，使每處可以養六七隻羊，以便一旦羊羣有了危難，我祇消費很少的麻煩和時間，就可以把牠再養起來。我認爲，這件事雖然要費很大的時間和苦工，卻是一件最合理的辦法。

於是，我便費了些時日，設法在島上找幾處最僻靜的地方。不久我便找到一塊極其幽靜，與我的理想非常相合的地方，就是我以前從東部回來，在那裏幾乎迷了路的那片密林中的小小的濕地。在這裏，我找到了一小片平地，大約有三英畝大，四周樹木非常密，幾乎成了一個天然的圍牆，——至少也用不着費怎樣大的苦工去圍牠，像我圍別的地方那樣。

我立刻在這塊地上工作起來；不到一個月，我已經把牠圍得可以安全地容着我的羊羣了，——牠們現在已經出人意外地馴服了。於是，也不多事延擱，我便移了十隻小母羊和兩隻公羊過來。移完之後，我仍舊繼續完成我的圍牆，一直把牠做得同我的舊圍牆一樣堅固，不過我做舊圍牆的當兒時間比較從容一些，因之所費的工夫也比較長久一些。

我之所以費這樣大的苦工，純粹是由於我對於那隻腳印的恐懼所致。我在這種不安的心情之下現在已經過了兩年了，仍舊看不到有人到這島上來。這種不安使我的生活非常不舒適，這是任何在恐懼中生活過的人都可以想像得到的。還有一件應該提到的痛事，就是我這種心理的不適對於我的宗教思想有很大的影響。我因爲

心裏時時擔驚着落到野人和食人種的手中，簡直沒有心情祈求上帝，至少也沒有我平常那種平靜和知足的心理來祈禱。我祈禱的時候心裏總是非常悲哀，非常煩惱，彷彿四周都有危機，每夜都有被野人吃掉的可能似的。我可以從經驗上證明：平靜的，感激的，敬愛的心情比恐怖和不安的心情比較適於祈禱。一個人在禍災的恐懼下，比他在病床上懺悔的時候更難對上帝作祈禱的儀式。因為這些不安影響一個人的心理，正如疾病影響身體一樣，並且因為祈禱是心理的工作，而不是身體工作的緣故，這種心裏的不安使人同樣地不能工作，甚至更不能工作。

現在言歸正傳。且說我既把這一部分家畜安置好了之後，我便漫遊全島，打算再找一片幽僻的地方，建一個同樣的圍牆。當我漫遊到西部的一片我所未到的地方，向海裏望去時，我似乎看見極遠處有一隻船。我本來從船上的那些水手裏的箱子中，找出了一兩個望遠鏡，但是現在卻不在我的身邊；並且那東西又很遠，簡直看不出是什麼東西，雖然我一直看到眼睛不能再支持下去纔為止。至於牠是不是一隻船，我仍舊不知道；不過當我從山上下來時，我就看不見牠了；因此我便放棄了牠，祇決定以後出門時，再也不要帶一隻望遠鏡了。

當我從小山上下來，走到我所沒有到過的那個島角上時，我立刻便相信，看到一個人的腳印並不是我所想像的那樣一件奇怪的事。假如我的命運不是被漂在那沒有野人來的部分，我一定可以知道，當那些從大陸上來的獨木船走得離岸太遠時，牠們到島的這一方面來停泊，是最常有的事。並且他們也時常遇在一處，在獨木舟裏

交戰，假使那些勝利者搶到俘虜，他們更把他們帶到這個海岸上面，照着他們那些吃人部落的習慣，把他們殺死吃掉，這以後再說。

當我從那小山上下來，走到島的西南角時，我不覺驚惶失措，嚇得不可言狀，因為我看見海岸上通通堆滿了頭骨、手骨、腳骨、和人骨的其他部分；此外還有一個地方，似乎燒過火，並且在地上有一個用東西掘的圓圈，像一個鬪雞場，似乎是那些野東西用他們的同類來開他們的殘忍的宴會時所坐的地方。

看見了這些東西，我祇是一味地驚愕，一時竟想不到自身的危險了。我的一切恐懼都因為想着這種極端非人式的、地獄式的殘暴，這種人性的墮落的恐怖而被埋沒了；因為我雖然常聽到這種事，卻沒有親眼見過。我很快地把我的頭從這種可怕的景象上轉開，胃裏覺得陣陣作嘔。當我正要暈倒的時候，我的胃突然把牠裏面的東西傾了出來。猛烈的吐了一陣之後，我似乎舒服了一點，但是覺得一刻也不能再在那裏停留了。於是我極快地重新跑上了那小山，向家中走來。

當我走得離那一帶遠了一點時，我愕然地在路上立了半天。等我心裏恢復原狀後，我便帶着最大的敬意望着天空，眼裏充滿了眼淚，感謝上帝使我生在世界的別的部分，使我和這些可怕的人們不同；並且在我這種不幸的現狀中給了我這樣多的安慰，使我不但不應該抱怨，而且應該感激；尤其可感的，是使我在這種不幸的情形下得以認識他，希望他的祝福，——這種幸福實足償補我所受的，我所能受的困苦而有餘。

在這種心情之下，我回到了我的堡壘，心裏對於我的環境的安全也漸漸比以前放心了一點。因為我注意那些畜牲從來不到這個島上來找他們所需的東西；這也許是因為他們常到那片樹木濃密的地方去，找不到他們所要的東西，所以也就不在這裏找什麼，求什麼，期望什麼了。我在這裏已經十八年了，從來沒有見過什麼人類的腳步；我想假如我不使自己被他們看見——這是不會有的事，因為我的唯一的職務就是把我自己隱避起來，除非我發現不是吃人的野人的人們到這裏來，可以出面——我一定可以再在這裏住十八年，而不會給他們看見。

然而我因為痛恨那些畜牲，和他們那種互相吞食的非人式的風俗的緣故，差不多一連兩年，總是若有所思，愁眉不展的樣子，整天困守在我的勢力圈內。所謂勢力圈，就是指那三處田莊——我的堡壘，我的別墅，和我那森林中的圍牆——而言；至於那森林中的圍牆，我除了用牠用羊圈之外，不做別的用處；因為我對於那些魔鬼似的畜牲有一種天然的厭惡，這使我怕見他們有如怕見魔鬼一樣。在這些時裏，我甚至連我那隻小船都沒有去看，一心祇想另做一隻；因我不敢打算再把那隻船從海上帶過來，深怕在海上遇見那些東西，落到他們手裏，丟了性命。

然而漸漸地，一來因為時間久了，二來因為相信自己沒有被他們發現的危險，我心裏的不安也漸漸消滅了。我仍舊像以前那樣的生活着，所不同的祇是，我現在比以前比較小心一點，比較注意着我的四周，惟恐被他們看見；並且在放槍的時候，我尤其小心，唯恐被他們到島上來時聽見。我覺得，我以前為自己養了一些馴羊，使我現在用不着到樹林裏去找牠們，打牠們，實在是一個很好的準備。我後來雖然也捉過一兩隻，那不過是像以前一樣，

用網子和陷井捉的。因此在這兩年之內，我相信我一次槍都沒有放，雖然我從來不肯不帶槍出門。此外我又因為以前會從船裏運過三隻手槍下來，每次出門的時候總要帶一兩隻在身邊，把牠們掛在我的羊皮帶上。此外我又把我從船上取下來的那些彎刀磨了一把出來，做了一條帶子，把牠掛在腰間。因此當我出門的時候，我已經成了一個很可怕的人物；假如你在我上而的那個素描外，再加上兩隻手槍，更在腰間加上一把沒有鞘的寬刀。那就是我的姿態了。

這樣過了些日子，除了略加小心之外，我的生活完全恢復到我以前那種平靜的方式了。我所經的這些事情使我更加覺悟：假如拿我的生活和別的生活相較，和我有遭遇的可能的別的生活相較，我的生活實在不能說不幸。同時我又默想：假如人們肯拿他們的生活狀況和比他們更壞的生活狀況相較，時時懷着感激之心，而不拿牠和較好的相較，藉口抱怨，人類中一定要少許多怨艾的語言。

我因為時時為那些野蠻的畜牲擔驚，時時顧到自己的安全，漸漸竟把為自己創造東西的銳氣磨去，也不覺自己缺乏什麼東西了。此外還有一個費了好久的思索的計劃，我這時也放棄了；那就是沒法把我的大麥造成麥精，再把牠釀成啤酒。這實在是一個妄想，我自己也常責備自己思想太簡單；因為我缺乏許多造啤酒所用的東西，都是無法弄到的。第一，我缺乏藏啤酒的桶子；這是我永遠無法造成的；我費了許多天的工夫，甚至許多星期，許多月的工夫來試驗，但始終沒有辦法。其次，我沒有帆布來保存牠，沒有酵母來釀牠，沒有鍋來煮牠。可是雖然如此，

我仍舊確信，假使沒有這些事情，——即我對於那些野人的驚懼，——我一定早已開始了這個工作，甚至早已把牠做成了。因為我的脾氣是，祇要我動手做一件事，不成功是一定不肯放手的。

但是我的匠心現在已經向別處發展了；我晝夜祇想着怎樣在那些怪物作他們那殘酷的宴樂的時候把他們殺死幾個，並且，假如可能，把他們帶到那裏去殺的人救出來。假使我把我腦子裏那些殺死他們，和他們交戰，使他們不敢前來的計劃通通記下來，那一定要一本超過本書的計劃的大書纔能容得下牠們。但是這都是沒有效力的。除非我去親身實行，一切都沒有用。並且，假如他們有二三十個前來，帶着標槍，帶着弓箭，可以像我槍一樣瞄準，我一個人又有什麼用處呢？

有時我頗想在他們生火的地方掘一個小坑，在那裏面放五六磅火藥，使牠在他們生火時爆發，把靠近的人們炸死。但是我覺得，第一我不願意在這方面費這樣多的火藥，因為我的儲藏現在祇剩了一桶了；第二我又不敢保牠一定在某個時間爆發，使他們受驚；並且成績最好時，也不過把火炸到他們的臉上，嚇他們一下，也不是使他們放棄這塊地方。因此我便把這個計劃放在一旁。於是我又計劃找一個便利的地方埋伏起來，把我的三隻槍加倍地裝上彈藥，等他們那殘忍的儀式舉行得正熱鬧時，用槍向他們放去，把他們打死兩三個，然後再用我的三隻手槍和一把劍向他們撲上去，那麼假如他們祇有二十個人，我一定可以把他們殺個精光。這個幻想使我的心高興了好幾個星期；我因為心裏一味地想着牠，以致連作夢都夢見牠；有時我甚至夢見我正要向他們開槍了。

我對於這個計劃非常熱心，甚至費了許多日子要找幾個地方來埋伏自己。此外我又時到那吃人的地方去查看，對於那裏的地勢漸漸熟習起來。因此，我的腦子裏本來已經充了報復的思想，想殺死他二三十個，現在再得到這些恐怖的印象，再看到這些野蠻畜牲互相吞食的痕跡，我的惡意更被他激起來了。

於是，我終於在那小山的旁邊找到了一個地方，使我可以在那裏安全地候着，一直候到他們的船來；那時我不等他們上岸，便把我自己藏到那叢林裏面去；其中的一片叢林裏有一個小坑，大小足以完全遮住我的身體；在那裏面，我可以坐在那裏窺着他們那些殘酷的舉動，在他們的頭上瞄着準，等他們聚集得很密時再放槍，以便使我不至彈有虛發，而使我一定在頭一槍就打死他們三四個。

於是，我決定把我的兩隻短槍和一隻鳥槍預備好，在這裏實行我的計劃。我把我的兩隻短槍每隻都裝入一對鐵片和四五粒像手槍子彈一樣大的小彈子；把我的鳥槍裝上一把最大的鳥彈；我更把我的幾隻手槍每隻都裝上四粒小彈；此外又預備了一些火藥，作為第二三次放射之用，於是完成了我遠征的準備。

當我定好了我的計劃，並且把牠付諸實行後，我每天早晨總要到那山頂上去繞一個圈子，（這山離我的堡壘大約有三哩多地，）看看有沒有小船在海上走，或向這島上行來。但是這樣繼續走了兩三個月，每天總是毫無發現地回來，我便開始對於這個勞苦的差事有點厭倦了；因為不但海岸附近沒有影子，而且在我的望遠鏡所達的各方面，全海面都沒有影子。

在我每天到那小山上去看望的時期內，我的精力非常飽滿，我的精神非常振刷，彷彿隨時都可以兇猛地殺死二三十個赤裸的野人似的。至於他們對我有什麼冒犯，這個觀念卻自從我看到這些人的有背天理的風俗的可怕的現象而震怒後，始終沒有進過我的腦子。我認爲造物在他的明慧的統治中棄了這些人，使他們完全憑着他們的可憎的，卑劣的本能行事；因此他們現在（也許很久以來）就做出可怕的事情，造出這種風俗來；假若不是有一種不近天理的，被地獄式的墮落性所主動的本能驅使他們，他們一定不會這樣做。但是現在我既對於我好多天以來每天早晨要去作的無益的遊巡開始厭倦起來，對於這種行爲的意見也就開始改變了，同時也就開始用比較冷靜的思想來考慮我所要作的這件事了。上天這麼多的年代以來都不加懲罰地聽着這些人繼續地代他互相懲治，我又有什麼威權，什麼使命來擅自把他們當作罪犯一樣地判斷，處死呢？這些人對於我有什麼冒犯呢？我有什麼權利來干涉他們中間的混亂的流血呢？我時常這樣和我自己辯論：『我怎樣知道上帝對於這種情形是怎樣判斷呢？這些人並不認爲這種事是犯罪；這種事既不與他們的良心有背，他們的心靈也不會責備他們。他們並不明知這是上帝所不喜歡的事而故意違背着天命去作牠，像我們在犯我們的罪時那樣。他們認爲殺死一個戰爭的俘虜並不算犯罪，正如我們認爲殺死一隻牛不算犯罪一樣；他們認爲吃人肉並不算犯罪，正如我認爲吃羊肉不算犯罪一樣。』

這樣考慮一會，我覺我自己實在是錯了；我覺得這些人並不是我想像中的那種殺人犯，因爲那些基督徒在

戰事中也時常把他們的俘虜處死，有時甚至把整隊的人殺死而不加赦免，雖然他們已經丟下了他們的武器，投降了。

接着我又想到：雖然他們彼此相待的辦法是兇暴而不近人情，卻於我毫無關係。這些人並沒有加害於我。假如他們真的來攻擊我，而我爲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殺到他們中間去，那倒有話可說；但是現在我既沒有受他們的侵犯，他們也不知道我，也沒有對我有陰謀，假如我殺入他們中間，那似乎有點不公正。並且假如我這樣作，我就無形中證明了那些西班牙人在美洲所行的那些野蠻的舉動爲合理。因爲他們在那裏屠殺了成千成萬的這些民族——這些民族，雖然是偶像崇拜者，是野蠻人，並且在他們的風俗中有些殘忍而野蠻的禮節，如同把活人獻給他們的偶像之類的事情，對於西班牙人卻毫無災害。這種殺害在歐洲各基督教國家，甚至西班牙人自己，談起來都非常厭惡，非常痛恨，認爲簡直是屠殺，簡直是一種神人共恨的殘酷而非人式的暴舉；以至使「西班牙人」這四個字在所有的有人性的人，有基督教的同情心的人聽來都認爲可驚可怕，就彷彿西班牙國特別產生這種沒有仁慈心，沒有憐憫心的美德的人似地。

這些考慮把我的一切都中止了，都停頓了。我漸漸把我的一切計劃都忘到腦後，認爲我去襲擊那些野人是進一步錯誤的辦法。我認爲，除非他們來襲擊我，（這是我所應該阻止的，）我總不應該去干涉他們；假如我真被他們發現，被他們攻擊時，我自然知道怎樣辦。

在另一方面，我又覺得，這個辦法不但不能拯救我，而且將要使我死無葬身之地。因為那時我不但要將當時上岸的每一個人殺死，並且還要把以後上岸的每一個人殺死，否則假如有一個人逃回去，把這個消息告訴他們全國，他們就會有成千成萬的人過來報仇，這不是我平安無事，自取滅亡嗎？

這樣前後一想，我心裏便斷定，無論在原理上或政策上，我都不應該捲入這件事情。我要做的事，是竭力使自已不要被他們看見，並且不要留下一點痕跡，使他們猜到島上有人。

這種慎重的考慮又引起了我的宗教思想；我認爲，當我定下我那些殘酷的計劃，要滅絕這些於我毫無災害的人時，我已經越了我的責任。至於他們彼此間的犯罪，那於我無關。他們的犯罪是全國的，我該把他們付諸上帝，因爲上帝是萬國的統治者，他知道怎樣懲治全國的犯罪，怎樣判決大衆的罪過。

現在這件事在我看來已經非常清楚了；我覺得我現在能够免得去做一件與故意殺人同樣有罪的事情，實在是一件可喜的事情。我跪着感謝上帝把我從殺人的罪惡中救了出來，並且求他保祐我，使我不致落入野人的手中，使我不致殺害他們，除非在我從上天得到一個更明顯的命令，爲自衛而動手的時候。

在這種心情之下，我繼續地過了一年。在這期間，我因爲雅不欲襲擊這些畜牲，竟從來不登到那小山上面，去看看有沒有他們的影子，或是否有人上了岸，唯恐惹得自己對他們有不利的計劃，或使自已有機會襲擊他們。我的唯一的成就，就是把泊在島的那邊的小船移到島的東部來，把牠駛到一堆亂石下的一個小灣裏面，在那裏，因

爲水流的關係，我知道那些野人一定不敢來，不肯來。

從我的小船上面，我把牠上面那些與這次移動無關的東西通通取了下來；一份我自己爲牠做的桅桿和帆布，一個錨樣的東西（這東西實在不能稱爲錨，不過我總算已經盡了我的力了。）我把這些東西通通除了下來，使別人看不出什麼特別的影子，看不出什麼船的痕迹，看不出什麼有居民的樣子。

此外，我又把我自己藏得比以前更爲隱秘，除了我的工作——如同擠羊奶，料理我那森林的羊羣——之外，簡直很少出我的屋子。我那羊羣因爲是在島的那面，可以說沒有什麼危險。因爲那些到島上來的野人都不打算在這裏找到什麼東西，所以他們也就從來不離開海岸，到內地來。無疑地，在我因爲懼怕他們，對他們加了小心的以前和以後，他們都來過幾次。有時我一回顧就非常害怕；我以前常常赤手空拳，除了一隻槍之外沒有別的武器，（並且槍裏也祇裝着小子彈，）在島上各處東瞧西望，想找些有用的東西，假使我那時遇見他們，被他們看見，我又怎樣辦呢？假使當我發現了一個人的腳印時，我所發現的不是腳印，而是二三十個野人向我追來，並且追得非常快，使我萬無逃生之理，我將怎樣驚訝啊！

一想到這裏，就要使我的靈魂沮喪一陣，使我心裏悲痛半天，因爲我覺得我當時不但不能抵抗他們，並且我的鎮靜也不足以使我去做我應做的事，更不用說去做我現在經過很久的考慮之後所要做的事了。的確，當我把這些事情認真地想了一會之後，我總是覺得非常憂鬱，有時甚至憂鬱半天。但是我末了總是感激着造物——他

會把我從這樣多的隱伏的危險中，從這樣多的患難中救了出來；那些患難都是我無法自救的，因為我想不到牠們會這樣迫急，想不到牠們會發生。

這些思想重新引起了我的一個舊日想法，當我最初看到上天在我們的危險中給我們的恩惠時，這想法時常來到我的思想裏。我覺得我們時常在不知不覺之中就神奇地獲救。每當我們心裏有所躊躇，說不定應該走這條路或那條路時，總有一種心內的暗示指導着我們走這條路，雖然我們比較喜歡走那條路。有時甚至當我們的理智，我們的意志，我們的責任都要我走那條路時，我們的心裏仍舊會有一個奇怪的印象，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出來，不知道藉着什麼能力，逼着我們走這條路。而每次到後來我們總要看到，假使我們走了我們所要走的路，或是走了我們想像中所要走的路，我們一定要倒楣，要失敗。自從這樣想過之後，我便給自己規定：每當這些暗示，這些內心的壓迫命令我做什麼事，或不做什麼事，或命令我走這條路或那條路時，我總要順從那暗示，雖然我除了只知道這種暗示在我的心裏力量很大，不知道什麼別的理由。在我一生裏，我可以舉出許多這種例子來，尤其在我不來到這島上以後；此外還有許多時期，假使我當時用現在的眼光來看牠，一定也可以注意到。但是，世上無論什麼事，祇要有一天明白，就不算太晚。我奉勸那些有心的人們，假使他們在生活中常遇到我這樣特別的意外，或常遇到特別性較少的意外，千萬不要忽視這些上天的啓示；至於這種啓示是怎樣來的，我卻沒法討論；不過這件事情至少可證明精神的來往以及有形者和無形者間的交通之可能；這種證明是永遠無法推翻的。關於這些，我將在

我以後的孤寂的生活中舉出一些很重要的例子來。

我相信本書的讀者一定不會認為奇怪，假使我聲言這些焦急，這些包圍着我的危機，以及這些使我關心的事，已經把我的一切發明，一切與我的將來的生活的方便有關的計劃都中止了。我的自身的安全問題現在比我的吃飯問題更為切要。我釘一個釘子都不敢釘，一根木棍都不敢砍，因為恐怕被別人聽見響聲。爲了同樣的緣故，我更不敢放一聲槍。最使我不安的，就是生火，因為煙子在白天從老遠就可以看見，我生怕牠壞我的事。因此我把一切用火的事情——如同燒陶罐，燒煙斗等——都移到我那森林中的新開地去做。在這森林裏，當我到那邊去了些日子之後，非常欣慰地在地下找到了一個天然的洞穴，這洞穴的內部很深，我敢說即有野人來到洞口，他也不敢進去，除了我這一心祇想找一個安全的避所的人外，別人更不敢了。

這個洞的洞口是在一塊大石頭的下面，有一天我偶然（假如我不把這些事都歸諸天命，我祇好說是偶然）在那裏砍一些樹枝，預備做炭——在我繼續說下去之前，我應該先把我做炭的緣故說一說：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我不敢在我所住的地方生火；可是我每天過日子又不能不做些烤麵包，煮肉一類的事；因此我祇好設法取一些木塊放在草根泥下面燒，像我在英國所見的那樣，一直把牠燒成木炭，然後把火熄滅，把炭帶回家來；這樣就可以做那些需火的工作而不怕有煙了。

這是題外的話。且說我正在那裏砍着木塊，忽然在一片很密的矮林的後面看見一個凹進去的地方。我懷着

好奇心，很想進去看一看；及至費了些困難走進牠的口裏，我發現牠裏面非常深，足可以容我直立在裏面。甚至以容兩個人直立在裏面。但是我必須告訴你，我進去的時候固不慢，出來的時候尤其快，因為當我向那漆黑的內部望去的時候，我忽然看見裏面有兩隻眼睛，不知是鬼的還是人的，反射着洞口的微光，像兩個星斗似地發着光。

可是，這樣停了一會，我重新恢復了我的膽子，罵自己是個大傻瓜，並且對我自己說，怕鬼的人就不會一個人，在島上住二十年，並且使我自己相信，這洞裏就沒有比我更可怕的東西。於是我重新鼓着勇氣，拿起一根火把來，又跑了進去。可是還沒有走到三步，我又像以前那樣嚇了一跳。因為我忽然聽見一聲響亮的嘆息，彷彿一個人在苦痛中的嘆息一樣，接着便是一陣斷續的聲音，好像一句沒有說清楚的話，接着又是一聲深深的嘆息。我向後退了一步，心裏吃了一驚，全身都是冷汗；假使我這時頭上戴着帽子，我的頭髮也一定會把牠沖掉。但是我仍舊竭力鼓着勇氣，心裏想着上帝的神力無所不在，可以保護我，鼓勵着自己，向前走去。藉了我舉在頭前的火把的光，我看見地上躺着一隻大得可怕的公羊，正在苟延殘喘，因為太老的緣故而要死了。

我稍稍地移動了牠一下，看看能不能把牠曳出去。牠掙扎着要起來，但是卻立不起來。於是我心裏想，讓牠仍舊躺在那裏吧。牠既能這樣嚇我，假如有野人敢來時，牠當然也能嚇他們。

我的心現在已經鎮靜了許多，於是我便用眼開始向四周看去；我看這山洞不算大，祇有十二尺寬，然而因為

是天然形成的，所以不圓不方，不成形體。接着我又注意，牠的內部有一個另外的洞，但是洞口很低，需要我爬着進去，並且牠到底通到什麼地方，我也不知道。我因為沒有蠟，祇好暫時不進去，但是卻決定第二天帶六隻蠟，一個用短槍上的槍機做的火絨盒，和一盤火種再來。

於是第二天我便帶了六隻我自己做的大蠟來了；（因為我現在已經會用羊脂做出很好的蠟了。）進了那低孔之後，我四肢伏地，向前爬了十碼；我覺得這個冒險實在大膽，因為我既不知道我的路有多麼遠，又不知道內裏有什麼。當我穿過這個地峽之後，我發現我的洞頂漸漸高了起來。一直高到二十多尺。至於洞中的四壁，我敢說我自到島上以來，沒有見過這個輝煌的景象。因為那四壁反射着我的蠟光，放出霞光萬道。至於是牆上到底是鑽石，是寶石，還是金子，我卻不得而知。

我現在所發現的這個地方，實在是在山洞中最可愛的一個，雖則稍微黑暗一點。洞裏的地面又乾又平，並且上面有一層很細的沙子，所以看不見什麼害人的蟲蛇，並且洞頂和洞壁上也沒有濕氣。牠的唯一的缺點就是牠的入口；不過我因為正要找這樣一個安全地，一個隱退所，倒覺得這是一層方便。因此我對於這個發現非常高興，決定毫不稽延地把我所關心的那些東西搬到這地方來，特別是我的火藥，我的軍械。在這方面，我要運過來兩隻鳥槍，（因為我一共有三隻，）三隻短槍（因為我一共有八隻，）把其餘的五隻留在我的堡壘裏，讓牠們大炮似地架在我的外牆上，同時也可以隨時取下來用。

在搬運軍火的期間，我乘機把那桶受了潮的火藥打開了。我發現火藥的每面都被水浸入三四寸厚，被浸處的火藥已經變爲又堅又硬，像一個殼似地包着裏面的火藥。因此我在桶子的中心得到差不多六十多磅良好的火藥；這對於我實在是一個可喜的發現，於是我便把全部都搬到那個洞裏去，預備永不在我的堡壘裏存到三磅以上的火藥，恐怕有什麼意外。此外我又把我所剩的那些鉛彈通通搬了過去。

我現在覺得我好像傳說中的古代的巨人一樣，在沒有人可以襲擊的石穴裏，石洞裏生活着；因爲我告訴自己說，在這裏，即使有五百個野人來找我，也找不到；即使他們找到，他們也不敢到裏面來攻擊我。

我所發現的那隻垂死的老羊，在我發現的第二天便在洞口死了。我覺得與其把牠曳出去，倒不如掘一個大坑，把牠埋起來容易。於是，爲了避免臭味沖鼻起見，我便把牠在那裏下了葬。

我現在住在這島上已經二十三年了；我對於這地方和這種生活的方式已經非常習慣，假如我敢保那些野人不來擾我，我真情願在這裏了此一生，一直到我的最末一刻，像那隻老羊似地倒下死掉爲止。而且我現在又發明了一些消遣和娛樂的方法，使我的光陰過得比以前快活。譬如，第一，我在前面已經提說，我已經把我的波兒教得會說話了；牠的話說得又清楚又明白，使我非常高興；牠和我在一塊過了二十六年。至於牠後來又活了多久，我卻不得而知；不過我會聽見巴西人說，鸚鵡可以活一百年，也許我那可憐的波兒到今天還在活着，還在叫着『可憐的魯濱孫』吧。我希望沒有一個英國人會這樣倒霉，到那裏去聽見牠；因爲假使他聽見，他一定會相信那是魔

鬼。其次，我的狗也和我作了十六年的可愛的伴侶，後來終於老死了。至於我的那些貓，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牠們繁殖得非常利害，以至使我不得不用槍先打死幾隻，免得牠們把我和我的一切東西都吞掉。末了，因為我所帶來的那兩隻老的已經跑了；並且我又時時地驅逐牠們，不給牠們東西吃，牠們也就竄到樹林子裏去，變成野貓了；所剩的祇有兩三隻我所最寵愛的，被我養馴了；每當牠們生出小貓來，我便把小貓投在水裏淹死。以上是我的家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我還在身邊養了兩三隻小羊，教給牠們在我手裏吃東西。並且我還蓄了兩隻另外的鸚鵡，也很會說話，並且都會叫「魯濱孫」；但都不像我第一個那樣好；而我在牠們身上也不像在第一個身上那樣下工夫。此外我還養了幾隻我不知道名目的海鳥，牠們被我在岸上捉住剪了翅膀。我在我的堡壘前面種的那些木椿，現在已經長成很密的矮林了，這些活鳥在那些短樹裏，在我看來非常可愛。因此，祇要我不怕野人，我對於我所過的生活已經非常滿意了。

但是上天的意旨卻不是這樣。我希望一切讀到這個故事的人，都可以從這裏得到一個正確的斷語，就是，我們最要避免的災害，我們最害怕的災害，往往是我們的獲救之門，是我們從憂患中出來的唯一的路。在我的多事的一生裏，我可以舉出許多這種例子來；但是最顯明的，就是在我留住此島的最後的幾年的事情中。

現在我已經到了我來到本島的第二十三年的十二月了。我因為已到冬至日，（因為我不能稱牠為冬季，）正是我應該收穫的時節，必須時常到田裏去。有一天，一大早，天還沒有亮，我正要出門，忽然看見遠處海岸上有一

片火光，發火的地方離我發現野人的遺跡的地方約二哩遠近，不在島的那邊，而在我這邊。

看了這個景象，我嚇得要命，便在矮林中停了步，不敢出去，恐怕被他們看見。然而我的心卻再也靜不下去了，因為我怕這些野人漫遊島上時看見我那已割的和未割的莊稼，和我的任何遺痕之類，斷出島上有人，不搜出我來不止。這樣一想，我立刻回到我的堡裏。把梯子搬下來，竭力把一切東西作成荒野而自然的樣子。

然後我又在牆內預備一切，作着抵禦的狀態。我把我的大炮（就是那些架在外牆上的短槍）和我的手槍通通裝上彈藥，決定抵抗到底，同時也嚴肅地把自己交給天命，熱烈地祈求上帝把我從野人手裏救出來。我在這種狀態中支持了兩個鐘頭，但是不久便開始不耐起來，想到外面去看看，因為我沒有密探可以派出去。

當我又坐了些時候，盤算了一會應該怎樣處後，我便認為我不能再這樣糊裏糊塗地坐下去了。於是我把梯子靠在小山旁，登到小山中部的那塊平地上，又把梯子提起來，放在那塊平地上，登到山頂，然後把我的望遠鏡拉長，伏臥着在山頂上，開始向那邊望去。我立刻看到那邊有九個裸體的野人，圍着一片小火坐着；這當然不是在取暖，因為目下天氣很熱，他們用不着取暖；想來大概是在烹製他們所帶來的野蠻的人肉的食品；至於那人是在取還是活的，我卻不得而知。

他們有兩隻獨木舟，已經拉到岸上來了；這時正是退潮的時候，他們似乎在等着潮水再來時回去。這個景象所給我的昏亂，當然可想而知，尤其因為看見他們竟來到我這邊來，並且離我很近。但是當我注意他們永遠是乘

着潮水來時，我的心裏也就稍稍安了一些，因為我覺得，祇要他們沒有先事來到島上，我可以乘漲潮的時候出門。這樣想了一番之後，我便很安心地去做我的每日的收穫的工作了。

果然事情不出我之所料；潮水剛向西邊流來，他們便通通上了船，搖槳而去，在他們離開的一小時內，他們不住地跳舞着，從望遠鏡裏，我很容易地看出他們的姿態來。用我的最清晰的觀察，我可以看出他們都是赤裸裸的，一絲不掛；至於他們是男人還是女人，我卻分別不出來。

我一看見他們上船走了，便取了兩隻槍背在肩上，兩隻手槍掛在腰帶上，一把沒有鞘的寬刀懸在腰間，盡我的速度跑到那臨海的小山上去。我費了兩個多鐘頭纔跑到那裏，因為我被槍械所壓，走不動。到了那裏之後，我立刻看出，來到島上的野人，除了我所見的那兩船外，還有三船。我向海面西邊望去，祇見他們都已駛入大海，向大陸駛去。

這對於我是一個可怕的景象，尤其當我走到海岸時，我可以看出他們的滲行所留下的遺痕：血、骨頭、以及被這些畜牲在娛戲中吞吃掉的人體的殘部。一看到這個，我立刻怒火中燒起來，恨不得把下次來的一概滅絕，不管他們是誰，不管他們有多少人。

很顯明的，他們這種光臨是不常有的事；一直過了十五個月，他們纔有人到島上來；在這中間，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也沒有見過他們的腳印，他們的遺痕；因為他們向來在多雨的節季裏不大出門，至少不會出得這樣遠。然

而在這期間我因為時時擔驚着他們突然向我攻擊，日子過得非常不舒服。由此可見，期待着禍事比遭着禍事還苦，尤其在一個人無法擺脫這種期待，這種恐懼的時候。

在這整個的期內，我始終懷着殺人的心情，把我的大部分有用的時間都用來計劃下次看見他們時，怎樣戰勝他們，怎樣襲擊他們，尤其當他們像上次一樣，分作兩股的時候。其實我卻沒有想到，即使我把一股殺完，殺死十個人，十二個人，我在第二天，第二個星期，第二個月就得再殺一股，再殺一股，甚致殺到無窮股，一直到我變成一個比他們這些吃人者一樣殘暴，或更殘暴的殺人者為止。

我現在每天都在疑慮和焦急中過日子，覺得自己總有一天落到這些沒有憐憫心的東西的手中。即使有時冒險出門，也時時極其小心地向四週注意着。我現在覺得我於事先養好了一羣馴羊，實在這是可喜的事；因為我無論如何都不敢放我的槍，尤其不敢在他們常到的那一帶放槍，生怕驚動了這些野人；因為即使我能暫時把他們嚇走，他們也一定不幾天就會乘着兩三百隻獨木舟再來，那時我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雖然如此，我卻過了一年零三個月纔看見這些野人回來。在這期間，他們自然也許來過一兩次，不過不知是由於他們沒有停留的緣故，還是由於我沒有聽見他們的緣故，我不知道罷了。但是到了我來此第二十四年的五月裏，我又和他們作了一次很奇怪相遇；這一層，以後再說。

在這十五六個月裏，我心裏非常不安，不能安眠，作着怕夢，時時在夢中驚醒。白晝，我心裏充滿焦急；夜間，我常

常夢見殺死野人，夢見殺他們的種種理由。這且不提。在第二十三年的五月，——以我那可憐的木日曆計算，彷彿是在十六日那天，因為我至今還在那木柱上刻日曆，——忽然風雨大作，雷電齊鳴，鬧了一天，晚上仍舊很兇；我說不清事情的發生是在什麼時候了；不過當我正在讀着聖經，苦思着我的現狀的時候，我忽然聽見一聲槍聲，彷彿是在海上放的。

這次意外和我以前所遇見的那些意外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因為這件事給我的觀念是另外一種的。我很快地跳了起來，一瞬間便把梯子放在小山上；上到山腰之後，又把牠換上去，登到山頂。正在這個時候，我忽然看見火光一閃，告訴我第二槍又響了，果然在半分鐘後，便聽見了槍聲。從那聲音，我可以辨出牠是從我被急流沖走的那一帶的海上來的。

我立刻便斷定這一定是有什麼船遭了難，此外還有些別的同伴，別的船隻同來，放這幾聲槍向他們求救。我這時心裏非常清楚，想道：我雖然不能救他們，他們也許能救我。於是我便把我手邊所有的乾柴都集了起來，集成一大堆，把牠在山頂上放起火來。這些木柴很乾，燃得非常快；雖然風很大，仍舊燒得很好；我想信假使海裏有船，他們一定可以看見。他們無疑地是看見了，因為當我的火剛剛燒起之後，我不久便又聽見一個槍聲，接着又是好幾個槍聲，通通從一個地方送來。於是我整夜地燒着我的火，一直燒到天亮。天亮之後，空氣也澄清了，我看見遠處海上，在島的正東方有一個黑的東西，至於是帆是船，我卻看不出；不，甚至用望遠鏡都看不出，因為我和牠相距太遠，

並且這時空氣中仍舊有點薄霧（至少在海上是這樣。）

我當日時時地望牠，不久便發現在牠並不移動；於是我立刻斷定牠是一個下了錨的船。我因為急於要知道個究竟，便攜槍在手，向島的南部跑去，跑到我以前被急流沖走的那些岩石中間，爬到一個岩石上面。這時空氣已經完全澄清了，我可以看見（這使我非常難過）一隻破船正擱在我以前駕舟出遊時所見的那些暗礁上面，這些暗礁強阻着那急流，造成一種逆流，使我在生平最絕望的地位中得救。

一個人的平安，往往是另一個的危險。這些人似乎因為不知道路徑，並且那些礁石又完全是隱在水裏，加之昨晚東北風又刮得很急，竟在夜間觸在礁上。假使他們看見這個島，（現在我不得不假設他們並沒看見，）他們一定竭力用他們的小船向岸上逃生。他們的鳴槍求救，尤其在他們看見了我的火光之後，使我有許多感想。第一，我想像他們看見了我的火光以後，一定下到小船裏，竭力向岸上搖來，不過當時風浪很大，他們也許已經被海浪捲走了。忽然我又想，他們也許在事先就失了他們的小船，因為這是常有的事；尤其當大浪擊起他們的大船的時候，時常逼得人把小船弄破，有時甚至把牠扔到海裏去。忽然我又想，也許他們有別的船隻同來，那船隻見了他們的遭難的信號之後，已經把他們救了出來，載走了。忽然我又想，他們也許已經乘着小船向海上走去，被我已前所遇的大風所捲，捲到大洋裏面，同歸於盡了；也許他們已經快餓死了，已經到了人吃人的狀況之下了吧。

其實這些猜度還是最好的猜度；以我的環境而論，我除了關心着這些人的不幸，憐憫着這些人外，實在愛莫

能助。這個辦法對我非常有益；牠使我更覺得應該感謝上帝，因為他使我在這種孤寂的環境中能够幸福而舒服地過活，因為這兩次飄到這裏來的水手除了我之外，沒有一個人活了命。從這裏我又看出：當上帝把我們投入這種卑苦的生活中，這種巨大的不幸中時，他總使我找到一兩件可以感激的事情，總使我們看到比我們環境更壞的人們。

這些人的環境就比我更壞；我沒理由可以猜想他們已經得了救，更沒有理由可以期望他們不同歸於盡，除非也許被別的船救了去；並且這一層也是不大靠得住，因為我現在看不到一點這種事的影子。

我不能用文字來解釋我看見這個景象之後，靈魂裏生出一種怎樣的古怪的期望或渴望。我不禁大呼道：「祇消有一兩個，不，祇消有一個人從那船上逃到我這裏，使我得到一個同伴，一個人類來交談和往來就行了！」在我這些年的孤寂的生活中，我從沒有覺得過這樣起勁，這樣需要人類的伴侶，這樣感到缺乏伴侶的悲恨。

在人類的情緒中，常有一些隱秘的動力存在，當牠被一種希望中的目標，甚或被一種想像造出來的目標吸引時，牠便非常強烈地鼓動着我們的靈魂，使牠一直向那目標追去，就彷彿沒有那個目標就不能過似地。

同樣地，我現在也非常熱烈地盼望着有一個人不死，「祇消有一個人不死就夠了！」我相信我把這句話差不多說了一千次，把我的欲望說得非常高，以致使我說這句話時，總是緊握着兩手，手指摺在我的手心裏，假使我的手裏有什麼軟東西，我一定可以把它不知不覺地握碎，同時我的牙也在一處強烈地相碰，使我一時不能把牠們

分開。

讓那些科學家去解釋這些事情，解釋牠們的原因吧；我所能向他們說的，祇是把事實描寫出來，並且當我發現這事實時，我也吃了一驚，因為我不知牠是從什麼地方出來的。這無疑是由於我感到了有一個基督徒交談的好處，而在心裏造成了一些熱烈的願望，一些有力的觀念的結果。

但是事情的進展卻不是這樣。這大概是他們的命運，或我的命運，或我們雙方的命運不容牠這樣。因為一直到我來到島上的末一年，我仍舊不知道他們中是否有人脫了險。反之，事後過了幾天，我不幸卻在沈船一帶的海岸上，看見了一個溺死的青年的屍首。他身上沒有什麼衣服，祇穿着一件水手的背心，一條短布褲，一件藍布襯衫；沒有痕跡可以使我猜出他的國籍來。他的衣袋裏除了兩塊西班牙幣和一個煙斗外，一無所有；但後者對於我卻比前者有用十倍。

這時天氣已經晴霽了，我很想乘着我的小船到那破船上去走一走，因為我相信一定可以在上面找到些有用的東西。此外還有一個更有力的動機，就是我覺得那船上也許有一兩個活着的人。那時我不但可以拯救他的生命，並且當我拯救他的生命時，我也可以使我的生活安適到極點，這種思想緊緊地留在我的心裏，使我日夜不安，祇想乘着船冒險到那破船上去。我覺得這個印象在我心裏非常有力，簡直使我無法抵抗，就彷彿牠是從什麼隱秘的地方來的，使我不走不行似地；至於其餘一切，我祇好委諸天命而已。

在這種印象的勢力下，我急忙跑到我的堡裏，預備一切航行的東西；我取了一些麵包，一罐清水，一個駕駛的羅盤，一瓶露姆酒（因為我現在還有許多），一滿筐葡萄乾。把一切必要的東西都背在肩上，我便走到我那小船前面，把牠裏面的水掏了出來，使牠浮在水面，把我的貨物裝上去，再回家去取別的貨物。我第二次的貨物是一大袋米，和那遮頭用的傘，以及另外一罐清水，兩打麵包或大麥餅，一瓶羊奶，一塊奶酪。我把這些都辛辛苦苦，流着汗運到我的船上。於是，一面祈禱着上帝保佑我一路平安，我便出發了。我沿着海岸搖着我的小船，終於走到東北方的那個島角上。現在我要向大海出發了，前進不前要在現在決定了。我望着在島的兩邊遠遠地流着的那兩道急流，想到以前所遭的危險，覺得牠非常可怕；我的心開始有點退縮了。因為我知道假如被捲入這兩條急流中的任何一條，我就要被捲到大海裏去，也許又要回不到本島，或看不見本島了；那時以我這樣小的船，祇要一陣小風，我就難免沒頂之災。

這些思想在我心裏非常有力，使我開始想放棄我的計劃。我把船泊在一條小溪裏，自己跨到岸上，在一塊較高的土地上坐了，憂愁而且焦急，對於這次航行又怕去又想去。當我正在默想的時候，我可以望見潮水已經變了，變成漲潮了；這將使我在幾小時之內不能出發。於是我立刻想到，我應該登到一個最高的地方去，看看潮漲時那急流走什麼路，以便斷定我被水沖出去後，能否有希望被急流從別處沖回。剛這樣想完，我的眼便望見了一座小山，牠的地位足能兩面都望見海面，並且從牠上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些潮流的情形，並且看到我回來時走

什麼路。上到那小山之後，我望見那退潮的急流是沿着島的南部流出，那漲潮的急流是沿着島的北部流進，我回來時祇消沿着北部走，自然可以被沖回來。

我被這番觀察所鼓勵，決定在第二天早晨一退潮便出發。在我的獨木舟裏蓋着被睡了一夜，便向海裏駛去。我起初向正北走了一段，不久便覺得那急流開始推着我向東方駛去，速度很快，但是並不像以前南岸的那條急流一樣，使我失了駕駛的能力。我用我的槳作爲舵，很快地一直向那破船駛去，不到兩小時，便到了那邊。

船上的景象非常悽慘。那船是西班牙式的，已經被夾在兩塊岩石中間了；船尾一帶都已被海水打碎；船頭因爲觸到礁石裏的時候衝得太猛了，前桅和主桅都已經拆斷了，倒在甲板上了；祇有斜杠還很好，杠頭和杠弓都很牢固。當我走到船旁，一隻狗在船上露出頭來，牠看見我來，不住地吠叫；我一喚牠，牠立刻便跑到水裏，泗到我的船邊；我把牠抱起來，祇見牠已經飢渴得要死了。我把我的麵包給了牠一塊，他立刻把牠吞了下去，彷彿一隻在雪裏餓了兩個星期的狼似地。接着我又給了牠一點清水；假如我不禁止牠，牠一定會喝得漲破肚子。

接着我便上到船上；但是我第一眼便看到廚房裏有兩個溺死的人。互相摟抱着。我斷定這一定是由於船觸礁的時候，風暴雨急，海水捲得非常高，時時地捲過船面，使人不能忍受，同時那海水又時時地湧上來，彷彿把人捲入海底似的，竟把人悶死了。除了那隻狗之外，船上沒有一個活的動物；並且除了那些被水所浸的東西之外，看不見一點東西。祇在底艙有幾桶酒類的東西，不知是葡萄酒還是白蘭地；水退後，可以看見；但是牠們是太大了。使人

無法染指。此外我又看到幾個箱子，我相信是水手們的東西；我在牠們中間取了兩個，運到我的小船上，也不檢查裏面有什麼。

假如是船尾觸在礁上，而船頭被海水打破，我倒不至虛此一行；因為從我在這兩隻箱子裏找出的東西看來，我很有餘地可以相信這隻船上面有很多財富。並且我還可猜出，這隻船是從南美巴西附近，布諾塞爾地方出發，要到墨西哥海灣的哈伐納去，或者要到西班牙去。船上無疑地載有許多金錢；但是現在都沒有用了。至於船上其餘的人都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卻不知道。

除了這兩隻箱子之外，我又找到了一小桶烈酒，約有二十加侖；我費了些困難把牠運到我的小船裏面。在一間船室裏，我又找到了幾隻短槍，和一個大的藥角，藥角裏有四磅火藥；短槍對於我毫無用處；因此我仍舊把牠們留在船上，只取了藥角。我取了一個火鐘和一把火鉗，因為我極其需要牠。此外又取了兩個小銅壺，一個袁朱古律的銅鍋，和一個烤東西的鐵格子。這時潮水已經要漲了，我載着這些東西和那隻狗向岸上駛去。當晚天黑之後，我極端疲倦地回到島上。

我當日在小船上睡了一夜；到了早晨，我決定把我所得的東西放在我的新洞裏，不帶到我的堡裏去。吃完東西之後，我把我的貨通通運到岸上，細細地檢查牠們。那桶烈酒原來是一種露姆酒，但是與巴西的不同；總之，不大好。但是當我打開那兩隻箱子時，我卻找到幾件於我很有用的東西。譬如，在一隻箱子裏，我找到了一隻小箱子，裏

面裝着幾瓶很名貴的補身酒；每瓶約有三品脫，瓶口上包着銀子。我又找到了兩罐很精美的蜜餞品，因為口上封得很好，沒有被鹽水所浸；還有兩罐是被水浸了的。我又找到了一些很好的襯衫，這是我非常歡迎的東西；又找到了一打半白紗手帕和有色的領巾；我對於前者非常歡迎，因為在熱天用牠們拭臉是很爽快的。除此之外，當我打開箱子的抽屜時，我又找到了三大袋西班牙幣，約有一千一百多枚，並且在其中一個口袋裏，在一個紙包裏，還有六枚西班牙金幣和一些小的金條，想來大概有一磅重。

在其餘的一隻箱子裏，我發現有幾件衣服，但都沒有什麼用；以情形而論，牠彷彿是屬於副炮手的；不過在火藥方面，裏面祇有兩磅精細的火藥，裝在三個小瓶子裏，彷彿是預備裝烏槍用的。總之，我在這次航行中，所得有用的東西很少；至於錢幣，我又沒有地方用牠。牠在我看來正如腳下的泥土一樣不值錢；我寧願把牠們完全捨掉，去換三四雙英國襪子，英國鞋，因為我已經許多年沒有穿到牠們，非常需要牠們。不過我現在卻從我在破船上，發現的死人腳上脫下了兩雙鞋；同時我又在一隻箱子裏找到了兩雙；這在我是非常可喜的事；但是牠們無論在舒適方面，在耐用方面，都不如我們英國的鞋，並且與其把牠稱爲鞋，不如把牠稱爲便履。在這個水手的箱子裏，我又找到了五十多枚西班牙銀幣，但是沒有金幣；我猜想這隻箱子是屬於一個比較貧困的人，而那隻箱子卻是屬於一個高級船員。

雖然如此，我卻仍舊把這些錢帶到我的洞裏，存了起來，像我以前處置那些從我們自己的船裏取出來的錢

一樣。我覺得我不能得到這隻船的其餘的一半，實在是一件憾事。因為我相信，假如那樣，我一定可以用我的小船運許多船錢幣回來，假使我以後有機會逃回英國去，我仍舊可以把牠們安全地存在這裏，等我回來運取。

我把我的東西通通搬到岸上，貯藏妥當，便回到我的船上，沿着海岸把牠划回牠的舊港，把牠停泊起來，然後抄着近路回到我的舊居。回到那裏之後，我發現一切都甚安全，都很清靜。於是我開始休息我的身子，開始像從前一樣地生活，開始料理我的家務。不過現在已經比以前稍微警覺一點，比以前更喜歡向外面窺望，並且不像以前那樣愛出門了，即使有時大膽在外面活動，也是在島的東部，因為我相信那些野人從來不到那一帶去，並且我在那一帶也用不着加這樣多的小心，帶這樣多的武器和軍火，像我到別處去時一樣。

我在這種情形之下住了差不多兩年，但我的腦子彷彿是生下來就是要使我的身體受苦的似地，在這兩年裏卻不時地造許多離開本島的計劃；有時想到那破船上去一次，（雖然我的理智告訴我那船上已經沒有東西值得我這樣冒險了，）有時想到這邊去逛逛，有時想到那邊去逛逛；我敢相信，假使我有我從沙利逃走時用的那隻船，我現在早已駛入大海，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

對於那些注意人類的苦難（以我所知道，這種注意是他們的不幸的一部分的來源）的人們，換一句話說，就是對於上帝和自然所賦的地位懷着不滿的人們，我在各種環境中都對他們有一種警告。我因為不去回想那些幼年的情形和我父親的有益的忠告（不聽他的忠告是我的根本的罪）等等，致被同樣的過失弄得我流落

到這種不幸的地位。假使老天使我在巴西做了植蔗家之後，不再胡思亂想，而慢慢地做下去，我現在（換一句話，就是在我來到這島上的這些年中）也許已經成了一個巴西的植蔗家了；不，我相信，以我在那短短的期間所得的進展，以及我以後有的發達來說，我現在也許已經擁有十幾萬元了。我爲什麼把一個固定的財產，和一塊蒸蒸日上田地棄掉，而甘願作一個管貨人，到吉尼亞去販黑奴去呢？假如我們在家裏不畏耐性去做，我們豈不總有一天有錢從本地那些職業的販奴者手裏去買嗎？雖然這樣買比較貴一點，但那所貴的數目卻實在不值得用這樣大的冒險來省。

但是這就是青年人的普通的命運，非要經過很多年的工夫，很大的經驗，不能知道牠的錯誤。我現在就是這樣。我因爲這種錯誤在我的性格裏已經根深蒂固，遂使我不能安命，時時盤算着從這裏逃走的辦法。在我把後半部的故事說給諸位讀者垂聽之前，我覺得似乎應當先把我對於這種愚蠢的逃走的計劃的初步的觀念，以及我的行爲的路線和基礎來敘述一遍。

我自從上次從破船上回來，把我的小船停放妥當之後，便開始回到我的堡內，把生活的情形恢復到以前的樣子了。我的錢財現在已經比以前多了一倍，但是我卻不比以前更富庶；因爲我對牠沒有一點用處，正如那些祕魯的印第安人在西班牙人入寇以前一樣。

那是我來到這個絕島的第二十四年三月間的多雨季裏一個夜晚。我躺在我的吊床上，不能入睡；我的身體

很好，沒有一點苦痛，沒有一點不快的感覺，沒有一點不適的地方，甚至連一點心理上的不適都沒有；但是我卻總也閉不上我的眼去睡，甚至整夜連一次眼都沒有眨。

要把那天夜裏我腦子裏，記憶裏的那些混昏的思想記下來，是一件不可能，而且不必要的事。我把我的整個的生活史，從生下來一直到來到這島上，以及來到島上之後的情形，通通簡單地在我的腦子裏回憶了一遍。當我想到我來到島上後的情形時，我把初來的幾年中的快活的生活，與我看見那沙上的足印之後的焦急的、恐懼的、小心的生活，作一個比較的觀察。我並不是以為在這以前那些野人並沒有到過這島上，沒有成千成百上過岸，不過我當時沒有知道，沒有害怕；我對這一層非常滿意，雖然我的危險卻始終如一；我慶幸我不知道我的危險，就彷彿我簡直沒有危險似的。這使我的心裏起了許多有益的感情，特別是這個感想：蒼天實在是大慈大悲，因為他在治理人類的時候，竟使人類的眼光和知識不能及遠，因此他們雖然在萬種危機中穿行，——假使這些危機被他看見，一定可以使他們心神不安，精神萎靡，——仍舊看不到四周的情形，認不出四周的危險，而能坦然無懼。

我這樣想了一會，便開始回憶我這些年來在島上所處的危機；我以前總是坦然鎮靜地在島上走來走去；殊不知我也許偶然被一個山岡，一棵樹，或一個黑夜的降臨所隔，而逃開了世上最可怕的毀滅——即落入野人的手中。假使我被他們看見，他們一定抱着我捉一隻山羊，一隻鼈魚時所抱的目的，把我吃掉，並且覺得把我殺死，把我吃掉，正如我吃掉一隻鴿子，一隻鶴時一樣無罪。假如我說我不虔誠地感謝造物，用最大的虛心來承認這些無

形中的拯救都是由於他的特別的保祐，（假如沒有他的保祐，我早已無可避免地落到他們的無情的手中了，）我實在算自暴自棄。

想完了這些事之後，我便費了些時去研究這些畜牲——即這些野人——的天性，去研究上帝為什麼竟讓他的入類在世界上作這種非人的事，作這種兇殘又兇殘的吞吃同類的事。但是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什麼結果，於是我心裏又問：這些畜牲到底是佔據地球上的什麼地方呢？他們的來處距海岸又有多麼遠呢？他們老遠地跑出來，究竟有什麼目的呢？他們所用的是那一種的船呢？我為什麼不能設法像他們到我這邊來，到他那邊去呢？

我一點也不考慮當我到那邊時，我將怎樣辦；也不考慮假使我落到野人的手裏，我將有什麼結果；也不考慮假使他們襲擊我時，我將怎樣逃走，不，我簡直不想想；假使我那邊去，我怎會不被他們襲擊，而有逃生的可能；更不想想，即使不落到他們手裏，我將吃什麼，到什麼地方去。這些思想通通沒有跑到我的腦子裏去；我的心祇一心一意地想着乘着小船到大陸上去。我覺得我的現狀是世界上最不幸的情形，除了死之外，沒有比牠更壞的了；假如我到了大陸，我也許可以遇救，或者我也可以像我在非洲一樣，沿岸駛去，一直走到有人煙的地方，得到救援；再不然，我也許可以遇見什麼基督徒的船隻，把我救起；至不濟，我也祇有一死，以了此種種不幸。不過請讀者注意，這些思想完全是由於心神不寧所致，而我的心神不寧又是由於長期間的煩惱和我在破船上所遭的失望所致，因為我本來想在那破船上找到我那久渴望的目標，——找到些同我談話的人，知道些關於本島的事情和脫身

的方法。我完全被這些思想激起了。我的一切心裏的平靜，如同把一切都交給上帝，把一切都憑蒼天處置等等，現在都似乎停止了；除了計劃到大陸上去外，我沒有力量使我的思想轉到別的去；這個趨勢在我身上非常有力，非常激烈，簡直使我無法抵抗。

這趨勢強烈地激動着我的思想，使我的血熱欲沸，使我的脈搏跳動得同得了熱病一樣。（其實祇是爲了我內心的熱烈的緣故。）這樣激動了兩個多小時，就彷彿已經筋疲力竭似地，我竟昏昏地睡去了。你以爲我一定要夢見這件事情；但是我卻既沒有夢見牠，更沒有夢見與牠有關的事。我夢見我清晨從我的堡裏出去，忽然望見了兩隻獨木舟，上面載着十一個野人，向岸上走來；此外他們又帶了一個另外的野人，彷彿是要殺來吃的；突然之間，那將要被殺的野人二躍而起，拚命逃開了。恍惚間，他似乎已經逃到我的矮林裏面，逃到我的壘外來躲着了。我見他祇是獨自一個人，並且那些別的人又不到這一帶來尋他，便走了出來，向他微笑，鼓勵他。他立刻跪在地下，彷彿要求我援助他；於是我便把梯子指給他，讓他上去，把他帶到洞裏，作爲我的僕人。當我得到這個人之後，我便對自己說：『我現在真可以冒險向大陸出發了；因爲這個人可以作爲我的領港，可以告訴我怎樣做，到什麼地方去尋糧；什麼地方有被吞之虞，不能去；什麼地方可以去，什麼地方可以逃走。』正這樣想着，我醒了；我因爲在夢中看到逃走的希望，高興得不可言狀，及至清醒過來，發現完全是一個夢時，因此我的失望也是非常強烈，非常使人喪氣。

於是我便結論：我的唯一的逃走的路徑就是先要得到一個野人，並且，假使可能，最好得到一個被他們帶來

要殺死，要吃掉的俘虜，但是這個辦法有一個困難之點，那就是，要辦到這一步，我就不能不對他們全隊加以襲擊，把他們通通殺淨。這不但是件危險而容易失敗的事，並且在另一方面，我對於這個辦法之正常與否，尚有懷疑之處；想到要流這樣多的血，（即使是為自救，）我的心不由地顫戰起來了。至於那些反對這些辦法的種種理由，我現在用不着再去說牠們，因為牠們仍舊與上面說過的一樣。雖然我現在還可以舉出些別的理由，如同：這些人是我的生命的仇敵，假使他們有機會，他們一定會把我吃掉；這完全是保護我自己的生命，使我自己不死，這完全是一種自衛等等；——然這流血自救的觀念卻仍舊使我恐懼，使我不能習慣。

然而，末了，當我自己和自已爭辯了半天之後，當我感覺了半天之後，（因為無論那一種說法都在我的腦子裏奮鬥了很久，）我終於被自救的欲望戰勝了；我決定無論用什麼代價，我總要把那些野人弄一個到手。我的第二個決定就是計劃怎樣去做；這確是一很難解決的事情，我因為找不出有效的辦法，便決定先行瞭望着，看他們什麼時候上岸，至於其餘的事，我完全臨時隨機應變。

這樣決定之後，我便開始隨時哨探，一直哨探到厭倦得要命。因為我一直候了一年半纔有消息。在這期間，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島的西部和西南角上去望着那些獨木舟；但是連一隻都看不見。這使我非常沮喪，非常煩惱，雖然這次並沒有像前次一樣，把我的銳氣磨盡。反之，事情愈延遲得日久，我愈起勁；總之，我以前那種怕見他們，怕被他們看見的心情，還沒有現在要遇見他們的心情這樣急。

此外我又相信我自己足能駕御兩三個野人（假如我得到他們），使他們完全做我的奴隸，做我叫他們做的事，而不致被他們傷害。這件事使我高興了很久，但是實際上，卻什麼都沒有實現；我的所有的幻想和計劃都沒有產出什麼結果，因為有很久的工夫沒有一個野人到我身邊來。

我自從存了這些觀念之後，因為沒有機會實行，總是沒有結果。這樣過了一年半的光景，忽然有一天清晨，我看見我這邊的岸上一共放着五隻獨木舟，坐船的人都已上了岸，看不見了。他們的人數打破了我的一切計劃；因為我知道他們每隻小船裏總載五六個人；現在有這麼多的人，我真不知道有什麼計劃以一個人來襲擊二三十個人。因此我祇好躲在我的堡壘裏，疑慮而且不安。不過同時我卻把一切襲擊的事情都準備好，預備一有機會便出動。我這樣等了半天，聽着他們的動靜；末了，等得不耐起來，我便把我的槍放在梯子腳下，爬上那兩層山岩，我不敢把我的頭伸得太高，恐怕萬一被他們看見。在這山頂上，我藉了我的望遠鏡，望到他們差不多有三十多個人，已經舉了火，正在烹燒肉類。我不知道他們是在怎樣烹燒，或者是在烹燒什麼；不過我卻看出他們正圍着火，用無數的姿式舞跳着。

當我正在這樣望着的時候，我從望遠鏡裏望見他們從小船上曳出兩個不幸的野人來，彷彿是被置在那裏預備宰殺的。我望見其中的一個立刻便被他們用一個木棍或木劍打倒了，於是立刻便有兩三個野人跑上來，動手把他切開，預備烹燒。至於其餘的一個犧牲者，則被留在一旁，等候他們前來動手。這時，這個野人看見自己沒有

人留神。便起了逃生的希望，突然跳出他們的圈子，用一種難信的速度沿着海岸向我這邊跑來，換一句話說，就是向我這邊的海岸跑來。

當我看見他向我這面跑來時，尤其當我看見他被全體野人追着的時候，（我須承認，）我簡直嚇得要命。我預料着我的夢要實現了，他一定要藏到我的矮林裏來了；但是我卻無論如何不能相信我夢中的其餘的部分，相信那些野人不來追趕，不來捉到他。然而我仍舊鎮靜着。當我看見他的不過三個人，我的勇氣漸漸恢復起來了。更使我壯膽的是，我看見他比他們跑得快得多，並且愈跑愈遠，假使他能繼續半小時，他一定可以逃出他們之手。

在他們和我的堡壘之間有一條小河，我在本書的開頭，講到把東西運到岸上等事的時候，已經提到過了；我認爲假如他不能洩過這條小河，就一定要在那裏被捕。不料當那逃走的野人跑到河邊時，雖然河裏潮水很高，他卻若無其事地跳了下去，祇划了三十來下，便洩過河面，爬到岸上，繼續迅速而有力地跑來。當那三個人跑到小河前面時，我看見他們祇有兩個會洩水，其餘的一個並不會洩，於是這第三個便立在河的那邊，望着其餘的洩水，自己不再前進了；又過了一會，也就一個自己慢慢地走了回去，——這對於他實在是一件幸事。

我注意，那兩個野人在洩水的時候比那逃走的野人費了兩倍以上的工夫。這時忽然有一個觀念熱烈而有力地飛入了我的腦子：這是我得到一個僕人，一個伙伴，一個助手的時候了；上帝現在顯然在命我救這個可憐蟲的生命。於是我立刻很快地跑下了梯子，把我的兩隻槍拿在手裏，（因爲我在前面已經講過，牠們都是放在梯子的

腳下的，)又很快地跑上去，跑到山頂，向海邊走去。接着又抄了一個小路，下了山，在那追人者和被追者之間當頭，攔住。我向那逃亡者高聲招呼了幾聲，他回頭看見了我，似乎同樣地對我害着怕。但是我卻用手招他，叫他回來，同時慢慢地向那追着的兩個人迎上去。突然之間，我向前搶了一步，用槍柄把那前面的一個打倒在地。我不願意放槍，因為我怕其餘的野人聽到我。其實相距這樣遠，槍聲既難聽見，煙子又難看見，他們當然不會知道。我既把這個人打倒，那個便立刻停住脚步，彷彿嚇呆了似地。於是我便向前走了幾步。但是當我走近了幾步時，我立刻看見，他手裏拿着一副弓箭，正預備射我。於是我只好先向他放了一槍，一槍把他打死。那停了步的逃亡者，這時雖然看見他的敵人都已經倒在地下死了，卻被我的火光和槍聲所嚇，簡直嚇呆了，既不前進，也不後退，(其實與其說他向前。不如說他想再跑。)我又向他高聲招呼了幾聲。用手勢叫他到前面來。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向前走了幾步。接着又站住了；又走了幾步，又站住了。這時我看出他的全身都在抖着，彷彿覺得他已經被我擒住，不久便要像他的兩個敵人一樣，被我殺死似地。我又向他招手，叫他過來，並且用各種的姿式來鼓勵他，然後纔慢慢地走過來，每走十步或二十步，便在地下磕一個頭，彷彿是感激我的救命之恩似地。我向他微笑着，作出和藹的樣子，並且用手招他，叫他再走近一點，末了他終於走到我的面前，跪在地下，吻着地面，把頭放在地下，舉起我的腳來，放在他的頭上，彷彿在發誓作我的終身的奴隸。我把他扶了起來，厚待他，鼓勵他。但是我們的事情現在還沒有完，因為我看見我打倒的那個野人並沒有死，不過被我打昏了，現在漸漸蘇醒過來了。於是我指着他，把他指給我前面的野人

看，表示他沒有死。他看了我的手勢之後，對我唧哩咕嚕地說了幾句話；我雖然不明白他的話，可是聽來卻覺得好聽，因為這是二十五年以來我第一次聽見的人語（除了我自己之外）。但是現在沒有時間來默想這些事；那被打倒的野人這時已經清醒得坐了起來，使我的野人開始害怕起來了。但是當我看見這個情形後，我使用我的其餘的一隻槍對那人瞄着準，作出要把他打死的样子。於是我的野人（因為現在我是這樣叫他了）便向我作了一個姿勢，彷彿要我把那明晃晃地掛在腰帶上的刀借給他。於是我便借給他了。他接過我的刀之後，立刻跑到他的敵人前面，祇一刀，便把他的頭砍了下來，其靈巧簡直不亞於德國的任何劊子手。對於一個除了木刀之外從來沒有見過別的刀的人，這實在是一件奇事。我後來纔知道，他們的刀都做得很快，很重，並且木質也很硬，所以也可以一刀便把頭和手臂砍斷。他把頭砍下來之後，大笑着回來，作出勝利的樣子，並且把我的刀帶了回來，做出無數莫明其妙的姿式，把牠和那被他殺死的野人的頭一齊放在我的前面。

但是最使他驚訝的，就是奇怪我怎樣會在這樣遠的距離把那另一個野人打死，於是他指着那野人，向我作着手勢，請我允許他過去。於是我便作着種種的手勢，叫他去。他走過去之後，不覺呆住了，兩眼直直地望着那野人，一時把他翻過來，一時把他翻過去，查看他的彈傷；那子彈似乎正中在他的胸前，在那裏穿了一個小孔，但是沒有多少血，因為他的血似乎已經向腹內流去，並且他已經死了，他把那野人的弓箭取在手裏，走了回來。於是我便轉身回去，同時叫他跟我走來，並且用手勢告訴他，後面還有別的人要來。

於是他便向我作手勢，表示他必須先用沙土把那兩個死人埋掉，免得以後有別的野人來時，被他們看見。我用手勢叫他去埋。於是他便開始動起手來；不到片刻，便用他的兩手在沙土上掏了一個坑，剛剛容得下那第一個野人，然後又把他拖了進去，用沙土把他掩上。接着他又把第二個如法埋上。我相信他不到半刻鐘就把兩個人都埋上了。於是我便喚着他，把他帶走；我不把他帶到我的堡裏去，卻把他帶到島的內部的洞裏去。這樣，那躲到我的矮林裏的一部的夢境，便不致實現了。

進到洞裏，我便給了他一些麵包，一把葡萄乾，叫他吃下去，同時又給了他一點水喝；他因為跑了半天，非常渴。給他吃喝完了之後，我又用手指着地下的一個地方（在那裏我會鋪了一片乾草，草上還有一條毛毯，預備我睡臥之用。）作着手勢，叫他躺下睡覺。於是這可憐蟲便睡倒在地下，呼呼睡去。

他是一個面目清秀，修短合度的人；他的四肢是直而且壯，但是並不大；他的身材是高而且合度；他的年紀看來大約有二十六歲。他的面非常和善，沒有猙獰可憎的樣子；他的臉上一方面帶着一種男子氣，一方面卻帶着一種歐洲人的溫柔與和藹，尤其當他微笑的時候。他的頭髮是長而且黑，並不像羊毛似的捲着；他的前額是高而且大，他的兩眼活潑而且有光。他的皮色不是黑色的，而是棕色的；然而又不是巴西人，佛吉尼亞人，和其他的美洲土人的那種醜而可憎的棕黃色，而是一種淡的橄欖色；在這種皮色中，有一種不易描寫的地方。他的臉是圓而且肥；他的鼻子很小，但是又不像黑人那樣偏；他的嘴很好，唇很薄，他的牙很整齊，白得同象牙一樣。他沈睡了半小時之

後，又醒了，跑到洞外面來找我，因為我正在擠我的籬笆裏的羊。當他看見我時，他立刻向我跑過來，伏在地上，作出各種古怪的姿勢，表示他的恭敬感激之心。末了他又把他的頭放在地上，靠近我的腳，把我的腳放在他的頭上，像以前一樣，這樣做完之後，他又對我作出各種服從謙恭的姿勢，使我知道他將終身伺候我。我明白他這些意思，於是我便對他表示，我對他很滿意。又過了一會，我又開始向他說話，並且教他對我說話，首先，我讓他知道他的名字應該叫「星期五」，因為星期五是我救他生命的日子，而我這樣叫他，是爲了紀念這個日子。我教他說「主人」二字，並且讓他知道，這就是我的名字。我又教他說「是」和「否」，並且使他知道這兩個字的意義。我用二個陶罐給了他一些羊奶，讓他看着我喝牠，並且把麵包浸在裏面；我給了他一塊麵包，教他照樣地做；他馬上照辦了，接着便作着手勢，表示很好吃。

我和他在地洞裏過了一夜；但是一到天亮，我便召他隨我出來，同時讓他知道，我將給他一些衣服穿；這似乎使他很高興，因為他的身上這時沒有一點衣裳。當我們走過他掩埋那兩個人的地方時，他指出了那個地方，並且把他所做的記號指給我看，向我作手勢，表示我們可以把牠們掘出來吃掉。這時我作出發怒的樣子，表示我深惡這種舉動，彷彿一想到這事就要作嘔似地，並且用我的手招他走開；於是他便順服的走開了。接着我又把他帶到那小山頂上，看看他的敵人是否已經遠去。我拉開我的望遠鏡看去，很清楚地望見了他們昨天所聚的地方。但是卻看不見他們或他們的獨木舟的影子。如此看來，他們顯然已經離開了本島，而把他們的兩個伙伴棄在這裏，不

去找他們了

但是我對於這個發現仍舊不認為滿意。這時我的勇氣和好奇心更大了，於是便帶了「星期五」叫他手裏拿着刀，背後負着弓箭（他對於弓箭使得非常巧妙），同時又把槍讓他替我攜一隻，我自己攜一隻，兩個人一同向野人佔據着的地方走去；因為我很想對他們知道一個究竟。當我走到那裏的時候，那可怖的景象使我全身的血都發了冷，使我的心沈了下去。這對於我實在是一個可怕的形象，雖然「星期五」對牠卻若無其事一樣。在那一帶，地面上佈滿了人骨，泥土被血染得通紅，處處零落地散着被吃剩的，被砍爛的，被燒焦的大塊的人肉；總之，處處都是他們在打勝了敵人之後，所開的祝勝的會宴的遺迹。在這裏，我看見了三個頭骨，五隻手，三四根腿骨和腳骨。「星期五」藉了手勢告訴我，他們這次一共帶來四個預備吃掉的俘虜；三個已經吃掉了，他（他指着他自己）是第四個。他說這班野人和他的王曾經發生了一場惡戰，俘了許多俘虜；這些俘虜被那些參加戰爭的人分帶到各處，預備把他們吃掉，正如這班野人處置那些被帶到這邊來的人一樣。

我命「星期五」把所有的頭骨，骨塊，肉塊，和其他的殘餘的東西通通拾到一處，堆成一堆，點一把火，把牠們燒成灰燼。我注意「星期五」仍舊垂涎着那些人肉，不改他的吃人的天性；但是我卻竭力表示我一起這件，事一看見這件事就要惡心，使我不敢有什麼表示；因為我會設法使他知道，假使他敢動一動人肉，我就要殺死他。

當我們把這事做完之後，我們便回到我們的堡內。到了堡內，我便開始替「星期五」工作起來。我首先給了

他一條短褲，這條短褲是我從破船上的砲手的箱子裏找出來的，經過了一點修改之後，對於他非常適合。其次我又蓋着我的徽技，替他用羊皮做了一件背心；因為我現在已經成了一個很不錯的裁縫了。接着我又給了他一頂方便而合時式的兔皮製的帽子。這樣，他總算有了衣服，並且有了很好的衣服。他看見自己居然穿得同他的主人一樣好，心裏也非常高興。自然，穿上這些東西之後，他起初未免覺得行動不便；不但覺得褲子不便，而且覺得背心的袖口磨他的肩頭和腋下。但是當我把他叫苦的地方放鬆了一點之後，並且當他對這些衣服習慣了一點之後，他也開始覺得舒服了。

第二天，當我同他回到家裏之後，我便開始考慮在什麼地方安置他，爲了使我們兩方面都方便起見，我便在我的兩道壁壘中間的空地上——卽第一道牆之外，第二道牆之內——替他做了一個小小的帳幕。接着又因爲那裏有一個小門，通着我的山洞，我又做了一個門框，做了一個木門，把牠安置在那入口之內，並且使牠只能在裏面開關。到了晚上，我便把牠上了門，並且把梯子也收了起來。如此則假如「星期五」要侵入我的內牆之內，他一定先要弄出許多響聲，把我驚醒。因爲我的第一道牆上現在已經有了一個長竿做的屋頂，遮着我帳幕，一直伸到山簷上，同時在這些長竿之上，又橫置了許多小木棍，木棍上面又放了些很厚的，同蘆葦一樣堅實的稻草；在那伸出梯子的地方，我已經做了一個活門，假使有人從外邊進來，就無法開牠而墮了下來，造出很大的響聲。至於我的武器，我在夜間通通把牠們放到我的身邊。

但是我卻用不着加這一切小心；因為世上可以說沒有一個僕人比「星期五」對我更忠實，更敬愛，更誠懇。他從來沒有一點熱情，沒有一點憂鬱，沒有一點詭計，永遠感激着，永遠工作着。他愛我之深，正如一個赤子愛他的父親一樣。我敢說，無論在什麼時候，他都肯犧牲他的性命來救我的性命。他的行為的證據，把我的一切疑慮都一掃而空，並且不久便使我相信我在安全上面用不着對他加什麼小心。

這使我時常注意，並且帶着一種驚奇之心來注意，上帝在他的天命裏，在他的統治中，雖然把世界上許多動物的使用官能，使用天性的機會奪去，卻仍舊賦與他們同樣的天性，同樣的理智，同樣的愛情，同樣的好意的、責任的情感，同樣的嫉恨惡毒的習慣，同樣的感恩的、熱誠的、忠實的觀念，同樣的爲善的、知善的能力，與我們沒有兩樣；並且當上帝給他們以使用這些天賦的機會時，他們也會與我們一樣快地來使用，甚至比我們更快地來使用。有時我想到：我們這些天賦雖然有上帝的聖靈，上帝的語言來指導，有我們的智力來輔助，我們仍舊把牠們使用得非常卑鄙；反之，對於另外的無數的人類，雖然他們比我們更善使用他們的天賦（假使我可以利用我這可憐的野人來判斷的話），上帝卻不知道爲什麼竟使他們不能得我們的知識。我每次想到這些事情，心裏便覺得鬱鬱不樂。

從這裏，我有時甚至進而去懷疑上帝的威權，去質問他的處置的荒謬，因為他使一部分人得到他的指導，使另一部分人得不到他的指導而同時卻要他們盡同樣的責任。但是我不久便住了口，用以下的結論結束了我的

思想：（一）我們不知道上帝用什麼見解，什麼條律來判斷這些事；不過上帝在事理上既然是無限地神聖。無限地公正，那麼，假使他判定這些人們不能得到他的指導，那一定就是因為他們侵犯了他的聖靈。（這聖靈，據經書上說，就是他們的法律，）並且他的判斷也是以他們的良心所承認的條律為標準，雖然牠的基礎卻不容易知道。（二）我們既是我們的陶工（指上帝）手中的陶土，所以沒有陶器可以向他說：「你為什麼把我做成這種樣子？」

現在且回到我的新同伴方面。我對於我這個新同伴非常滿意；我決定教給他一切應知的事情，使他對我有用，對我方便，尤其要教給他說話，教給他明白我的話。他是一個最能幹的學生，能够很巧妙的明白我，或使我明白他，並且永遠是非常快活，非常用工，非常高興，使我同他說話時，覺得非常有趣。我的生活現在開始過得非常舒服，簡直使我開始對自己說：只要我不被野人們所襲，即使我永遠不離開此地，我都不在意。

回到堡裏兩三天之後，我覺得，爲了使「星期五」戒除他那可怕的攝食之法，他那吃人的習慣起見，我應該讓他嚐嚐別種的肉類。於是有一天早晨我便把他帶到樹林子裏面去。此去我本來預備從我的羊羣裏面提一隻小羊出來，帶回來烹製。但是正在走着的時候，我忽然看見有一隻母羊正臥在樹蔭下面，旁邊立着兩隻小羊。我抓住「星期五」說，「別動，站住！」同時用手勢叫他不要動。接着便舉起槍來，一槍把小羊打死了一隻。「星期五」以前曾在遠處看見我打死他的敵人，不知道，並且摸不清是怎樣打死的，現在見我又放了槍，立刻大吃一驚，全身

發抖，作出驚懼的樣子，身子幾乎要癱在地下。他既沒有看見我所打死的那隻小羊，也沒有看見我已經把牠打死，卻急忙解開他的背心，看看自己受了傷沒有，似乎以為我已經決定要殺死他了。他跑過來跪在我的前面，抱着我的兩腿，向我說了許多我不懂的話，那意思似乎是求我不要殺他。

我沒法使他相信我沒有害他之心，同時又用手把他拉起來，對他笑着，指着那打死的小羊，叫他跑去取來；他馬上照辦了。當他正在那裏納着悶，查看那小羊是怎樣致命的時候，我又裝上了我的槍。過了一會，我看見一隻大鷹，正停在一棵彈所能及的樹上，爲了使「星期五」稍微明白我的舉動起見，我把他喚到跟前，用手指着那隻鳥（牠實際上是一隻鸚鵡，雖然我把牠當作了鷹）又指着我的槍，又指着那鸚鵡下面的地，使他明白我要放槍把那隻鳥打死，使牠落下來。於是我放了槍，並且叫他看。當他看見那鸚鵡落下來之後，他仍舊不顧我的勸告，嚇得木然的立在那裏。更使他驚訝的，是因爲他並沒有看見我放什麼東西到槍裏去，他祇以爲槍有一種奇怪的破壞之源，可以制死人類、野獸、禽鳥，或遠近任何東西，這件事給他的驚訝，很久都不能消失。我相信，假使我聽其自然，他簡直可以把我的槍當作神一樣的崇拜，至於那隻槍，他一連許多天，運動都不敢動牠，同時卻整天的獨自向牠說話，和牠交談，就彷彿牠會回答他似地。到了後來我纔從他口裏知道，他這樣做是求牠不要制死他。

且說當時我等他的驚懼略過了一點，便指着那鳥，叫他跑過去取來。他跑了過去，過了半天纔回來，因爲那隻鸚鵡在被打之後，沒有完全死去，竟鼓着翅掙扎了一大段路；但是他終於找到了牠，把牠拾了起來，拿給我。我因

爲鑿於他不明白槍的奧妙，便乘了這個機會又把我的槍裝上，並且裝時不讓他看見，以備再打別的東西。但是找了半天，什麼都沒有找到。於是我便把那隻小羊攜到家裏，當晚把牠的皮剝了下來，把牠用心切好，又把那專門煮肉的鍋取了出來，把肉煮了一些，煮成一些很好的湯。我自己嘗了一點之後；又倒了一些給我的僕人；他似乎很喜歡牠。但是最使他奇怪的，是我吃肉的時候放鹽。他向我做手勢，表示鹽不是好吃的東西。同時又放了一點到他的口裏，作出噁心的樣子，又唾又吐，急忙用清水嗽口。在另一方面，我也放了一塊沒有鹽的肉到我的口裏，急忙作出吐唾的樣子，像他吃鹽時一樣，但是這仍舊沒有用；他無論如何不肯用鹽來吃肉、吃湯，——至少有很久不肯吃，並且即使後來吃，也吃得很少。

我給他吃了水煮的肉和湯之後，又決定第二天把那小羊烤一塊給他吃。我的烤法是把兩根竿子插在地上，火這面一根，火那面一根，上面架一根橫竿，把肉穿在一根繩子上，吊在橫竿上，讓牠時時轉動，像我在英國所見的樣子。「星期五」對於我的烤法覺得非常奇怪；但是當他嚐到肉味時，他用各種的法子來告訴我他怎樣喜歡牠，使我終於明白了他的意思。末了他告訴我他將永遠不吃肉了；我聽了很歡喜。

第二天，我叫他動手打些穀子，並且照着我的法子把那些糠皮除掉；他不久便作得同我一樣好了，尤其當他明白牠的意思，牠是做麵包用的之後。因爲打完穀子之後，我讓他看着我做麵包，烤麵包，不久「星期五」便學會了去做一切的工作，像我做的一樣了。

我現在開始考慮現在吃飯的口既由一隻變到兩隻，我就須比以前多預備一點田地，多種一點穀子。於是我便標出了一塊地方，把牠像以前那樣築起籬笆來。在這方面，「星期五」不但工作得非常自願，非常勤勉，並且工作得非常高興。我把這個工作的目的告訴他，使他知道現在添了他一個人，我們必須多種些穀子，多做些麵包，以備我們兩個人之用。他對於我的話非常感動，於是他使我知道，他認為我在他身上比在自己身上所費的功夫實在太多了，假使我肯告訴他去做什麼，他願意更賣力氣地去做。

這是我到島上以後最快活的一年。「星期五」開始會說話了，他幾乎能明白我所要的一切東西的名字，明白我差他去的一切地名，並且時常和我說話；因此我本來是沒有機會用我的舌頭的，現在也有機會用了。我除了喜歡和他說話外，還對於這人的本身有一種特別的滿意。他那天真的誠懇對我一天比一天來得明顯，使我真要愛他。至於他那方面，我相信他愛我超過他以前愛任何對象。

我有一次想問問他是否願戀他的祖國——這時他已經把英國話學得非常好，幾乎可以回答我任何問題了，——於是我便問他的國家是否永遠打不勝負。聽了我的話，他笑道：「是的，是的，我們永遠打得很好。」這意思就是說，他們永遠打勝。於是我們開始了下面的談話：我說，「你們既永遠打勝，你怎麼還會變成俘虜呢？」星期

五

「星期五」——不過我們國裏總算打勝了。

「主人」——怎麼打勝；假如你們國裏打勝了，你怎麼會被捉？

「星期五」——我在的那個地方他們比我們國裏多；他們捉了一個，兩個，三個，還有我。我們國裏在別處打勝了他們，我們國裏在那邊捉了一兩千。

「主人」——但是你們國裏為什麼不從你們敵人手裏把你們奪回呢？

「星期五」——他把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和我通用獨木舟帶走了，我們國裏那時沒有獨木舟。

「主人」——那麼，「星期五」你們國裏怎樣處置他們所捉的人們呢？他們也把他們帶走，同樣地吃掉嗎？

「星期五」——是的，我們國裏也吃人，把人通通吃掉。

「主人」——他們把人帶到什麼地方去呢？

「星期五」——帶到他們所想帶的地方去。

「主人」——他們到這裏來嗎？

「星期五」——是的，是的，他們到這裏來，也到別處去。

「主人」——你也同他們到這裏來過嗎？

「星期五」——是的，我也來過。（用手指着島的西北部，那一帶彷彿是他們的部分。）

從他的話裏，我明白我的僕人「星期五」以前是到島的那邊來吃人的那些野人中的一個。過了些日子，當

我壯着膽子，把他領到那邊去的時候，他立刻認出了那地方，並且告訴我，他們曾經在那裏吃過二十個男人，兩個女人，和一個小孩。他不會用英文說二十之數，卻用二十塊石頭列在地上，指着牠們告訴我。

我之所以敘述出這一段，是因為與後文有關。我和他談完了這一片話之後，又問他我們的島離大陸有多麼遠，並且獨木舟是否時常出事。他告訴我，沒有危險，不會出事；不過在入海不遠的地方，海上有一條急流，並且風向總是早晨向一方吹，晚上向另一方吹。

這個，我起初祇以為是潮水出入的關係，後來纔明白，這完全是由於那巨大的歐龍諾庫河的急流所致。我後來又發現，我們的島正位於這個河流的口上，而我在西北偏西一帶所見的那塊陸地，則是河口北部的純尼達島。（註三）我向「星期五」問了無數的問題，關於那一帶的地方、居民、海、大陸，以及附近的國家等等。他用最大的坦白把他所知道的通通告訴了我。我問他各邦野人的國名；但是我除了加利比一個名字之外得不到別的名字。於是我明白這就是加利比羣島，這些羣島從歐龍諾庫河口展到規安那地方，更延到聖馬太島，而在我們的地圖上，牠是屬於美洲的。他指着我的鬍子對我說，在遠處月落的那邊（想係西方）也住着許多像我一樣的有鬍子的白人，並且他們殺了許多人。從他的話裏，我明白他是指那些西班牙人而言，他們的在美洲殘忍已經遍傳各處，並且被各邦的人子子孫孫的記住。

（註三）純尼達島（Trinidad）西印度羣島中最南的一個。

我問他能不能告訴我怎樣纔能從這島上到那些白人中間去；他告訴我，是的，是的，可以用「兩隻獨木舟」去。起初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也不能叫他把「兩隻獨木舟」的意義說明給我聽；後來，費了很大的困難，我纔知道他的意思是必須用一隻像兩隻獨木舟那樣大的船，纔能過去。

「星期五」的這一片談話使我非常感到興趣；從當時起，我便開始希望有一天找一個機會逃出此島，而這個可憐的野人可以助我成功。

自從「星期五」和我共處以後，自從他開始能夠和我說話，能夠明白我的話以後，我時時想在他的腦子裏放一點宗教的知識進去。有一次我進而問他，他是被誰造的。他完全不明白我的意思，以為我在問他的父親是誰。但是我卻換了一個方法，問他世上的大海、陸地、高山、林樹，都是誰造的。他告訴我，這些都是那遠處的老貝納木紀造的。他不能形容這位神人是什麼樣子，只知道他很老，比大海，比陸地都老，比月比星都老。我又問他，這老人既為我們造了萬物，萬物為什麼不崇拜他呢？他帶出一副嚴肅的神氣，很坦白地說：「萬物都對他說『啊』。」我問他，他們國裏的人死後是否要到別處去；他說：是的，都到貝納木紀那裏去。接着我又問他，他們所吃掉的人是否也到那邊去；他說：「是。」

從這些事情着手，我開始漸漸教導他，使他認識真的上帝。我指着天空，告訴他萬物的創造者是住在那裏。並且告訴他，上帝用他創造萬物時的神力和天命來統治世界。並且告訴他，上帝是萬能的；他能為我們做一

切事情，他能給我們一切，他能把一切從我們手裏奪去。於是，我漸漸地使他明白起來。他很注意的聽着我的話，並且很高興的相信了基督是被差來替我們贖罪的，並且學會對上帝祈禱的樣子，並且相信他即使是在天上，也能聽見我們。他對我說：我們的上帝既住得比太陽還高，他一定是一個比貝納木紀更大的神，因為他雖然住得不遠，仍舊聽不見他們的話，除非他們到他住的那座山裏去，向他說話。我問他是否曾經到過那邊，同他說過話，他說：青年人從來不去，祇有那些被稱歐渥加濟的老年人纔去。我經他向我解釋了一番之後，纔知道所謂歐渥加濟者，就是他們的僧侶，他們到那邊去說了「啊」（這就是他們的祈禱）之後，就回來把貝納加濟的話告訴他們。從這些話裏，我纔知道，即使在世上的最無知的異教徒中間，祭司的制度仍舊是存在着；並且用祕教來維持人們對僧侶的辦法，不僅在羅馬存在，即在世界上的一切宗教中，甚至在最野蠻的野人中，也可以找出來。

我竭力向「星期五」說明其中的虛偽，並且告訴他，那些老人到山上去對貝納木紀說，「啊，」完全是騙人的把戲，還有他們把他的話帶回來，也是同樣的騙人；並且對他說，即使他們真在那邊聽到什麼，真在那邊和什麼人說了話，他們所遇的也祇是妖魔之類的東西。接着我便向他談了一大片關於魔鬼的話，談到他的原起，談到他對上帝的叛逆，談到他和人類的仇恨，談到這仇恨的原因，談到他怎樣生在世界的黑暗處，希望人類像上帝一樣地崇拜他，談到他引誘人類滅亡的那些巧計，談到他怎樣能夠深入我們的情慾，使他的陷穽合我們的趣旨，以便使我們自己作了自己的誘惑者，自取滅亡。

我發現，要把魔鬼的正當的觀念印到他的腦子裏去，並不像上帝的觀念那樣容易。我藉了自然界的幫助，向他證明世界上必要地要有一個神，有一個統治的能力，有一個隱祕的天命，並且向他證明，崇拜我們的創造者是一件很公正的事。但是關於魔鬼以及他的起源，他的存在，他的質性，特別是他那自己作惡，引人作惡的習慣等等，我卻找不出一點東西來給我證明；因此有一次他僅僅地問了我一個自然而天真的問題，便把我問得張口結舌，不知道怎樣回答他。我起初向他說了一大片關於上帝的話，談到他的權威，他的萬能，他的嫉惡如仇的脾氣，他怎樣毀滅那些不正的人，並且向他講到，上帝既能創造萬物，他也能頃刻之間便把全世界毀掉。他非常認真地聽着我。然後我又告訴他魔鬼怎樣在人心裏是上帝的敵人，怎樣運用他的全部的惡意和手段來破壞上帝的計劃，來傾覆世上的基督的國度等等。「星期五」說：「你說上帝是有力的，偉大的；他不是比魔鬼更有力，更偉大嗎？」我說：「是的，是的，「星期五」上帝比魔鬼有力，上帝比魔鬼偉大，所以我們纔祈求上帝，使我們有力把魔鬼踏於腳下，有力抵抗他的引誘，有力撲滅他的毒火。」他又說：「可是，假如上帝是比魔鬼有力，比魔鬼偉大，上帝為什麼不把魔鬼殺死，免得他再作惡呢？」

這句話問得我吃了一驚，因為我雖然年紀已經很大了，卻是一個資望很淺的老師，沒有法子來曲辯，來解決困難。我一時不知道怎樣回答他，因此我便假裝沒有聽見他的話，問他所說的是什麼。但是他卻認真的想得到一個回答，不肯忘記他的話；因此他仍舊向上面一樣，用那些片斷的話來重複地問我。這時我心裏已經稍稍鎮靜了。

一點，便說：「上帝將來一定要嚴重地懲罰他；他將被留着最後的審判，被投到無底的深坑裏去，永遠受着地獄之火的煉磨。」這個回答並沒有使「星期五」感到滿足，他一味地用我的話回答我：「被留着，將來，」我不懂。但是爲什麼不在目下把魔鬼殺死，不早早把他殺死呢？」我說：「你這就等於問：你我在這裏也作了冒犯上帝的罪愆，上帝爲什麼不把我殺死呢？上帝留着我們是希望我們有機會悔罪，有機會受赦免。」他熱情地說：「好，好，你、我、魔鬼都有罪，上帝都留着我們，使我們悔罪，赦我們。」在這裏，我又被他說得無話可說了。這件事給我證明：雖然天賦的觀念可以使一般有靈性的動物認識上帝，並且天然的對至尊的上天致敬，然而要想明白耶穌基督，明白我們的贖罪的機會，明白我們的新契約中的人，明白把我們引到上帝的座上的介紹者，卻非要神的啓示不可；換一句話說，就是：祇有神啓示，纔能使我們的靈魂裏有這些知識。因此，在關於上帝的知識方面，在得救的法門方面，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的福音（換一句話就是上帝的語言）和引度衆民的聖靈，是人類的靈魂的必要的導師。

於是我便轉變了我們中間的談話，很快地立起身來，作出一種要出門的樣子，藉了一件事，把他差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然後我嚴重的祈禱上帝，求他使我能教導這個可憐的野人，並且請他用聖靈援助這個無知的人的心，使他能够明白上帝與基督的關係，能够覺悟過來，並且求他指導着我用上帝的語言向他說話，使他的良心信服，使他的兩眼睜開，使他的靈魂得救。當「星期五」從外面回來時，我又向他開始了一片很長的談話，講到耶穌代人贖罪的事，講到福音書上的道理，——例如向上帝懺悔，信託耶穌等等。接着我又盡着我的能力向他解釋，我

們的救主爲什麼不現身於天使的形狀，而降世爲亞伯拉罕的後代，以及爲什麼被譏的天使與人世無關，以及他之生爲以色列人（註三三）的原因。

（註三三）以色列人即猶太民族之別稱。

實際上，在我教導他的一切方法中，我與其說有恃於我的知識，不如說有恃於我的誠意。並且我還得承認，在我把事情闡明的機會中，我自己也得了許多知識，我以前對於這些知識是不明白，就是沒有完全想到，不料現在卻因爲要教導「星期五」對牠們加了一點研究，不知不覺的竟悟到了。我現在覺得我對於這些事情的探討比以前更感到興趣。所以不管這個可憐的野人是否於我有益，我總要感謝他的前來。現在我覺得我的悲哀已經減了許多，我的住所也一天比一天舒服起來，每當我想到在這種孤寂的生活中，不但自己皈依了上帝，並且還受了上帝的指導，救了一個可憐的野人的生命和靈魂，使他明白了宗教和耶穌教理的眞諦，使他認識了耶穌基督（認識他就是永生）——每想到這裏，我的靈魂裏便充滿一種私心的快樂，覺得我之能夠到這裏來（我以前覺得這是我生平最大的災難）實在是一件幸事。

在這種感激的心情中，我繼續的過着我的日子。我們因爲有談話作消遣，竟使我們相處的三年過得絕對的快樂——假如在塵世的生活中有「絕對的快樂」這樣東西的話。這野人現在已經成了一個很好的基督教徒，一個比我還好的基督徒了，雖然我還很有理由希望（並且爲這個祝福上帝）我們都成爲同樣的悔罪者，同樣

的過來人。在這裏，我們也有聖經可讀，並且也有聖靈的指導，正如我們在英國一樣。

我總是不斷地讀着聖經，並且設法使他知道我所讀的部分的意義；同時，他藉了他的嚴肅的研問，漸漸使我對聖經比我一個人默讀時多了一層瞭解。此外，在我的隱居生活的經驗中，還有一件事也不得不這裏提了出來，那就是，我覺得上帝的知識和耶穌救世的道理，在聖經中這樣明顯，這樣易懂，實在是一件無限的幸福，因為我只消讀了牠，就可以使我無師自通地明白了我的責任，勇往直前地作出我的悔罪的大工作，抓着我的救主去改邪歸正，服從上帝的命令；同時，這同樣顯明的教訓也啓發了這個野人，使他成爲我生平所少見的基督徒。

至於世上所發生的那些關於宗教的爭執和爭辯，無論是教義上的吹求，或是教會上的各種制度，在我們都完全沒有用，並且在我看來，對於世上的其餘的人也沒有用。我們有天路的指南，（聖經）我們也有聖靈教導我們，領我們認識真理，使我服從上帝的意旨；我不明白，即使我們對於世上所爭論到極點的那些論點完全加以認識，那對我又有什麼用處。

我現在必須繼續地說我們的故事，按着次序說下去。

當「星期五」和我相知得更密了之後，當他已經完全能够了解了我的語言，並且能够用片斷的英語流利地和我交談了之後，我便把我的身世告訴給他聽，特別是我怎樣來到這個島上，怎樣在這裏生活，以及過了多麼歲月等等。我又把火藥和子彈的祕密（因為他實在認爲是祕密）告訴了他，並教給他怎樣放槍。我給了他一把

小刀，他覺得非常喜歡；我又給他做了一個皮帶，上面掛着一個刀鞘，像我們在英國帶短刀的皮帶一樣；在那刀鞘裏，我給了他一把斧子，代替短刀，因為斧子不但是件很好的兵器，也是一件很有用的工具。

我把歐洲的情形，尤其是我的故鄉英國的情形，描述給他聽；我們怎樣生活，怎樣崇拜上帝，怎樣彼此相待，怎樣航海到世界各處去貿易。我又把我們翻船的情形告訴給他，並且把船擱淺的地方設法指給他看；但是那船現在已被海水打碎了，不見了。

我又把我們的小艇——這小艇，在我們逃生的時候曾一度沉沒，後來我又用全身的氣力推牠而沒有推動，現在已經幾乎成了粉碎了——指給他看。看見了這隻小艇，「星期五」沈思了許久，一句話也不說。我問他在那裏思索些什麼？末了，他纔說：「我在我們國裏看見這樣的小船。」

我有很久的功夫不明白他的意思，末了，細問了他一番，纔知道他的意思是說：他們國裏曾經來過這樣一隻船，而且據他的解釋，是被風浪逼來的。我立刻想像大概是什麼歐洲船隻在他們那一帶遇了險，船上的小船漂到他們的岸上去了，但是我卻糊塗萬分，絲毫沒有想到人們會用小艇從覆舟上逃生，更沒有想到那些人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因此我祇請他把那小艇的形狀描述給我聽。

「星期五」把那隻小艇描述得非常清楚；末了更進一步說：「我們救了許多白人，使他們不致淹死。」我立刻問他那隻小艇是不是真有「白人」。他說：「是的，滿船都是白人。」我問他有多少，他用手指告訴我一共有十

七個。我問他們後來怎樣了，他告訴我，「他們住在我們國裏。」

這些話使我的腦子裏加了新的觀念；因為我立刻便想像到這些人是屬於那隻在我的島前遇險的船隻上的，他們見那隻船觸了礁，難免沉沒，便上了小艇逃生，終於在那荒野的岸上和野人中間靠了岸。

於是我又更仔細地問他，他們後來怎麼樣了。他重新告訴我，他們還活在那裏；他們到那裏已經四年了；那些野人都不去擾亂他們，並且給他們食料，使他們生活。我問他，他們爲什麼不把他們殺死吃掉。他說：「不，他們和他們成了兄弟。」這意思就是說：他們有了諒解。接着他又說：「他們除了打仗之外不吃人。」這意思就是說：他們除了那些和他們打仗，被他們俘住的人們外，不吃別的人。

這次談話以後又過了些時，有一天天氣很清明，「星期五」立在島的東部的那些小山的頂上，——從那裏，我曾在一個清明的日子發現了大陸，發現了美洲，——很熱烈地望了望那大陸，忽然手舞足蹈起來，把我遠遠的叫了去。我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真高興！真快活！我看見我的故鄉，我的故國了！」

我看見他臉上露出一種特別的喜色，他的兩眼發着光，他的臉上現出一種熱烈的樣子，彷彿很想回到他的故鄉似的。這個觀察使我起了許多感想，使我開始對於「星期五」沒有以前那樣放心了。我敢斷定，假使「星期五」能够重回到他的故鄉裏，他不但要忘掉他所有的宗教，並且也要忘掉他對於我的一切義務，並且也許函莽的把我的事告訴他的國人，而帶一兩百個人前來拿我開一次宴會，並且在這宴會上，他的高興也許不亞於他吃

他們所擔的敵人時一樣。

但是我實在太冤枉了這個可憐的，誠實的人；爲了這個原故，我後來非常抱歉。不過，在我的疑懼正在增進，正在繼續的幾個星期中，我卻比以前加了小心，並且我待他也沒有以前那樣親密，那樣好了。這一步我尤其不對，因爲我後來發現，這個誠實而知恩的人，無論以一個基督徒的資格來說，以一個知恩的朋友的資格來說，都沒有非分的思想。

在我對他懷着疑懼的期間，我每天探着他的口氣，希望他把我疑心他的那種新的思想吐出一點來。但是我卻發現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非常誠實，非常坦白，使我無法使用我的懷疑，終於使我在這種不安中，恢復了舊態；並且在這期間，他定一點都沒有看出我的不安，因此我也不能疑心他是裝假。

有一天，我們又步行到那小山上，但是這次海上卻稍有霧氣，看不見大陸，我把他叫過來說：「星期五，」你不想回到你的故鄉，你的故國去嗎？」他說，是的，他很願意回到他的國裏去。我說：「你回去做什麼呢？你要重新變成野人，去吃人肉嗎？」他作出很嚴肅的樣子，搖着頭說：「不，不，「星期五」將告訴他們好好地過日子，告訴他們祈禱上帝，告訴他們吃五穀做的麵包，吃牛羊肉，吃牛牛奶，不再吃人肉。」我說：「那麼，他們一定會把你殺死。」他聽了這句話，做出嚴肅的樣子說：「不，他們不會殺死我，他們愛學習。」他的意思是說：他們喜歡吸收知識。他接着說：他們從那些坐船來的有鬚人得到了許多知識。於是我又問他：是否要回去。他聽了我的話，笑着對我說，他不能回

這麼遠的路，我告訴他可以替他作一隻獨木舟。他說：假如我肯同他一塊去，他就去。我說：『我去！假如我去到那裏，他們一定會把我吃掉呢！』他說：『不，不，我叫他們不吃你，我叫他們喜歡你。』他的意思是說：他將告訴他們，我怎樣殺死了他的敵人，怎樣救了他的性命，使他們喜歡我。接着他又設法告訴我，他們對於那十七個在危難中上了岸的白人或有鬚人是怎樣地善待。

從這時起，我便有意到那邊去一蹓，看看能不能與那些有鬚人（無疑的是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聯合在一處；因為我相信，假如我能加入了他們的夥，我們一定可以想出個逃生的法子，因為那時一來腳踏大陸，二來又有人夥，總比我獨自一人，從一個離岸四十哩的島上容易逃生。因此過了些日子，我又和「星期五」一面工作，一面談話，並且告訴他，我將要給他一隻獨木舟使他回到他們故國。於是我便把他帶到我存在島的那邊的那隻小艇那裏，把船裏的水掏出，（因為我永遠是把牠存在水裏的，）使他浮上來，指給他看，並且和他一同登到船上去。我發現他把牠駕駛得非常精巧，可以使牠走得比我快一些；因此當他踏到船上來後，我對他說：『星期五，我們現在可以到你們國裏去嗎？』他聽了我的話，默然不語，似乎是覺得這隻小船太小，不能走遠路。我告訴他我還有一隻比較大的，於是第二天我便把他領到我那隻我最早做好，而不能進水的小船那裏。他說：牠很够大。但是這時牠卻因為在那裏放了二三十年沒有照料，已經被太陽曬裂、曬枯，而快爛了。「星期五」告訴我這樣的船很適用，可以載「很够的糧食、飲料、麵包」——這就是他的話。

總之，我因為這時已經決定同他一塊到大陸上去，便告訴他說，我們將動手造一隻同樣大的船，使他得以回家。他一句話也不回答，臉上帶着嚴肅而悲哀的神氣。我問他是怎樣回事，他問我：「你為什麼對『星期五』生氣呢？我做了什麼錯事呢？」我問明了他的意思，告訴他我一點也沒有對他生氣。『沒有生氣！沒有生氣！』他重複的說着這幾個字，『為什麼把『星期五』送回國去呢？』我說：『星期五，』你不說你想回去嗎？』他說：『是的，是的，我希望兩個人一同去，不希望『星期五』去，而『主人』留在這裏。』總之，他不願意獨自一個人去。我說：『我去『星期五』，我到那邊去作什麼？』他說：『你作許多好事；你使野人變為文明人；你教他們認識上帝，祈禱上帝，並且過一種新的生活。』我說：『唉！星期五，』你簡直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我自己也是一個無知的人啊！』他說：『你能把我教好，也能把他們教好。』我說：『不，不，『星期五』你一個人去吧；讓我一個人留在這裏，像以前一樣地生活着吧。』他聽了我的話，不覺慌了起來，立刻跑去把他日常所帶的那把斧子取了過來，交給我。我問他：『我拿斧子作什麼呢？』他說：『拿牠殺了我吧。』我說：『我為什麼要殺你呢？』他很快地回答說：『你為什麼把『星期五』趕走呢？拿斧子把『星期五』殺了吧！不要把他趕走。』他說這幾句話的時候，態度非常激昂，眼睛含着眼淚。總之，我顯然地發現了他心裏對我的熱情和決心，使我不得不對他說，祇要他肯與我同住，我就永遠不把他差走。

總之，從他全部的談話中，我發現他對我的感情是堅定的，是牢不可破的，並且發現他之所以要回到故鄉去，完全是基於他對他的同族的熱愛，基於希望我對於他們有益——對於這件事情，我因為自己也茫無辦法，所

以也沒有一點去幹的意思和願望。但是，根據了我們從談話中得的假定——即那邊有十七個長鬚人——我心裏仍舊很強烈地打算逃生。因此，不敢有片刻的耽誤，我立刻便同「星期五」着手去找一棵大樹，預備把牠伐下來，造一隻大的獨木舟去泛海。以島上的樹木來說，不要說造獨木舟，就是造幾十隻大船都够。但是我所最注重的，卻是要找一棵靠近水邊的，以便造好之後，便能入水，以免上次所蹈的錯誤。

末了「星期五」終於找到了一棵，（因為我覺得他比我知道什麼樣的樹最合用；一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我們所伐的樹是什麼名字，祇是覺得牠很像蘇木，或者介於蘇木和尼加拉瓜木之間的樹，因為牠的顏色和氣味都很像。）「星期五」打算把這棵樹伐下來，用火燒一個凹處，把牠做成一個船的樣子，但是我告訴他最好用鑿子來鑿牠。當我把鑿子的用法告訴他之後，他很靈巧的工作起來。接着我又把斧子的用法教給他，一同把外部砍成船形。如此不到一個月的功夫，我們便把牠造完了，並且造得很好看。造完之後，我們又費了兩星期的工夫，用大轉木把牠一點一點的推到水裏去。但是當牠入了水之後，我們卻發現牠足能載二十個人而有餘。

牠入水之後，雖然體積很大，「星期五」卻能用驚人的巧妙和迅速來駕駛牠，轉動牠，划動牠。於是我問他肯不肯乘着牠過海，以及我們能不能乘着牠過海。他說，「是的，我們能用牠過海，就是有風都不要緊。」可是，此外我還有一個另外的計劃，是他不知道的，那就是要做一副桅桿和帆棚，並且在牠上面裝一副鐵錨和鐵索。說到桅桿，那倒容易辦到。我找了一棵很直的小杉木（這棵樹是我在附近找到的，這種樹島上很多，）叫「星期五」把牠

伐下來，並且指揮他把牠砍好，製好。但是說到帆，那就需要我操心了。我知道我有一些舊帆布，或者也可說，幾片舊帆布。但是我已經把牠們放了二十六年了，並且因為沒有想到會用牠，並沒有小心地保存牠們，因此我想牠們一定全都爛了。及至找出來一看，果然都爛了；然而我却找到了兩塊沒爛的，於是便動手把牠們做起來。我費了很大的勁，和長時間的拙笨的縫紉（因為沒有針，）總做出了一個醜陋的三角東西，與我們英國的三角帆相仿，並且下面有一根橫木，頂上有一根橫杠，其式樣和我們的長舢板上面的帆差不多，並且也很合我的手。因為我在本書的前部已經說過，我是坐着這樣一個船，從巴爾巴利逃走的。

我做這最後一件工作——即裝置我的桅桿和帆——差不多費了兩個月的工夫，因為我把牠們做得非常完善，又在上圖作了一個支索，一個前帆，預備在風順時加些力量。最重要的是我在船尾又裝了一個舵，來轉動方向。我雖然是一個拙劣的船工，然而因為知道這種東西之有用和不可少，也只好下工夫去做，終於把牠做成了，雖然以那些不能成功的計劃來說，我所費的苦工幾乎與造船時相等。

當我把這些事通通作完之後，我便把駕駛我的小船的一切的知識教給「星期五」，因為他雖然對於划船的事知道得很多，對於帆舵之類的東西卻完全不懂。當他看見我在海上用舵把船轉來轉去，並且看見那帆因方向的之不同而換來換去時，他簡直驚得呆了。不過稍加訓練，我便使他熟習了這些事情，而變成了一個航海專家了，只有羅盤一項，我卻始終不能使他完全明白。不過除了多雨季外，（這時沒有人肯遠行，無論在陸地上或海上，）

這一帶很少有雲有霧，晚上可以看見星光，白天可以看見海岸，不大用得着羅盤。

我現在已經到了我困在這裏的第二十七年了，雖然我和「星期五」共處的這三年不應該算在裏面，因為我這三年的生活與以前完全不同，我用着與前相同的感激的心情來遵守我上岸的紀念日。假如我以前有感恩的理由，那麼我現在更有感恩的理由，因為我又有許多新的事情可以證明上天對我的保祐，並且希望不久便可以真正地得救。因為我現在腦子裏已經有一種不能消除的印象，相信我的得救就在目前，不會在這裏再住一年了。雖然如此，我仍舊照常的實行我的農事，我的挖掘，我的種植，我的造籬，並且照舊製我的葡萄乾，做一切事情。

這時多雨季已經到了，我在家裏的時候已經比出門的時候多了，於是我便盡力存藏我們的新船，把牠運到我從前卸筏子的那條小溪裏去，在滿潮時把牠牽到岸上，叫「星期五」在那裏掘一個小船塢，大小只能使牠容進去，深淺只能使牠浮起來；然後在潮落後在牠的口上築一道堅固的堤，阻住海水，使牠不致受海潮的浸濕；此外爲了避免雨淋起見，我們又在船上放了許多樹枝，厚得像一個房頂一樣。這樣弄完了，我們便專候着十一月和二月的到來，實行我們的探險的計劃。

當無雨季來到之後，我的那些計劃也隨着良好的天氣一同來了，於是我便每天作我的航行的預備。我所作的第一件事，便是積存一些糧食，作爲航行之用，預備在一星期或兩星期之內就掘開船塢，使船入水。有一天早晨，我因爲自己正忙着這一類的事，便把「星期五」喚來，叫他到海邊去一蹓，找一個籃回來，因爲我們每星期總要

弄一個回來，吃牠的蛋或吃牠的肉。「星期五」去了不久，忽然很快地跑了回來，一縱身便跳到圍牆裏面來，就彷彿腳不着地似地；不等我說話，他便向我大聲說：「主人！主人！糟了！壞了！」我說：「怎麼回事，「星期五」？」他說：「那邊有一個，兩個，三個獨木舟！一個，兩個，三個！」聽他的口氣，我認爲是來了六隻；及至細問時，纔知道只有三隻。我說：「不要害怕，「星期五」。」於是我竭力地使他膽壯。然而我見他仍舊嚇得要命；因爲他只覺得他們是來找他的，他們要把他切成碎塊，把他吃掉。他渾身不住的抖着，使我簡直不知道怎樣辦好。我竭力安慰他，告訴他我和他都是一樣地危險，他們也要同樣地吃我。我說：「「星期五」，我們必須決心和他們打仗。你能打仗嗎？「星期五」？」他說：「我會放槍，但是他們來得太多了。」我說：「不要緊，我們的槍只要嚇走他們，不要打死他們。」於是我問他，假使我爲他作戰，他肯不肯爲我作戰，作我的後盾，做我叫他做的事。」他說：「你教我死我都死，主人。」於是我便跑去取了一些露姆酒來，給他吃下去；因爲我一向對露姆酒都吃得很省，至今還留了許多。當他吃完了酒之後，我便把我們常帶的兩隻鳥槍給了他，在裏面裝了一些手槍彈一般的大鐵沙。接着我又去取了四隻短槍，每隻裏面裝了兩粒大彈和五粒小彈。在我的兩隻手槍裏我每隻裝了一把小彈。然後我又把我的大刀照常明晃晃地掛在腰間，把「星期五」的斧子給「星期五」。

我預備好了之後，便拿了我的望遠鏡，走到山坡上去瞭望。從望遠鏡裏我不久便發現那邊有二十來個野人，三個俘虜，三隻獨木舟；他們的全部的目的似乎是要藉這三個人體作一次勝利的祝宴。（這實在是一種野蠻的

宴會，但在他們卻認為這是再平常沒有的事。）

我又注意，他們這次的上岸的地點，並不是在「星期五」逃走的那邊，而是在我那小溪附近，那面海岸很低，並且沿岸有一片很密的樹林。看到這種情形，想到這些畜牲前來實行這種非人類的使命，我不禁大怒起來，跑下來告訴「星期五」說，我決定要下去把他們通通殺死，並且問他肯不肯幫助我。他這時心裏的恐怖已經過去了一點，並且因為喝了我給他的酒，膽子也壯了一點；聽了我的話，他很高興，並且告訴我，即使我叫他死，他都肯死。在這種狂怒中，我把我所裝好的武器分爲兩分，叫「星期五」把一隻手槍插在腰帶上，三隻槍掛在肩上，自己也帶了一隻手槍和三隻槍，於是開始出發。我在袋裏帶了一小瓶露姆酒，又叫「星期五」帶了一大袋火藥和子彈。至於行動方面，我囑咐他緊隨在我的身後，不要動，不要放槍，並且在我未命令他以前，什麼事都不要做，同時更一句話都不要說。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向右邊繞了一個差不多有一哩多地的圈子，預備渡過小溪，潛入林內，以便走入槍彈所及的距離內，而不致被他們看見，因為以望遠鏡看來，這是很容易的事。

當我正在前進的時候，我舊日的觀念又漸漸地回到了我的腦內，使我的決心慢慢地冷了下來。我的意思不是說我怕他們人多，因為他們都是赤身露體，沒有武器，我當然佔他們的上風，即使我是獨自一人，我也不怕。我所想到的卻是：我到底有什麼使命，什麼緣故，什麼需要，而要去流這些人的血，要去襲擊這些人呢！這些人既沒有加害於我，又沒有打算加害於我，並且他們心裏並沒有罪，不過受了他們的野蠻風俗的災害而已。況且這祇能證

明上帝已經把他們連他們附近的各國都捐棄在這種愚昧，這種非人類的行為之中，但是卻不能證明上帝命我作他們的行為的裁判者，或是上帝的正義的執法者。無論什麼時候，祇要上帝認為適當，上帝就可以親自執行，把他們當作犯法的民族加以全國的處置，並且即使在那時，那也與我無干。自然，「星期五」可以復他的仇，因為他是他們的正式的仇敵，與他們正在交戰；他去襲擊他們是合法的；但是我卻不能一概而論。這些念頭一路上對我的腦子壓迫得很利害，於是我便決定暫時先走到他們跟前，一面觀察他們的野蠻宴會，一面照着上帝的指揮行事，除非有重要的原因，不去干涉他們。

這樣決定了，我便進了樹林，同時「星期五」也謹慎而無聲的跟在我的腳後。我一直走到與他們相鄰的林邊上，祇有一個林角隔在我和他們的中間。在這裏，我輕輕地把「星期五」叫過來，指着林角上最外邊一棵大樹叫他過去看看，回來告訴我能否很清楚的看見他們的動作。他走過去，不久便回來對我說，他可以在那裏很清楚地看見他們；他們正圍着火，吃着一個俘虜的肉；並且離他們不遠，還有一個捆倒在沙土上，似乎下次就要被殺了；最使我怒火中燒的是，他告訴我那被捆的並不是他們國裏的人，而是那些在小船裏來到他們國裏的有鬚人中的一個。一聽見有鬚的白人的名字，我不禁大為懼怖。我走到那樹後，在望遠鏡裏果然看見一個白人躺在海岸上，手脚被旗子之類的東西綁着，並且看出他是一個歐洲人，身上穿着衣服。

這時我看見離我不遠，有一棵另外的樹，樹前有一片矮林，比我所佔的地方離他們更近五十碼；假如我繞一

小圈子，我可以走到那邊，而同時又不致被他們看見，那時我便與他們在半射程之內了。於是我壓住我的熱情（雖然我這時已經怒不可遏了），退後了二十多步，藏在一叢亂草後面，一直爬到那棵樹那裏。到了那裏，我便佔據了一片很小的高地，這片高地與他們相距約八十碼，從這裏我可以很清楚的看見他們。

事情這時已經急不容緩了，因為這時那些畜牲已經有十九個席地而坐，擠成一團，其餘的兩個已經被差去宰殺那個可憐的基督徒，預備把他一塊一塊地拿到火邊上去，並且已經彎着身去解他腳上的縛束了。我轉向「星期五」說：「星期五，我教你怎樣做你就怎樣做。」「星期五」說好。我說：「那麼，「星期五」，你看我怎樣做，你就怎樣做，不要做錯了。」於是我便把身上的一隻短槍和一隻鳥槍放在地下，「星期五」也把他的槍放了兩隻在地下。我用其餘的一隻短槍向那些野人瞄着準，並且叫「星期五」也同樣地作。接着我便問他預備好了沒有，他說：「好了。」我說：「那麼向他們放吧。」同時我自己也放了。

「星期五」的槍法比我強得多，在他那方面，他打死了兩個，又傷了三個。同時在我這方面，我打死了一個，傷了兩個。這時那些野人自然都驚懼萬分；那些沒有受傷的都一躍而起，但是他們一時卻不知道向哪一方面跑，向哪一方面看，因為他們都不知道這場災禍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星期五」用眼睛緊緊地釘着我，以便看着我的舉動。因此，當第一槍放完了之後，我便把手裏的槍放在地下，取起我那隻鳥槍來。「星期五」也同樣地作了。他看見我持槍瞄準，他也持槍瞄準。我說：「你預備好了嗎？」他說：「好了。」我說：「憑上帝的名，放吧！」於是我和「星

期五」都一齊向那些驚怖的畜牲放去。這次因為槍中所裝的都是些小鐵沙和小手槍彈，所以結果我們只發見有三個跌倒在地；但是受傷的卻很多，大多數都全身帶血，受了重傷，喊着叫着，各處跑着，像瘋子一樣。

我把放完的槍放下，把那隻裝好了的短槍拿在手裏，對「星期五」說：『現在，跟着我走。』他果然很有勇氣地跟着我。於是我躍出樹林，露出我的身子，後面緊跟着「星期五」。當我看見他們已經望見我時，我便拚命地大聲鼓噪着，並且也叫「星期五」大聲地鼓噪着，很快地（其實不能算快，因為我身上壓着許多東西）一直向那俘虜的白人跑去。他這時正躺在那居於野人所坐的地方和大海之間的海岸上。那兩個正要動手的屠戶早已在我們放第一槍的時候離開了他，驚惶地逃到海邊上去，跳到一隻獨木舟裏面，和三個其他的野人一同逃走了。我轉身告訴「星期五」叫他追過去向他們射擊。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向前跑了四十碼遠近，向他們放了一槍。我起初以為他已經把他們通通打死了，因為我看見他們一齊都跌在船裏；後來我纔看見有兩個又立刻坐了起來。不過，雖然如此，他仍舊打死了兩個，傷了一個；那受傷者躺在船底，彷彿死了一樣。

當「星期五」向他們射擊的時候，我抽出我的小刀來，把縛着那白人的旗子割斷，鬆了他的手脚。把他扶了起來，用葡萄牙語問他是什麼人，他用拉丁文說：『基督徒。』但是他似乎又虛又倦，簡直不能站立或說話。我從袋子裏把我的酒瓶取出來，作手勢叫他喝。他喝了，接着我又給了他一塊麵包，叫他吃了下去。然後又問他是那國人。他說：『西班牙。』這時他的精神似乎已經恢復了一點，於是便用各種手勢，使我知道他怎樣感激我的援救。『先

生。」我把我所知道的西班牙話通通撥了出來，「我們以後再談閑話吧；我們現在先得打仗。假如你還有點力氣，你就把這隻手槍和這把刀拿去，殺過去吧。」他很感激地接了過去；一把這兩件武器拿到手裏，他就彷彿從他們得到了新的精力似地，立刻狂怒地向他的兇手們奔去，不到片刻便砍爛了兩個。因為那些野人突如其來地受了我們地襲擊，通通被我們的槍聲嚇到了，他們之沒有力量逃走，正如他們的皮肉沒有力量抵抗我們的槍彈一樣。「星期五」所射擊的那五個人，其情形也是一樣，因為其中的三個固然是受創所倒的，但其餘的兩個卻是嚇倒的。

我把我的槍緊握在手裏，不把牠放掉，因為我已經把我的手槍和刀給了那西班牙，自己願意有個準備；然後我把「星期五」喚過來，叫他跑到我們最初射擊的那棵樹那裏，把地下那些放完槍械取來。他極迅速地完成了這件使命。於是我便把我的短槍交給他，把其餘地槍支通通裝上彈藥，告訴他們在需要時到我這裏來取。當我正在裝着這些槍的時候，那西班牙人忽然和一個野人起了一場惡鬥。那野人用一把木刀（假如沒有我攔阻，他早已用這件武器把他宰殺了）向他殺過來。西班牙人雖然身上無力，卻極其勇敢，他和那野人鬪了半天，在那野人的頭上砍了兩塊傷口，但是那野人是一個肥壯的傢伙，向前一撲，把他撲倒在地，伸手就要奪他手中的刀。不料那西班牙人雖然被人佔了上風，心裏卻非常乖覺，立刻放棄了那把刀，從腰帶上抽出手槍來，向那野人放去，立刻把他打死了，這時我本來正要跑過去幫他的忙，不料還沒有到那邊，事情已經完了。

「星期五」這時因為沒有一點拘束，便僅僅的拿了一把斧子，向那些逃走的野人追去，把那三個被第一槍打傷的，以及幾個他所遇見的通通結果完畢。同時那西班牙人又跑過來向我要槍，我便把鳥槍給了他一隻；他拿着牠向兩個野人追去，把他們通通打傷；但是因為他不能跑，竟被他們逃到林子裏去了。於是「星期五」又追上前去，把他們砍死了一個。其餘的一個則非常伶俐，雖然受了傷，仍舊跳入海內，拚命向那兩個留在獨木舟裏的人泅去。這三個人，連同一個受了傷的，是在二十一個人中逃出我們手中的全數的人。全部帳目如下。

被我們從樹後第一槍打死的，三名。

第二槍打死的，二名。

被「星期五」在舟中打死的，二名。

受了傷而又被「星期五」砍死的，二名。

在樹林中被「星期五」砍死的，一名。

被西班牙人殺死的，三名。

在各處受傷而死，或被「星期五」追殺而死的，四名。

在小船裏逃走的共四名。有一名雖沒有死，也受了傷。

以上共計二十一名。

那幾個坐在獨木舟裏的人拼命想逃出我們的射擊線外；雖然「星期五」向他們放了兩三槍，仍舊沒有打中一個。「星期五」很願意我用一隻他們的獨木舟去追他們；我自己也深以為他們的逃走為慮，恐怕他們把消息報告給他們的同族，聚二三百隻獨木舟捲土重來，把我們消滅。於是我同意了到海上去追他們的辦法，向他們的一隻獨木舟跑去，跳到裏面，同時叫「星期五」跟在我的後面。但是當我跳進那獨木舟之後，我忽然發現有一個另外的活人橫臥在裏面，手脚都與那個西班牙人一樣縛着，預備宰殺，他因為不能擡起頭來，看見船外面的事情，不知道船外而發生了什麼事情，簡直嚇得要死，又因為在頸部和足部被縛得太緊了，被縛得太久了，已經沒有什麼生氣了。

我立刻把那些縛着他的多結的旗旌之類的東西割斷，預備扶他起來；但是他既不立起來，也不說話，只是一味地可憐地呻吟着，相信我之解了他的縛，是預備殺他。

當「星期五」走過來時，我叫他同他說話，把他被救的消息告訴他，並且把我的酒瓶子取出來，叫他給他喝一口酒，提一提他的精神；於是他坐起來了。但是當「星期五」說了幾句話，看了看他的臉之後，「星期五」便開始吻他，擁抱他，摟他，哭、笑、叫、舞、跳、唱，接着又哭，又扭自己的兩手，又打自己的臉和頭，接着又唱，又亂跳，像一個瘋子

一樣，看了直要使每個人都要受感動而落淚。我費了很久的工夫纔使他和我說話，纔使他告訴我他是怎麼回事；他稍稍鎮靜了一會後，纔告訴我這是他的父親。

這個野人見了他的父親之後所流露的那種狂喜，那種孝心，給我的感動簡直難以描述。同樣地，我對於他事後的那種熱烈的摯愛也連一半都形容不出來。他不住地出入於那隻小船。每次進去的時候，他總要坐在他父親身旁，裸出他的胸來，把他父親的頭抱在胸前，抱上半個鐘頭；然後又把他父親那縛麻了的，縛僵了的手腳拿在手裏，不住地搓摩。我見了這種情形，便把我酒瓶裏的露姆酒倒了一點出來給他，叫他用牠來搓，結果很生效力。

這件事把我們追逐那獨木舟中的野人的事無形中止了；他們這時已經走得幾乎看不見了。我們沒有道實，是在是幸事，因為不到兩小時，他們的路還沒有走一半，海裏就起了大風，並且繼續地刮了一夜；而且風向還是從西北來，正正與他們相逆；以我的推測，我不敢相信他們的船會不覆，或他們會抵達他們自己的海岸。

現在且說「星期五」這方面。他這時正爲他的父親忙到極點，簡直使我不忍去打攪他。我起初決定不去管他，接着心裏彷彿忽有所觸，便把他叫了過來。他蹣跚笑着，與高朵烈地來了。我問他可曾給過他父親一點麵包。他搖頭說：「沒有。」於是我便從我特意帶出來的那個小袋裏取出一個麵包來給他，同時又給了他一點酒，叫他自己吃，但是他卻一口都不嚐，通通送給了他的父親。我口袋裏這時還有一兩束葡萄乾，於是我也給了他一把，給他父親吃。他把這些葡萄乾給了他的父親之後，他立刻又跑出船外，好像中了魔一樣，極快地跑去（因爲他是我生

平所僅見的快跑家，不到片刻便跑得不見了。我雖然在他後面叫喊，他仍舊不顧一切，向前跑去。不到一刻鐘，他又回來了，不過這時走得沒有那樣快了。當他走近時，我見他腳步有些彊，因為他手裏正抱着些東西。

當他走近時，我發現他已經從家裏取了一個陶罐，替他父親盛了一些清水來，並且隨手帶來了兩塊麵包。他把麵包交給我，把水送給他父親。不過我因為口裏也很渴，也喝了一口。這點水給他父親的振刷，遠勝於我所給他的酒，因為他已經渴得要昏了。

當他父親喝過之後，我便把他叫過來，問他罐子裏還有水沒有。他說：「有。」於是我叫他把他給那西班牙人送去，因為他也和他父親一樣渴。同時我又叫「星期五」把他帶來的麵包送了一塊給他。他這時非常無力，正在一片樹蔭下的綠草上休息着；他的手足也因縛得太緊了的緣故，非常僵，非常腫。「星期五」把水送到他跟前，他便坐起來喝水，接着又把麵包接過來，開始吃麵包。於是我走到他的跟前，給了他一把葡萄乾。他擡起頭來望着我，臉上帶出極端的感激的表示；但是因為身子實在無力（雖然他在打仗時非常賣力氣），竟立不起來。一連試了兩三次，終於因為踝部腫痛，不能成功。於是我叫他靜坐勿動，叫「星期五」摩搓他的踝部，並且用露姆酒來洗他，正如他治他父親一樣。

我站在一旁，只見這個孝心的野人每隔兩分鐘，有時還不到兩分鐘，總要把頭回過去，看看他的父親是否還坐在原處。末了，他忽然看不見他的影子了。於是他一句話也不說，立刻立起身來，腳不着地似地，很快地跑了過去。

但是當他跑過去時，他卻發現他正在騎在船裏，休息着他的四肢哩。於是他又立刻回到我這邊來。於是我便告訴那西班牙人，叫他讓「星期五」把他扶起來，扶到船裏去，然後再由他把他載回我們的住所，以便由我在那裏照料他。但是「星期五」卻是一個又粗又壯的人，他索性把這西班牙人負在背上，把他負到船前，把他輕輕地放到船沿上，兩腳踏在船內，然後又把他抱到船的中部，使他靠着他的父親，接着又立刻跳到船外，把船推到水裏。把牠沿着海岸划去；雖然這時風勢很大，他卻划得比我走得還快。他把他們平安地載到我們那小溪裏邊。到了那邊之後，他讓他們在船裏坐着，又去運其餘的那隻獨木舟。當他在我身邊走過時，我開口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他說：「取那隻獨木舟去。」於是又像風一樣地跑去。他比任何人或馬都跑得快；我從陸地上剛剛走到小溪，他已經把其餘的一隻獨木舟又駕入溪內了。於是他把我渡過小溪，又去扶助我們的兩個新客下船，但是他們兩個都已無力行動。因此「星期五」真不知道怎樣好了。

爲了補救這個困難起見，我便開始運用我的腦筋，我叫「星期五」讓他們坐在河邊上，自己走過來；不久我便造成一個手車似的東西，把他們載在上面，由我和「星期五」兩個人推着他們走。但是當我把他們載到我們的牆外時，我們又不知怎樣好了；因爲我們既不能把牠運過去，而我又不肯把牆毀掉。於是我又開始工作起來。不到兩小時，我和「星期五」便造成了一個很好看的帳幕，上面覆着帆布，帆布上又覆着樹枝；地點是在我們外牆之外的那塊空地，居於外牆和我所植的那片小林之間。在這裏，我們又用稻草之類的東西做了兩隻床，每隻床上

有一幅毯子鋪着，一幅毯子蓋在人的身上。

我的島上現在已經有居民了；我覺得我現在已經擁有很多臣屬了。我時常帶着一種高興的心情想到我真像一個國王。第一，全島都是我自己的財產；我有一種不容懷疑的土地權。第二，我的人民對我都非常服從。我是他們的絕對的主人和立法者；他們的性命都是我所救的；假使有機會，他們都肯爲我捨命。這裏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那就是，我只有三個臣民，而他們卻屬於三個不同的宗教。「星期五」是一個新教徒，他的父親是一個異教徒，一個食人者，而那西班牙人是一個舊教徒。雖然如此，我卻在我的領土內允許信教的自由。

但是這都是無關緊要的話。

當我把我的兩個被救的俘虜安置妥當，並且使他們有了住所和睡處之後，我便開始打算給他們弄些東西吃。第一步，我先叫「星期五」從我的羊羣裏取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山羊出來，把牠殺死；我把牠的後半割下來，切成小塊，叫「星期五」動手去烹煮牠，並且在湯裏放了點大麥和米，把牠做成一大盤肉和湯。我煮牠的地點是在戶外，因爲我從來不在室內生火。煮好之後，我便把牠完全搬到那新造的帳幕裏去。我把一隻桌子擺在他們前面，自己也坐下和他們一同吃飯，同時又竭力地鼓舞着他們。在吃飯的時間內，「星期五」始終作着我的譯者，不但對於他父親，並且也對那西班牙人，因爲那西班牙人對於野人的語言說得非常好。

吃完晚飯之後，我吩咐「星期五」駕一隻獨木舟把我們因爲沒有時間的緣故而遺留在戰場上的那些火

器取來。第二天，我又吩咐他去把那些野人的屍體埋掉，因為牠們暴在日光之下，不久就要有害於人了。此外我又叫他把他們這野蠻的宴會中所剩下的人體也通通埋掉；我知道那邊有很多，但是我卻不敢自己去埋，不假使我到那邊去，我一定連看都不敢看。他很快的做完了這些事情，並且消滅了一切野人的痕迹。因此當我第二次去時，假如不是由於那林角，我簡直看不出是在那裏了。

我開始和我們兩個新的臣民作了一個短短的談話。我首先叫「星期五」問他父親對於那幾個獨木舟中的野人的逃走有什麼意見，問他是否以為他們將以極大的實力捲土重來。他的最初的意見是，那隻船裏的野人一定難逃那天晚上的大風，不是被水淹死，就是被風吹到南方的那海岸上去；假如被吹到那一帶去，他們一定絕無疑問地被那裏的人吃掉，正如假如他們翻了船，他們一定要被水淹死一樣。至於萬一他們平安地上了他們自己的海岸，他們將怎樣作，他就知道了。但是據他的意見，他相信他們被我們的攻擊方式，我們的槍聲和火光所嚇，回去一定要告訴他們的國人說，其餘的人都是被雷電所擊死的，不是被凡人殺死的；至於那殺他們的兩個人，即我和「星期五」，他們一定以為都是從天上下來毀滅他們的天神，不是帶着武器的人類。他說他知道這一層，因為他曾聽見他們全體用他們的土語這樣互相叫着；並他們簡直不會相信一個凡人怎樣會射火，鳴雷，不舉手而遠遠地把人殺死。這個年老的野人的話說對了，因為用以後的事實證明，那些野人果然再也不敢到島上來了；他們被那四個人（他們似乎已經逃出了風浪）的敘述所嚇，竟相信無論什麼人到這個魔島上來，都要被神人

的火燒死。

然而我起初卻不知道這一層，因此繼續的擔驚了許多時，不時地同我的全部軍隊共同防守着；因為我們現在既有了四個人，即使有一百個前來，只要在平地，我都敢去應戰。

可是過了些時，始終不見有獨木舟前來，於是我的恐懼也就漸漸退減下去；加之「星期五」的父親又對我說，假使我肯到他們國裏去，他敢擔保，他們國裏一定會善待我；於是我又把以前那到大陸去的計劃重新提了起來。

但是當我和那西班牙人嚴肅地談了一會之後，我又把這個計劃暫時中止了，因為他告訴我，除了他之外，他們還有十六個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他們自從覆了船，逃到那邊之後，倒也和那些野人相安無事，不過在衣食，在生活方面，卻非常困難。我問他遭難的始末，纔知道他們所駕的是一隻從布拉達河（註三四）到哈瓦納（註三五）去的西班牙船，預備在哈瓦納卸去他們所運的那些金銀，再把些歐洲貨品運回去；他們船上有五個葡萄牙水手，是從一隻沈船裏救出來的；當他們自己的船也覆了時，他們有五個水手被水淹死，他們這十七個人經過無數的凶險，纔達到那吃人的海岸，那時他們每人差不多都要餓死了；自從到了那邊之後，他們隨時都準備着被那些野人吞掉。

譯註

（註三四）布拉達河（Rio de la Plata）南美的大河，在阿根廷東部入海。

(註三五) 哈瓦那(Havana)古巴的京城。

他又告訴我，他們本來有些火器，但是彈藥完全沒有用，因為他們既沒有火藥又沒有子彈，海水已經把他們所有的火藥都浸壞了，所餘的一點也被他們在上岸後獵食時用完了。

我問他對於其餘的那些人的現狀有什麼意見，並且問他，他們會否作過逃走的計劃。他說，他們在這方面有過很多的討論，但是因為既沒有船隻，又沒有造船的工具，又沒有什麼糧食，會議的結果也只有哭泣和失望而已。

我問他，依他看來，假使我向他們建議一個使他們逃生的計劃，他們是否願意接受，並且假使他們都到這邊來，這個目的是否可以達到。我很坦白地對他說，我最怕我把我的生命交在他們的手中之後，他們要對我使用奸詐，苛待我。因為感恩的性情並不是人類的遺傳的美德，並且人類並不是常以他們所受的恩惠來計算他們的行為，而是常以他們所希望的利益來計算他們的行為。我對他說，假使我起初做了他們的解脫的工具，後來反被他們送到新西班牙，（因為只要是一個英國人，無論他是不得已而到了那邊，或是偶然而到了那邊，他總要成爲一個犧牲者）去作囚人，那就未免太苦了。我說我寧可把生命交給那些野人，被他們吃掉，也不願意落在那些神父的無情的利爪中，受宗教法庭的審判。我接着說，除此一層之外，我敢相信，假使他們都到這邊來，我們集這麼多的人力，一定能造一個相當巨大的船，把我們全體載到南方的巴西，或北方的諸島，或西班牙殖民地去。但是假使當我把武器交到他們手中之後，他們竟用武力把我劫到他們本處的人中間去，我豈不是因功受禍，反把我自己的

地位弄糟了嗎？

他誠懇而且坦白地回答我說，他們的情形現在非常苦，並且他們也深深地感到了這種苦處，他相信他們絕不會對於幫助他們得救的人有什麼不好的待遇，並且說，假使我願意，他可以和那老野人一同去見他們，和他們談談這件事，然後把他們的答覆給我帶回來。他說，他要以他們的深誓與他們規定條件，叫他們絕對服從我，尊我爲他們的司令和首領，更叫他們用聖經發誓對我忠實，並且除了我所同意的地方外，不到別的地方去，並且在路上絕對服從我的命令，一直到他們在我所指定的地方安然上了岸爲止；並且他還要帶一張他們親手寫的合同給我。

接着他又對我說，他願意首先向我宣誓，除非我給他命令，他將終身不離開我，並且假如他那些同鄉中間稍有不忠實的事情，他將用最後的一滴血來擁護我。

他告訴我說，他們都是很文明，很正直的人，現在正處於極端的災難之中，既沒有武器和衣服，又沒有食物，性命完全在野人們的掌握之中，更沒有重返故鄉的希望；因此他相信，假使我肯去救他們，他們一定肯爲我出生入死。

聽了這一片保證的話，我便決定冒險去救他們，並且先叫那老野人和這個西班牙人過去和他們商談。但是當我們把一切出發的東西都預備好了的時候，這西班牙人忽然自動地開始反對起我們的辦法來，不過他

這反對一方面既含着充分的謹慎，另一方面又含着很多的真誠，竟使我不得不認為滿意，而聽他的勸告，把救他的同伴的事展期了一年半以上。他的理由是這樣：

他現在已經和我們住了差不多一個月了；在這期內，我曾讓他看到我用什麼方法（並且靠着上帝的幫助）自給，他也顯然地看到了我所存的那些大麥和米。這些糧食雖然足夠我一個人之用，可是若不加以節省，就難供我們全家（我們家裏現在已經增到四個人了）之用。假如他那十幾個仍在人世的同鄉過來，那就更不夠了。更不用說假如我們建一隻船，預備到任何美洲地方去，還要用牠作我們的糧食。因此他告訴我，他最好先讓他和其餘的兩個人盡着我們所能播的種子，墾掘一些土地，再收穫一次糧食，以便他的那些同鄉前來時吃食。因為食物的缺乏很容易引得他們意見不合，或者引得他們覺得自己並沒有獲救，不過是剛出龍潭又入虎穴而已。他說：『你要知道，從前以色列人雖然起初因為出了埃及而欣喜，可是當他們在曠野裏絕了麵包時，他們卻連上帝都反抗了。』（註三六）

（註三六）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虐待，摩西奉上帝之命引他們逃出埃及，行至曠野，以色列人因為缺乏食物，對摩西及上帝發出怨言（見舊約出埃及記第十六章）。

他這番小心是如此合時，他這個忠告是如此良好，竟使我不得不滿意於他這個提議，正如我滿意於地的忠心一樣。因此我們四個人便盡着我們那些木器的能力，開始掘起地來；不到一個月（這個月底正是播種時期）

的工夫，我們便開墾好了很多的地；足能播二十二升大麥，十六罐大米。這些糧食是我們僅能省出的種子，甚至我們所留的大麥竟不够我們其餘的六個月之用。（所謂六個月，是以我們把種子預備妥當的時候算起，並不是說島上的地要六個月纔能產糧食。）

我們這時已經有了很多人，並且人數之多也足能使我們對那些野人們放心（除非他們的人數太多，）因此我一有機會，就要在島上的各處去漫遊。不過我們因為腦筋裏已經有了逃脫的思想，竟無法將這個思想擺脫。因此我便指出了幾棵在我認為適當的樹，叫「星期五」和他的父親一同把牠們砍下來。接着我又把我的計劃告訴那西班牙人，叫他監導着他們工作。我使他們看到我怎樣用了無限的艱苦把一棵大樹砍成一片木板，叫他們也照樣去做，一直使他們做成了十幾塊很大的橡木板，都有二呎寬，三十五呎長，二至四吋厚。至於這個工作費了我們多少苦工，我想任何人都可以想像出來。

同時我又盡力增加我那小小的羊羣。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起見，我叫「星期五」和那西班牙人出去一天，我和「星期五」出去一天，輪流更值。用了這個法子，我們一共捉了二十隻小羊，把牠們和其餘的養在一處。因爲以前我們每次打死一隻母羊，總要把小羊留起來，把牠們送到我的羊羣裏去。但是這時的最要緊的事件，就是當製葡萄的季候到時，我曬了許多葡萄；假使我們是在製葡萄的阿利干（註三七）地方，我們一定可以把牠們裝成六十桶或八十桶。這東西和麵包是我們的食物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並且是很好的東西，因爲牠是一種非常滋養的食

物。

(註三七) 阿利士(Aliante)西班牙南部的一個港口。

收穫的時期到了，我們的糧食生得非常整齊。這次雖然不是我在島所見的最大豐收，但是總算足以應我們的需要了。因為從我們的二十二升大麥裏，我們竟收穫了，並且打出了二百二十多升；此外又收了同樣比例的大米。這些糧食，即使那十六個西班牙人都一齊前來，也可以供我們到下次的收穫期。或者，假如我們預備起程，也足以充實我們的船隻，把我們載到美洲的任何地方。

當我們把我們的糧食收藏起來之後，我們便開始趕製一些柳條編器，一些大筐子來容牠們。那西班牙人在這方面非常精巧，時常抱怨我不做些這種東西來作防禦工作事，但是我並不認為這有什麼需要。

我現在既有了充分的糧食來款待我所候的那些客人，便叫那西班牙人到大陸上去，看看對於那些留在那邊的人有什麼辦法沒有。我用書面給了他一個嚴厲的命令，吩咐他說，無論何人，假如他不先在他和那老野人面前發誓他不傷害，不襲擊我這個把他們叫過來，預備救他們的人，發誓他在遇見這種事情的時候要擁護我，為我抵抗，並且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要完全聽我的命令，——假如不先這樣做，就不要把他帶過來；並且還得把這些條件寫在紙面，還要他們親手簽名。至於他們既沒有筆又沒有墨水，怎樣會寫出字來，這卻是我們從不過問的一個問題。

我每人給了他們一隻帶槍機的短槍和八份藥彈，叫他們省着用，不到緊急的時候不要用。

這是一件使人高興的工作，因為這是我二十七年以來爲自救而做的第一件事。我給了他們許多麵包和葡萄乾，足夠他們許多天之用，並且够他們的全體同鄉八日之用。接着我便向他們道了一句一路平安，送他們起程。同時又和他們定了一個暗號，叫他回來時掛在船上，以便他們回來時，我可以老遠地知道他們回來。

他們在一番順風之下，在月圓的那天起了程。據我算來，這彷彿是在十月裏。至於確實的日子，我因爲一旦弄錯，竟永遠算不清了。不但如此，即確實的年數，我有時也弄不清，雖然我後來檢查我的記錄時，卻發現在我記得不錯。

他們走後，我等了還沒有八天，忽然遇見了一件有史以來所未有的奇怪而空前的意外。有一天早晨，我正睡在我的茅舍裏，忽然「星期五」跑了進來，大聲對我說：「主人，主人，他們來了，他們來了！」

我跳了起來，也不顧什麼危險，穿上衣服，也不帶武器（這不是我的習慣，）便鑽出了我的矮林（牠這時已經變成一片森林了。）但是當我向海上望去時，我不覺吃了一驚，因爲我看見一海哩半之外，有一隻小船，上面掛着三角帆，向岸上駛來，並且很順風。同時我又注意，牠並不是從大陸那一帶來的，而是從島的極南角來的。於是我便把「星期五」叫過來，叫他不要遠離，因爲這些人並不是我們所候的那些人，不知道他們是友人是敵人。

於是我便去把望遠鏡拿在手裏，試試能否望到他們。接着我又把梯子取出來，登到那小山的頂上，因爲當我

對什麼東西懷着畏懼，想把牠看個清楚，而又不願被人看見的時候，我總是這樣做。

我剛剛登到那小山上，我的眼睛立刻便望見一隻大船停在離我東南約二海哩半以外的地方，但是離海岸卻不過一海哩半。以我的觀察，牠似乎是一隻英國船，而那隻小船也似乎是一隻英國長艇。

我不能描述我心裏這時的混亂，雖然因為看見了一隻船，並且又似乎看見了一隻英國船，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歡。不過同時我心裏又有一點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疑慮，命令我小心一點。第一，我很奇怪一隻英國船到這裏有什麼事情，因為這裏並不是來往於英國人的貿易地的要道。再說我又記得近來並沒有暴風雨，假如他們真是英國人，他們一定不懷什麼好意。假如是那樣，我與其落入盜賊和兇犯的手中，還不如維持舊狀好。

我希望一個人不要輕視他心裏所得到的那些微妙的暗示，即使他認為牠們是不會成爲事實的。我相信，凡稍經世故的人，大概都不會否認我們能夠得到這種暗示；同時我們也不能懷疑。這種暗示是來自一個隱密的境界，是一種精神的交通。假如這些暗示的趨勢是警告我，叫我注意危險，我們爲什麼不可以認爲牠是從一個友善的機關來的，是爲我們的益處而來的呢？至於這機關是超乎我們的，還是低於我們的，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目前的這件事使我非常堅信我這個推理的不錯；因爲假使我沒有因這個不知道從那裏來的暗示而加小心，我一定要無可避免的遭了殃，並且要陷到一個較前尤壞的環境裏面。這個讀者在下面就可以看到。

我等了沒有多久，便看見那小船向岸上靠過來，彷彿要尋一個小溪，把船駛進去，以便上岸似的。不過因爲離

岸太近了，他們並沒有看見我以前泊筏子的那個小河口，僅把小船駛到沙灘上面，離我約一哩半遠。這對於我實在是一件可喜的事，因為假如不是這樣，他們一定會在我的門口上岸，並且會把我從我的堡內逐出去，並且也許把我所有的一切都掠了去。

當他們上了岸之後，我看出他們果然是英國人，至少多半是英國人；有一兩個彷彿是荷蘭人，但又不像。他們一共有十一個人，其中有三個沒有攜武器，而且似乎是被什麼東西縛着。當最先四五個人跳上岸後，他們便把這三個人當做囚犯似地牽了出來。我可以看見其中的一個作着最熱烈的懇求，悲痛，和失望的姿式，甚至做得有點過火；又看見其餘的兩個也作出痛心的樣子，但是並不像第一個那樣利害。

我看見了這個現象，心裏非常糊塗，不知道牠是什麼意思。「星期五」搬弄着他的英文大聲對我說：「啊，主人，你看英國人也和野人一樣吃人。」我說：「你爲什麼以爲他們要吃他們呢，「星期五」？「星期五」說：「是的，他們一定要吃他們。」我說：「不，不，「星期五」，我怕是他們要謀殺他們，但是我敢保他們不會吃他們。」

我一直到這時仍舊不明白他們是怎麼回事，我祇是一味地對着這個可怕的現象戰抖着，時時預料着那三個囚人被他們殺死。有一個剎那我甚至看見這些惡人中的一個舉起一把大刀來，向那些可憐的人中的一個擡去，我隨時都預料着他要倒下來。看到這種現象，我全身的血液都彷彿在我的血管裏凝住了。

我這時真願意那西班牙人和那與他同去的野人在我身邊；也願意我能走到槍彈能及他們的地方，把那三

個人救出來；因為我看見他們中間都沒有火器。但是我現在卻有了別的主意了。

當我看見這三個人被那些鹵莽的水手虐待之後。我看見那些人都向四外亂跑，彷彿要看看這島上的形勢似地。我又注意那三個人也行動非常自由。但是他們卻都坐在地下，如有所思，像三個失望的人一樣。

這使我想起我初次上岸時那種東歐西望的情形。我又想起我當時怎樣對自己絕望；怎樣慌張四顧；抱着什麼恐怖；以及怎樣在樹上睡了一夜，恐怕被野獸吃掉。

正如我那天晚上不知道我會從那隻被天意用暴風和潮水沖到岸上來的船裏得到接濟，並且得到維持很久的接濟一樣，這三個孤寂的人也同樣地不知道會有人救他們，有人接濟他們；更不知道這個救星是多麼近；並且也不知道在他自己正認為無望的時候，他們實際上已經登了安全之境了。

我們對於將來的事情實在知道得太少了；我們實應該高高興興信託着那偉大的造物，相信他絕不會讓他的生靈處於絕地，相信他即在最糟的環境中也要給他一些恩惠，並且有時使他的獲救比他們所想像的來得近，有時甚至用他們認為有害的方法來救他們。

這些人來到岸上，正是高潮的時候。他們有一部分立在那裏和他們的囚人談判，有一部分則向四處漫遊，要看看他們所到的是個什麼地方，不覺竟錯過了潮汛；海水退了下去，把他們的小船擱在沙灘上面。

他們在小船上留了兩個人；這兩個人似乎是喝了白蘭地，在那裏睡着了。這時其中有一個人先醒了過來，他

看見那小船擱得太固，一人無法移動，便向那些在四處亂跑的人呼喊。於是他們通通跑到小船跟前；但是他們雖集全體之力，也難把牠推下水裏，因為船身既重，而那一帶的海岸又是些軟滑的沙，像流沙一樣。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便照着他們那水手的性情，——他們在人類中是最不顧慮一切的，——放棄了這個工作，重新在四處漫步起來。我聽見其中有一個人向另外一個人喊叫，叫他離開那小船：『你不要管他行不行，捷克潮水上來牠一定會浮起來的。』從這句話裏，我完全證實了他們的國籍。

一直到這時，我始終躲在冢裏，不敢離開我的堡壘一步，至多不過到山頂上去一次；想到堡壘的堅固，我心裏非常高興。我知道那小船至少要在十個鐘頭以上纔能浮起來，那時天也黑了，我一定可以更容易看到他們的動作，聽到他們的談話。

同時，我又像以前那樣作着戰爭的準備；不過這次卻比以前小心了許多，因為我知道我所對付的是一種異於前次的敵人。我叫「星期五」——我已經把他造成了一個很高妙的槍手了——也把他的槍裝上。我把我的兩隻鳥槍拿在手裏，又把三隻短槍交給他。我這時的形狀非常可怕。我身上穿着一件羊皮上衣，頭上戴着以前提到的那頂大帽子，腰間掛着一把沒有鞘的刀，皮帶上帶着兩隻手槍，每個肩膀上負着一隻槍。

上面已經說過，我的計劃是在黃昏以前不作什麼舉動。但是到了下午兩點，天氣正熱的時候，我忽然看見他們通通跑到樹林子裏面，躺在那裏睡了。那三個受苦的人因為焦急着他們的環境，不能入睡，正坐在一棵大樹的

蔭下，離我約有一哩的四分之一遠，並且沒有其餘的人看着。

於是我便決定在他們前面出現，探聽探聽他們的情形。我立刻以上面的那種形狀向前面走去，同時「星期五」在後面遠遠地跟着；他那種全副武裝的樣子，非常可怕，不過還不像我那樣鬼似地猙獰罷了。

我竭力偷偷地走近他們，不等他們中間有一個看見我，我便用西班牙語向他們喊道：「你們是什麼人，諸位？」

他們聽見我的聲音，立刻跳了起來；當他們看見了我和我那古怪的形狀時，他們更驚迷了。他們一句話也不回答；我看見他們似乎要跑，便用英文向他們說：「諸位，不要對我驚訝；也許你們會意外地得到了一個友人。」其中有一個人向我脫帽致敬，很嚴肅地向我說：「他一定從天上來的，因為我們的地位是人類所無法援助的。」我說：「一切援助都是從天上來的，先生。但是你能告訴我，我能怎樣救你們嗎？因為你們似乎有了大難。當你們上岸時，我就看見了你們，並且當你們哀求那些與你們同來的兇漢時，我看見其中有一個人用刀打你們。」

那可憐的人眼裏流着淚，全身發着抖，帶着一副驚訝的神氣回答我說：「我是對着上帝說話呢，還是對着人說話？你是真人呢，還是天使呢？」我說：「這用不着害怕，先生。假如上帝差一個天使來救你們，他一定要穿着較好的衣服，並且完全不同地武裝着，請你不要害怕吧。我是一個人，一個英國人，而且是特來救你們的。我只有一个僕人。我們有武器和軍火。請你們坦直地告訴我，我們能為你効勞嗎？你們的情由是什麼呢？」

他說：「我們的情由說起來實在太長，因為我們的兇手正在附近。總之，我是那隻船的船長；我手下的人們叛了我；我費了很大的困難纔使他答應不殺我，但是他們末了竟把我和這兩個人——一個是我的大副，一個是一個搭客——送到這個無人的地方來。我們想我們一定要在這地方餓死，因為我們相信這地方是沒有人煙的。」

我說：「你的那些敵人在什麼地方？你知道他們到什麼地方去了嗎？」他指着一個小林子說：「他們正騎在那邊哩，先生。我現在真是心驚肉跳，恐怕他們看見我，並且聽見你的話，假如他們看見或聽見，他們一定要把我們殺死。」

我說：「他們有火器沒有？」他回答說他們只有兩隻，並且還把一隻留在小船上了。我說：「那麼你們就把一切交給我把。我看他都已睡熟了，把他們通通殺死並不是難事；或者還是把他們通通擒住呢？」他告訴我，他們中間有兩個亡命之徒，不應該憐憫；他相信假如把他們對付好了，其餘的人也就可以復工了。我問他是哪兩個人。他說他在那樣遠的距離不能形容出他來，不過他願意遵我的命令做任何事情。我說：「那麼就讓我們退遠一點，叫他們不能看見我們，聽見我們，恐怕他們醒過來；以後再作計較。」於是他們便欣然和我後退，一直退到樹林子裏面。

我說：「先生，假使我設法救你們，你們願意從我兩個條件嗎？」他似乎預先知道了我的意思，便對我說，假使

我能把他的大船奪回來，他願意把他和他的船通通讓我指揮；假如他不能奪回他的船，他也願意在我所指定的地方和我共生死。其餘的兩個人也說同樣的話。

我說：『我的條件只有兩個。第一，當你們留在這個島上的時候，你們不能認爲你們在這裏有什麼威權；我假如把槍械交到你們手裏，你們必須隨時準備交還給我，並且在這島上不能對我有什麼偏見，同時更得聽我的命令。第二，假如你的船得以奪回，你們必須把我和我手下的人免費帶回英國。』

他極力勸我放心，說他一定應允我這兩個最合理的要求，同時他還要感謝我救命之恩，終身不忘。

我說：『那麼我現在給你們三隻短槍，連同火藥和子彈；請你們告訴我，你們現在有什麼主意。』他極向我表示感謝，但是在主意方面，他卻願意完全聽我的指導，我對他說，現在事情很棘手；不過依我看來，最好辦法就是趁他們躺着的時候立刻向他們射擊；假如他們在第一排槍之後沒有死傷而情願投降，我們就可以饒他們不死；沒有死傷，全憑上帝的意旨。

他很和平地說，祇要有辦法，他總不願意把他們殺死，不過那兩個人都是不可救藥的惡人，並且是全船暴動的主使者，假如他們倆脫逃了，我們就要完了，因爲他們會回到船上，把全船的人帶來，把我們全數消滅。我說：『我的辦法現在又有不得已的情形來作後盾；因爲這是我們活命的唯一的辦法。』可是我看他仍舊不願輕易流血，於是我便叫他們自己前去，酌量處置。

當我們正談着話的時候，我們聽見他們中間有幾個人醒了過來，不久又看見有兩個人立了起來，我問他們中間是否有一個是他所說的那兩個反叛的主使者。他說：「沒有。」我說：「那麼你可以把他們倆放過去，這似乎是蒼天把他們倆喚醒，以便叫他們逃生。不過，假如其餘的人也逃了，那就是你們自己的過錯了。」

他被我的話所鼓動，便把我給他的短槍拿在手裏，把手槍插在腰帶上，同時他的兩個同伴也跟在他後面，每人手裏拿着一隻槍。他的兩個同伴在前面走着，弄出了些聲音，那兩個醒過來的水手聽見這個聲音，回過頭來，看見他們來了，便向那其餘的人喊叫。但這時已經太晚了，因為他們剛一喊叫，他們已經放了槍了。不過放槍的只是船長的兩個同伴，至於船長，他卻把他的槍很乖覺地留而不放。他們對那兩個惡人惱得很準，因此當場便打死了一個，重傷了一個。這第二個因為沒有死，便跳了起來，急忙向其餘的人呼救。但是那船主立刻跑到他前面，告訴他說他現在呼救已經太晚了，他應該呼喊上帝寬恕他的作惡，說完了便一槍桿把他打倒，叫他再也不能發言了。這時除了他們之外，他們還有三個同伙，並且其中有一個已經受了微傷。在這個當兒，我便走上前去；他們見到他們的危險，知道抵抗是無用了，只好告饒。船長對他們說，假如他們向他表示他們痛悔前非，發誓對他忠實，助他奪回他的船，並且情願把船駛回雅梅加島（註三八）他就饒他們的性命。他們極力向他表示他們的誠意，他也欣然地相信了他們，饒了他們的性命。對於這一層，我也並不反對，不過我卻叫他在他們在岸上的期內把他們綁起來。

（註三八）雅梅加島（Yamoa）西印度羣島之一。

在這個當兒，我又差「星期五」和船主的大副到那隻小船那邊，把他扣留起來，並且把牠上面的槳帆拿走。他們照辦了。又過了一會，有三個僥倖離開他們的人因為聽見槍聲，走了回來，看見他們的船長已經由他們的囚人變為他們的戰勝者，也安然地受了縛。於是我們算全勝了。

船長和我因為事情已告一段落，便開始互問身世。我首先把我的整個的歷史向他說了一遍；他用了一種近乎驚訝的注意來聽我的話，特別當我說到我怎樣得到糧食和軍火的時候。他因為我的故事中充滿了奇事，聽了大為感動。但是當他從我的身上想到他自己的身上，想到我之生存在這裏，就彷彿是專為救他的生命似的時，他不禁流下淚來，半晌不語。

談完話之後，我便把他和他的兩個同伴帶到我的家裏，把他從我出來的路上——即屋頂上——領進去，進去之後，我把我所有的東西拿出來給他們吃了，並且把我住在這裏多少年以來的一切設計都給他們看。

我所給他們看的一切，我所給他們聽的一切，在他們都認為非常可驚。船長尤其佩服我的壁壘，佩服我竟用一片小林——這片小林因為種了已經二十年了，加之樹木在這一帶又比英國生得快，現在已經成了一片小小的森林，並且生得很密，除了我所留的一條曲徑之外，任何方面都不能穿過——把我的住所遮得那樣嚴密。我告訴他說，這是我的堡壘，我的住所；此外正如一切王子一樣，我在野外還有一所別墅，等以後再領他去看；在目前，我們的任務是要考慮怎樣奪回那隻船，他很贊成我的話；但是卻告訴我說，他現在完全不知道用什麼辦法；因為船

上這時還有二十六個人，自從加入謀叛的陰謀後，在法律上已經失掉了他們的生命，目下在絕望之餘，一定要狠着心一置幹下去，因為他們知道，假使他們失敗，當他們回到英國或任何英國殖民地時，他們就要上絞架。因此我們以這樣少的人向他們進攻，是無益的。

我把他的話默想了一會，覺得實在是個合理的結論；我們必須趕快決定一個計劃，一方面要使那些船上的人出乎意外的入一個圈套，一方面要阻止他們上岸把我們消滅。這時我忽然想起，再過一會，那船上的水手一定要奇怪他們的同伙和那小船爲什麼不見，而要用其餘的小船到岸上來看着他們，並且那時他們也許要帶着武裝來，而他們的實力遠超於我們。他也認爲我的話有理。

於是我對他說，我們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把那沙灘上的小船鑿穿，使他們不至於把牠駛走，並且把牠裏面的一切東西都取了出來，使牠失卻航行的能力。因此我們便一齊走到那小船上，把牠上面的武器和其他的東西取出來。在這些東西中，我們找出了一瓶白蘭地，一瓶露姆酒，幾塊餅乾，一角火藥，一大塊包在帆布裏的糖，約有五六磅。這些東西都使我非常高興，尤其是糖和白蘭地，因為我們已經有許多年沒有吃的了。

當我們把這些東西搬到岸上之後（至於船上的檣、桅、帆、舵，我們老早就已經取走了，）我便在小船的底下鑿了一個大洞，即使他們來把我們戰勝，他們也不能把牠駛走了。

我並不認爲我們一定能把那隻大船奪回；但是我卻相信，假使他們不把這隻小船帶走，我一定可以把牠重

新修好，把我們載到利渥羣島（註三九）去，並且順便去訪問一下我們那些西班牙朋友，因為我現在還時時地掛念着他們。

（註三九）

利渥羣島 (Laewards Islands) 西印度羣島中的一部分。

我們照着我們的步驟，先合力把那小船拖到沙灘的高處，使潮水在漲潮時不致把牠浮起來，然後又把牠的底穿了一個大孔，使人一時不能塞住。當我們做完了這兩步，正一齊坐在地下盤算着我們的辦法時，我們忽然聽見那大船上放了一聲槍，並且搖旗爲號，叫這小船回去。但是這邊沒有船動。於是他們又放了幾聲槍，又向這隻小船作了許多信號。

末了，當他們看見他們的信號和槍聲都沒有效力，而這隻小船仍舊不動時，我們用我的望遠鏡看見他們把另一隻小船放出，向岸上搖來。當他們走近時，我看見那小船上載着不下十個人，並且帶着火器。

那大船所泊的地方離岸差不多有二海哩。當他們駛近時，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他們，甚至他們的臉。他們因爲被潮水冲到前隻小船的東邊去了，便又沿着海岸把船駛到前班水手上岸和前隻小船所橫的地方。

這意思就是說，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他們，船長也可以很清楚地認出船上的全部人員。他說，船上有三個好人，是受其餘的人威脅而加入這次陰謀的。至於那水手頭目（他似乎是他們中間的領袖）和其餘的人，他們都是水手中最兇悍的人，無疑地已經因爲他們的陰謀的關係變成亡命之徒。他非常擔心我們不能取勝。

我向他微笑了一下，對他說，處於我們這種環境中的人，已經不是恐怖所能影響的了，無論處於什麼地位，都比我們現在的地位好。我們應該覺得，無論我們的結果是生是死，對於我們都是一種解脫。我問他對於我平生的遭遇有什麼感想；兩兩相較，我們現在是否應該冒險去尋解脫。我說：「你以前不是相信我之得生存在這裏，是專為預備救你的嗎，先生？你這種信念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至於我，我對於我們的前途只有一件事抱憾。」他說：「什麼事？」我說：「就是據你說，這小船上有三四個好人，應該保全他們的性命。假使他們都是船員中的惡人，我簡直要以為上帝特別把他們選了出來，交到你的手中了。請你相信吧，每一個上岸的人都是我們的俘虜，他們將按他們對我們的行為而生死。」

我說話時用着一副很高的喉嚨和一副高興的面孔，給了他不少的勇氣；於是我們便壯烈地開始去做我們的事。我們自從看見那小船從大船上駛來，便考慮怎樣安置我們的囚犯。我們安置得很妥當。在這些囚犯中，有兩個是船長特別不能放心的；我差「星期五」和一個船長的同伴把他們送到我的洞裏去，使他們遠離海岸，不會有被聽見，被看見的危險，並且即使他們能自解脫，也沒有逃出樹林的危險。在洞裏，我們繼續讓他們捆綁着，但是卻給他們飲食，並且答應他們，假使他們安安靜靜地忍在那裏，我們在一兩日之內就恢復他們的自由；假使他們想逃走，我們就格殺無赦，他們很忠實地答應他們將耐受着他們的監囚，並且很感謝我們對他們優待，給他們飲食和燈光；因為「星期五」把我們自製的火燭給了他們幾隻，使他們舒服一點。他們不知道他竟立在洞口守着

他們。

其餘的囚徒，則待遇比較好一點；其中有兩個仍舊是被捆着，因為船長不敢相信他們。至於另外的兩個，經了船長的推磨，加之他們自己又答應和我們共生死，竟受了我的錄用。因此加上他們和船長等三人，我們現在一共有七個人，人人都有武器。我毫不懷疑我們足能對付那向岸上來的十個人，因為據船主說，他們中間也有三個好人。

當他們駛到前隻小船所橫的地方時，他們便把他們的小船停在沙灘前面，一齊上了岸，然後又把小船拉到岸上來。這使我很高興，因為我最怕他們把船泊在水裏，離岸太遠，再留幾個人在上面守着，使我們不能把牠擄住。上岸之後，他們第一步便是全體跑到那先來的一隻小船前面。我們不難看出他們看見那隻小船上面的東西都已被人移去，並且船底上還有一個大孔，作出非常吃驚的樣子。

他們默想了一會，便用他們的全力大喊了兩三聲，試試能否使他們的同伴聽見；但是都沒有用。接着他們又聚成一個圈子，用他們的小槍放了一排槍；這片槍聲不但傳入我們的耳中，並且也使樹林發出回響。但是仍舊沒有用；那些囚在洞裏的，自然聽不見，那些處於我們的看守之下的，雖然聽得很清楚，卻不敢回答。

這意外的結果使他們非常驚恐。據他們後來對我們說，他們這時決定回到他們的大船上，告訴他們說，那些人都已經被殺了，他們的長艇已經被穿了。因此他們立刻把他們的船推到水裏，一齊上了船。

船長看見這種情形，非常驚訝，相信他們一定要回到大船上，說他們的同伴都已經失蹤了，揚帆而去，使他那本來有希望奪回的船，又告失去。但是他不久又被另外一件事嚇住了。

他們的小船走了不多遠，我們便看見他們又重新回到岸上。不過這次他們似乎商妥了一個新的辦法，那就是留三個人在船裏守着，其餘的人都上岸到內地去尋找他們的同伴。

這使我們非常失望；因為我們現在簡直不知怎樣辦好了。假使我們讓那小船逃走，即使我們把岸上那七個人捉住，那於我們沒有好處；因為那時他們就要把船划回大船，同時大船上的人一定要拔錨開船而去，我們的奪船的計劃就要成爲泡影了。

不過，除了靜候事情的結果之外，我們也沒有辦法。那七個人上岸之後，那三個留在小船裏的人便把船開到離岸稍遠的地方，把船泊住，等候他們；因此我們無法上到船上。

那些上岸的人則緊聚在一塊，向我的住室上面的小山的頂上走去；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他們，雖然他們看不見我們。我們倒願意他們走近一點，使我們可以向他們射擊，或者再走遠一點，使我們可以走出來。

他們走到山岡上，從那裏他們可以看到東北部的山谷和森林。他們開始大聲呼喊，一直嘯叫得他們疲倦起來。於是他們便坐在一棵樹下，商議起來，因為他們似乎既不願深入內地，又不願分離太遠。假使他們肯在那裏睡了覺，像以前那批人一樣，他們就算替我們把事做成了。但是他們卻滿心擔心着危險，不敢睡覺，雖然他們卻說不

濟他們所怕的危險是什麼。

當他們正在會商的時候，船長向我作了一個很適當的提議。他說他們多半要再放一排槍，設法使他的同伴聽見，我們可以乘他們的槍都已放完時擁上前去，那麼他們一定要讓步，而我們也就可以無需流血地捉到他們。我很喜歡這個提議，不過有一件，那就是我們必須向他們走近一點，使我們可以在他們把他們的槍裝上之前攻上前去。

但是他們並不放槍；我們伏了很久的工夫，不能決定怎樣辦。末了我告訴他們說，依我的意見，我們在天黑之前，不能有什麼舉動；天黑之後，假使他們不回船去，我們或許可以進至他們和那小船之間，用一個計策引誘那些船上的人，使他們上岸。

我們候了很久的時候，非常不耐，非常不安；他們商議了很久之後，我們忽然看見他們一齊跳了起來，向海邊走去。他們似乎對於這地方的危險抱着很大的恐懼，決定認為他們的那些同伴都已失蹤了，回到大船上，繼續走他們所預備走的海程。

我一看見他們向海邊走去，立刻便猜出了他們的意思，知道他們要放棄他們的搜尋，回到大船上去。當我把我的意思告訴給船長時，他嚇得幾乎癱了。但是我立刻想出了一個計策，完全達到了我的目的。

我命「星期五」和船長的大副渡過那西邊的小溪，到「星期五」被救時那些野人登岸的地方去；叫他們

在走到半英里之外的高地時，就竭力呼喊，一直喊得那些水手聽見；等他們聽見那些水手的回答之後，他們就再回叫一聲，接着便躲開他們，繞了一個圈子，只要聽見他們呼喊，就回答他一聲，一直把他們引到島的內部，或樹林裏面，然後再繞着圈子，照着我告訴他們的路線，回到我這裏來。

他們正要上船，「星期五」和大副便喊了起來。他們聽見了喊聲，便一面回喊着，一面沿海岸向西方尋着喊聲跑去。跑不多久，就被小溪攔住了；他們見深很闊，不能渡過，果然不出我的意料，叫那小船駛進溪來，渡他們過去。當他們渡過小溪之後，我注意那小船已經開入內地很深了。他們把船繫在一棵小樹的樹幹上，又從那三人之中帶了一個上岸，祇留兩個人在船裏。

這正趁了我的心願。於是我便讓「星期五」和船主的大副去做他們的事，帶着其餘的人，暗中渡過小溪，向那兩個人襲去。他們倆這時正一個躺在岸上，一個守着船裏；那岸上的人從半睡半醒之中，看見我們來了，預備跳了起來；這時那走在前面的船長立刻跑上前去，把他打倒，接着便向那船上的人喊道，如果他不願死，就快降。

當一個人看見有五個人向他撲來，而他的同伴又被打倒時，讓他投降是用不着多少話的；況且他又似乎是那三個無心謀叛的人中的一個，因此我們不但把他很容易地順說得投降了，並且也順說得加入了我們。

同時，「星期五」和船主的大副對於那其餘的人也對付得非常好，一面喊着，一面答應着，把他們從一個小山引到另一個小山，從一片樹林引到另一片樹林，不但把他們溜得異常疲倦，並且把他們引到一個很遠的地方，

使他們在黃昏以前不能回到小船上。卽是「星期五」和大副回到我們中間時，他們也僥得要命。

我們現在的唯一任務就是在黑暗中窺着他們，衝上前去降服他們。

「星期五」回到我們中間之後，又過了幾小時，他們纔向他們的小船走來。遠遠地，我們聽見那走在前面的人向那後面的人呼喊着，又可以聽見他們回答着，並且抱怨着說他們如何腳痛，如何疲倦，不能再走快了。這對於我們實在是一個好消息。

末了他們纔走到船前；當他們發現潮水已退，他們的小船已經擱在溪內，並且他們兩個人都已無踪時，他們的驚惶簡直無法形容。我們可以聽見他們非常悲痛地互相呼喊，互相告訴，說他們是入了一個魔島，不是被這上面的居民把他們全部殺死，就是要被這上面的妖魔帶去吃掉。

他又呼喊着，大聲地叫着他們的那兩個同伴的名字，但是沒有一點回應。過了一會，我們便從黃昏的微光中，看到他們扭着他們的兩手，像一些失望的人一樣；一時跑到小船裏去坐一會，一時又跑到岸上來亂跑，往來不息。

我手下的人們這時很希望我允許他們在黑暗中一齊攻上去，但是我卻願意找一個機會把他們制住，饒他們活命，少打死幾個人；並且我尤其不願意我們中間有人被打死，因為我知道他們都是全副武裝着。我決定等着他們聚在一處；爲了看清他們起見，我把我的埋伏向前移了一點，叫「星期五」和船長緊伏在地面，向前爬去，不要使他們看見，並且在他們開槍之前，愈爬近他們愈好。

他們過去不久，那水手頭目——他是這次叛逆的主要的的首領，現在也較其餘的人更為沮喪——便和兩個另外的水手向他們走來。船長看見禍首已經入了他掌握，非常興奮，也不等他走近一些，看個清楚（因為他們只聽見他說話），便和「星期五」跳了起來，用槍向他們放去。

那水手頭目當場被打死了；另外一個人也被子彈打入腹內，倒在他的身旁，雖然他過了一兩小時纔死；第三人立刻跑了。

聽見了槍聲，我立刻帶着我的全軍前進。我的全軍現在一共有八個人：我總司令「星期五」，副司令船長和他的兩個人；三個經我們收用了的俘虜。

我們故意在黑暗中向他們攻過去，使他們不能看清我們的人數。我叫那加入了我們這方面的守船人高呼他們的名字，試着和他們談判，叫他們投降。結果果然正合我們的心願；因為，以他們這時的位置而論，他們情願投降，是容易想到的事。他用最高的聲音叫着他們中間的一個：「司密斯，司密斯。」司密斯似乎聽出了他的聲音，立刻答道：「你是誰？是老羅嗎？」他回答：「是的，是的；看上帝的面，司密斯，丟下你們的槍械，讓步吧，否則你們就立刻沒有命了。」

司密斯又說：「我們向誰讓步呢？他們在什麼地方呢？」他說：「他們在這裏。我們的船長帶着他的五十個人已經搜了你們兩小時了。頭目已經被打死了，佛利受了重傷，我也成了俘虜；假如你們不讓步，你們就都完了。」

司密斯說：「假使我們讓步，他們會饒我們的命嗎？」老羅說：「假如你們肯讓步，我就去問問。」於是他便問船長，船長大喊道：「你，司密斯，你知道我的聲音，假使你們立刻放下你們的槍械投降，我就饒你們不死，不過阿金斯卻不在此例。」

於是阿金斯喊道：「看在上帝的面上，船長，饒我不死吧。我做了什麼壞事呢？他們都同我一樣壞。」這句話並不是實情，因為當他們最初叛變時，阿金斯首先捉住船長，虐待他，縛起他的兩手，毒罵他。雖然如此，船長卻對他說，他可以隨着自己的意思放棄他的軍械，聽候總督的處置；總督即指我而言，因為他們都叫我總督。

總之，他們都放下了他們的槍械，哀求饒命。於是我差那和他們談判的人和另外兩個人過去，把他們通通綁了起來。然後我那五十人的軍隊——其實連那三個人一共纔八個人——便一齊上去把他們和他們的小船完全扣住，不過我卻爲了軍械的關係，使我自己和另外一個人不讓他們看見。

我們的第二步工作是修理小船，預備奪取大船。至於船長，他現在已經有工夫和他們談判了。他給他們說明他們的行爲之奸惡，他們的計劃之不良，以及這件事情將來要如何使他們陷於不幸和災難，甚至要把他們送上絞架等等。

他們一致懺悔，哀求饒命。至於這一層，他對他們說，他們並不是他的俘虜，而是島上的司令的俘虜。他說，他們雖然以爲他們把他送到一個無人的荒島上，但是上帝卻使他們把他送到一個有居民的島上，並且島上的總督

還是一個英國人。他說，假如總督願意，他可以讓他們通通絞死在那裏；但是他現在既答應他們不死，他大概要把他們送英國，秉公處置，不過對於阿金斯，總督卻命他預備就死，因為他要在第二天早晨上絞架。

雖然這都是他杜撰的事，然而卻達到了我們所希望的效果。阿金斯立刻跪在地下，哀求船長代他請總督饒他不死，同時其餘的人也全體求他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把他們送回英國。

我忽然想到，我們得救的時候到了，因為要使這些人熱心地去奪取那大船，實在是最容易的事。於是我便在黑暗中離開他們，使他們不至看見他們的總督是什麼樣的人，並且把船長叫過來。當我叫他時，我因為距離太遠，便差一個人過去對他說：「船長，司令傳你呢。」船長立刻答道：「告訴你們大人，我就來。」這更使他們更糊塗了，他們都相信那司令和他的五十個人都在附近。

船長走過來之後，我便把我的奪船的計劃告訴他；他對於我的計劃非常滿意，決定在第二天早晨實行。

但是爲了使我們的計劃行得更巧妙，更保險起見，我又對他說，我們必須把俘虜分開，由他去把阿金斯和其餘兩個最壞的人帶來，把他們縛送到洞裏去。我們把這件事交給了「星期五」和船長的兩個同伴。

他們像送他們入獄一樣，把他們送到洞裏去。那洞裏實在是一個淒慘的地方，尤其對他們這種地位的人。

其餘的人，則由我命人把他們送到我別墅裏去。關於這別墅，我上面已經有很詳盡的敘述；那裏四面既有籬笆，而且四人都縛着兩手，加之再有人防守，所以很安全。

第二天早晨，我便請船長到他們那裏去和他們開始談判；總之，就是叫他去探探他們的口氣，回來告訴我，依他的意思看來，我們能不能信託他們，叫他們去襲擊那大船。他向他們談到他們對他的錯誤，以及他們現在所處的地位。他說，雖然總督現在已經饒他們不死，可是假如把他們送回英國，他們一定也要被當局用鐵鍊縊死；但是假如他們肯加入我們，奪回大船，他一定要請總督赦免他們。

任何人都可以猜到，處於他們這種地位的人們，對於這種建議是如何樂於接受。他們一齊向船長跪了下去，用着最深的誓語答應他說，他們情願對他忠實到最後一滴血液；他們將永遠感激他的救命之恩，隨他走遍天涯；他們畢生都要把他當作他們的父親。

船長說：「好，我得去把你們說的話告訴總督，看他能不能答應。」於是便走回來，把他們的情形告訴我，並且說，他相信他們一定會忠實。

不過爲了保險起見，我又告訴他，叫他回去從他們七個人中間選五個人出來，並且對他們說，他現在並不缺少人，不過他卻想把這五個人選出來，作爲助手，至於其餘的兩個人，總督卻要把他們連同那三個被送到堡裏的人留下作爲人質，保證這五個人的忠實；假如他們在戰爭中有不忠實的地方，這五個人質便要在岸上被鐵鍊縊死。

這個辦法在他們看來非常嚴厲，使他們不得不相信總督是個言出法隨的人，可是除了接受之外，又沒有別

的法子，因此用不着船長來勸那五個人盡忠，那幾個囚犯自己就會勸了。

我們的實力是下面的編制出征：1. 船長，他的大副，他的搭客。2. 第一批水手中的兩個俘虜；經了船長的保舉，我已經恢復了他們的自由，並且給了他們槍械。3. 其餘的兩個；我起初把他們縛囚在我的室內，現在經船長的建議，已經釋放了。4. 從船上捉到的那個單身水手。5. 最後選出的五個人。因此除了我們囚在洞裏的五個俘虜和兩個沒有被囚的人，實外，一共有十三個人。

我問船長肯不肯冒險帶着這些人到去；因為我認為，這島上還有七個人留着，我和「星期五」都不應該離開；我們得隔絕着他們，替他們送飲食。

至於那五個洞裏的人，我決定使他們絕食，但是「星期五」卻每天進去兩次，給他們送飲食；我叫其餘的兩個人把食物送到一個地方，再由「星期五」去取。

當我去見那其餘的兩個人實時，我是同船長一塊去的；他告訴他們，我是總督差去監視他們的人，總督叫他們除了得我的指揮之外，不得到別處去；假使他們去了，他們就要被人送到堡裏，用鐵鍊鎖起來。因此，爲了不使他們知道我是總督起見，我便冒充一個另外的人，時時對他們講到總督，駐兵，堡壘等等。

船長現在除了整理他的兩隻小船，把其中一隻的窟窿塞住，再把人員裝到牠們裏面去之外，沒有別的困難了。他叫他的搭客做爲一隻小船的領袖，帶着四個別的人；同時他自己和他的大副，則帶另外的六個人上了另一

隻小船。他們的事情進行得很順利，不到半夜便駛到大船附近了。當他們駛到說話可以聽見的距離時，船長便叫老羅向着船上的人喊叫，告訴他們說，他們費了很大的工夫纔找到了他們，現在已經連人帶船都接回來了；一面說着話，一面靠近大船。靠近大船之後，船長和大副首先拿着槍械跑上去，用他們的槍柄立刻把上面的二副和木匠打倒在地。因為手下人都真誠効命，他們不久便把中部的甲板和後部的甲板上的人通通擒住，並且把艙板蓋住，使下面的人不得上來。同時那第二隻小船上的人也從前面的鐵索上爬上來，把前船佔了，並且進到那通着廚房的小艙板，把裏面的三個人擒住。

他們做完了這一步，並且把甲板上通通掃清了之後，船長便叫大副帶着三個人去進攻那新船長所睡的船長室。那新船長聽見了警訊，立刻跳了起來，帶着兩個手下人和一個小孩，拿着火器等候。當大副用一根鐵鎚把門打破時，那新船長和他手下人便大膽向他們開了一排槍，一個彈子打中大副，把他的胳膊打斷了，同時又打傷了兩個人，但是一個人都沒有死。

大副雖然受了傷，仍舊一面呼着救，一面擁進船長室，用他的手槍向那新船長的頭上放去，那子彈從他的口上進去，從一隻耳後出來，立刻把他打死了。其餘的人看見這種情形，也都讓了步，於是，也沒有什麼別的死亡，全船都算奪回來了。

全船佔領完畢之後，船長便叫人運放了七聲槍；因為這是我們所定的暗號，使我知道他的成功；我聽了這個，

當然非常高興，因為我坐在小山上對他們一直望到早晨兩點。

我既清楚的聽見了槍聲，便倒在地，昏昏睡去，因為我已經勞碌了一天了。這樣睡了些時，我忽然被一個槍聲驚醒了。我跳了起來，又聽見有個聲音喊我，「總督，總督。」我立刻辨出是船長的聲音；接着我果然看見他爬到山頂上來，立在我的身旁，指着那大船，用兩手擁抱着我說：「我的朋友，我的恩人，那就是你的船，因牠和牠上面的一切人都是屬於你的。」我俯瞰那隻船，只見牠正停在離岸不過半哩的地方；因為他們佔領了牠之後，因為天氣很好，便起了牠的錨，把牠泊在那小河口上。同時又因潮水很高，船長便把他的長艇駛到我以前泊筏子的地方，在我的門口上了岸。

我驚得幾乎要癱了下去。因為我真想不到我竟這樣容易地得了救，並且有一隻大船預備把我載到任何我要去的地方。我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來；假使不是他用手抱着我，並且我抓緊了他，我一定要癱到地下去了。

他看出了我的驚慌，立刻從他的口袋裏取出了一個瓶子，把他那特別為我帶來的提神酒給我喝了一口。我喝了之後，便慢慢在地下坐了。不過，雖然我的心神定了一點，仍舊半天不能說話。

在這期間，船長不僅像我這樣驚慌而已，並且始終處於一種狂喜的情形之下。他向我說了無數的溫存話，使我鎮靜，使我恢復。但是我卻因為心裏太快活了，簡直弄得連經神都錯亂起來；末了，我甚至落起淚來；又過了一會，我纔說出話來。

於是我又把他當作恩人似地擁抱他，我們一塊歡欣。我告訴他說，我把他看作一個從天上下來救我的人，這一切經過都是些奇事的連鎖；並且說，這些事都可以證明世界是有一個隱秘的手統治着，並且也可以證明上帝的眼睛是可以射到世界的最偏僻的地方，並且隨時可以援助任何不幸的人。

我急忙用我的全心感謝上帝：因為他不但在這種荒野中，這種孤僻的環境中使我們奇怪地得到飲食，並且也是一切解救之源。

我們談了一會，船長便向我說，他已經從船上所剩的東西中，從那些畜牲執掌船政時劫掠之餘，給我帶來了一點禮物。於是他便高聲向那隻小船呼喊，叫他手下的人把給總督送的東西擡到岸上來。以那些禮物看來，我彷彿並不是一個要被他們帶走的人，而是一個仍舊要留在島上的人似地。

第一，他給我帶來了一箱上好的提神酒，六大大瓶馬德拉酒，（每瓶約裝兩夸特，）兩磅上好的菸葉，十二塊船上的牛肉，六塊豬肉，一袋豆子，一百磅餅乾。

他還給我帶來了一匣糖，一匣麵粉，一袋檸檬，兩瓶白檸檬汁，和許多別的東西。除了這些之外，更有用的是，他又給我帶來了六件新襯衫，六條很好的領巾，兩副手套，一雙鞋，一頂帽子，一雙長襪，和一身他沒有什麼穿過的衣服。總之，他把我從頭至腳都穿戴起來了。

對於一個處於我這種環境的人，這當然是一份慷慨可喜的禮物；這是任何人都可以想像到的。但是當我初

次穿上這些衣服時，我覺得世界上再也沒有這樣不痛快，這樣難看。這樣不舒服的事情了。

當我寒暄完畢之後，當他的東西都搬到我的宅內去了之後，我們便開始商議怎樣處理我們的囚犯；因為我必須考慮一下我是否應該把他們帶走，尤其是那兩個最無法救藥的人。船長說，他知道他們倆都是無法信任的人；即使他把他們帶走，他也要把他們當惡人一樣，鎖起來，把他們在最近的英國殖民地交給官憲。我覺得船長對於這件事似乎非常焦急。

於是我便對他說，假使他願意，我可以設法叫他所說的那兩個人自動地請求留在這島上。船長說：「那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了。」

我說：「好，我就把他們叫來，和他們談談吧。」於是我便叫「星期五」和那兩個人質——他們因為同伴已經依約而行，現在已經脫離關係了，——去到洞裏去，把那五個縛着兩手的人帶到別墅裏去，等我前來。

過了一會，我便穿着我的新衣服到那邊去了；他們現在又叫我總督了。我同着船長到了那邊之後，便叫人把他們帶到我的面前，把他們對於船長的惡行細細說了一遍，並且說，雖然他們把船奪走，預備去做別的掠劫，上帝卻使他們自投羅網，落入他們為別人掘的陷阱裏。

我告訴他們，我已經指揮人們把那大船奪了回來，牠現在已經下了錨，他們不久就可以看見他們的新船長已經得到了作惡的報酬，因為他們將看見他被懸在桅頂上。

我說，至於他們，我要問他們有什麼理由可以使我不按海盜一樣地處治他們，因為以我的職務來說，他們不能懷疑我有權處治他們。

於是其中便有一個人代表其餘的人回答說，他們現在只有一句話說：當他們被捕的時候，船長曾允許他們不死；他們現在只有謹求我的憐着。我對他們說，我不知道有什麼法子可以憐着他們，因為我自己現在已經決定帶着我的全體的人員，同船長乘船回英國去了。我又說，至於船長，他是不願意把他們帶回去的，除了把他們鎖起來，交到當局，按謀叛奪船治罪；而這結果，他們應該知道，自然是要上絞架；因此除了他們肯留在島上之外，我想不出什麼於他們有益的法子來。假使他們情願這樣，我倒沒有什麼不肯，因為我有權利這樣辦。假使他們認為他們肯留在島上，我就可以饒他們活命。

他們對於這個辦法似乎很感激，並且說，他們寧願留在這裏，也不願意被帶到英國去上絞架。於是我便聽了他們的話。

可是船長對這個辦法似乎有點為難，彷彿不敢把他們留在這裏似地，於是我對船長做出一種微怒的神氣，對他說，他們是我的俘虜，不是他的俘虜；我既答應了他們許多好處，我說話就應該算數；假如他覺得不應該同意，我就使他們恢復他們原來的自由；假使他不願意，只要他能捕住他們，他可以再把他們捕住。

他們聽了我的話，做出了很感激的表示，於是我便釋了他們的縛，叫他們回到林子裏去，並且對他們說，假如

他們願意，我可以給他們留一些火器，留一些軍火，並且留一些生活的方針。

於是我開始預備上船。我告訴船長說，我將再留住一夜，整理我的東西，叫他先回到大船上，料理一切，第二天遣小船來接我。同時，我叫他把那已死的新船長吊在桅頂上，叫這些人看看。

船長去了之後，我便把那些人叫到我的房裏，開始和他們談到他們的地位。我對他們說，我覺得他們選對了；假使船長把他們帶走，他們一定就要被絞死。我把那吊在船上的桅頂的新船長指給他們看，並且告訴他們說，他們的命運也是一樣。

當他們一齊宣稱他們願意留在島上後，我便對他們說，我現在可以把我住在那邊的辦法告訴他們，使他們易於生活。於是我便把島上的歷史，以及我來到島上的歷史通通說給他們聽了，並且把我的堡壘，我的製麵包的法子，我的種莊稼的法子，我的製葡萄乾的法子，以及一切使他們易於生活的法子，通通指示給他們。我又把那十六個要到島上來的西班牙人的事情告訴他們，並且留了一封信，叫他們答應對他們一視同仁。

我把我的火器——五隻短槍，三隻鳥槍，三把刀——留給他們。我還有一桶半火藥，因為除了頭一兩年之外，其餘的時候我用得很少，並且一點都沒有虛費。我把我養羊的法子形容給他們聽，並且教給他們怎樣擠奶，怎樣使羊肥壯，怎樣做黃油和酪乾。

做完了這些事之後，我便在第二天離開了他們，上到船上。我們立刻預備開船；但是當晚並沒有起錨，第二天

一大早，忽然那五個人中有兩個人洒到船邊上來，悲痛地抱怨其餘的三個人，求我們看在上帝的面上，收他們上船；因為他們一定要被他們殺死，並且說，即使立刻把他們絞死，也求船長收他們上船。

看到這種情形，船長便假裝說，在未得我的同意之前，他無權過問。但是，經了不少的困難，並且經他們發誓痛改前非之後，我們終於把他們收上船來。上船不久，我們便把他們重重地鞭責了一番。從這以後，他們果然變成了兩個正直而安分的人。

在這件事發生之後，我們便在漲潮的時候差了一隻小船，把我們答應給那三個人的東西送到岸上去；此外又由於我的請求，船長又把他們的箱子也一同送去了；他們見了，自然感激非常。我又鼓勵他們說，假使我有法子差船來接他們，我一定不忘記他們。

當我離開島上時，我特別把我的羊皮帽，我的傘，和我的鸚鵡帶到船上，作為紀念；同時又把我前面所說過的那些錢幣也一齊帶着——這些錢因為放得日子太久了，都已生了鏽，若不是稍加搓磨，簡直不像銀子了。

於是在一六八六年——據船上的日曆——十二月十九日，我離開了島上，共計在島上住了二十八年兩個月零十九天，日子正和我以前乘着長艇從沙利的摩耳人中逃走時相同。

在這隻船上，經過了很長的路程，我終於在一六八七年七月十一日，行抵英國，共計離國三十五年。

當我回到英國之後，一切都把我當作陌生人，彷彿從來沒有人認識我似地。只有那代我保存着錢的恩人，

那忠實的女管家，這時還活着；不過她卻遭了很大的不幸，作了第二次寡婦，並且很窮。我叫她不要把欠我的錢放在心上，並且告訴她，我決不麻煩她，反之，爲了報答她以前對我的關心和忠實起見，我又儘着我的輕微的財力稍稍接濟了她一點，不過爲我的財力所限，不能有對她什麼大的幫忙。但是我卻允許她說，我將永久不忘記她以前對我的好處。後來當我有力量來幫助她時，我果然沒有忘記她；這以後就可以看到。

接着我便回到約克縣去。但是我的父親已經死了，我的母親和家中的別的人也都去世了，我只找到了兩個妹妹和我的一個哥哥的兩個孩子。家裏因爲認爲我已經死了，並沒有給我留遺產！因此簡而言之，我完全找不到一點接濟和援助；而我所有的一點錢，又不夠助我成家立業。

不料在這時我卻得到了一筆我沒有望到的報答，那就是，那船長因爲我救了他的性命，同時又救了他的船和貨，便把我救人和救船的經過細細地對那些船主述說了一遍，於是他們便邀我去和他們並且和那些有關係商人見面，他們一齊獎贊了我一番，並且送了我兩百鎊錢，作爲酬謝。

但是當我考慮到我的環境，考慮到我的資本的短少的時候，我便決定到里斯本去一趟，去看看我能否打聽到我在巴西的田莊的情形，以及我那同伙——他大概早已經以爲我死了。

抱着這個希望，我便搭了到里斯本的船，在四月到了那邊。在這些漫遊中，「星期五」始終很忠實地伴着我，無時不是我的忠僕。

到了里斯本之後，出乎意外地，我竟探尋到了我的老友，那從前把我從非洲的海上救起來的船長。他因爲自己已經上了年紀，而且他的兒子已經成了人了，便叫他的兒子掌了他的船，繼續作非洲生意，自己脫離了航海生涯。那老人已經不認識我了，我也幾乎不認識他了；但是當我告訴他我是誰之後，我不久便想起了他的像貌，同時也使他想起了我。

當我們說了幾句久別重逢的話之後，我便問到我的蔗田和我的同伙。老人對我說，他已經九年不到巴西去了；但是他卻知道，當他離開那邊時，我的同伙還在活着，不過那照料我的財產的兩個保管人，卻已經死了。不過我相信我的田莊現在已經發展了不少。不過因爲大家都相信我已經覆了船，淹死了，我的保管人已經把我的田莊的利息交給了財政官，他把三分之一撥給了王室，把三分之二撥給了聖奧古斯丁修道院，作爲救濟貧民，傳教給印第安人之用。但是假如我回來了，或是有別的人代我來承繼時，我的財產便可以物返原主；不過那歷年的利息，因爲已經作了慈善的用途，卻不能歸還了。他更告訴我說那財政官和修道院的司事監督着我的同伙，使他每年把利息交出一筆忠實的帳來，並且把我的一半利息交給他們。

我問他不知道我們的蔗田現在已經發展到了什麼程度；並且在他的意見看來，是否值得去料理；並且假如我去了之後，我在領取我的財產權時有什麼障礙沒有。

他告訴我，他說不清我的蔗田倒底發展到了什麼程度；但是他卻知道，我的同伙祇享到一半權利，已經發

了很大的財；並且他似乎記得別人說，那屬於國王的三分之一——這筆款似乎捐入了一個另外的修道院一類的地方——每年就有二百金幣。至於我之重領這項財產，那是沒有問題的，因為我的同伙現在還活着，可以作我的證人，並且我的名字也早已登入了國內的登記冊。他又告訴我，我那兩個保管人的後人都是很良善的人，並且很有錢，他相信他們不但可以幫助我領到我的財產，並且還可以交給我一筆很大的款子，因為那是我的田地。他們的父親把他交到官廳之前的期間——大約有十二年——的利息。

我聽了他的話，作出一種關心而不安的樣子，問那老船長說，他既知道我已立了遺囑，並且把他立為我的全部的承繼人，怎能讓那兩個保管人這樣處置我的財產呢？

他對我說，這是不錯的；不過人們既沒有我死的證據，在沒有我死亡的消息之前，他就不能執行我的遺囑；並且他也不願意去參加一件這樣遠的事情。不過他已經把我的遺囑註了冊，並且獲到了他的權利；假使他能得到我的生死的消息，他就可以援用財產法，獲得我的糖廠，並且叫他那在巴西的兒子去辦理。

老人說，「我還有一個消息告訴你，也許這個消息並不像其餘的消息那樣使你高興；那就是，那時因為大家都相信你已經死了，你的同伙和保管人曾經把你的頭六七年的利息交給我，而且我也收下了；不過那時因為擴充設備，建糖廠，買奴隸，用了許多錢，所以所餘的淨利也沒有後來那樣多。不過，我將把我所收到的數目，和我對牠的用項，開一個清賬給你。」

當我和這位老友繼續地談了幾天之後，他便把我的蔗田在最初六年的收入的賬單交給我，這賬單是由我的同伙和那兩個保管的商人共同簽字的，上面所載的都是現貨，如同成捲的菸葉，成箱的糖，此外都有糖業的副產品，露姆酒，糖汁等物。從這個賬單上，我看到我的收入一年比一年突增；不過因為費用很大，所以起初的數目很小。雖然如此，那老人卻告訴我，他一共欠我四百七十個金幣，還有六十箱糖，十五大捲菸葉；糖和菸葉是在他的船上損失的，因為在我離開巴西十一年後，他回里斯本時，曾經覆過一次船。

於是這老人開始抱怨起他的惡運來，說他不得不用我的錢來補償他的損失，並且在一隻新船上買一點股子。『不過，』他說，『我一定不使你缺少錢用；等我的兒子回來後，我一定使你滿意。』

說完了，他便取出一個陳舊的錢袋來，給了我一百六十個葡萄牙的金幣；接着他又把他的兒子所乘的那隻船的股票——他在那船上有四分之一的股子，他的兒子也有四分之一的股子，——一齊交到我的手裏，作為其餘的欠款的抵押。

我被這可憐的人的正直和善心所感，簡直不能忍受他這種舉動。聽到他的話，我想到他對我的好處，想到他怎樣從海裏把我救起來，想到他對我如何慷慨，更想到他對我的忠誠的友誼，不禁落下淚來。因此我立刻問他這時能不能拿出這麼多的錢來，以及拿出之後，手中是否拮据。他對我說，拿出來，他手中自然拮据一點；不過這是我的錢，而且我現在也許比他更需要錢。

這位良善的人所說的一切都充滿了熱情，使我在他說話的時候不禁落下淚來。於是我便取了一百金幣，要了筆和墨水來，給他寫了一個收據，然後把其餘的錢還給他，並且告訴他說，假使我一旦重領了我的蔗田，我一定還要把我這時所取的錢也還給他——這一步我後來果然辦到了，——至於他們在船上的股票，我無論如何都不肯收下；假如我需要錢，我相信我一定不會不給我；假如我不需要錢，而且獲得了我的財產，我一定一文錢也不再向他要。

解決完了這一步之後，那老人便開始問我要不要他告訴我一個方法去取得我的蔗田。我對他說，我想親自去一趟。他說，假使我願意親自前去，那倒也沒有什麼不可；不過假使我不願意，他也有許多方法可以取得我的權利，並且立刻把那些利息撥給我。他叫我趁着里斯本河中正有到巴西去的船隻的時候，把我的名字登記在官方的登記簿上，再加上他的誓詞，宣誓我還在活着，並且說我就是以前開闢該項蔗田的人。

他照例叫公證人對我們的登記加以證明，並且寫好了一個委託書，然後又叫我把這委託書和他的一封信一同寄到他在巴西的一個熟人那裏；接着他便勸我在他家裏住下，等候回信。

這張委託書的結果極為體面，因為不到七個月，我便從我那兩個保管人——即那兩個委託我放洋的商人——的後人那裏得到了一個大包裏，包裏裏面包着下面的信件和文件。

第一，裏面有個草賬，是記着我的蔗田在他們的父親和船長算清了六年的賬之後，每年所餘的淨利；總數共

餘一千一百七十四個金幣。

第二，還有一個賬單，是記着我的產業在政府沒有把他當作一個失蹤的人的產業接過去管理之前，在他們手裏四年中的淨利；這筆款子的總數因為我們的蔗田的價值已經增高，差不多有三千二百四十一個金幣。

第三，是聖奧古斯丁修道院長的賬單；他已經收到十四年的利息，但是，除了用在醫院方面的錢之外，他很正常地宣稱他還有八百七十二個金幣沒有用，要歸還給我。至於國王的部分，則絲毫不能償還。

此外裏面還有我的同伙的一封信，很熱情地慶賀我沒有死，並且告訴我蔗田現在已經發展到了什麼程度，每年有多少出產，一共有多少畝，怎樣種植，有多少奴隸，並且畫了二十二個十字架爲我祝福，告訴我他已念了許多禱詞，感謝聖母祐我不死，同時又很熱情地邀我去領取我的產業，並且問我，假使我自己不去，叫他把我的產業交給誰。末了他又爲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對我表示他們的友誼，並且送給我七張精美的豹皮——這些豹皮彷彿是從他所委託的船隻，由非洲寄給他的，——作爲禮物。他又送了我五盒很好的糖果，和一百枚比金幣較小的沒有鏽的金子。

在同班的各隻船中，我的保管人的後人又給我運來了一千二百箱糖，八百箱菸葉，以及我的全部的存款的現金。

我現在真可謂晚境勝於早境了。當我看到這些信件時，尤其當我看到我四周的財富時，我心裏的紛亂簡直

難以形容；因為巴西的船隻向來是成隊而來的，所以給我帶信的那些船，同時也給我帶來了貨物；在我的信到我手之前，我的財產早已平安地進了河口了。我的臉變成蒼白，我覺要病似地；假使不是那老人跑去替我取了一點提神酒來，我相信我一定要被這突如其來的驚喜所震，當場死去。

即在我喝了提神酒之後，我仍舊繼續不舒服了許久，後來只好去請醫生；醫生尋出了我的病源之後，便替我放血；放血之後，我纔覺得鬆快一點，漸漸痊好起來。我真確地相信，假使我的興奮不用放血的法子來平一下，我一定早死了。

我現在突然之間竟有五千金幣，並且在巴西還有一所產業，每年可以入一千鎊以上，正如英國的田產一樣可靠。我現在簡直不明白，不知道怎樣去享受他了。

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償報我的恩人，那良善的老船長，因為他會在我遭難時對我慈善，並且對我仁慈，始以正直終。我把所接到的一切東西都指給他看，對他說，除了操縱一切的天命外，這些東西完全是靠了他得到的；現在應該設法報答他，並且應該百倍地報答他。於是我先把他給我的一百金幣還給他，然後又請了一個公證人來，叫他詳細地寫了一個字據，免除了他所欠我的那四百七十金幣。接着我又寫就了一個委託書，委託他作我的蔗田的每年的利息代收人，並且叫我的同伙由每班的船隻寄給他；末了又加上一款說，他在世之日，每年從我的財貨中贈給他一百金幣，並且在他死後，每年贈給他的兒子五十金幣。於是我算報答了我的老人。

我現在應該考慮我以後的方針，考慮我怎樣處置上天賜給我的這份產業了。因為我現在腦子裏應該比我過那島上的寂靜的生活時更加謹慎了。在島上，我除了所有的東西外，一無所求，並且除了我所需的東西外，一無所有。而現在我卻負着一個很大的重擔，並且得設法去保存牠。我現在已經沒有山洞可以藏牠，也沒有地方可以不加鎖鑰地放着牠，一直放到生鏽生鏽都沒有人去動。反之，我現在竟不知道把牠放在什麼地方，交給誰。只有那老船長還是一個正直人，也是我的唯一的保險處。

其次，我在巴西的利益似乎一定要我去一趟，但是在我沒有把我的事務料理清楚，把我的財產交給一個可靠的人手裏之前，我簡直不知道怎樣能有起程的念頭。我首先想到我的老友，那位寡婦；我知道她是很正直的，並且一定會公平待我；但是她現在已經上了年紀，並且很窮，況且也許負了很多的債，因此我除了帶着我的財產，親自回到英國去外，沒有別的法子。

我過了幾個月，纔決定妥了這件事。我既充分地報答了我從前的恩人，老船長，並且使他心滿意足，便開始想到了那可憐的寡婦，因為他的丈夫是我的最初的恩人，而她在她的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又做了我的忠實的管家和指導者。因此我第一步便是請一個里斯本的商人寫信給他在倫敦的代理人，不但叫他付一筆款，並且叫他把她找到，替我付給她一百鎊現金，並且和她談話，安慰她，告訴她，只要我活着，我一定再接濟她。同時我給我那兩個住在鄉下的姊妹每人送了二百鎊去，因為她們雖然不算貧乏，光景也不大好；一個是嫁了人，做了寡婦；一個

則丈夫對她不大好。

但是在我的所有的親戚朋友中，我卻尋不到一個人使我敢把我的巨款交給他，讓我放心到巴西去。這使我非常爲難。

我有時很想到巴西去，在那裏落戶，因爲我從前曾入過巴西籍，不過我心裏卻對於宗教問題有一點顧忌，因此這個計劃很受打擊。關於這方面，我們不久就可以再行提到。不過在目前，那使我不能前往的卻不是宗教問題。——我以前在巴西時既毫無顧忌地入了他們的宗教，現在當然更無顧忌；不過我現在仔細地想了一下，想到將來要老死在他們中間，不由地有點後悔自己作了舊教徒，覺得我不應該在這個宗教中死去。——但是，正如我上面所說，這並不是我不到巴西去的主因；主因是我不知道把我的財產交給誰代管纔好。因此我決定帶着他們回到英國去，因爲我相信，假如我到了那邊，我一定可以認識些人，或者尋到一些忠實於我的親戚。於是我便預備帶着我的全部的財產到英國去。

爲了在回家以前把事情料理清楚起見，我決定趁着那些到巴西去的船即日開行的機會，首先把我從巴西接到的那些公正而忠實報告答覆一下。我首先給那聖奧古斯丁修道院長寫了一封信，聲謝他們的公正的處置，並且請他把那沒有用的八百七十二個金幣，以五百捐入修道院，以三百七十二任憑他的意思捐給貧民，並且請他爲我祈禱。

其次我又給我的兩個保管人的後人寫了一封信，贊揚他們的公正和忠實。至於送他禮物，我想他們大概不需要什麼。

最後我又給我的同伙寫了一封信，贊揚他發展蔗田的勤勞和擴充營業的苦心，並且請他以後按着我給船長的委託書，處置我那部分的收入，叫他在我沒有另外通知他以前，把我所應得的一切都寄給老船長；同時我又告訴他，我不但想去看他，並且還想在那邊終此一生。隨着信，我又送了他一些意大利綢，給他的太太和兩個女兒穿用，——因為船長的兒子告訴我他有太太和女兒，——並且送了兩匹在里斯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英國寬呢，五匹黑布，和一些很值錢的佛蘭得花邊。

當我料理清楚我的事務，賣出了我的貨，並且把我的財產換為匯票之後，我的第一步困難就是怎樣回到英國去。我對於航海本來已很習慣，但是我這時心裏卻有一種奇怪的反感，不願意從海路回到英國去。我雖然說不出理由來，但是這個阻力在心裏卻時時增加，使我三番兩次，行李都已上了船，自己又變了計劃。

自然，我在海上遭遇過不幸，這也許是一部分理由。不過，同時我也希望一個人不要忽視他心裏在這種情形之下衝動。在我所預備乘搭的船中，果然有兩隻——這兩隻是我特別預備乘搭的，因為在一隻上，我已經上了我的行李，在另一隻上，我已和船長講妥——果然出了事：一隻被阿爾吉人（註四〇）擄去了，一隻在都貝灣（註四一）附近的斯答半島前沈了船，全船的人只有三個人沒有被溺死。那麼，無論在那一隻船上我都要遭不幸；至於在哪隻船

上不幸最大，那卻難說。

(註四〇) 阿爾吉人 (Algerines) 非洲北岸的一個好戰的民族。

(註四一) 都貝灣 (Torbay) 英國東部的一個海灣。

我因心裏左右爲難，便把這種情形告訴了我的老船長，他很熱烈地勸我不要走海路，最好先走旱路到柯龍納，(註四二)從那裏渡過畢司加海灣，(註四三)到羅息爾城，(註四四)從羅息爾城我可以很舒服，很平安地陸行到巴黎，然後再到加萊斯，(註四五)和英國的都佛，(註四六)再不然我最好先到西班牙京城馬德里，從那裏一直陸行到法國。

(註四二) 柯龍納 (Corogne) 西班牙西北部的港口。

(註四三) 畢司加海灣 (Bay of Biscay) 西班牙北岸和法國西岸之間的海灣。

(註四四) 羅息爾城 (Rochelle) 法國西部的沿海大城。

(註四五) 加萊斯 (Calais) 法國西北部的沿海大城，是法至英的要道。

(註四六) 都佛 (Dover) 英國南岸的城，遙對法國的加萊斯。

我因爲除了從加萊到都佛之外，根本不願意走海路，便決定完全陸行；因爲我既不忙迫，又不怕破費，這是一個比較暢快的辦法。爲了使我的旅行更爲暢快起見，我的老船長又找了一個英國青年，一個住在里斯本的商人的兒子，和我同行。接着我們又找了兩個英國商人，和兩個葡萄牙紳士，不過這兩個葡萄牙紳士只打算到巴黎去。

因此我們現在一共有六個旅伴，和五個僕人。那兩個葡萄牙紳士爲了節省用費起見，祇兩人共用了一個僕人。至於我，我除了「星期五」之外，還找了一個英國水手，作爲我的僕人，因爲「星期五」對於歐洲的事情太隔膜，不能在路代替僕人的職務。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一齊從里斯本起了程。我們全體都騎着馬，帶着槍械，無形中成了一小隊人馬。在這隊人馬中，他們都選舉我爲首領，一來因爲我是年紀最大的人，二來我有兩個僕人，再說我又是在這次旅行的發起人。我以前既沒有用我的海行日記來擾讀者的精神，現在也不願意以我的陸行日記相擾。不過在這次沉悶而艱苦的旅行中，我們有幾項冒險的事情是不能漏掉的。

當我們到了馬德里之後，我們因爲全體都沒有到過西班牙，很想勾留些時日，看看西班牙的宮庭，並且看看其他的值得看的東西；但是這時已是夏末了，因此我們匆匆忙忙地，在十月中旬便離開了馬德里。但是當我們走到那佛（註四七）的邊上時，我們在一路上的幾個小城裏忽然聽見說，在法國那邊的山中，雪落得很大，有幾個冒着大險想越過去的旅客，都退到班比龍納來了。（註四八）

（註四七）那佛（Navarre）西班牙北部的行省，古代爲一獨立國。

（註四八）班比龍納（Bampelonne）那佛省裏的一個要塞。

當我們走到班比龍納時，我們發現我們的消息果然不錯。對於我這久居於熱帶的氣候之下，久居於穿不住

衣服的地方的人，那種嚴寒真令人難忍。我們十天以前纔離開古加斯底拉（註四九）那裏的氣候不但溫暖，而且是奇熱，現在卻突然遇見了從比蘭那山（註五〇）來的風，又銳利，又嚴冷，吹得令人難忍，並且幾乎要把人的手指和腳趾凍僵，凍掉；這不但是件苦痛的事，也是件可驚的事。

（註四九）古加斯底拉（Old Caethle），包括西班牙北部諸省。

（註五〇）比蘭那山（Pyrenees），界於西班牙和法國之間的大山。

更糟的是，當我們到了班比龍納之後，雪落得又猛又久，人人都說冬天已經提前到了；那些本來即已難走的路，現在竟完全無法穿過了。因為有些地方雪積得太深，不能走過，加之這一帶又不像北方諸地似地，雪凍得很堅，每步都有被雪活埋的危險。我們在班比龍納住了不下二十多天，祇見冬季步步臨近，天氣沒有轉好的樣子；因為這年正是歐洲自古以來最冷的一年；於是我提議我們先到封塔拉比亞（註五一）去，從那裏坐船到波爾多，（註五二）那短海路很短。

（註五一）封塔拉比亞（Fontarabia），一個臨着畢斯加灣的西班牙小城。

（註五二）包爾多（Bordeaux），法國西南岸的大海港。

但是當我們正在考慮這個辦法的時候，當地忽然來了四個法國紳士，他們曾在法國界內被雪所阻，正如我們被阻於西班牙一樣，後來他們找到了一個嚮導，他帶着他們穿過郎格多省（註五三）使他們越過了山嶺而居然

沒有十分被雪所阻，並且即使走到有雪的地方，那雪也已經凍得很固，經得起他們的人馬。

(註五三) 耶格多(Tanguetoo)古代法國南部的行省。

我們差人把這個嚮導找來，他說他可以同樣地帶我們過去，不至在雪裏出險，不過我們必須有充分的武器，來抵抗野獸的襲擊；因為他說，在這種大雪之下常有些狼在山腳下出現，他們因為遍地大雪，缺乏食物，都餓得飢不擇食了。我們對他說，我們對於這種動物已經有了充分的準備，假如他能擔保我們不遇見那種兩腿狼，因為據說我們有遇見牠們的危險，尤其在法國界內。

他安慰我們說，在我們所走的這條路中，絕沒有這種危險；於是我們都同意跟他走，同時那試走了一次，而被逼回來的十二個人和他們的僕人——有些是法國人，有些是西班牙人——也和我們取了一致的行動。

於是，在十一月十五日，我們便和我們的嚮導一齊從班比龍納起了程。我起初很吃驚，因為他不但不向前走，反而帶着我們向我們從馬德里來的原路走回來，約摸走了二十英里。當我們越過兩道小河，走入坦地時，我們發現我們又入了溫暖的氣候之中，並且田野明媚，看不見一點雪。但是突然之間，他向左一轉，竟從另一條路走到山裏去了。雖然那些岩壁看來非常可怕，可是他繞了些灣子，穿了些小路，竟不知不覺地帶我們越過了山嶺而居然沒有十分被雪所困；並且突然之間，他竟使我看見了那豐饒的郎格多省和加斯公省（註五四）一切都是油綠而繁茂的樣子；不過距離尚遠，而且我們還要走一條很難走的路。

這時雪落了一整天一整夜，並且落得非常大，使我們無法走路；我們都微微感到不安；但是我們的嚮導卻勸我們放心，說我們不久就可以過去了。同時我們也看出我們是一天一天向下走，並且也一天一天向北走；因此我們便信任了我們的嚮導，繼續前進。

在離黃昏不到兩小時的時候，我們的嚮導正在我們前面稍遠的距離，似隱似現地走着，忽然從一片密林的旁邊跳出了三隻大狼，後面還跟着一隻熊。其中有兩隻狼向我們的嚮導奔去；假使他是在我們半英里之外，他早已在我們來得及救他之先，被牠們吞去了。其中的一隻咬住他的馬，另一隻則非常猛烈地襲擊他，使他既沒有工夫，也沒有想到去抽他的手槍，只是拚命地呼救。這時「星期五」正在我的身旁，我便叫飛馬過去，看看是怎麼回事。「星期五」一看見他，便同樣地高聲喊道：「主人！主人！」同時便很勇敢地一直騎到那人的身邊，用他的手槍向那隻襲擊他的狼的頭上放去，把牠打死。

這次由「星期五」前去，實在是那可憐人的運氣；因為他在他們國裏時常見到這種動物，所以毫不害怕而能走到牠跟前，把牠打死；假如是我們中間的別人，他一定要從較遠的地方放槍，不是打不着狼，就是傷着人。

即使一個比我更膽大的人遇見這種事，大概也要害怕。我們隨着「星期五」的槍聲，聽見狼的慘號和山中的回聲，就彷彿有成千成萬的狼似地，——也許牠們真不止得這樣不足懼——我們全體都驚震了。

「星期五」既把這隻狼打死，那隻咬着馬的狼便立刻捨馬而逃；僥倖牠所咬的是馬頭，牠的牙被馬的勒頭格住了，所以馬沒有受什麼大傷。不過人卻受傷很重，因為那狂怒的東西會咬了他兩口，一口咬在胳膊上，一口咬在他的膝上，並且當「星期五」跑去把狼打死時，他幾乎已經被他的馬跌下來了。

不消說，聽見了「星期五」的槍聲，我們都放開了我們的馬，在那難走的路上竭力馳去，看看是怎麼回事。我們一轉過那遮着我們的樹林時，便立刻看清了那邊的情形，以及「星期五」救那嚮導的經過；不過我們一時卻辨不出他所打死的是一個什麼獸類。

接着「星期五」和那隻大熊之間又起了一場最激烈、最驚人的大戰，使我們看得極為起興（雖然起初我們都吃驚，都爲他擔心。）熊是一種笨重的動物，並不能跑得同狼那樣快，因此牠有兩個特性支配着牠的行爲。第一，牠們對於人類，因爲人類不是牠正當的食物——我所謂「不是正當的食物」的意思，是因爲我不敢說牠在極餓的時候，如同現在遍地大雪的時候，牠是否吃人——假如人類不先攻擊牠，牠總不攻擊人。當你在樹林子裏遇見牠時，你不惹牠，牠也不來惹你。不過你必須對牠客氣，讓牠的路；因爲牠是一個很好的紳士，即使對一個王子，牠也不肯讓步。假使你害怕，你最好眼睛對着別處，繼續走你的路；因爲有時假使你停住腳步，用眼睛瞪着牠，他就認爲是一種侮辱。但是假使你拿什麼東西擲牠，碰到牠身上，那即使你所投的是手指般大的小枝，牠也認爲是一種侮辱，而放下一切別的事，來報牠的仇；因爲在面子的事情上，牠是不滿意不止的。這是牠的第一個特性。第二，當他

受到侮辱時，無論在白天或是夜間，牠在達到報復的目的之前，一定不肯離開你，並且要不斷地追逐你，一直到牠捉到你為止。

「星期五」先救了我們的嚮導；當我們走到他跟前時，他正把他扶下馬來，因為他既受了傷，又受驚。突然之間，我看見那隻熊從樹林子裏走了出來，身體之龐大，可以說是我生平所見的最大的一隻熊。我們大家看見了牠，都有點吃驚，但是當「星期五」看見牠時，他的臉上顯出高興和勇敢的神氣，指着牠叫了三聲，「啊！啊！啊！」接着便對我說：「主人，請你允許我吧！我要和牠握手。我要使你們看笑話。」

我看見他這樣高興，心裏很吃驚。我說：「你這傻子，牠要把你吃掉哩。」「吃掉我！吃掉我！」「星期五」連說了兩次：「我這吃掉牠哩。你們都站在這裏，使你們看個大笑話。」於是他坐在地下，把他的皮靴脫掉，把他口袋裏所帶的便鞋穿上，把他的馬交給一個僕人，然後攜着他的槍，風似地跑去了。

那隻熊泰然自若地向前走着，似乎並不想去惹誰，但是「星期五」卻走到牠跟前，招呼牠，就彷彿那隻熊真懂他的話似地。「喂，喂，」他說，「我要同你說話。」我們老遠地跟着他；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加斯公省的境內的山坡的森林之中，雖然四處有些樹木，地勢卻很平敞。

「星期五」追着那隻熊，這時很快地走到牠跟前，拾起一塊石頭來，向牠擲去，正打在牠的頭上。其實這正如把一塊石頭投在牆上一樣，與牠沒有什麼損傷，但是「星期五」的目的卻達到了；因為他簡直不知道害怕，他之

這樣做，純粹是要那隻熊來追他，給我們「看些笑話。」

那熊感到了那石頭，看見了他，立刻轉過身子，向他趕來，跨着很大的步子，搖擺地走着，其速度差不多和二匹馬的小跑相仿。「星期五」邁步就向我們這邊跑來，彷彿要向我們求救似地。於是我們都決定立刻向那隻熊開槍，救我的僕人；不過我心裏卻深怨他在那隻熊自己走自己的路時，無故把牠引回來；同時更怨他把熊引到我們這邊來，自己卻跑開。於是我叫道：「你這狗東西，你這是引我們笑嗎！躲開，把你的馬接過去，讓我們打死牠吧。」他聽見了我的話，便叫道：「不要放槍，不要放槍，站着不要動，你們一定可以有笑話看。」他走兩尺，那東西纔能走一尺；他突然向我們旁邊轉去，看見一顆合用的樹，於是他一面用手招我們跟着他，一面放開腳步，把他的槍放在地下，很伶俐地爬到樹上，離地約有五六碼遠。

那隻熊不久也走到樹下，同時我們也遠遠地跟着。牠第一步先在槍前停了步，嗅了嗅牠，但是不久又把牠放下。爬上了樹；雖然牠的身體這樣龐重，牠卻爬得像貓一樣快。我對於「星期五」這件妄舉非常驚震，絲毫看不到什麼可笑的地方；我們見那隻熊爬上了樹，便大家馳上前去。

當我們走到樹前時，「星期五」早已爬到一棵大枝的尖上，那隻熊也爬了一半的路了。等熊爬到大枝的細處時，他立刻對我們說：「哈，你看我教牠跳舞。」說着，便開始在那樹上跳躍，搖擺起來，弄得熊搖搖欲墜，只好站着不動，開始向後面看，看看怎樣回來。這真使我們大笑不止。但是「星期五」仍舊不肯罷手；當他看見牠站住不動

時，他就彷彿認爲牠懂英語似地，高聲對牠說：「怎麼，你不過來嗎？請你再過來點吧。」於是他停止在那樹上跳躍搖撼。同時那隻熊也彷彿明白他的話似地，果然向前走了幾步。於是他又跳躍起來；同時那熊也停住了牠的腳步。我們認爲這時正好用槍向牠的頭上射去，於是我便叫「星期五」不要動，說我們要將熊打死。但是他卻很着急地喊道：「勞駕！勞駕！不要開槍，等一會我開槍。」總之，這時「星期五」跳得非常厲害，那熊也立得十分不穩，使我們大笑了一陣。但是我們卻想不出「星期五」的目的何在。因爲，我們起初以爲他想要把熊搖下去；但是我們又發現那熊也非常狡猾，因爲他決不肯走得太遠，而被顛到地下去，祇是用牠那寬大的四爪，緊緊地抓住樹枝。所以我們也不知道此事如何結果，這笑話何時爲止。

但是「星期五」不久便掃清了我們的一切疑慮。他看見那熊緊抓住樹枝，不肯向前走一步，便說：「好好，你不過來，我走，我走；你不到我這裏來，我到你那邊去。」於是他便走到那樹枝的最細處，把牠壓得溼下去，自己漸漸滑下去，一直滑到離地很近的距離，跳到地上，向他的槍跑去，把牠拾起來，然後立着不動。

我對他說：「星期五，你現在還要怎麼樣？你爲什麼不用槍打死牠呢？」「星期五」說：「不要開槍，不要開槍；我來打死牠，我還要給你們再看一個笑話。」讀者再往下看，一定就知道他果然辦到了他所說的話。因爲當那隻熊看見牠的敵人已經走了時，他便開始從那樹枝上退了下來。但是牠卻退得非常從容，每走一步總要向後望一下，一直退到樹幹上來。接着牠仍舊後部向前，從樹幹上爬下來，用牠的四爪抓住樹幹，一步一步地，非常從容地

走着。在這個關鍵，當牠的後腿落到地上之前，「星期五」突然跳上前去，把他的槍口對着牠的耳朵，一槍把牠打死了。

然後他回過頭來，看看我們是否發笑。當他從我們的臉上看我們都很高興時，他也開始大笑起來。他說：「我們國裏就是這樣殺熊。」我說：「你們就是這樣殺熊？你們沒有槍啊。」他說：「是的，我們沒有槍，但是我們用很長的箭。」

這對於我們實在是一場很好的消遣，但是我們現在仍舊是在一片野地裏，而且我們的嚮導又受了傷，這真使我們不知如何是好。加之那陣狼號又給了我一個很深的印象；真的，除了在非洲海岸上所聽到的那種聲音之外——關於這件事，我前面已經有過敘述——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使我害怕的聲音。

我們一來因為這些事情的影響，二來又因為天已傍晚了，不久便匆匆離開了。否則我們一定要照着「星期五」的意思，把這個巨獸的皮剝下來，因為牠是很值得保存的。但是我們還有三公里的路要走，而且我們的嚮導又催着我們走，因此我們便放棄了牠，繼續走我們的路。

這時遍地仍舊蓋着雪，不過並沒有山上那樣深，那樣危險而已。我們後來聽見人家說，那些野獸在這期內被飢餓所迫，都跑到那樹林和平地上來四處尋食，並且在村子裏惹了許多災害；在那裏，牠們襲擊那些鄉民，咬死許多羊馬，甚至人口。

我們還有一個危險的地方要穿過；據嚮導說，假使附近有狼，我們一定在那邊可以遇見。那地方是在一片小的平原上，四面都有樹林子圍着；要穿過樹林，必須先穿過一條窄路；走過這地方之後，我們纔能抵達我們所要留宿的村莊。

我們入樹林時，離日落還有半小時；及至我們走到那平原上面時，太陽已經落下去許久了。在第一片樹林裏，我們什麼都沒有遇見，祇是在樹林中的一片半里見方的小平原上，我們看見有五隻大狼，一個跟一個，極快地在路上橫斷地跑過去，彷彿在追逐一個什麼食物，將要追到似地；他們也不注意我們，片刻之間就不見了。

於是我們的嚮導——他實在是一個膽小如鼠的人——硬叫我們作着準備，因為他相信還有別的狼要來。我們把槍作着準放式，把眼睛向四外釘着，但是並沒有看見別的狼；於是我們便穿過了那半公哩遠的樹林，走到那平原上。走到平原上之後，我們便自由地向四處眺望。我們第一件便看見一個死馬，一個被狼們所咬死的馬，同時在牠四周，至少有十二隻以上的狼在那裏吃——與其說是「吃」不如說是「抵」，因為牠們在很久以前便已把肉吃完了。

我們都覺得不必去打擾牠們；同時牠們也似乎沒有注意我們。「星期五」本想向牠們開槍但是我卻無語如何不允許他；因為我覺得我們似乎不久就要自顧不暇了。平原還沒有走過一半，我們便聽見在我們左邊的森林裏，狼們作出可怕的號聲，不久我們便看見成百的狼列成單行一齊向我們奔來，正如一隊被一個有經驗的軍

官所帶的軍隊一樣。我簡直不知道怎樣去對付牠們，但是終於覺得現在維一的法子，只有大家聚成一行。因此我們立刻聚成了一行。爲了使我們無機所乘起見，我叫大家每隔一人放槍，那不放槍的人則應持槍以待，假使牠們繼續前進，就立刻再放一排槍，同時那些第一次放槍的人不要再裝他們的槍，要每人拿一把手槍預備着；因爲我們每人都帶有一隻大槍，兩把手槍。這樣，我們便可以一共放六次排槍，每次有半數人放。其實這卻是不必要的，因爲當我們放了第一排槍之後，我們的敵人被槍聲和火光所懼，立刻停止了前進；有四個被我們打中頭上，倒在地下，還有幾個也受了傷，流着血（這可以從雪上看出來）。我看見牠們雖然站住了，但是並不立刻退去；我想起我以前聽人家說，即使最兇猛的獸，聽見人聲，也要心驚，於是我便叫大家都拚命的呼噪。結果我發現這話果然不錯；因爲牠們聽見了我們的呼噪，便開始退回去了。接着我又命令大家在牠們後邊再放一排槍，於是牠們便向森林裏飛奔而去。

這使我們有工夫把我們的槍裝好；同時，爲了不至耽誤時間起見，我們繼續向前走着。我們剛剛裝好了我們的槍，並且準備妥當，便聽見從我們左邊森林又起了一陣可怕的聲音，不過出聲的地方比較遠一點罷了。

夜間已經漸漸到了，光線已經昏暗起來；這對於我們更加不利。那聲音愈來愈大，我們不難辨出那是狼的號聲。突然之間，我們發現了兩三隊狼，一隊在我們左邊，一隊在我們右邊，一隊在我們前邊，彷彿已經把我們包圍起來似地。可是我們因爲牠們既不向我們襲來，便盡着我們的馬的速力，繼續向前走着，不過因爲路很不平，馬也只

能緩馳着。這樣，我們遠遠地看到了那居於平原的末端的森林的入口。但是當我們走到入口時，我們不由地吃了一驚，因為我們看見有無數的狼正立在那口上。

突然之間，在森林的另一個開口處，我們聽見了一個槍聲。我們向那邊望去，只見從裏面跑出來一匹馬，帶着鞍轡，風似地跑着，後邊有十六七個狼極快地追着。以那情形看來，那匹馬似乎比牠們跑得快；但是牠既不能永遠保持那種速度，無疑地終於要被牠們追上。不用說，牠們後來當然追上了。

但是在這裏我們又看到一幕可怕的情景，因為當我們馳到那匹馬所跑出來的開口處時，我們看見了被野獸所吃的一匹馬和兩個人的屍體；其中有一個無疑地是適纜放槍的那個人，因為他身旁正放着一隻放完的槍；至於那人，他的頭和上身都已被牠們吃去了。

這使我們非常恐怖，不知如何是好。但是那些動物不久就代我們決定了；因為他們都齊集在我們四周彷彿要掠取食物似的，數目至少有三百多個。幸而在那森林的入口不遠的地方，橫着許多在夏天伐下來的木料，似乎是放在那裏備運的。我把我的小队調到這些木料的後面，在一棵長木後面列成一行，然後一齊下馬，以那長木爲防禦物，大家在後面列成三角形，把我們的馬圈在後面。

我們這一步實在做得不錯；因為那些動物在那一帶對我們襲擊得非常兇猛。他們帶着一種怒吼的聲音向我們撲來，跳到那根長木上，彷彿在掠取食似地；他們這樣狂怒，似乎是由於牠們看見我們的馬都在我們後面，而

這些馬又是牠們的主要的目標。我叫我的人們正如以前一樣，每隔一個人放槍；牠們瞄得很準，第一排槍就打死了一個。但是我們必須繼續開槍，因為牠們仍舊後面的推着前面的，潮水般擁來。

當我們放了第二排槍之後，我們以為牠們一定會停止前進了。但結果只有片刻的效力；因為不久後面的又擁上來了。於是我們又放了兩排手槍；在這四次排槍中，我相信我們已經打死了十七八個，打斃了一半以上。但是牠們仍舊前進。

我們不願意太快地把我們的最後一槍放完；於是我把我的僕人叫過來——不是「星期五」，因為他還有更重要的事；當我們正忙著的時候，他已經用極大的靈巧裝上了我的槍和他的槍——給了他一角火藥，叫他沿着那塊木料把牠撤成一行；他作完了這個工作，剛剛走開，那些狼便來到那大木料的前面，並且有些已經登到上面去了；於是我便用我那沒放的手槍靠近那火藥放去，把牠引燃。那些登在木料上的狼有的被燒死了，還有五六個因為被火力所逼所驚，竟向我們中間跳來；我們立刻把牠們結果完畢。其餘的被火光——加上在晚上尤其可怕，——一齊向後退了幾步。

於是我叫大家把我們的最後的一次手槍放一個排槍，放完之後，我們又大聲呼喚。這樣一來，那些狼纔掉過身去；於是我們便一齊向那二十幾個在地下掙扎着的跛狼擁過去，用刀一陣亂砍，這個辦法使我們如了願，因為那其餘的狼聽見牠們的號叫，知道事情不妙，都離我們而去了。

我們自始至終，一共打死了六十多個；假使是在白天，我們所打死的一定還多。我們打退了敵人，立刻又繼續前進，因為我們還有一公哩的路要走。在走着的時候，我們有好幾次聽見牠們在森林裏吼叫；有時我們覺得彷彿看見了幾個，不過因為眼睛被雪所眩，不敢斷定。又過了半小時，我們便到了我們所要過夜的那個小城裏。到了那裏之後，我看見人們都恐慌異常，執着槍械；因為彷彿在頭一天晚上，有些狼和熊曾在夜間闖到村子裏來，弄得他們非常驚惶，使他們不得不晝夜——尤其在夜間——看守，來保護他們的畜性和人民。

第二天早晨，我們的嚮導病得非常厲害，他的四肢也因為犯了傷口，腫了起來，弄得他寸步難移。於是我們便不得不另找一個新的嚮導，到圖魯斯（哇五五）去。到了那邊，我們看那邊天氣溫暖，風景明媚，既沒有雪，也沒有狼一類的東西，但是當我們把我們的故事告訴圖魯斯的人時，他們說這在那山腳下的森林中是常有的事，尤其在地鋪着大雪的時候。他們問我們所找到的是什麼樣的嚮導，為什麼竟敢在這樣嚴寒的時候帶着我們走那條路；又對我們說，我們沒有完全被狼吃掉，已經是萬幸了。當我們告訴他們，說我們怎樣排列我們自己，怎樣把馬匹放在我們中間時，他們深深地抱怨我們，說我們那樣絕對有全軍覆沒之虞，因為那些狼之所以如此兇狂，完全是由於看見了那些馬匹所致。在平常，牠們實在怕槍；但是這時牠們因為過於飢餓，餓得發狂，所以祇顧奪取馬匹，不顧一切危險了。假如我們不繼續開槍，不用火藥的戰略來制服牠們，我們一定要被牠們撕成粉碎。不過，假如我們祇靜靜地騎在馬上，從馬上放槍，那也同樣地危險，因為牠們一定不會像馬上沒有人時一樣，單取馬匹。可是，假如我

們聚在一處，放棄了我們的馬匹，牠們就只顧去吞牠們，而我們便可以平安地過去，何況我們手上有火器，人數又多。

(註五) 圖魯斯(Toulon) 法國南部的大城，古為耶格多省省城。

至於我，我生平對於危險的感到，以這一次為最大，我看見三百多個猛獸怒吼着，張着嘴，來吃我們，同時我們又沒有地方躲避，沒有地方後退，簡直以為自己完了；我相信我以後再也不肯過這些山嶺了；我覺得我寧願在海面上走一千海哩，即使我每星期必遇一次風浪。

在穿過法國的路上，我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可記；我所要記的，別的旅行家都已經敘述過了，並且敘述得比我好。我從圖魯斯走到巴黎，在那裏勾留了不久便走到加萊斯，然後在七月十四日，經過了一冬的旅行，終於在都佛上了岸。

我現在已經到了我的目的地了；我不久便把我所帶來的那張匯票兌了現，把我的全部新得的財產，安全地拿到手中了。

我的主要的指導人和私人的顧問是我那老寡婦，她因為感激我送給她錢，不辭一切勞苦，一切關心來為我服務。因此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給她，並且對於我的財產的安全完全放了心。我對於這位良善的婦人的無瑕的廉潔自始至終都覺得快樂。

我現在開始想把我的財產交給這個婦人，起程到里斯本去，再從那裏到巴西去。但是現在我的前途又起了一個顧慮，那就是宗教問題。因為當我在巴西的時候，尤其是當我過那孤獨的生活時，我對羅馬教就已經生了懷疑，因此我知道，除非我決定毫無隱諱地信崇羅馬教，或是在另一方面，除非我決定為我的主義犧牲，作一個殉教者，在宗教法庭受死，我就不能到巴西去，更不用說在那邊久居了。因此我決定住在家裏，並且假如可能的話，把我的蔗田賣掉。

我把我的意思用信告訴我那住在里斯本的老友，他回信給我說，他能很容易賣掉牠。但是假使我允許他替我問一問我那兩個住在巴西的保管人的後人，——他們完全知道牠的價值，而且正住在當地，加之又很有錢，——他相信他們一定願意買牠，並且我無疑地可以賣到四五千葡金。

我贊成了他的意思，叫他去問問他們；於是他照辦了。又過了八個月，那班船回來了，他寫信來說，他們已經接收了我的提議，並且已經交了三萬三千葡金給他們在里斯本的代理人，作為買價。

我把他們從里司本送來的那張賣具簽了字，把牠寄回給我那老朋友，於是他便寄給我一張三萬二千八百葡金的匯票作為那地產的地價。我仍舊保留我的舊約，在他在世之日，每年給他一百葡金，在他死後，每年給他兒子五十葡金。

我現在已經敘述完了我的幸運和冒險的生活的第一部。這生活有如蒼天的迷陣，變化多端，世間罕有；雖然

開始得很愚蠢，但結局卻出乎我任何時的意料之外。

……任何人都會想到，在這種好運交集之下，我一定不會再去冒險了。假使我遇到別的環境，我本來可以這樣。但是我是一個習於漂泊的人，而且既沒有家，又沒有什麼親屬，並且雖然有錢，並沒有交上多少朋友，因此我雖然已經把巴西的產業賣了，腦筋裏卻仍舊常時掛念着那裏，很想重遊舊地；尤其想到我那島上去，看看那些可憐的西班牙人是否到那邊去了，以及我留在那邊的那些兇漢怎樣待他們。

我的好友，那寡婦，竭力勸我不要去，並且居然使我七年沒有出國。在這期內，我把我的兩個姪兒（我的一個兄長的兒子）收來教養。那年長的一個自己本來有些財產，我把他養成爲一個君子人，並且劃了一筆財產，在我死後加在他自己的產業中。其餘的一個姪兒，則由我交給一個船長教育；過了五年，我見他已經是一個英勇有爲的青年，便交給他一隻好船，叫他到海上去了。這個青年人後來竟使我以衰老之身，重涉艱險。

同時，我自己也相當地立了家業。第一，我娶了一個良好而滿意的妻子，並且有了三個小孩：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但是不久我的妻子便死了，同時我的姪兒也從西班牙成功回來了，於是一方面因爲遊興大發，另一方面又因爲他的教誨，我便上了他的船，作爲一個私家的商人，到東印度去。這是在一六九四年。

在這次航行中，我回到我那島上的新殖民地上去，看看那些繼我而去的西班牙人，知道了他們和我留在那裏的那些兇漢的近況：他們怎樣起初侮辱那些可憐的西班牙人，後來怎樣時而和他們講和，時而和他們不和，時

而合時而分，未了那些西班牙人怎樣忍無可忍，只好用武力對待他們，以及他們怎樣服從了那些西班牙人，那些西班牙人怎樣善待他們等等。這經過，假使要寫出來，一定要像我自己的一生一樣，變化多端，光怪陸離；尤其是關於他們和那些到島上登過幾次岸的加利比人的戰爭，關於他們在島上的建設，關於他們怎樣有五次攻到大陸上去，擄了十一個男人和五個女人來，——當我回到島上時，他們已經由這五個女人生了二十個小孩了。

我在島上住了約二十天，把一切必需的東西都給他們留下，尤其是兵器、火藥、子彈、衣服、工具，和我從英國帶來的兩個工人：一個木匠，一個鐵匠。

此外，我又把全島給他分了若干份，不過全部的財產權卻替我自己保留着，而每人給他們一份滿意的部分。我把一切和他們解決完畢，又囑咐他們不要離開本島，然後離開了他們。

從那裏我坐船到巴西，從巴西我買了一隻小船，載了許多人，送到島上，並且在船上除了別的東西外，又給他們送了七個適於操作，適於作妻子的女人。至於那些英國人，我答應他們，假如他們肯努力種植，我一定給他們送幾個英國女人和一切別的必需品去。這個約，我後來果然實踐了。這些人自從我們把他們制服了，把他們的財產給他們分好之後，在行為上似乎非常忠實，非常勤勉。我從巴西又給他們送了五隻母牛，——其中有三隻已經有了小牛，——幾隻羊，幾隻豬；當我後來再去時，這些畜牲已經繁殖得很多了。

但是這些事情，以及後來怎樣有三百個加利比人來入寇，把他們的田地踐毀，以及他們怎樣和兩倍以上的

敵人打仗，起初怎樣打敗了，後來因為暴風雨把敵人的小舟吹翻了，遂把他們全部都餓死殺絕，重新佔領了他們的田產，在島上生活；這些事情，以及我自己在以後的十年間的新遭遇，我也許以後再作一次記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82814-1)

魯濱孫飄流記一冊

Robinson Crusoe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Daniel Defoe

譯述者

徐霞村

編輯者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董事會編譯委員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四一七上

章

(本書校對者 殷師竹 金雲峯) 三

886031

